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蕾蒙娜



## 内容及作者简介

蕾蒙娜是个美丽的混血姑娘，从小由莫雷诺夫人收养，与夫人的儿子费利佩少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夫人并不爱她。一个剪羊毛的季节，英俊的印第安剪毛手亚历山德罗来夫人的牧场干活，蕾蒙娜的天生丽质深深打动了她。在一个偶然的会里，蕾蒙娜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她的生母也是个印第安人。她毅然投入了亚历山德罗的怀抱。

正当他们沉浸在爱河里时，夫人发现了，恼羞成怒，扬言要把蕾蒙娜送进修女院。蕾蒙娜跟着亚历山德罗出逃，过起了流浪生活。当时正值美国白人大肆驱赶印第安人之际，他俩也未能幸免。美丽的小女儿重病得不到白人医生的医治，夭折在流浪途中，亚历山德罗被诬为盗马贼，屈死在白人的枪下。蕾蒙娜倍受打击，昏死在病床上。等她醒来时，发现费利佩先生正站在她身边。这对幼年时的伙伴，终于结合了。但是蕾蒙娜有一个秘密，始终没有告诉费利佩：她曾经有过一个动听的印第安名字——麦吉拉。

本书作者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 1830—1885）是位多产的女作家，主要以同情印第安人、维护印第安人利益的作品为人们喜爱。1881年她发表《世纪的耻辱》一文，揭露美国政府虐待印第安人，引起较大反响，后被委任为美国政府特派员，专门调查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为她创作《蕾蒙娜》一书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第一部正面描写印第安人的作品，作者怀着对印第安人的极大同情，塑造了具有印第安人血统的混血儿蕾蒙娜和勤劳勇敢、英俊豪放的印第安剪毛手亚历山德罗的形象。由于故事真实可信，情节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催人泪下，所以一出版即引起轰动，作者也因此成名。本书自1884年问世以来，已重印一百多次，三次搬上银幕，舞台上也久演不衰，成为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最具魅力的现代小说”。

杰克逊才思敏捷，文笔流畅，作品还有长篇小说《黔西·菲尔伯利克的选择》，《海蒂的奇怪历史》，诗歌《十四行诗和抒情诗》，以及一些游记和儿童读物。

## 第一章

南加利福尼亚正是剪羊毛的季节，但莫雷诺夫人的牧场上迟迟不见动静。命运诸神好像联合起来，故意要把这事儿往后拖似的。首先，费利佩·莫雷诺一直在生病。他是莫雷诺夫人的才子，自从父亲去世后，他就成了一家之主。夫人认为，没有他，牧场上一切事情都做不成。自从费利佩那张英俊的脸上长出胡子起，夫人就总说：“问费利佩先生去，”“找费利佩先生去，”“这件事费利佩先生会料理的。”

其实，决定一切大小事宜，安排从牧羊场到洋蓐地里一切事务的，并不是费利佩，而是夫人；但这点除了夫人自己外，谁也不知道。贡萨加·莫

雷诺夫人是她那个时代、她那一代人中一个聪明异常的女人——对于上面这种事情来说，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代人都堪称一绝；而在她所属的这个时代、这一代人中尤其显得精明过人。她的一生，仅就其表面而言，如果能见诸文字的话，定能写成一部传奇，使人忽而热血沸腾，忽而遍体战栗。六十年来，她享受过旧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生活，也在新西班牙最荒僻的地方遭受过磨难；比斯开湾、墨西哥湾、太平洋——所有这些大江大河的风浪使这位夫人历经颠沛，命途多舛。幸有神圣的天主教教会始终保护着她；如果她愿意吐露一星半点关于她自己的事情的话——其实她从没说过，这正是她的一个精明之处——她会说，正是天主教教会的保护，才使她平安度过了这些风浪。谁也想不到在这样宁静、这样含蓄、这样温和的外表后面，竟然掩盖着一个如此专横、易怒的本性，蓄满了风暴，总是靠着强行抑制才不使这些风暴发作起来；她从不反对别人，除非当有人胆敢反对她的时候。

她时而受人崇拜，时而遭人憎恨，崇拜者五体投地，憎恨者恨之入骨。不管她在哪儿出现，她莫雷诺夫人都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但是，看着她身穿嫌小的黑色晨衣，念珠挂在腰间，低垂着柔和的眼睛，脸上现出忧郁与虔诚相杂的表情，悄悄地四处走动，任何陌生人都想不到她会有那样的力量。她看上去依然是一个悲哀的、笃信神灵的老妇人，可爱、懒散，像她种族里的其他人一样，但比他们要温和、爱思考。她的声音更加深了别人的这种错误印象。人们从来没听她高声地或者急促地说过话。有时候她说起话来甚至有点奇怪的迟疑不决的样子，简直有点儿结巴，或者给人一种非常谨慎的印象，就像口吃病刚被治好的人说话时一样。这经常让人觉得她好像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似的，人们有时候觉得她那样子挺可怜的；其实，只要人们知道了真相，他们就会懂得，她之所以说话迟疑不决，恰恰是因为她太清楚自己的想法，以致觉得很难用语言把它照心里打算的那样表达出来，或者说，用一个能充分达到目的的办法把它表达出来。

关于这次的剪羊毛，她与牧羊人的头目安·卡尼托——简称胡安·卡，以与牧牛人的领班胡安·何塞区别开来——之间存在着一些争议，如果不是在夫人手里，而是换了其他任何人的话，准会闹得不可收拾。

胡安·卡尼托想先动手剪起来，尽管费利佩先生还病在床上，尽管那个懒牧羊人卢易戈赶着一群羊去海边放牧还没回来。“留在这儿的羊够剪一阵子的了。”一天早上他说——“至少有一千头呢；”等把这些羊剪完了，卢易戈也一定会赶着其余的羊回来了；至于费利佩先生病在床上么，当费利佩先生还是个孩子时，不就是他，胡安·卡尼托，站在羊毛口袋旁，照料剪毛的事吗？为什么他现在不能再干了呢？夫人不知道时间流失得多快，再拖下去，马上就雇不到剪毛手了，因为夫人决定只用印第安人，其他人一律不用。当然，如果她愿意雇用墨西哥人，就像这个山谷里的其他牧场一样，那又另当别论了；但她坚持只要印第安人——“天知道为什么，”他郁郁地低声插上这么一句。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胡安，”胡安的牢骚话音刚落，夫人就插上来说，“说响一点。看来我年纪大了，耳朵开始聋了。”

多么温柔、和蔼、谦恭的口气啊！那双平静的黑眼睛盯着胡安·卡尼托，那眼神的含意对他来说，就像对他自己的一头羊儿一样，是深不可测的。他也不知为什么，立刻就下意识地說道：“请原谅，夫人。”

“哦，你用不着请我原谅，胡安，”夫人格外温和地说；“如果我耳背的

话，该责怪的不是你。有一年时间长了，我总感到我耳朵不像从前那么管事。但是关于印第安人嘛，胡安，费利佩先生没有告诉你吗？剪毛手他已雇定，还是去年秋天的那批人，坦墨库拉来的亚历山德罗剪毛队。他们要等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后才来。费利佩先生会送信给他们的。他认为他们是地区内最好的剪毛手。他认为自己一两个星期内就会完全康复，那些可怜的羊儿还得把它们的负担再背上几天。你觉得它们看来还好吧，胡安？这次收成不会差吧？莫雷诺将军总说，羊毛还在羊身上的时候，你就能估量山羊毛的收成，误差不超过一磅。”

“是的，夫人，”平静下来的胡安回答说；“这一整个冬天它们吃的草料那么少，考虑到这一点，能有目前这个样子，这些可怜的畜生算是够争气的了。我们的收成即使比去年少的话，也差不了多少磅。不过，当然罗，至于卢易戈将带回来的那群羊，那就难说了。”

胡安在提到卢易戈的名字前，停顿了一下，他想在那前面加上一个轻蔑的形容词，对这停顿，夫人不由自主地笑了。

这又是一个例子：明明是夫人自己的意愿跟胡安·卡尼托的意愿相悖，而胡安却做梦也想不到这一点，因为夫人照例把一切都推到了费利佩身上。

夫人这一笑更给胡安壮了胆，他又说：“费利佩先生不会看到卢易戈的差错，因为他们从小就在一起；但我可以告诉他，就在最近的某天早晨，他会发现他手里的一群羊比死了还要糟糕，而且除了卢易戈外，谁也怪不了，到那时，他会后悔的。在这山谷里，在我还能看着他的时候，一切都没问题；但是由他负责照料羊群，还不如由一头羊羔本身来照料它们更好。总有一天他会赶得它们爬不起来，然后将它们饿死；我知道他曾忘记给它们喝水。当他在做梦时，只有圣母知道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在胡安这简短的、几乎是空前的发作中，夫人慢慢地板起了脸。胡安没有注意到。

他的目光已从她脸上移开，俯视着他所宠爱的大牧羊犬那仰起来的迫切的脸，它正在他脚边跳跃、嬉戏、吠叫。

“蹲下，上尉，蹲下！”他用慈爱的声音说，轻轻地拍打着它；“你这么闹，夫人只听见你的声音，别的什么也听不见了。”

“我反而听得更清楚了，胡安·卡尼托，”夫人和蔼但又冷冰冰地说，“一个仆人反咬另一个仆人，这样不好。听到这样的话，我很难过；我希望下个月等萨尔别德拉神父亲时，你别忘记向他忏悔你这样中伤一个同伙的罪过。要是费利佩先生听了你的，那卢易戈这可怜的孩子有朝一日就会被赶出去，无家可归了；一个天主教徒对另一个天主教徒做出这种事来算是什么行为听？恐怕神父听了你说的那些话后，会罚你苦行的。”

“夫人，这对那孩子没有坏处，”胡安说，她那不公正的训斥使他忠诚的骨架里的每根神经都颤抖起来。

但夫人转过了身去。显然她不愿再听他说什么了。他站在那里，看着她走开，她迈着一如往常的步子，脑袋稍稍朝前耷拉着，右手机械地拨弄着握在左手里的念珠。

“祷告，老是祷告！”胡安一边看着她走去，一边暗自想道。“要是这能把人送上天堂的话，夫人肯定会上去！我真遗憾，惹恼了她。但我倒想知道，如果一个人打心眼里喜欢一个地方，他该怎么办呢？他是不是得站在一边，看着许多无所事事、四处闲逛的蠢人把一切都卷跑呢！啊，但对这个牧场来

说，将军死的那天真是个不幸的日子——不幸的日子！不幸的日子！他们高兴怎么责怪我就怎么责怪我吧，让我向神父忏悔我的罪过也行；他们很好，一直让我照管事务。等费利佩先生长大了，他也许能把一切料理得很好；但像他这样的孩子！呸！”这位老人跺了一下脚，他这火发得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他觉得自己被安置在一个徒有虚名的位子上。

“向萨尔别德拉神父忏悔，真是的！”他出声地嘀咕道。“呵，我就这么办吧。既然他是个修士，他就是个有理智的人，”——话一出口，虔诚的胡安连忙划十字。——“我要请他给我出些好的主意，我该怎样在这个掌管一切事务的孩子和那个以为他比十几个成年人还聪明的偏爱的母亲之间周旋。这位神父过去就熟悉这里。他知道尽管这里的家产比过去少多了，但要照管好可不是小孩子家的游戏！老将军之死是个不幸的日子，真是个不幸的日子，但愿圣徒让他灵魂安息。”胡安这么说着，耸了耸肩膀，朝上尉吹吹口哨，往住宅厨房南边洒满阳光的走廊走去。这是他二十多年的习惯了：坐在那儿的长凳上，抽上一个早晨的烟斗。然而，他刚走过院子的一半，一个想法油然而生。他突然停下脚步，以致上尉以其特有的敏感，认为这么突然的改变目的，只能是与羊群有关，这条忠于职守的牧羊犬竖起了耳朵，作出一个全力奔跑的姿势，抬头望着它主人的脸，等他的解释和信号。但是胡安没有注意到它。

“嗨！”他说，“萨尔别德拉下个月来，是不是？让我想想看，今天是二十五号。”

对，剪羊毛的活儿一定得等神父来了才会开始。这样每天早上就能在小教堂举行弥撒，每个晚上作晚祷；这样就至少得为这些人多提供两天的饭食，因为望弥撒、作晚待以及作忏悔总要损失点时间。这一定是费利佩先生的主意。他是个虔诚的孩子。现在我明白了，两年前就是这么做的。得，得，让那些可怜的印第安家伙们不时地接受一点宗教，对他们也是好事；这就跟从前一样，只见小教堂里挤满跪着的人，更多的人只能跪在门口；毫无疑问，夫人要是看着他们像家里人似的跪在那里，就像从前一样，心里一定热乎乎的。现在我知道什么时候剪羊毛了，我只要相应安排就行。一般总是在神父到达的当月第一个星期内开始。是的，她说，‘费利佩先生认为他一两个星期内就会完全康复的。’哈！哈！看来要两个星期，或十天左右。下个星期我就开始搭窝棚。卢易戈还没把羊群赶回来，真该死。他是我割柳树枝盖屋顶的最得力的一把手。他知道一年生植物与其他植物的区别；尽管他肩上扛着个愚蠢的爱梦想的脑袋，但这点我还得承认他。”

胡安弄清了费利佩先生拖延剪羊毛时间的目的，心里挺高兴，整整一天情绪很好——对任何人情绪都很好，尤其是对自己。他坐在矮长凳上，头朝后顶着刷得雪白的墙，长长的脚伸出来，几乎伸过了整个走廊，烟斗紧紧衔在顶左边的嘴角里，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副温和的、心满意足的样子。那群还在莫雷诺夫人家厨房周围转来转去的小家伙们——几乎跟从前将军在世时的兴盛的日子里一样多、一样难以捉摸——奔来奔去，跨过胡安的双腿，绊倒在双腿之间，抓着他的皮裤子爬起来，这一切都没有受到胡安的训斥，却受到厨房里他们尊敬的母亲们的大声责骂和警告。

“胡安·卡今天怎么回事，情绪这么好？”最年轻、最漂亮的女佣人玛加丽塔愉快地问道，她把头伸出窗外，猛地抓了一下胡安的头。他已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因此，女佣们都觉得跟他在一起挺随便。在她们看来，

他老得就像麦修彻拉一样；其实他并不像她们想的那么老，她们跟他耍鬼把戏也并不是那么万无一失的。这老人血管里还有沸腾的热血，他手下那些牧羊人可以证明。

coc1 麦修彻拉，《圣经》中的长寿者。coc2

“因为看见了你这张漂亮的脸蛋，玛加丽塔小姐，”胡安迅速回答道，睁大眼睛望着她，站了起来，朝窗子滑稽地鞠了一躬。

“嘿！嘿！小姐，真是的！”玛加丽塔的母亲、厨子老玛达轻轻笑道，“胡安·卡尼托先生就爱在他长辈门前显得快活，”她说着把满满一锅不太干净的水从胡安的头上浇过去，动作那么利落，水居然一滴也没滴到他身上，而他却作出一副被淋成落汤鸡的样子。这一套小小的把戏使得整个院子、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公鸡母鸡，全部大叫大嚷起来，朝院子的四个角落逃避，好像受了一排鸟枪手弹的惊吓似的。听见这吵闹声，其他女佣人也都跑了来——阿妮塔和玛利娅，一对四十岁的双胞胎，在莫雷诺将军带着他漂亮的新娘来家后的第二年出生在这里；她们的两个女儿，罗莎和小阿妮塔，现在人们还这么叫她，尽管她体重超过了她母亲；老胡安妮塔，这家里年纪最大的女人；听说就连夫人也不知道她的年纪和经历；而她，可怜的东西，傻了已有十年多了，什么也不知道，除了剥豆子外，别的什么也不会干，剥起豆子来倒还是那么快那么好，而且除了剥豆她就没有高兴的时候。幸运的是，在墨西哥人的土地上，豆子是一种永远不会摒除或受限制的庄稼；青在老胡安妮塔的面子上，莫雷诺家每年都贮藏豆子，一房间一房间带荚的豆子（有好几吨），足够供应一支部队。然而，现在夫人家里本身就已像一支小小的部队了；谁也不知道厨房里到底有多少女人，大田里到底有多少男人。总有一些女表亲，或者是哥哥的妻子、遗孀、女儿跑来住宿，要不就是男表亲，或者是姐姐的丈夫、儿子，他们在出山谷或进山谷的路上总要来这儿逗留。等到了发薪水的日子，费利佩先生知道他该给哪些人发薪水，但有哪些人在他家里吃，在他家里住，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一个墨西哥绅士是绝对想不到去算算这方面的帐的。这会是一种有失面子的、吝啬的想法。

在夫人看来，这儿好像根本就没什么人了。可怜巴巴的一小撮，她会这么说，连做做家里的活，或者田里的活都不够。尽管田已缩小到叫人寒心的程度。将军在世时素以慷慨大方自夸，每天至少有五十个人——男女老少都有——在他家里吃饭；到底有多少，他不在乎，也不知道。但那样的日子确实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如此，要是有一个陌生人看见老玛达把一锅水从胡安头上浇过去后，门口窗口突然涌来、集聚起那么一群人，也还会想：“天哪，难道这些女人、孩子、婴儿都是这家的吗！”夫人这时正好经过门口，她心里的想法是：“可怜的东西！剩下的有多少啊！恐怕老玛达不得不拼命干活了，我得让玛加丽塔从家务中多腾出点空来帮帮她。”她深深地叹了口气，不知不觉地把念珠捧得离胸口更近了点。她走进屋子，进了她儿子的房间。她在那儿看见的景象足以使任何母亲心颤；她一看见就在门槛上停了一下——然而，只停了一下，她一边平静地对他说了一声：“早安，孩子，但愿你睡得好，病也好多了，”但在这同时，她心里却充满激情地喊着：“哦，我的了不起的儿子！圣徒把他父亲的脸安在了他身上，给我送来了！他真能做国王！”要是费利佩先生听见了这些，那什么事情也不会比这更使他吃惊了。

其实，费和佩·莫雷带根本不能做国王。要是他有那能耐的话，也就

不会糊里糊涂地尽受他母亲摆布了。但仅就体格美而言，那绝对没有一个国王——他的脸、身材、衣着、田上王冠、王座以及一切显示外表上的王者尊严的东西——能比得费利佩·莫雷诺的，确实，诚如夫人所说——不管与圣徒们有没有关系——他的脸跟他父亲一模一样。

这样的像法实在少见。有一回，在一个盛大的庆祝与游行活动中，费利佩穿上了嵌金丝绒披风，绣得漂漂亮亮的短马裤用红缎带紧紧绑在膝上，戴着金银镶饰的帽子，这是他父亲二十五年前戴的，夫人第一眼看到他，就昏了过去——昏过去，摔倒了；她睁开眼时，看见还是那个打扮得漂漂亮亮、长着黑胡子的人，悲伤地俯视着她，说着爱抚、惶恐的话，她又昏了过去。

“母亲，母亲，”费利佩叫道，“要是这些衣服使你这么难受，我再也不穿了！我把它们脱了。我不再参加他们那该死的游行了，”他跳了起来，手指颤抖地解开佩刀皮带。

“不，不，费利佩，”夫人在地上无力地叫道。“我希望你穿上它们，”她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眼泪进了出来，她又把那根佩刀皮带扣上，这皮带她的手指扣了那么多口——每回都要亲吻它，那是在她丈夫给她带来大量财富，并去参加那的吉未卜的战争的日子里。“穿上！”她叫道，声音里凝聚着火，眼泪也干了——“穿上，让那些美国佬看看，在他们丧心病狂地骑在我们脖子上之前，我们墨西哥军官和绅士是什么样子！”她跟着他走到门口，笔挺地站在那里，大胆地挥着手帕，目送他策马而去，直到青不见他为止。随后她脸色一变、头一低。慢慢地蹑手蹑脚地走回她的房间，把自己锁在里面，跪在床头的圣母画像前，这天的大部分时间她就跪。在那儿做着祷告，祈求宽恕，但愿将所有的异教徒打败。在这些祈祷中哪一部分最能使她得到安慰，那是可想而知的……

胡安·卡尼托的猜测果然不错，剪羊毛的日期所以拖延，是为了等待萨尔别德拉神父的到来，并非费利佩先生生病或卢易戈和那群羊迟迟未归所致。要是他偷听到夫人和她儿子之间的那场谈话，他更要为自己的敏锐而沾沾自喜了，他半睡半醒地坐在走廊里，用他自己的说法，正在做着推理，并使自己相信他老胡安像他们一样聪明，尽管他们缄口不言，含糊其词，他也不会被蒙在鼓里。在这同时，夫人和她儿子正在进行谈话。

“胡安·卡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急着要剪羊毛呢，”夫人说，“我想关于这件事你还是老主意吧，费利佩——最好等神父来了再开始？只有这个机会才能让那些印第安人在这儿看见他，这样安排看来是一个教徒的责任，假如可能的话；但胡安非常倔，他老了，我想，有点不愿受你控制了。他不会忘记你从前是个孩子，在他膝下戏耍。而我现在，就我这方面而言，倒只愿记得你是个我要依赖的男子汉。”

费利佩漂亮的脸庞上带着满脸的笑容，转向他母亲，那笑容里流露出孝顺的情感和得到满足的男子汉的虚荣。“真的，母亲，要是我有能力让你依靠的话，我就不用再向圣徒们要求什么了；”他把母亲的两只瘦削的小手抓在自己有力的右手里，像个情人那样把两只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你会宠坏我的，母亲，”他说。“你让我这样骄傲。”

“不，费利佩，骄傲的是我，”母亲立即回答说；“我不认为这是骄傲，只是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么个聪明的儿子，足以代替他父亲的位子，在我的有生之年引导我，保护我。看见你成为这里的当家人，像个墨西哥绅士那样生活，也就是说，在这个倒霉的地区目前的情况下尽可能像个墨西哥绅士那样

生活，我也就能心满意足地死了。不过关于剪羊毛，费利佩，你愿意在神父到来之前开始吗？当然，亚历山德罗和他那批人早就准备好了。送信去叫他来只要两天时间。萨尔别德拉神父无法在下月十日前赶到。他一日离开圣巴巴拉，他要一路徒步走来——得整整走上六天，因为他现在老了，身体弱了；然后，他必须在文图拉歇脚过礼拜天，在奥尔特加牧场待上一天，在鲁普斯牧场——有，有一场洗礼仪式。对，他最早也得十日才能赶到这儿——离现在差不多还有两个星期，至于你的安排，也许放在下个星期为好，到那时你的身体也快好了。”

“对，就这样，”费利佩笑道，他在床上伸了个懒腰，踢了一下被子，使得高高的床柱和有流苏的华盖式床顶也摇晃起来，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现在就好了，只是站起来还有点该死的虚弱，我相信到外面走走对我会有好处的。”

事实上，费利佩自己也很想开始剪羊毛。对他来说剪羊毛的日子既轻松又忙碌，就跟放假似的，尽管他干起活来很卖力；等上两个星期显得太长了。

“发过烧后总是这样的，”他母亲说。“虚弱的感觉得持续好几个星期呢。我吃不准过两个星期你是否有力气干打包的活儿。但是，照今天早上胡安·卡的说法，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在照料打包的事了，用不着等你来照料这事！”

“他这么说吗，是不是？”费利佩怒气冲冲地叫道。“这老家伙越来越目中无人了。”

我要告诉他，只要我是这儿的主人，除了我本人，谁也别想打包；什么时候开始剪羊毛，得等我高兴，而不是在这之前。”

“我想要是说非等神父来才开始剪羊毛，这好像不太聪明，是吗？”夫人迟疑不决地问道，好像这事在她脑子里权衡过。“神父现在不像过去那样能控制年轻人了，我觉得就连在胡安本人身上我也看出了一点儿懈怠。自从美国借到处钻头觅缝地赚钱——就像狗儿用鼻子拱地似的——之后，不信神的风气就在全地区传开了！如果胡安知道你只是为了等神父而拖延剪羊毛，他会发火的。你看怎么办？”

“我想只要让他知道要等到我高兴的时候才剪羊毛，这就足够了，”费利佩说道，依然怒气冲冲，“这事就这么定了。”确实就这么定了；而且，莫雷诺夫人一开头心里想的就是这个结局；但是，就连胡安·卡也想不到这完全是她的意图，而不是她儿子的。

至于费利佩，要是有人提醒他说，是他母亲，而不是他，决定等萨尔别德拉神父从圣巴巴拉赶来后再开始剪羊毛，而且不能在牧场上透露这是拖延的真正原因，那费利佩准会吃惊地看着他，心想这人不是疯子就是傻瓜。

用这种方法达到目的，那可是一种百试百灵、天衣无缝的艺术手段。从来不以影响局势的要人的姿态出现；却能像操纵机器一样操纵别人，使他们的一举一动符合自己的心愿，就像自己的手和腿一样对自己的心愿做出直接的、绝对的反应。几乎成为命运本身所允许的命运诸神的控制者和征服者，这实在是值得骄傲的。各个时代的世界事务中时常出现一些著名的人物，他们寻求和研究这样一种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这种力量。他们运用这种力量控制了立法者、大使、总督；掌握、控制、玩弄帝国的命运。但是人们要问，即使在这些高贵的例子中，可曾有过一个女人时常取得的如此圆满、

令人惊叹的成功？在这种女人身上，这种力量是天性而不是才能；与其说是意志，无宁说是热情。在这两种结局之中，在这两种过程之中，恰恰就存在着靠才能取得的成功和靠天赋取得的成功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永远都能看见。

莫雷诺夫人的成功是靠天赋取得的成功。

## 第二章

莫雷诺夫人家的房子是加利福尼亚的墨西哥人居住的具有代表性的房屋中最好的样板之一，本世纪初，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墨西哥男男女女们，在西班牙和墨西哥总督们的统治下过着半野蛮、半开化、丰裕富足、自由自在的生活，当时在这块土地上施行的还是印第安人的法律，它的旧名“新西班牙”是永远存在的链条和刺激素，足以勾起它的人民的温暖的回忆和深切的爱国心。

那是一种如画般的生活，如今在那些阳光灿烂的海岸上再也难以看见那么多的情感，欢乐；那么多真正的戏剧性，罗曼司。那种韵味还在那里徘徊；工业和发明还没有扼杀它；它会持续到下个世纪。事实上，只要那里还有像莫雷诺夫人家这样的房子，它就永远也不会消失殆尽。

当初建造这座房屋的时候，周围四十英里内的土地都归莫雷诺将军所有——朝西四十英里下山谷直到海边；朝东四十英里直至圣费尔南多群山；沿海岸四十英里左右。边界线没有严格划出；在那些快乐的日子，没有必要对土地寸土必争。也许有人会问，莫雷诺将军是怎么会拥有这么多土地的，这个问题也许不太容易回答。不管怎么，美国的土地委员会也不会满意的，在加利福尼亚投降之后，土地委员会就着手详细审查和调整墨西哥人的土地所有权；因此，莫雷诺夫人现在总说她是个穷女人。她的土地被一片又一片地从她手里夺走！一时间看上去好像一点也不会留下了。她丈夫最知心的朋友皮奥·比科总督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契约中的每一项要求也被拒绝了。它们全都落了空，一天之内夫人的大部分最好的牧场就被夺走了。那些土地原先是属于邦纳文图拉传教区的，在沿海岸线的山谷口，那下面有一条小溪从她家门前流过，直奔大海；她年轻的时候，常与丈夫并肩骑马行驶在方圆四十英里全是她家的土地上，从她的家门口直到她们自己的海岸线，这是她最为自豪与高兴的。难怪她坚信美国人是赋，总是骂他们卑鄙。

美国的人民一点也没意识到对加利福尼亚的占有，不仅是对墨西哥的征服，而且是对加利福尼亚的征服；把那份国土拱手奉让的帝国，自然不会像那个被奉让的国土本身一样深感投降之痛苦，一个个地区就这样无可奈何地在强者的手里转来转去，尝遍了失败者的耻辱、丢脸的滋味，在这场交易中得不到一点尊严和补偿。

墨西哥在很大程度上被它的条约救活了，尽管它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但加利福尼亚却全丢了。这种变化的刺激是难以言表的。居然还有个墨西哥人留在这个地区里，这简直是奇迹；也许除了那些实在迫不得已的人外，谁也不想留在这里了。

coc1 加利福尼亚原是墨西哥的一个州，在 1846—1848 年的墨西哥战争中被美国军队占领，1848 年由墨西哥政府割让给美国，同时割让的还有许多地区。

即向美国割让土地的条约。coc2

幸运的是，莫雷诺夫人的土地所有权中所占有的山谷中间的那些土地比东西两头的要好，那两处原先是属于圣费尔南多和邦纳文图拉传教区的；经过那一系列的要求、反要求、申请、恳求、调整之后，依然在她名下的那份土地，任何一个刚到这个地区来的人都会连声称好，但在遭到掠夺而愤愤不平的夫人看来，那只是小得可怜的一块。尤其是，她宣称，就连这么一块地盘她也丝毫没有安全感。她说，美国政府随时都会派出一个新的土地委员会来，检查原先颁布的法令，把不合他们心意的废除掉。一朝是贼，永远是贼。在美国人统治下，谁也别以为自己是安全的。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出什么事；年复一年，夫人迅速见老的脸上，悲伤、憎恨、焦虑和敌对的皱纹越刻越深了。

当委员会的人在山谷里铺了一条路，打她家后门、而不是从前门通过时，她有说不出的满意。“那样好，”她说。“让他们从我们的厨房后面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去吧；谁也看不见我们屋子的正面，除了来访问我们的朋友。”她的这份高兴劲儿经久不衰。每当她看见那些她所憎恨的美国人的货车、马车打这儿经过时，想到她们的房子背对着他们，总要情不自禁地高兴得发抖。她但愿她本人也能永远背对着他们；但是不管她将被迫于什么——或者由于政策所致、或者是由于业务上的原因——那幢旧房子，无论如何，将永远保持那种蔑视的态度，把脸转开。

就在公路修通后不久，她又为自己提供了一个新的乐趣，在这种乐趣里，宗教虔诚和种族抗争是如此紧密地混和在一起，就连最有雄辩力的修士也会大惑不解，弄不清她的举动到底算是罪恶呢，还是算德行。她让人在每一个坡度不大的图形小山上——就是这些小山构成了山谷这部分美丽的绵延起伏的地势——都竖起一个大木头十字架；从她屋里望出去，没有一个山头不竖着表示她的忠诚的庄严的标记。“当那些异教徒们打这儿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土地上，”她说，“而虔诚的教徒们就可以被提醒作祷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奇迹：一些最冷漠的分子著然看见这神圣的十字架便皈依了天主教。”

它们就这样竖在那里，不管春夏秋冬，不管日晒雨淋，那沉默、庄重地伸出的臂膀，成为许多没有向导的旅人的路标，这些旅人听说在经过了莫雷诺夫人的最后一个十字架后（这些十字架十分醒目，决不会错过）。向左或向右的第一个转弯可能就是他要走的路。谁敢说这样的事不会经常发生。这些十字架对一些心灰意懒的旅人有一种突然的启示作用，因而也就为夫人那一半出于冲动的虔诚打了过门呢？当然是这样。许多虔诚的无主教徒在这孤寂的地方一看见这些在蓝天映衬下赫然耸立的十字架。便会停下来。在胸前划十字，要是他们能迅速简短地作一番祷告。岂不更好吗？

这房子是砖坯砌成的，不高，内院的三面有宽宽的走廊，朝南的正面有一条更宽的走廊。这些走廊，尤其是那些内院的走廊，是这座房子的辅助空间。这户人家的大部分生活都在这里度过。除非必要，谁也不愿待在家里。所有的厨房活儿，除了真正的烹饪活，都在这儿干，在厨房门和窗子的前面。婴儿在走廊里睡觉、擦洗、玩耍、坐在脏地上。女人们在那儿作祷告，打瞌

睡，绣花。老胡安妮塔在那儿剥豆子，把豆荚扔在瓷砖地上，到了晚上，有时候，她身边的豆荚堆得很高，像碾米会上的玉米壳一样。牧牛人和牧羊人那儿抽烟，闲荡，驯狗；年轻人那儿谈情说爱，老年人在那儿打盹；靠墙排满长凳，却被蛀空了，像缎子似地发光；瓷砖地面也有好几处破碎、塌陷了，形成一个个小坑，时常积满雨水，那时，对孩子们来说，又增添了金钱难买的嬉耍场地，那些狗、猫和家禽也自得其乐，在一个个小坑里寻食、吮吸。

coc1 美俗。指亲友或邻居边碾米边聊天的聚会。coc2

房子前面的拱形走廊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走廊肯定至少有八英尺长，因为五个大房间的门都开在这走廊上。另外附加了两个朝西的房间，比别的房间高出四个台阶；使那走廊的尽头看上去像个阳台，或者说像凉廊。这儿是夫人种花的地方；靠墙紧紧地摆着一排排红色的大水缸，是圣路易斯奥比斯波的印第安人手工制成的，水缸里总是种着漂亮的天竺葵、康乃馨和开黄花的词香锦葵。夫人从她母亲那里继承了对腐香锦葵的钟爱，爱得那么炽烈，有时候她也感到不解；有一天，她和萨尔别德拉神父坐在走廊里，她采了一束磨香锦葵花递给神父，并说：“我也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要是我死了，四香锦葵的香味就能把我救活。”

“它已浸入你的血液里了，夫人，”老修士答道。“在塞维利亚，我最后一次去你父亲家里时，你母亲让人把我叫到她的房间，她房间的窗子下面是个石头阳台，里面放满赐香锦葵，房间里充满它的味儿，我都快昏过去了。可她说，这味儿能治她的病，没有它，她就会生病，那时你还是个孩子。”

“是的，”夫人叫道，“不过我记得那个阳台。我还记得我被抱到一个窗口上，朝下看着一坛盛开的黄花，但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花，多奇怪啊！”

“不。不奇怪，闺女，”萨尔别德拉神父回答道，“你母亲的奶水里都充满了这味儿，如果你没尝到这味儿，那才更怪呢。做母亲的应该更深切地记住这个。”

除了红水缸里的天竺葵、康乃馨和废香锦葵外，还有其他许多爬藤植物——有的从地上缠住走廊柱子往上爬，有的长在大钵子里，吊在走廊顶上的绳子上，或爬在墙旁的架子上。这些体子是灰石头做成的，当中凹陷，擦得锃亮，里外都很平滑，光彩熠熠。

这也是印第安人的手艺，谁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些耐心的匠人们，只用石头当作工具，硬是把它们当中挖空，擦亮。

在这些爬藤里面，挂着夫人的金丝雀和其他啼鸟，一天到晚地啼唱着，每种都有五六只，由夫人饲养，这些鸟全都不是一代的。她随时都要饲养一窝小鸟；从邦纳文图拉到蒙特里，人们都把能得到一只莫雷诺夫人饲养的金丝雀或燕雀看成是一种好运气。

在走廊与走廊外面的河边草坪之间，全是花园，桔林和杏仁园；桔林总是一片翠绿，终年都有雪白的花儿和金黄的果实；花园里长年开着花儿，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初春季节的杏仁园里，那粉红色和白色的花瓣，像颤动的华盖，从河对岸的山上看过来，那花瓣就像旭日初升时玫瑰色的云彩从天而降，与树梢缠绕在一起。在两边的一臂之遥都有别的果园——桃子、杏子、梨、苹果、石榴；这些果园后面，还有葡萄园。要是坐在夫人家南面的走廊里，在一年里的不管什么时间，除了一片翠绿和盛开的花儿、果子外，别的什么也看不见。

在一个爬满葡萄藤，以致连木框也看不出的葡萄藤架的遮荫下，有一条宽阔笔直的大路，就在走廊台阶的下面，穿过花园当中，直通花园边上的一条小溪。跨过这条小溪，在五六棵扭曲的老柳树的遮荫下，有一块宽阔平坦的洗衣石板，全家人的衣服都在这上面洗。夫人在花园的另一头密切注视着那些女佣人，她们谁也别想长时间地闲逛，谁也别想放下活儿不干。要是她们知道她们跪在草地上，把湿淋淋的亚麻布从水里拎出来，放在石板上来回搓着，浸着，拧着，把干净的水往彼此的脸上泼着，要是她们知道这时候她们看上去有多美的话，即使天天在这儿洗东西也心满意足了，因为上面总有人在看着的。夫人家几乎天天有客。她依然是个颇有声望的人；她的家是那些从山谷里经过的旅人的自然休息所；不管谁来，除了吃饭，睡觉或走路外，其余时间就总是和夫人一起在洒满阳光的走廊里坐着。冬天难得有冷得受不住的时候，而夏天屋子里一定太热，夫人和她的客人们待不下去。走廊里有三把雕花的栎木椅子，一张雕花长凳，也是林木的，那是在加利福尼亚被征服后不久，美国军队占领圣路易斯雷伊传教区期间，一位虔诚的老教堂司事拿来请夫人保存的。那些驻扎在这个教堂里的士兵们把那些圣徒像的眼睛鼻子当做靶子瞄准，以此为乐。为了反对他们这种亵渎神明的行为，这位老司事日日夜夜、偷偷摸摸地，把他能移动的东西搬出了教堂，把一些东西埋在了矮小的三角叶杨树林里，另外一些就藏在他自己那小得可怜的茅舍里，到后来，他居然聚起了几车的圣物。然后，他又悄悄地、一点一点地，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辆卡车的底部，上面覆盖着干草或干柴，运到夫人家里，她为他这么信任自己深感荣幸，把每件东西都当做神圣的信托接受了下来，只要传教区一恢复，就把它们送还给教堂。当时所有的天主教徒对恢复传教区都抱有很大的希望。因此，夫人家没有一个房间没有一张圣徒或圣母像，或者一尊雕像；有的房间还有两张或两尊；在花园的小教堂里，祭坛的四周有一排庄严、神圣的使徒塑像，在佩雷神父时代，他们朝下俯视着圣路易斯雷伊传教区隆重的典礼，那尊容比现在看着在夫人缩小的地产上进行的寒他得多的家庭礼拜仪式时慈祥不了多少。一尊瞎了个眼睛，一尊少了个胳膊，那一度鲜艳夺目的色彩如今已消退殆尽，显得破旧不堪，更使跪在他们面前的夫人温和的敬畏之心有增无已，她想起那一双双如此用污圣物的异教徒的手，眼睛里不由得噙满义愤的泪花。就连他们参加传教区最后一次举行的仪式时看见戴在某些塑像头上的易碎的花环，也被那个虔诚的教堂司事拿走了，夫人又给每尊塑像戴上一顶，她认为这花环的神圣程度仅次于塑像本身。

对夫人来说，这个小教堂比屋子还珍贵。这是将军在他们婚后第二年建造的。她的四个孩子在这个小教堂里受洗，除了她那漂亮的费利佩外，其余的孩子，还在婴儿时，就被葬在那里。将军活着时，也就是这儿正兴旺的时候，几百个印第安人寄住在这里，有许多个礼拜日，可见到像传教区里那样的场面——教堂里跪满男男女女；有些人在里面找不到跪的地方，就跪在外面的花园小径上；穿着华丽祭服的萨尔别德拉神父，总是在仪式快结束时慢慢走下侧廊，挤得密密匝匝的一排排礼拜者们左右分开让他走过，全都迫切地抬起脸来，盼望他的祝福，女人们给他供上水果、鲜花，把她们的孩子举起来，以便他把手放在他们的头上。只有萨尔别德拉神父在夫人的小教堂里作过司祭，或听过大人家人的忏悔。他是这个地区里如今硕果仅存的方济各会修道士，很受所有慕名而来的信徒们的尊敬和热爱，他们宁愿等上几个月，不去大教堂作祷告，也不愿向任何别的人忏悔他们的罪过或倾述他们的

困惑。那些印第安人和旧日的墨西哥家庭对方济各会教派有着如此深厚的依恋之情，这自然引起后来的那些修道院外的修士们的妒忌，而留下来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修士情形极为不妙。甚至有谣传说，他们将被禁止再在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举行祭祀了，将被迫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圣巴巴拉和圣英内斯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有人当着莫雷诺夫人的面说起这事，她双颊飞起两块红云，想也不想就叫道，“真到了那么一天，我就把我的教堂烧了！”

幸好这突如其来的发作只有费利佩一人听见，他那不可抑制的惊叫声使夫人清醒了过来。

“我说得太急躁了，孩子，”她说，“教会的命令总是要服从的；但方济各会的神父们只对他们自己的上司负责；在这儿谁也没有权利禁止他们旅行或向任何希望他们作祭祀的人司祭。至于那些现在到这儿来的加泰隆神父们，我不能容忍他们。加泰隆人都是坏种！”

夫人之所以这么热烈地依附方济各会教派，理由是相当充足的。从她刚记事起，那灰施子和头巾在她就已司空见惯了，而且家人还教她把这些视为最神圣与珍贵的东西。

在她父亲乘船从墨西哥前往蒙特里就任圣巴巴拉要塞指挥官时，萨尔别德拉神父也同船而行；而她最热爱的伯伯，她父亲的大哥，当时是圣巴巴拉传教馆的馆长。在她青年时代的情趣和浪漫史中，要塞生活中的乐趣、兴奋和装饰与传教区生活中的种种仪式和信仰几乎平分秋色。她出落成了地区内知名的最漂亮的姑娘。军队里的男人、教会里的男人全都崇拜她。从蒙特里到圣迭戈，人们常以她的名字祝酒。当最后费利佩·莫雷诺，墨西哥最令人尊敬的一位将军向她求婚、并赢得了她时。她的婚礼成为地区里最隆重的一次婚礼。适逢圣巴巴拉传教区教堂高塔落成，于是，人们提议这座高塔的献祭仪式就与她的婚礼同时举行，她的新婚喜宴就摆在传教馆大楼外面的走廊里。整个地区，不管远近，该请的都邀请到了。婚宴持续了三天；宴席向每个人敞开：唱歌、跳舞、吃喝、寻欢作乐。那时候，那里有条长长的街道，街上是印第安人的房子，街道从传教馆向东延伸；每一座房子前都建有一个放着绿色树枝的小棚子。印第安人们，以及所有来自别的传教区的神父们都被邀请来了。印第安人们成批地唱着歌儿、带着礼物而来。他们一出现，圣巴巴拉的印第安人们便出来迎接他们，也唱着歌，带着礼物，并把种子撒在地上，表示欢迎。只见年轻的夫人和她的新郎打扮得鲜艳夺目，到处走动。他们不论走到哪儿都受到一阵阵种子、稻谷和鲜花的欢迎。到了第三天，他们依然穿着新婚礼服，手上端着点亮的蜡烛，和神父们排队，绕着新高塔走了一圈又一圈，神父们唱着颂歌，把香和圣水往高塔墙上洒，这场仪式在那些虔诚的旁观者看来，既是对这一对年轻人美满姻缘的祝福，也是对这座新落成的高塔的祝福。在这之后，他们在将军的几个使女和军官以及两个方济各会神父的陪同下，正式到蒙特里旅游，路过每一个传教区都要停下来，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莫雷诺将军很受军队和教会的热爱。在军队和教会力量之间经常发生的许多冲突中，他，一个虔诚狂热的天主教徒和同样积极、热心的军人，有幸成为两派势力的重要助手。

印第安人也久闻他的大名，在墨西哥和蒙特里，他帮助神父们举行了几次规模盛大的仪式，此后，印第安人们便常在传教区教堂里听到公众感恩祈祷时提到他的名字。现在，他娶了一个显赫的军官的女儿、圣巴巴拉传教

馆馆长的侄女作自己的新娘，这就又把他自己跟这商个占统治地位的势力和地区的利益联结在一起了。

当他们到达圣路易斯奥比斯波时，所有的印第安人都出来欢迎他们，教士走在最前头。他们走近传教馆门口时，印第安人们围过来，越围越紧，越围越紧，他们拉着将军的马头，最后将军几乎是被迫答应让他们把自己抬到了毯子上，被二十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高高抬了起来；他就这样被抬上台阶，穿过走廊，抬进教士的房间。这姿势本身是滑稽可笑、有失身份的，但将军温和地顺从了。

“哦，让他们干吧，只要他们高兴，”他哈哈笑着，朝马丁尼斯教士叫道，教士正极力要印第安人安静，并把他们往后赶。“让他们干吧，这会使得这些可怜的人们高兴。”

在他们离开的那天早晨，好心的教士——为了招待他尊贵的客人，已经倾其所有——把传教区所有的家禽都赶过走廊，让他们检阅。这支队伍整整走了一个小时。说到音乐，有矫健的吱吱声、咕咕声、嘶嘶声、格格声、鸡啼声、鸭叫声，与队伍里兴奋的印第安司仪们的尖叫声、责骂声、抽鞭声响成一片。首先过来的是火鸡，接着是公鸡，再后面是自母鸡，以后是黑母鸡、黄母鸡，再后面是鸭子，在受阅大军的最后是长长的一队鹅，有的高视阔步，有的似飞不飞，嘎嘎地叫着，表示憎恨与害怕，它们可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强制。印第安人们整整忙了一个通宵，先得把这些家畜抓住，然后挑选，分类，还得保护这一排排一队队的，进行新奇的表演。完全可以说，这种滑稽的场面在太平洋沿岸或任何别的地方都是空前绝后的。没等表演完毕，将军和他妻子都快要笑死了；将军每次提到这事总要发出几乎同样由衷的大笑。

在蒙特里他们受到了更加盛情的招待；在要塞，在传教区，在停泊在港湾里的西班牙、墨西哥、俄罗斯的船上，在球场上，舞厅里，斗牛场里，饭厅里，这个地区所有的欢乐场所，对这位美丽、迷人的年轻新娘都是敞开大门，从圣迭戈往内地方向的沿海一带所有的美女都为这些狂欢活动而聚集在蒙特里，但没有一个能和她同日而语。这是夫人作为结了婚的女人生活的开始。当时她才二十岁。细心人即使在当时也能看出，在她那欢乐的笑脸上，流露笑意的眼睛和愉快的声音里，有一种沉思的、温和的、认真的、有时又很有热情的神色。这种神色是她身上那些品质的反映，那些品质当时几乎没有流露过。由于岁月发展了她的性格，加上生活中命运风暴的加剧，她的品质使她成了她那军人丈夫的坚定的同志，教会的忠实信徒。经过了战争，暴动，革命，陷落，西班牙，墨西哥，非宗教，基督教，她的立场、她的自信依然如旧。她简直变得越来越骄傲、热情，像一个西班牙人，一个莫雷诺家族的人了；她成了个更加坚定、狂热的天主教徒，一个热爱方济各会的信徒了。

《还俗法》颁布之后，传教区受到了抢劫和掠夺，在遭劫的高潮期间，有那么几年她几乎发疯了。她不止一次地一个人旅游到蒙特里——每次旅游都险象环生——去煽动传教区长官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恳求政府当局加以干涉，保护教会的财产。她那极有说服力的请求效果很好，米奇尔托雷纳总督发布了无用的命令：把圣路易斯奥比斯波教区南部的所有教堂都还给教会。但这项命令却断送了米奇尔托雷纳的政治生命，在一场暴动中他被逐出这个地区，而莫雷诺将军也在这场暴动的冲突中受重伤。

夫人带着沉默的、伤心的羞辱感照料她的丈夫，使他又恢复了健康，她决心再也不介入那令人不快的地区和更加令人不快的教会事务。随着岁月流逝，她眼看着传教区一步一步地垮下去，他们的大量财产在不正直的统治者和政客们的手里像日出前的晨露那样消失了，教会无力与那些不知羞耻、贪得无厌的高官显贵们抗争，她所敬爱的方济各会的神父们有的被赶出地区，有的饿死在岗位上，她服从了上帝那似乎不可捉摸的（她被迫承认）要让教会受到惩罚和羞辱的意愿。她带着一种迷茫的屈从，等着看还会有什么样的灾难来临，以补足出于某种神秘的目的而让虔诚的人忍受的惩罚。但是到了最后，她的地区在战争中遭到了失败和羞辱，紧接着这一切失败和羞辱又落到了她的教会头上，而一个说英语的人统治这块土地的危险又迫在眉睫，不可避免，看到这一切，夫人本性里那窒息的怒火又一次爆发了。她坚定地替丈夫把刀佩上，目送他重赴战场。

她只有一件遗憾的事，那就是作为母亲，她没有一个也能打仗的儿子。

“但愿你是个男子汉，费利佩，”她一遍又一遍地朝儿子叫道，那声音费利佩永远也忘不了。“但愿你是个男子汉，那样你就也能去跟那些外国人打仗了！”

在夫人看来，天底下任何一个种族都没有美国人那么可恨。在她做姑娘时，看见他们在一个又一个贸易站里做生意，她就嘲笑他们。她现在依然嘲笑他们。被迫与商贩们作战，这个念头太可怕了，难以置信。一开始，她毫不怀疑墨西哥人会取得胜利。

“什么？”她叫道，“我们这些能从西班牙赢得独立的人，难道会被这些商人打败？那不可能！”当她丈夫在墨西哥部队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击中阵亡后被送回到她面前时，她冷冷地说，“他宁愿选择死亡，而不愿看着他的地区被敌人控制，”当她明白到这个留在她脑海里的想法是如何扼杀了她心中的悲伤时，她自己也几乎吓坏了。她一直相信一旦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她就无法活下去了；但她发现自己经常为他的死而高兴，高兴他再也不用看见或听见眼下发生的事了；就连她那思念的柔情——她带着这种柔情，想象着置身在圣徒之间的他——也常常变成狂热的疑惑。不知道他的灵魂里——即使是在天上——对他为之献身的这片土地上事态发展的状况是否充满了怒火。

就在这样的痛苦中，产生了夫人的第二种性格，使她成了一个沉默的、冷漠的、严厉的、不能改变的女人，在她六十岁时认识她的那些人看来，她生来就是这样的人。四十年前那个愉快、温和、富有情感的姑娘，那个跟军官们跳舞、嬉笑，向神父们忏悔的姑娘，如今在那低沉的声音、花白的头发里已难以找到痕迹了。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人，整天沉默寡言，不见笑容，脸色平静，她操纵着她的儿子和牧牛人的头子，以达到又有一批印第安人在夫人的小教堂里向方济各会的修士忏悔罪过的目的。

### 第三章

夫人家里急着要剪羊毛的，并非胡安·卡尼托和费利佩两人。还有个蕾蒙娜。从各个方面来说，蕾蒙娜都是个比夫人本人重要得多的人物。夫人

已是明日黄花，而蕾蒙娜风华正茂。如果有一只眼睛能从夫人那苍白、阴郁的脸上青出意味深长的、有时是庄重的美丽来的话，那么就有一百只眼睛只要稍微瞥一下蕾蒙娜的脸，就会带着渴望的喜悦倏地一亮；牧羊人、牧牛人、女佣人、孩子、狗、家禽，全都爱青苗蒙娜，全都喜爱她，只有夫人除外。夫人不爱她，从来没爱过她，也永远不会爱她；但当蕾蒙娜还在孩提时代，夫人就充当起她的母亲，在她整整十六年的生涯里，从没对她有过不客气的行为。

夫人答应过做她的母亲；尽管夫人天性难改，她还是恪守了自己的诺言。比受契约束缚的人更甚；但这不是夫人的过错。

蕾蒙娜的经历夫人从没提起过。现在，对夫人的大多数熟人来说，蕾蒙娜都是个谜。

他们不知道——谁也没向莫雷诺夫人提过一个窥探性的问题——蕾蒙娜的双亲是谁，他们活着还是死了，为什么蕾蒙娜不姓莫雷诺却总是以女儿的身份住在夫人家里，和可敬的费利佩受到同样的爱护和照料。整个地区只有几个白头发的男人和女人能够说出蕾蒙娜的经历；但它的开头要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从那时到现在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他们难得想到这个孩子。他们知道她由夫人领养着，那就足够了。眼青就要过去的这个世纪发生的事情跟如今的青年人无关。他们自己眼下的灾难就够操心的了；把旧日的那些伤心事代代传下去有什么用呢？但是，她的经历却是不能忘记的；在夏日傍晚的薄暮中，或在迟迟不去的午后爬藤的阴影下，时常有人提起它，所有听到这经历的年轻小伙子和女佣人们，都会毛骨悚然。

夫人有一个姐姐，当夫人还只懂得玩耍的时候，这位姐姐已到了有人求婚、可以出嫁的年纪了，本来说好了要嫁给一个叫安格斯·菲尔的年轻的苏格兰人。姐姐是个漂亮的姑娘，而那个安格斯·菲尔，从他第一次看见她站在要塞大门口的那天起，就疯狂地爱上了她，他就像个失去理智的人一样。这是蕾蒙娜·贡萨加的所作所为的唯一理由，那些最严厉地谴责她的人永远也无法否认。开始她对安格斯说她不爱他，不能嫁给他，一直僵持了几个月；只是经过了他急风暴雨似的不停的恳求之后，她最终才答应做他的妻子。然后，几乎一刻也不停地，她到了蒙特里，安格斯坐船去圣布拉斯。他是当时在沿海最富裕的一条航线上做生意的商船船主；大量的物资，雕刻品、木材、珍珠、宝玉，所有运到这个地区来的东西，全都进了他的商船。每逢有他的一艘船到达，总要引起一阵轰动；而安格斯本人——苏格兰的名门之后，出息成了个了不起的以航海为业的人——在蒙特里到圣迭戈之间，不管他的船在哪儿进港，总是受到最好的人家的欢迎。

就在蕾蒙娜·贡萨加小姐的情人驾船驶往圣布拉斯的同一天，同一时刻，她乘船前往蒙特里。两艘船一艘往南，一艘往北，他们俩站在甲板上挥手示意。后来，那些跟小姐一起乘船的人回忆说，没等她情人的船驶远，她就停下手，转过脸去。但“圣何塞号”上的人说，安格斯·菲尔一动不动地站在船上，朝北方凝视着，直到夜幕降下，连地平线也看不见了，此时驶往蒙特里的船早已不见踪影。

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航行。他之所以作这次航行，只不过是受名誉的驱使，而且，他还聊以自慰地想道，他还可以给他的新娘、为他答应给她的新房里带回各种各样的珍宝，谁也无法比他搜集到更多更好的珍宝。在这几个星期的漫长的航行中，他一直坐在甲板上，出神地注视着水波，心驰神往地

想象着珠宝、缎子、天鹅绒、花边，这些最能为他妻子的身段和脸庞增添光彩的东西。当那生动的想象使他热血沸腾，再也难以忍受时，他就在甲板上踱步，越走越快，直到最后他的脚步就像吓得逃跑的人一样；在这种时候，同船的人就会听见他喃喃自语，“蕾蒙娜！蕾蒙娜！”安格斯·菲尔自始至终都爱得发狂。许多人都相信，要是他真有那么一刻，能把蕾蒙娜·贡萨加称作他自己的，那时候他的理智就会永远丧失，他会杀死她或他自己，人们知道一个人疯到这种程度就会干出这种事来。但那个时刻永远没有到来。八个月后，当“圣何塞号”驶进圣巴巴拉港时，安格斯·菲尔气喘吁吁地跳上岸去，他碰到的第二个人——不是他的朋友——恶意地盯着他的脸，说，“哦，你来晚了一步，没赶上婚礼！你的心上人、那个漂亮的贡萨加姑娘，昨天在这儿跟蒙特里要塞一个年轻军官结婚了！”

安格斯眩晕了，狠狠揍了那人一记耳光，自己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他被抬起来，送进了一幢房子里，他迅速苏醒过来，像个巨人似地奋力从按着他的人手里挣脱出来，跳到门外，光着头沿公路朝要塞奔去。在门口他被卫兵拦住，那卫兵认识他。

“这是真的吗？”安格斯喘着气问道。

“是真的，先生，”卫兵答道，事后他说，当时他看着那苏格兰人的脸，吓得双脚直打哆嗦，他怕安格斯会因为他这个回答而把他揍死。但是，安格斯没有揍他，反而爆发出一阵伤感的大笑，随后，他转过身去，跌跌撞撞地走上公路，又唱又笑。

后来听说他到了一个低级小酒店，只见他躺在那里的地板上，醉死了过去；从那天起他每况愈下，直到后来安格斯·菲尔成了圣巴巴拉最常见的人，摇摇晃晃、歪歪倒倒，满嘴粗话，高声大噪，开口骂人，惹是生非。

“瞧小姐多幸运啊，”那些没有脑子的人说，“幸亏她没有嫁给这么个醉鬼。”

在他难得有那么一段清醒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财产全卖了——船只一艘又一艘地三钱不值两钱地卖掉了，卖得的钱全都花在酒或更糟的东西上。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失去的新娘，也不想见；而她，心惊胆颤、千方百计地避着他，很快就跟她丈夫回到了蒙特里。

最后安格斯失踪了，过了段日子，从洛杉矶传来消息说他在那儿，进了圣加夫列尔传教区，跟印第安人住在一起。几年以后，传来更惊人的消息；他娶了个印第安女人，一个有着几个印第安孩子的印第安女人，在圣加夫列尔传教区教堂里由牧师正式主婚。

这是失信的蕾蒙娜·贡萨加最后一次听说的她情人的情况，直到她结婚二十五年后，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她面前。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入她的屋子的；但他就站在她面前，怀里抱着个漂亮的、睡着了的娃娃。他挺着那六英尺高的身躯，严肃地看着她，眼睛像钢一样蓝，他说，“奥特格纳夫人，我曾对我犯下了大错。你犯了罪，上帝惩罚了你。

他不让你有孩子。我也做了件错事；我犯了罪，上帝也惩罚了我。他给了我一个孩子。

我再一次请求你，你愿意收下我这个孩子，把她当做自己的孩子，或当我的孩子抚养成人吗？”

眼泪顺着奥特格纳夫人的脸颊流下来。安格斯·菲尔哪里知道，上帝用许多方法惩罚了她。她没有孩子，这是够伤心的了，但这在她受的惩罚里

还算是最轻的，她默默无语地站起来，伸出双臂去接孩子。他把孩子放在她手上。孩子一点没受打扰，还在睡着。

“我不知道我丈夫是否允许——”她支支吾吾地说。

“萨尔别德拉神父会管的，我见过他了，”安格斯答道。

夫人脸色一亮。“如果这样的话，我希望能随你的愿，”她说。接着她脸上出现一种奇怪的尴尬神色，她低头望着娃娃。问道，“可这孩子的母亲？”

安格斯的脸变得通红，也许，面对着这位他曾爱得那么深、依然这么温柔可爱的女人，他第一次完全意识到了他是多么邪恶地虚掷了他的岁月。他的手迅速一挥，那手势里自有无穷含义，他说，“那没关系。她还有孩子，她的亲骨肉。这个是我的，我唯一的孩子，我的女儿。我希望她做你的女儿；要不，她会被教会抱去的。”

蕾蒙娜·奥特格纳越来越感到怀里这个温暖的小躯体的温柔的重量，她内心已越来越喜爱上这个小娃娃了。听着安格斯的话，她把脸伏下去，亲吻孩子的脸颊。“哦，不！”

“不让教会抱去！我会像爱亲生孩子一样爱她的，”她说。

安格斯·菲尔的脸哆嗦着，他内心死去很久的感情又责动了。他凝视着那张阴郁、变样的脸，那脸曾经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我差点认不出你了，夫人，”他情不自禁地迸出这么一句话来。

她可怜地笑笑，毫无怨恨。“那不奇怪，我自己也快认不出自己了，”她喃喃地说。

“生活对我太刻薄了。我也认不出你了——安格斯，”她迟疑地叫着他的名字，带着点儿恳求。听着那好久未曾听到的、熟悉的音节，这男子汉的心都碎了。他把脸埋在双手里，抽泣起来：“哦，蕾蒙娜，原谅我！我把孩子带到这里来，并不全是为了爱，一半是为了报复。但我现在怨气全消了。你真的想抚养她吗？如果你不愿意我就把她带走！”

“千万别带走，只要我活着，安格斯，”奥特格纳夫人回答说。“我已经觉得她是上帝对我的恩赐了。要是我丈夫不觉得她讨厌，她就会成为我生活中的一大快乐。她受洗了吗？”

安格斯垂下眼睛。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使他窒息。“在我想到把她送到你这儿来之前，”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只想把她送给教会。我给她受洗时起的名字是”——这几个字他就是说不出来——“名字是——你能不能猜到，夫人，她叫什么名字？”

夫人知道。“和我一样？”她说。

安格斯点点头。“从我嘴里带着爱情说出的女人名字只有这一个，”他说，感到更放心了。“这就是我女儿应该有的名字。”

“很好，”夫人回答说。接着是一阵沉默。两人都在温和、迷茫地审视着对方的脸。

然后，在一阵不约而同的冲动驱使下，两人更走近了点。安格斯伸出双手，作出无限爱恋和绝望的姿势，弯下腰来，亲吻夫人的双手，那双手正爱抚地抱着他那睡着的孩子。

“上帝保信你，蕾蒙娜！再见！你再也见不到我了，”他大声说着，走了。

不一会儿他又出现在门口，但只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孩子过了几个小时还不醒，不用惊慌。她吃了保险的安眠药。对她不会有有害的。”

两人又朝彼此的脸久久地审视了一番，随后，这两个恋人，曾经是那么奇怪地分别，这会儿又是更加奇怪地见面，现在，又分别了，永远分别了。二十五年的岁月，在彼此的心上架起一座桥梁，好像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天之内似的。在这男人的心里，是旧日充满激情的爱慕之心的复苏，是那已死去的爱情的复活，而且充满了生气，相貌也丝毫未变。而这女人的心里则不然；她心里没有这种死去的爱情的复活，因为她从来没有爱过安格斯·菲尔。但是，长期以来，忍受着没有爱情、遭受虐待、肝肠寸断的生活，这时她充分地认识到她青年时代抛弃掉的是多么珍贵的爱情啊；现在她整个身心都渴望着这种爱情，安格斯得以雪耻了。

那天深夜，当弗朗西斯·奥特格纳半醉不醒、摇摇晃晃地走进他妻子的房间时，一见眼前的情景，突然清醒了——他妻子跪在摇篮跟前，摇篮里躺着个漂亮的、睡梦里还露着笑容的娃娃。

“见鬼，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随后他就明白过来，喃喃地说，“哦，是印第安人的崽子！我明白了！我希望你，奥特格纳夫人，为你的第一个孩子高兴！”他滑稽地鞠了一躬，恶狠狠地冷笑了一声，便趑趄趑趄地走了，还气咻咻地踢了摇篮一脚。

这种蛮横的奚落并没怎么使夫人伤心。长久以来，她丈夫嘴里说出的能刺伤她的恶毒话她听得多了。但这是一种警告，她以其新生母亲的直觉感到了这一点，对于这个男人，小蕾蒙娜那张娃娃脸只会惹他发火、骂娘，就从那天起，夫人把蕾蒙娜藏在了那个男人看不见的地方，由她自己小心翼翼地看护、照料着。

到目前为止，蕾蒙娜·奥特格纳总是尽可能向娘家人隐瞒着她那不幸的婚后生活。

奥特格纳的脾气是出了名的；他对妻子的疏远，他那各种各样不知羞耻的放荡，臭名远扬，整个地区无人不知。但是谁也没有从他妻子本人嘴里听到一个字的怨言。她是个贡萨加家的人，她知道怎样默默地忍受。但她现在有了一个向她妹妹诉说心里话的理由。

事情很明显，她没几年可活了；到那时这孩子可怎么办呢？让奥特格纳发善心收养她，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这个孤独的女人冥思苦想了很久，怀抱着嬉笑的小娃娃，徒劳地、费力地预测着她的未来。当她接受安格斯的嘱托时，根本没想到她自己死或将临。

小蕾蒙娜周岁未滿，安格斯·菲尔就死了。一个来自圣巴巴拉的印第安送信人给奥特格纳夫人送来了这个消息。他还给她带来一个盒子和一封信，那是安格斯临死前一天交给送信人的。盒子里装着二十五年前流行的珍贵珠宝。那是安格斯为他的新娘买的。

他所有的财产就剩下这些了。即使在他最堕落的时候，他心里依然残存着那么点儿情感，不忍与这些珠宝分手。那封信只有这么几句话：“我把我留给女儿的一切都交给你。本来我想今年我自己带来的；我想再一次吻你和她的手。但我快死了。永别了。”

有了这些珠宝后，奥特格纳夫人一直惶惶不安，直到她说服了莫雷诺夫人来到蒙特里，奥特格纳夫人最后把盒子当做神圣的信物交给了莫雷诺夫人保管，她才感到了踏实。

她还得到莫雷诺夫人一个庄严的诺言，等她死后，莫雷诺夫人要把小蕾蒙娜收养下来。

莫雷诺夫人好不容易才作出这个许诺。要不是萨尔别德拉神父的影响，她是决不会松口的。她实在不愿与这种外人的混血儿打交道。“如果这孩子是纯粹的印第安人，我倒要喜欢点，”她说。“我不喜欢这些杂种。活下来的不管男女，都是最糟的，而不是最好的。”

但她既然已许诺，奥特格纳夫人也就满足了。她很清楚她妹妹是不会撒谎的，也不会失信。小蕾蒙娜的未来有保证了。在这不幸的女人一生的最后几年里，这孩子是她唯一的安慰。奥特格纳变得那么无耻，而且赤裸裸的，带着挑战性，他甚至当着妻子的面炫耀他非法勾搭的女人；不管她已病入膏肓，对她强力施行肉体上的蹂躏。这种灭绝人性的蹂躏使具有贡萨加血统的奥特格纳夫人忍无可忍；从那以后，夫人一步不离她的房间，再也不跟她丈夫说话。她又一次叫人请来了妹妹；这回，是来为她送葬的。她所拥有的的每一样值钱的东西：珠宝、花边、织锦和级子，她都请她妹妹代管，以免落入坏女人之手。她完全清楚，只要对着她的尸体一声宣布葬礼结束，就会有那么一个女人来代替她的。

伤心的莫雷诺夫人像个小偷似的，偷偷摸摸地把她姐姐的全部家当一件一件地拿出屋去，送到自己的家里。那简直是份公主的家当。奥特格纳的人对于那些被他们伤了心的女人向来是舍得花钱的；而且总是要求那些女人打扮得高贵华丽，尽管她们深居简出，悲惨不堪。

葬礼结束一小时后，莫雷诺夫人勉强地、冷冰冰地向她死去的姐姐的丈夫告了别，搀着四岁的小蕾蒙娜的手，离开了那屋子，第二天一早就坐船回家了。

当奥特格纳发现他妻子的珠宝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时，他勃然大怒，派出一个信使，心急火燎地给莫雷诺夫人送去一封侮辱性的信，要她把东西归还。他得到的回答是他妻子给她妹妹所作的指示的备忘录，指明把上述值钱的东西交莫雷诺夫人代蕾蒙娜保管；还有萨尔别德拉神父写的一封信，读完后他一下子泄了气，过了一两天才恢复过来，这倒叫他的那些无耻的朋友们大为惊慌，就怕失去了他们这位同伙。但他很快摆脱了这事的影响，又像往常一样在那条通往地狱的路上一步一步滑去。萨尔别德拉可以警告他，但无法拯救他。

这就是蕾蒙娜的谜。怪不得莫雷诺夫人从来没说起过这事。或许，也难怪她从来没爱过这孩子，她是一件叫人伤心的遗物，永远会使人想起那一连串自始至终充满悲痛、羞耻和伤心的往事。

这一切，年轻的蕾蒙娜知道多少或者说猜到了多少，只有她自己心里有数。她的印第安血液里保持着跟最高傲的贡萨加的血管里一样多的傲气。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天她对莫雷诺夫人说，“夫人，我母亲干吗要把我送给奥特格纳夫人呀？”

夫人毫无准备，急忙答道，“这事跟你母亲不相干。是你父亲送的。”

“我母亲死了吗？”孩子继续问道。

夫人这才发现说漏了嘴，但已太迟了。“我不知道，”她回答道；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但那口气像是在撒谎。“我从没见过你母亲。”

“奥特格纳夫人见过她吗？”蕾蒙娜追问道。

“不，从没见过，”夫人冷冰冰地回答，这无辜的孩子无意识地触痛了这块旧伤。

蕾蒙娜感觉到了她的冷淡，沉默了一会儿，她的脸色很阴郁，眼睛里

噙满泪水。最后她说道，“我真想知道我母亲是不是死了。”

“为什么？”夫人问道。

“因为，要是她没死，我就要问问她，为什么不让我留在她身边。”

孩子那可怜巴巴的回答，使夫人的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她把孩子搂在怀里，说，“这些事是谁跟你说的，蕾蒙娜？”

“胡安·卡，”她答道。

“他说什么？”夫人问道，从那眼神看得出对胡安·卡没好处。

“他不是跟我说的，他是跟卢易戈说的；但我听见了。”蕾蒙娜回答，她说得很慢，好像在回忆着关于这个话题的种种往事。“我听他说过两次。他说我母亲不是好人，我父亲也很坏。”眼泪顺着孩子的脸颊流了下来。

这会儿，夫人的正义感完全代替了平时的柔情。她抚摩着这个小孤儿——这是她从没做过的——带着一种给孩子留下深刻印象的认真劲儿说，“蕾蒙娜，千万别信这种话。”

胡安·卡说这种话是个坏人。他从来没有见过你父亲和你母亲，因此他一点儿也不认识他们。我跟你父亲很熟。他不是坏人。他是我的朋友，也是奥特格纳夫人的朋友；所以他才把你送给奥特格纳夫人的。因为她自己没有孩子。我想你母亲有许多孩子。”

“噢！”蕾蒙娜说，面对这新的情况，一时松了口气，原来她并不是被当作显示慈悲的礼物送给莫雷诺夫人，而是送给奥特格纳夫人的。“奥特格纳夫人很想要一个小女儿吗？”

“是的，确实很想，”夫人由衷地、热情地说，“她为没有孩子伤心了好些年呢。”

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在这阵沉默中，这颗孤独的心灵——与它的模模糊糊的若有所失和不公正的本能做斗争——有力地刺向了包围着它的疑惑，不一会儿，她喃喃自语似地说出一句话，使夫人大吃一惊，“我父亲为什么不先把我送给你呢，他知道你不要女儿吗？”

夫人一时语塞；随后她清醒过来，说，“你父亲对奥特格纳夫人比对我更熟。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当然，你有了费利佩就不会需要女儿了。”蕾蒙娜又说，丝毫不管夫人的回答，只顾按着自己原来询问的思路和反应说下去。“一个儿子比一个女儿重要；但大多数人都是又有儿子又有女儿，”她眼睛尖利地盯着夫人，看看她对这话会有什么反应。

但是这场谈话使夫人疲倦、不舒服。一提到费利佩，一种她不能爱蕾蒙娜的意识立即倏地一闪，传遍全身。“蕾蒙娜，”她坚定地说，“你还是个孩子，不明白这些事情。”

等你长大了，我会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关于你父亲和你母亲的情况全都告诉你。我知道得很少。在你刚两岁的时候，你父亲就死了。你要做的一切就是成为一个好孩子，做你的祷告，这样等萨尔别德拉神父来了，他会高兴的。要是你问些讨厌的问题，他会不高兴的。别再对我说这事。到适当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这是蕾蒙娜十岁时的事情。现在她已十九岁了。她再也没向夫人提起过这个犯禁的问题。她是个好孩子，认真做祷告，萨尔别德拉神父对她总是很满意，年复一年，对她越来越喜欢。但是夫人要告诉她关于她父亲和母亲的情况的那个适当时候还没到来。几乎每个早晨这姑娘都要想：“也许今天

她会告诉我了。”但她没有问。那天的那场谈话，每句话都像当时一样清晰地印在她的脑子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整整九年中，那种促使她问出“他知道你不要女儿吗”时的自信感每天都在她心里加深。

任何一个人，只要性格不像蕾蒙娜那么温和，准会被这种意识激怒，或者至少会心肠变硬。但蕾蒙娜不是这样。她从来没对自己把这事说出来。她接受了这个事实，就像那些生来畸形的人接受畸形所造成的痛苦和孤独一样，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下来，这种接受远远高出于听天由命，就像听天由命高出于心怀不满的牢骚一样。

从殖蒙娜的脸上、举止中或惯常的行动中，谁也看不出她曾经历过伤心或有过烦恼。

她脸色开朗，声音快乐，打人前走过总要欢快地招呼一声，不管对最高层的人还是对最底层的人，全都一样。她勤劳，不知疲倦，她在洛杉矶的圣心女修道院上过两年学，当时莫雷诺家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困境，但夫人作出了很大的个人牺牲，安排她去那里念书。

在修道院里，她赢得了所有修女们的喜爱，大家都习惯地称她为“有福的孩子”。她们把掌握的所有精巧的手艺都教给了她：织花边、绣花、画些简单的画，从书本里没有学到太多的东西，但足以使她热烈地爱上了诗歌和传奇故事。她没有认真学习或深思熟虑的禀性。她是个单纯、欢乐、温和、有依赖性、虔诚的姑娘，像在阳光里潺潺流淌的一股清澈的泉水，她的性格跟夫人截然不同，夫人的性格就像深不可测、惊涛骇浪中的暗流。

关于这些，蕾蒙娜只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有时候她还对夫人怀有一种温柔、伤心的同情感，这点她可不敢露出来，只有用加倍的勤劳、不知疲倦地努力完成家里的每一项工作来表示。她这样温和的忠诚，莫雷诺夫人也并非无动于衷，尽管她怎么也猜不到这种忠诚的缘由；但是，蕾蒙娜的这种忠诚并没有赢得夫人对她的新的重视，也没有使夫人加深对她的爱。

不过，对有个人来说，她的每一个谦和的举动、眼色、笑容，都不是白费的。这人就是费利佩。他为他母亲对蕾蒙娜这样缺乏感情一天比一天感到不解。谁也没有他清楚，她爱蕾蒙娜的时间有多短。费利佩知道得到莫雷诺夫人的爱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滋味。

但是，费利佩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懂得，有一件事最能惹他母亲生气，那就是表现出意识到她对待蕾蒙娜跟对待他不一样。早在他成人之前，他就养成了一种习惯：把他对自己的这位小伙伴的一切想法和感觉都埋藏在心里——这是一种危险的习惯，几年之后，从这个习惯中慢慢结出了苦果，采果人是夫人。

## 第四章

萨尔别德拉神父的到来，甚至比夫人所想的还要迟。一年没见，这老人变得虚弱了，现在他只要稍微定点路就累得不行。垮掉的不仅是他的身体。他的心也凉了，要是他走路时怀着希望和愉快的念头，那这几英里的路程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可他回想着那些悲伤的往事，以及更悲伤的期望——

——传教区的垮台，大批土地的丢失以及这片土地上不敬神的力量增长——使这段路程延长了许多，令人疲乏。美国政府关于传教区土地所作的最后决定，对他无疑是可怕的当头一棒。他曾虔诚地相信教会这大片土地最终无疑是会收复的。在圣巴巴拉方济各会修道院他家里的时候，他总要在斋戒的前夕守夜，跪在教堂里的石头小路上，从半夜直到黎明，长时间不停地祈祷，他常看见有幻象赐给他新的施与物，其中就有传教区的所有产业，它们恢复了旧日的光采和繁荣，又有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皈依门下。

人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这之后很久，他还要带着《圣经·旧约》里预言家的自信提起这些幻象，并声明这些肯定会变成现实，失望是一种罪恶。但是，随着年复一年他在全美东奔西簸，只见一个个传教区的建筑全都变成废墟，土地全被夺走，卖掉、再卖掉，被贪婪的投机商人居住；印第安的皈依宗教者全都不见了，被赶回了他们原来的荒野里，他的教会的崇高工作的最后一点痕迹也被迅速扫除，这时他的勇气动摇了，他的信心消失了。他的教会本身的行为和习惯的改变，也使他深感伤心。他是跟阿西西的弗朗西斯一样的方济各会修士。在他看来，该穿凉鞋的地方穿皮鞋，把捐来的钱用于旅行，尤其是脱下衣袍和僧衣，而去穿任何别的世俗的衣服，这些似乎都是邪恶。

自己穿着舒服的衣服，而有些人却没有衣服穿——这种人永远都有一——这在他看来，也是一种罪过，有了这种罪过，受到突然的、可怕的惩罚是不能叫冤枉的。修士们一次又一次送给他足以保暖的衣服，但都是徒劳；他总是把这些衣服送给第一个碰到的乞丐，至于食物，修道院的餐厅里常常一点儿不剩，全体修士们都饿肚子，要是这些物资不是小心藏匿、锁好的话，萨尔别德拉神父就会把它们全都送光。他很快变成了最带悲剧性、但又常常令人崇敬的形象，不仅是他自己的时代、而且是它的思想和理想中一个幸存下来的人。地球上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孤独了：这孤独里有流亡的艰辛，有最大程度地缺乏友爱的痛苦；但这孤独比这些艰辛、痛苦还要大得多，就连这些看来也只是孤独中的一小部分。

南加利福尼亚的春天，有许多时候就像仲夏似的，这天的下午就是这样的天气，萨尔别德拉神父带着上述那些念头走近了莫雷诺夫人家门口。杏仁树开过了花，这会儿已凋谢了；李树、桃树、梨树也都是这样。在结着这些果实的果园上空，是一片模模糊糊的绿色，颜色是那么的淡，简直就像覆盖在灰色上的一层阴影。柳树呈现出生动的嫩绿色，桔树林像月桂树一样黑鸦鸦、光闪闪。山谷两边波浪起伏似的群山全都被青葱的草木和鲜花覆盖着——无数低矮的开花植物，那样接近地面，以至它们的颜色彼此重叠，并与青草的绿色重叠，就像漂亮的羽衣上的羽毛相互重叠，并形成一种多变的颜色。

南加利福尼亚沿海群山的数不清的曲线，洼地和山脊使这春天的青翠更显得变幻无穷；大自然中，除了在阳光下闪烁着光彩的漂亮的金丝雀和五光十色的孔雀的脖子外，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与其媲美。

萨尔别德拉停下来好多回，凝视这美丽的景色。对方济各会的修士们来说，花儿总是珍贵的。圣徒弗朗西斯本人对一切用花做成的装饰品都是赞许的。他把花儿视为他的修士和修女，视为日、月、星辰——赞颂上帝的神圣合唱队的所有成员。

这位老人每次停下来之后，每次陶醉于那美丽的景色，吮吸了飘香的

空气之后，总要长叹一口气，垂下眼睛，继续迈开他那缓慢的步子，那样子看着真叫人难受。这块土地越美丽，那么知道它被教会丢失——外人的手来收获它的果实，在它上面建立新的习俗、法律——就越叫人伤心。从圣巴巴拉往内地，在每一个歇脚点，他都青见了新的标志树立了起来——农场开门了，城市发展了；美国人涌了进来，在各个方面从他们新的财产中获取利益。就因为这，他这一路上心事重重，并且在接近莫雷诺夫人家时，直觉得他是到了这个地区里天主教信仰的最后一个据点。

在离夫人家还有两英里时，他走下公路，踏上一条小道，他认出这是条穿过群山的捷径，几乎可以近三分之一路程。他有一年多没走这条路了。他发现这条路越走越不清楚，而且出现越来越多的野芥子，这时他自言自语道：“看样子今年谁也没走过这条路。”

他朝前走着，发现芥子越来越密。南加利福尼亚的野芥子就跟《新约全书》里所说的一样，空中的鸟儿可以在它的枝上休息。野芥子从地里钻出来，细细的秆儿，十几根并在一起也不过一英寸，它一个劲儿往上窜，一根细细的、笔直的嫩枝，五英尺、十英尺、二十英尺，展现出几百根美丽的羽毛似的枝桠，与周围的几百根枝桠纠缠在一起，最后就成了一张镂空织物似的解不开的网。然后它绽开更为美丽、更像羽毛和镂空织物似的黄花。那枝秆儿细小得可怜，呈暗绿色，在近处很不显眼，那一大片花儿就像飘浮在空中一般；有时看上去像金色的尘埃。在湛蓝色的天空映衬下（这是常见的景象），它看上去宛若金色的暴风雪。这种植物是暴君，是讨厌鬼——农夫的克星；它在一个季节里就会肆无忌惮地占据整片田地，一旦进来就永不出去；今年方一棵，明年成百万；要想把它从田里清除掉是不可能的。它那金色使人赏心悦目，其价值决不在口袋里的天然金块之下。

萨尔别德拉神父很快发现自己真正来到了这些柔软的枝桠的茂密之处，高过他的头，而且交错纠葛得那么厉害，他只好慢慢地、耐心地把它们分开——就像人家在分一束丝线一样——一步一步往前走。这真是一种想都意想不到的困境，倒也不无乐趣。神父要不是急于赶到目的地，他准会为自己在这金色的网子里穿行而感到悠然自得。突然，他听见了微弱的歌声。他停下脚步——凝神细听。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歌声慢慢地飘过来，显然来自他要去的那个方向。歌声不时地戛然而止，然后又响起来；似乎是受到突然而短暂的干扰，就如提问和回答一样。然后，神父从野芥子花丛中向前张望，只见芥子在摇摆、起伏，听见像是芥子被折断的声音。显然有人在对面像他一样陷入了芬芳的芥子丛中，踏上了这样的小路。歌声越来越近，依然很低，就像薄暮时画眉的啾鸣一样动听；芥子的枝桠摆动得越来越厉害；现在连轻微的脚步声也能听见了。萨尔别德拉如在梦境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的目光直视着前面金色迷蒙的花丛。又过了一会儿，他的耳边传来清晰的歌声，唱的是圣徒弗朗西斯那无可比拟的抒情曲《太阳颂》优美的第二段歌词：

“赞美你，哦，上帝，赞美你缔造的万物，尤其是我们的兄弟，太阳——它照亮了白昼，它的美丽和光辉使我们成为你的影子。”

“蕾蒙娜！”神父惊叫道，他那瘦削的双额高兴得泛起红光。“有福的孩子！”随着他的话音，她的脸蛋出现在一片飘摇的花丛里，她用双手轻轻地把花儿朝左右两边分开，打开一条小小的通道，她又像爬又像跳似地从那儿穿过。萨尔别德拉神父尽管年过八十，但看到这副情景，不由得加快了脚步。面对这种情景而无动于衷的人，无异于行尸走向。一片摇摆不定的金色衬托

着蕾蒙娜的脸，更使她那美丽的容颜流光溢彩。她的皮肤是橄榄色的，深浅恰到好处，有了这样的肤色打底，皮肤很丰润而又不显得黝黑。

她的头发像她的印第安母亲；浓密乌黑，而她的眼睛则像她父亲一样湛蓝。只有离蕾蒙娜很近的人才知道她的眼睛是蓝色的，因为乌黑的眉毛和又长又黑的睫毛把眼睛遮得密密实实，使它们看起来像黑夜一样黑。就在萨尔别德拉神父看见蕾蒙娜的脸蛋的一刹那间，蕾蒙娜也看见了他，并高兴地叫了起来，“啊，神父，我知道你会打这条路来，有迹象告诉我你近在眼前！”她朝前跳跃，在他面前跪了下来，低下头来请他祝福。他默默地把手放在她的前额上。一时间他不知该对她说什么好。她一直依靠着这位虔诚的老修士，她从那一大片金色花丛中向前跳跃时，阳光照射着她光裸的脑袋，她双颊鲜红，眼睛闪光，与其说她像小时候被他抱过的肉体凡胎的小丫头，倒不如说更像天使或圣徒的幻象。

“我们一直在等你，等你，哦，等得好久哟，神父！”她说，站了起来。

“我们开始担心你也许生病了呢。已经去叫剪毛手了，今天晚上就到，所以我很把握地感觉到你就要来了。我知道圣母会及时地带你来，在小教堂里主持第一个早晨的弥撒。”

修士苦笑笑。“闺女，像你这么虔诚的人多几个就好了，”他说。“家里一切都好吗？”

“是的，神父，一切都好，”她回答说。“费利佩在发烧；但现在已经起床了，这十天来，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等待你的到来。”

蕾蒙娜真想说出实话——“焦急地等着剪羊毛，”但及时纠正了自己。

“夫人呢？”神父问道。

“她很好，”蕾蒙娜温和地说，但声音略有改变——非常轻微，几乎难以察觉；但是一个精明的旁观者总会发现，每当她提到莫雷诺夫人时声音就会两样。“那你呢——你自己好吗，神父？”她深情地问道，那双敏锐、爱抚的眼睛看出这老人走路时多虚弱，而且他手里拿着她以前从没见他拿过的东西——一根结实的棍子，为了使自己步子稳健……“你徒步走这么长的路，肯定非常累了。”

“噢，蕾蒙娜，我是累了，”他答道。“年龄不饶人啊，这地方我是来一回少一回了。”

“哦，别这么说，神父，”蕾蒙娜叫道；“如果你走路太累，可以骑马呀。那天夫人还说，她想送给你一匹马，但愿你能接受；让你徒步走这么长的路太不应该了。你知道我们有几百匹马。一匹马算不了什么，”她又说，看见神父在慢慢地摇头。

“不，”他说，“不是这回事。我不能拒绝夫人手里的任何东西，但徒步走路是我们的教规。我们必须劳动筋骨。看看我们这个地区可敬的大师，胡尼佩罗神父，他在年过八十之后，还徒步从圣迭戈走到蒙特里，而且自始至终脚上还带着出脓的溃疡，大多数人都会为了这溃疡而躺在床上，让人来为他们治疗。现在有一种时尚，修士们都舒舒服服地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这可是一种罪过。我再也不能轻快地走路了，但我一定要走得更勤。”

他们边说边慢慢往前走，蕾蒙娜稍微在前面一点，优雅地按倒芥子枝桠，把它们按得很低，直到神父跟上她的脚步。他们走出芥子丛时，她笑呵呵地叫道，“费利佩在那边的柳树林里。我告诉过他，我来接你，他还笑我呐。现在他该知道我是对的了。”

费利佩听见了说话的声音，颇感惊奇地抬起头来，看见了蕾蒙娜和神父迎面而来。

他扔掉了正在割柳枝的刀子，急切地朝他们奔去，像蕾蒙娜刚才一样，在神父面前跪下，接受他的祝福。他跪在那里，风吹乱了他额上的头发，他抬起褐色的大眼睛，带着温柔的敬意，以真挚的表示欢迎的神情，望着神父的脸，蕾蒙娜暗自思忖——她自从成为大姑娘以来好几百次地这么思忖过——“费利佩多漂亮啊！怪不得夫人那么爱他！要是我有他那么漂亮，她会更爱我的。”从来没有一个孩子会像蕾蒙娜似的到现在还没意识到自己有多美丽。随便什么人用语言或神色向她表示倾慕。她都只当是人家的好心和善意。

她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很不喜欢。她拿自己笔直、乌黑、浓密的眉毛跟费利佩那弯曲的、精心描画的眉毛相比，觉得自己的丑陋不堪。她的润静、温和的表情，在她看来似乎是一种傻相。“费利佩看上去那么聪明！”她想，她注意到他的脸上的表情千变万化，在相连的两个瞬间里永远不会一个样。“没有谁比得上费利佩。”当他那褐色的眼睛凝视她——它们时常这样——目光久久不移开时，她也坚定地回视着他，目光射进他那天鹅绒似的眼睛深处，那目光强烈而又显得心不在焉，使费利佩大惑不解。两年来，正是这神色，远远超过任何别的东西，使费利佩舌头打结，无论怎样也不敢向蕾蒙娜倾吐从他记事起就已萌生的满腹爱慕之情。做孩子时他曾毫不迟疑、毫无意识地倾述过；但成年后却发现自己突然害怕起来。“当她的目光这样射进我的眼睛时，她在想什么呢？”他不得其解。要是他知道她通常想的事情只不过是：“褐色眼睛要比蓝眼睛漂亮多少啊！”

要是我的眼睛颜色跟费利佩一样多好啊！”要是费利佩知道她想的只不过是这个的话，他也许会觉察到某种使他避免伤心的东西，如果他知道的话，那么一个姑娘这样看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就很难使这姑娘像个情人一样来看他。但是作为一个情人，费利佩看不到这一点。他看见的只是使他困惑、使他踌躇。

他们走近屋子时，蕾蒙娜看见玛加丽塔站在花园大门前。她手里拿着一件白色的东西，低头看着它，可怜巴巴地哭着。她发现了蕾蒙娜，急切地跳上前来，随后又退了回去，无声地跟蕾蒙娜作着伤心的手势。她的整个儿神态是悲伤的，在向蕾蒙娜发出哀求。

在所有的女人们中，玛加丽塔是蕾蒙娜最喜爱的一个。尽管她们年龄相仿，却是玛加丽塔第一个照料管蒙娜的；保姆和她的看护对象一块儿玩耍，一块儿长大，一块儿成为大姑娘，现在，尽管玛加丽塔从不利用这层关系，对蕾蒙娜也是育必称小姐，但她们还是像朋友而不像主仆。

“对不起，神父，”蕾蒙娜说。“我看玛加丽塔在那里遇上麻烦了。我让费利佩陪你进屋里去。过一会儿我再来陪你。”吻了他的手，飞也似地越过大田，到花园那儿去。

役等她赶到，玛加丽塔已将东西扔到了地上，双手捂着脸。她脚边是一块脏不拉唧、皱巴巴的亚麻布。

“这是什么？出什么事了，玛加丽塔？”蕾蒙娜用带感情的西班牙语叫道。玛加丽塔的回答是把捂着眼睛的一只湿手拿下来，绝望地指着那块皱巴巴的亚麻布。她抽噎得说不出话来，又用双手捂住了脸。

蕾蒙娜弯下腰去，拎起亚麻布一角。她不由自主地惊叫了一声，玛加丽塔一听抽噎得更厉害了，她喘着气儿说，“是的，小姐，这块布彻底毁了！”

再也无法补了，明天早上做弥撒时就要用呢。我看见神父和你并肩而来时，我向圣母祷告，让我死掉算了。夫人决不会放过我。”

这情景确实够惨的。那块白色的圣坛罩布，莫雷诺夫人亲手将它坚固的正面做成墨西哥式的漂亮的镂空织物，她将正面的一部分线抽掉，把剩下的部分缝成精致的图形，从玛加丽塔和蕾蒙娜记事起，每逢做弥撒时，这块布就罩在圣坛上。现在这块布扔在地上，撕了个口子，脏不拉脚的，好像在泥泞的荆棘地里拖过似的！蕾蒙娜吓呆了，她默默地把布打开，举起来。“怎么搞的，玛加丽塔？”她悄悄地问，胆战心惊地朝房子那儿瞥了一眼。

“哦，没有比这再糟的了，小姐！”姑娘抽噎着说。“没有比这再糟的了！要不是为了这，我不会这么害怕。如果是由任何别的原因而造成这样的事，夫人也许还会放过我；但她现在决不会放过我。我就是死也不愿去告诉她，”她浑身都在发抖。

“别哭了，玛加丽塔！”蕾蒙娜板着脸说，“把一切都告诉我。看来事情还不太糟。”

我想我能把它补好。”

“哦，圣徒保佑你，”玛加丽塔叫道，第一次抬起头来。“你真的认为你能补好吗，小姐？如果你能把镂空图案补好，我这后半辈子永远跪着为你祈祷！”

蕾蒙娜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你还是站着能更好地服侍我，”她欢快地说；玛加丽塔也破涕而笑。她们毕竟都还年轻。

“哦，可是小姐，”玛加丽塔又露出了哭腔，泪水重新流了下来，“没有时间了！”

一定得在今天晚上洗好、烫平，明天早上做弥撒要用呢，可我还得去帮着做晚饭。阿尼塔和罗莎都病倒在床上，你知道，玛丽娅出门去了，一个星期才能回来。夫人说要是神父今天晚上来，我一定得帮妈妈的忙，并且得伺候神父吃饭。这事情没办法。我这会儿正准备把圣坛罩布拿去熨一下，结果就发现——这么——是在洋药地里，上尉，那畜生，把这罩布在去年割掉的洋药地的尖茬儿上拖来拖去。”

“在洋药地里！”蕾蒙娜叫道。“罩布怎么会到那儿去的呀？”

“哦，小姐，所以我说夫人绝对不会放过我。她警告过我好多口，不准我把任何东西晾在那里的栅栏上；要是她两天前第一次吩咐我洗罩布的时候，我马上去洗，那就没事了。但我当时忘记了，直到今天下午才想起来，院子里没有太阳，晒不干，你知道洋药地里太阳多好，我在栅栏上挂了一根结实的绳子，这样木片就不会戳碎罩布；我一直守在那里，只离开了不到半小时，跟卢易戈讲了几句话，那里又没有风；我想肯定是圣徒惩罚我不忠于职守，才招它弄到了地上。”

这当儿蕾蒙娜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抚平被撕碎的地方。“看来还不太糟，”她说；“要不是时间急促，补起来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我要尽力而为，明天不至于露出破绽，等神父走后，我再从容地重新补过，把它整治得跟新的一样。我想我能在天黑前把它补好、洗净，”她看了一眼太阳。“哦，不错，离天黑还有整整三小时呢。我能办到。”

你把熨铁放在火上，烧热了，等罩布稍微有点干后就熨起来。你瞧吧，保证看不出一丁点儿出过事的样子。”

“夫人会知道吗？”可怜的玛加丽塔问道，现在她总算平静、放心了，

但仍旧怕得要命。

蕾蒙娜沉着目光直视着玛加丽塔的脸。“要是骗过了她，你不会感到丝毫的高兴吧，你是不是这么认为？”她严肃地问道。

“哦，小姐，是不是等它补好之后？是不是真的一点也看不出补过的痕迹？”姑娘恳求道。

“我会亲自告诉她，补好之后再说，”蕾蒙娜说；但她没有笑。

“啊，小姐，”玛加丽塔哀求道，“你不知道要是夫人生起什么人的气来是什么滋味。”

“没有比自己得罪自己的本性更糟了，”蕾蒙娜反驳道，她把罩布卷起来夹在腋下迅速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也算玛加丽塔走运蕾蒙娜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人。夫人在走廊石阶下欢迎萨尔别德拉神父，随后立即将自己和神父关在了房间里。她有许多话要对他说——关于她要他帮忙、请他出主意的事情，她还想向他打听教会乃至全地区的事务。

费利佩马上去找胡安·卡尼托，看看如果第二天剪毛手们准时到达的话，剪羊毛的准备工作是否都做好了；剪毛手们很有可能今天日落时赶到，费利佩想，因为他曾私下里命令他的信差尽可能快赶，并要让那些印第安人明白，费利佩家剪羊毛的活儿十万火急，他们可别在路上浪费时间。

夫人在确切地得知神父的行动之前，就同意派信差去催剪毛人，这在她可是极大的让步。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什么消息传来，就连她也觉得剪羊毛的事情不能再拖了，或者如胡安·卡尼托所说，“永远拖下去”了。神父也许病了；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很可能过好多个星期才能知道，他访问的这些偏僻的地方之间的通讯工具相当匮乏。

所以才派信差去叫但墨库拉的剪毛手，夫人对这种不便也束手无策；然而，她每天清晨和晚上虔诚地祷告，偶尔大白天也祷告，但愿神父能比印第安人们先到。难怪这天下午——印第安人最早也就可能是在这天赶到——当她看见他倚着她的费利佩的臂膀，踏上花园小径时，她一面欢快地迎接她敬爱的朋友和听她忏悔的人，一面得意洋洋地感觉到，圣徒到底听见了她的祷告。

厨房里一片忙乱。家里来了任何客人，对厨房里来说，都是一种罕见的活动的征兆——就连萨尔别德拉神父的到来也是如此，尽管用老玛达的话说，他从来就不知道汤里有没有五香肉丸于，而对她说来，这是对美味的肉食品的最最极端的漠视。“但是如果他不知道，他可以看看呀，”她说；她为自己和主人感到骄傲的是，每有客人上门，她总要倾其食品库所有，端上一盘又一盘的美味佳肴。她突然过分地挑剔起将要放进牛肉锅里的卷心菜的形与色来，并且倒掉了整整一锅米饭，因为玛加丽塔只放了一颗葱头而不是两颗。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为神父做饭要放两颗葱头，你忘了吗？”她叫道。“这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像他这样的老人，这也真够可怜的。这使他没有血色。他现在应该吃美味的牛肉。”

餐室在厨房这边的院子对面，餐室和厨房之间不断地有小差童出来进去。每个孩子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在任何一个准备饭食的时候得到允许，去搬盘子。但在搬盘子的过程中，他们偶尔能从朝走廊打开的餐室门口看一眼陌生人和客人，他们那不安生的竞争心理就变得难以控制了。可怜的玛加丽塔，自己心里藏着忧虑，又加上这额外的帮厨和摆饭桌的任务，还得约束和照看

手下这支小小的志愿军，她几乎快要疯了；不过，还没真疯，她还记得并抓了个空档在厨房里拿了一支蜡烛，跑到自己的房间里，把它放在保拉的弗朗西斯圣徒像面前，急促地轻声做了一遍祷告，祝愿那块罩布能补得像新的一样。

下午过去之前她有好几口抽空跪倒在圣徒像的脚下，一遍遍念诵她那傻乎乎的简短的诗词。一个人为使撕碎的圣坛罩布整治一新而作祷告，我们可以肯定这篇诗词一定是傻乎乎的、简短的。但是很难说求圣徒保佑补好罩布跟求圣徒下雨或保佑病人康复之间有什么不同。古老的俄谚说得好，当人们向上帝祷告时，他们通常所求都是二加二不等于四。

不祷告的人同样得到怜悯。只是想到圣徒弗朗西斯脚下的那支蜡烛，才使玛加丽塔在焦虑和忧郁中度过这个下午和傍晚。

晚饭终于准备好了——桌子中央放着一大盘五香牛肉烧卷心菜；一锅浓汤，汤里放着五香牛肉丸和红辣椒；两只装得满满的陶瓷盘子，一盘装的煮米饭和葱头，另一盘装的是美味的 frijoles（炒豆），墨西哥人都非常爱吃这种炒豆；刻花玻璃碟子里装满热腾腾的炖梨或者蜜椴椴、葡萄冻；一盘盘各种各样的冰糕；还有一只冒热气的银茶水壶，飘出一阵茶香，这样的茶叶整个加利福尼亚从没见过人买过或卖过，这是夫人的一种奢侈和爱好。

“蕾蒙娜在哪里？”夫人走进餐室时，惊奇而生气地问道。“玛加丽塔，去告诉小姐说我们在等她。”

玛加丽塔浑身颤抖，满脸通红，朝门口走去。“现在会出什么事呢！哦，圣徒弗朗西斯，”她暗暗做着祷告，“帮我们这回忙吧！”

“等一等，”费利佩说。“别去叫蕾蒙娜小姐了。”然后转向他母亲，“蕾蒙娜不能来。她不在家里。她得为明天作准备，”他说；他意味深长地青着他母亲，又说，“我们不用等她。”

夫人大惑不解，机械地在桌首坐下说，“但是——费利佩看见她想提问题，打断她说：“我刚刚跟她说过话。她不能来；”并转向萨尔别德拉神父，立即跟他交谈起来，莫名其妙的夫人只好尽力克制住没有得到满足的好奇心。

玛加丽塔露出无限感激的表情看着费利佩，费利佩没有留意，而且丝毫也不会明白；因为蕾蒙娜一点也没把这件祸事透露给他。她看见他在自己的窗底下，便小心地叫住了他，说：“亲爱的费利佩，你能不能让我免掉这顿晚饭？圣坛罩于出了大岔子，我一定得把它补好、洗净，离天黑没多少时间了。别让他们来叫我；我要到溪边去，他们找不到我，你母亲会生气的。”

蕾蒙娜这个招呼打得太聪明了，它成了一切与圣坛罩于有关的问题的救星。罩布撕裂得不像她担心的那么严重；日光照着她熟练地补好了最后一针；就在红色的落日余辉穿过柳树林照到花园边时，蕾蒙娜从花园飞奔到溪边，跪在青草上，把罩布浸到了河水里。

她洗着圣坛罩，她的匆忙、她的忧虑，使她两颊绯红。她从花园奔来时，发梳掉了，长发垂到腰际。她只是停下来，捡起发梳，塞进口袋里，又继续往前跑，天色即将暗下来，那时她就看不清罩布上的污渍，要想除掉污渍而又不磨损罩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她的头发乱蓬蓬的，袖子松松地卷到肩膀上，紧迫的任务使她脸泛红光，她把腰弯得低低的，伏在石块上，把圣坛罩浸在河水里，拎起来，急切地拧干，随后又浸入水里。

落日余辉嬉弄着她的头发，好像给她罩上一个光环；这儿整个地方红光灿灿，她的脸庞被照得美妙绝伦。一个声音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抬起头来。在西边赤日炎炎的天空映衬下，一个个风尘仆仆的黑色人影儿正朝山谷下面走来。那是印第安人剪毛队。他们向左转弯，朝羊栏和工棚走去。但其中有一个人蕾蒙娜没有看见。他躲在一棵大柳树后面——离蕾蒙娜跪着的地方有几杆远——在那儿站了几分钟。他是亚历山德罗，巴勃罗·阿西斯的儿子，剪毛队队长。他慢慢地走在伙伴们的前面，感到有一道光刺向他的眼睛，就像拿镜子对着太阳折射出来的光一样。那是蕾蒙娜跪着的地方，红色的阳光从闪烁的水面折射出来。与此同时，他看见了蕾蒙娜。

coc1 杆是度量单位，一杆等于 5.5 码。coc2

他停了下来，就像树林里的野生动物听见声响而停下来一样；凝视着，突然离开他的伙伴们，他们还在往前走，没有注意到他的失踪。他小心翼翼地朝前挪了几步，躲到了一棵扭曲的老柳树后面，从那儿他可以不被人察觉地凝视那美丽的幻象——那姑娘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幻象。

他凝视着，似乎魂不守舍，不知不觉地说出了声：“天哪！我该怎么办！”

## 第五章

萨尔别德拉每次来莫雷诺夫人家，总是睡东南角上的那个房间。房间朝南、朝东各有一扇窗子。每逢天空出现黎明的第一道曙光，这房间的东窗就像被火点燃一样。神父通常总要做好多个小时的祷告，因此总是守候着这幅景象。每当第一道曙光照进窗子，他就把窗子打开，光裸着脑袋站在那里，唱起动人的日出颂，所有虔诚的墨西哥人家都会唱这支歌。这是一个美好的习惯，还没有完全被摒弃。迎着第一道黎明的曙光，家里最年长的人就起床，唱起家里人熟悉的颂歌。听到歌声的人都有义务立即起床，或者至少要从床上坐起来，加入歌唱。不一会儿全家就都唱了起来，欢快的歌声传出屋子，就像黎明时分田野里的鸟鸣声一样。这些颂歌通常总是献给圣母或这天的圣徒的祷词，曲调优美、简朴。

那天早晨，守候黎明的除了萨尔别德拉神父之外，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亚历山德罗，从半夜起，他就心神不宁地四处闲逛，最后在溪边的柳树下坐了下来，昨天傍晚他就是在这儿看见蕾蒙娜的。他还记得去年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莫雷诺夫人牧场上剪羊毛时，她们的这个唱日出颂的习惯，当时他偶然中知道神父睡在东南角的房间里。从他坐着的地方，可以看见这个房间的南窗。他还看得见东方低矮的地平线，那里已隐约现出一道光线。天空像块琥珀；天顶里还有几颗星星忽隐忽现。万籁俱寂。这是一个难得的时刻，人们可以轻易地意识到地球在宇宙间无声地旋转。这点亚历山德罗不懂；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地球是转动的。他认为太阳在上升，而地球一动不动——这是一种信念，就其本身而言，跟另外一种信念一样崇高，一样动人：人们早在发现太阳是不动的之前，就崇拜起它了。在这黎明时的神奇景象面前，哪怕最虔诚的、对天体现象如数家珍的天文学家，也不会比这个头脑单纯、没有文化的年轻人更加欣喜。

他的目光从那逐渐明亮的地平线移到这幢房子的窗户，房子依然笼罩

在黑暗之中，一片静谧。“她的窗子在哪里？等歌声响起她会不会把窗子打开？”他想。“是不是在房子的这一边呢？她是谁？去年她不在这里。圣徒啊，可看见过这么漂亮的人！”

最后，红色的阳光普照草坪。亚历山德罗跳了起来。紧接着萨尔别德拉神父推开了他的南窗，探出身子，头罩脱掉，稀疏的灰发向后飘动，他用微弱但不失优美的嗓音唱了起来——

“哦，美丽的女王，

天堂的公主。”没等他把第二句唱完，就有五六条嗓子跟着唱起来——住在走廊西头、花园后面房间里的夫人，旁边房间里的费利佩；再旁边房间里的蕾蒙娜；还有已经开始在两边厢房里忙活的玛加丽塔和其他佣人。高亢的歌声唤醒了金丝雀、燕雀和走廊屋顶里的朱顶雀。这屋顶的瓦片铺在一捆捆的锐点草上，朱顶雀就喜欢把窝筑在那里面。

屋顶里充满它们的生机——几十个，不，几百个，像小鸡一样温顺；它们那细小、颤抖的喊喳声就像无数小提琴的琴弦声。

“黎明时的歌手

来自高高的天堂

在一切地区的人类之上，

我们也高兴地歌唱，”

歌声延荡，一个段落结束了，鸟鸣连续。随后男人的声音加入进来——胡安和卢易戈，还有其他十来个人，慢慢地从羊栏那里走来。这是一首人人熟悉、个个喜爱的颂歌。

“来吧，哦，罪人，

来吧，我们要唱

温柔的颂歌

唱给我们的庇护人，”

这是合唱部分，这首颂歌共有五段，每一段之后就要重复一遍合唱。

亚历山德罗也很熟悉这首颂歌。他的父亲，巴勃罗酋长，在圣路易斯雷伊传教区兴旺期的最后几年里，曾担任过合唱队的头，并且随身带走了许多旧的合唱曲。其中有些曲子是他亲手写在羊皮纸上的。他不仅歌唱得好，而且拉得一手好提琴。任何一个传教区里都没有圣路易斯雷伊这样一个优秀的弦乐队。佩雷神父由衷地喜欢音乐，对于他管理下的新入教者，只要在音乐方面有那么一点儿特殊才能，他都不遗余力地加以培养。

自从传教区解散后，巴勃罗酋长带着他的一小队印第安人，在坦墨库拉定居，并且尽其力所能及地保持往日的宗教仪式。坦墨库拉印第安人小教堂里的乐曲声使所有听到的人惊讶。

亚历山德罗继承了乃父对音乐的爱好和才能，熟记所有往日的传教区音乐。这首唱给

“美丽的女王，

天堂的公主。”的颂歌是他特别喜欢的一首；他听着一段又一段的歌声响起，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歌喉。

一听到这陌生、雄浑的嗓音，蕾蒙娜的歌声戛然而止，她惊讶地一把推开窗子，探出身去，急切地朝四处打量，想看看唱歌的人到底是谁。亚历山德罗看见了她，不唱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是在做梦吗？”蕾蒙娜心想，缩回头去，又唱了起

来。

在这首合唱曲的下一段里，那雄浑的男中音又响了起来。他的歌声似乎在所有其他的声音下面漂浮，承受着其他的声音，就像巨浪载着一条船似的。蕾蒙娜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费利佩有一个优美的男高音，她喜欢跟他一起唱，或听他唱；但这——这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声音。蕾蒙娜感觉到它的音符里有一种近乎痛苦的尖利的震撼人心的力量直刺她的心房。这首歌唱完后，她热切地倾听着，希望萨尔别德拉神父会像往常一样，唱起第二首颂歌，但今天早上他却没这么做；该做的事情太多了；每个人都急着准备干活：窗子关上，房门打开；四面八方开始传来各种各样的声音、命令、询问、回答。太阳升起了，阳光洒满整个牧场，一个繁忙的工作日开始了。

玛加丽塔跑去打开小教堂上的门锁，只见雪白的圣坛罩布已经放好，至少从门口看上去跟新的一样，玛加丽塔打心底里感激圣徒弗朗西斯和蕾蒙娜小姐。

印第安人和牧羊人，以及各色劳力，都来到了小教堂。夫人头上紧紧地扎着她最好的黑色绸手帕，两端垂在脸颊两边，青上去就像亚西利亚女祭司，一步步走下走廊台阶，费利佩在她旁边；蕾蒙娜出现之前萨尔别德拉神父已进了教堂，随后亚历山德罗来到柳树林他的优越的观察所，坐立不安。

蕾蒙如手捧一只装满截子的高银坛走出房门。她花了好多天来采集和收藏这些东西。

只有在一条岩石峡谷的某个地方才生长这些东西，因此很难找到。

她从走廊台阶下来，刚踏到地面上，亚历山德罗便慢慢地踏上花园小径，面对着她。

她看着他的眼睛，不知为什么，心里想道，“这一定是那个唱歌的印第安人。”她向右转弯，进了小教堂，亚历山德罗匆匆跟着她，在教堂门口的石板上跪了下来。这样她从教堂出来时，他就会离她很近。他在门口朝里望去，只见她在教堂走廊里轻快地走到读经桌前，把藏于放上去，然后与费利佩并肩在圣坛前跪下。费利佩转向她，面露微笑，好像给她递了个神秘的眼色。

“啊，费利佩先生结婚了。她是他的妻子，”亚历山德罗心想，一种奇怪的痛苦感攫住了他。他没去细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才二十一岁。他从没过多考虑女人的事。坦墨库拉村里他的乡亲们说，他是个冷漠的小伙子，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他念书识字造成的，念书识字一向就是坏事。巴勃罗酋长一心想把他的儿子培养成白人一样，这对他丝毫没有好处。要是神父们能留下来，传教区的生活能继续下去，哦，那么亚历山德罗就会像他父亲从前一样为神父们效劳。巴勃罗是佩雷神父在传教区的左右手；负责保管所有牧牛经营上的帐目；付工资；每月经手好几千块金币。不过那是在“太平盛世”里，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美国人除了让印第安人耕地、播种、牧牛外，别的什么也不会让他们干。而干那些活，根本用不着能读会写。

甚至巴勃罗有时候也怀疑，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教给亚历山德罗是否明智。在他的种族里，巴勃罗是个聪明的、有远见的人。他预见到来自各方的对他的人民的威胁。

佩雷神父在出国前曾对他说：“巴勃罗，你的人民会被像羊群一样赶进屠宰场，除非你让他们团结在一起。让他们紧紧抱成团；把他们组织成一个村庄；让他们干活，最要紧的是，要与白人和睦相处。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巴勃罗尽了最大的力量遵从佩雷神父的嘱咐。他为他的人民树立了一个克勤克俭的榜样，他在田里辛勤劳作，细心照料牛群。他在自己的小村子里造了个小教堂，在那里保持着种种宗教仪式。每逢与白人发生纠葛，或听到有关他们的传言，他都要挨家挨户地上门敦促、劝说、命令他的人保持和睦。有一回南部有个印第安部落暴乱，有那么几天形势看上去就像整个印第安人要爆发一场战争似的，他把他的大多数人，男女老幼，赶着牛羊，迁移到了洛杉矶，在那里安营扎寨，住了几天，这样万一白人动起怒来，他们就可以为自己辩白。

但是他的苦心没有得到酬报。他的人与白人的接触日趋频繁，他看见白人赢了土地，肯定是他的人输的，他的忧虑加深了。坦墨库拉山谷的墨西哥主人，佩雷神父的朋友，也是巴勃罗的好朋友，因为看不惯加利福尼亚的情景，回墨西哥去了，听说已经奄奄一息。这人曾向巴勃罗许诺，说他和他的人可以永远不受侵扰地住在这山谷里，这个诺言便是巴勃罗所拥有的唯一关于山谷土地的地契。在那人许诺的那些日子里，有这个诺言就足够了。印第安人土地的界线勘察过了，并被标上了地产图。任何一个墨西哥大地主都是这么划定印第安人家庭或村庄的土地的，谁也没有失信过。

但是巴勃罗听到了传说，使他深感不安，传说他们这样的口头诺言和划定的地界就要被视为无效了，对于收买转让权的人没有束缚作用。他聪明得很，知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和他的人就都完了。他把这一切困惑和担心都告诉了亚历山德罗；父子俩忧心忡忡地在一起度过了好几个小时，在村子里来口转悠，或者坐在他们那小屋子的前面，商量着对策。商量的结果总是一样的：长叹一声，说，“我们一定得等待，我们毫无办法。”

难怪在村子里那些更无知、没头脑的小伙子和女人们眼里，亚历山德罗似乎是个冷漠的孩子。他变得少年老成了。他心底里承受了别人不知道的重担。只要麦田长势良好，没有旱灾，马和羊在山上有丰裕的好牧场，坦墨库拉村民们就会高兴，一天天干着他们简单的日常活儿，日落时玩耍，整夜高枕无忧。但亚历山德罗和他父亲看得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个，亚历山德罗才至今没想过女人和关于恋爱的事；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事实，即使他受的教育再少，但也足以在他和村里的姑娘们之间筑起一道屏障，这点他不知不觉地意识到了。如果她们中的任何一位在他神经里激起一阵迅速、温暖的幻觉，他发现自己就会，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马上将它除掉。要说跳舞、游戏、或友好交谈、或进山捡株果，或到沼泽地里割草、割芦苇，他都是她们的好伙伴，她们也是他的好伙伴；但他从没想过娶她们中的任何一位做他的妻子。对他来说，对未来的展望已被各种各样的思虑塞满，根本没有梦想爱情的余地一种意图和一种担心充溢了他的脑子——这意图是做他父亲的好继承人，因为现在巴勃罗已经老了，而且很虚弱；担心的是，流亡和毁灭正等着他们大伙。

那天晚上，就是他第一次看见蕾蒙娜跪在溪边的时候，他一个人走在他的伙伴们前面，一直在想着这些事情。亚历山德罗似乎觉得，在昨天那个时候和现在这个时候之间对他来说，一定发生了什么奇迹。那些意图和担心全都消失了。一张脸庞代替了它们；一种隐隐约约的奇异的感觉、痛苦、欣喜、他不知道是什么，充溢了他的脑子，使他困惑不解。如果他是个世俗所谓的文明人，他立刻就会明白，并会悠闲地权衡、分析、反思他的感觉。但他不是个文明人；他只能用他纯朴、原始、没有受过教育的本能和冲动来承

受目前的处境。如果蕾蒙娜是他的亲人或他的种族中的姑娘，他就会像铁碰到磁铁那样快地接近她。但现在，即使他只是把她想象成那样的人，在他看来，她也会像晨星那样远离他，早晨他就是在那星光下守候着，希望能在她的窗口一睹她的丰采。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去想她。就连那样也是不可能的。他只是跪在小教堂门外的石板上，机械地和别人一起重复着祷词，等待她的重新出现。现在，他已毫不怀疑她是费利佩先生的妻子；但他仍然希望跪在那里，直到她出来，这样他能再看看她的脸庞。他的意图、担心、希望，这一切现在都缩小到了这样的地步——只要再见她一面。开化到这样的程度，他从未这样崇拜过一个女人。他觉得这场弥撒好像没完没了似的。到后来，他几乎忘了唱歌；随后，在最后一段颂歌快结束时，他突然想起了起来，那清澈深沉的男低音雷鸣般响了起来，像以前一样，犹如滚滚向前的巨浪低沉的涛声。

蕾蒙娜听见第一个音符，又感到先前一样的震颤。她跟亚历山德罗一样是个天生的音乐家。她站了起来，悄悄地对费利佩说：“费利佩，去找一找那个嗓音优美的印第安人，他是谁呀，我从没听过这样的声音。”

“哦，那是亚历山德罗，”费利佩答道，“老巴勃罗的儿子。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两年前海唱过歌你不记得了吗？”

“那时我不在这儿，”蕾蒙娜答道，“你忘了。”

“啊，对，那时你出门去了；我真忘了，”费利佩说。“嗯，那时他在这里。大家选他当了剪毛队队长，虽说他只有二十一岁，他把手下人管理得妥贴极了。他们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省下来，带回家去，以前我可从不知道他们做过这种事。那时萨尔别德拉神父也在这里，这事也许跟他有点关系；但我想跟亚历山德罗同样有关。他小提琴拉得好极了。但愿他这次随身把琴带来了。他拉的是圣路易斯雷伊旧时的乐曲。他父亲是他们的乐队指挥。”

蕾蒙娜高兴得眼睛发亮。“你母亲喜欢让他拉琴吗？”她问道。

费利佩点点头。“我们今天晚上就请他到走廊上来拉琴，”他说。

就在他们这么小声交谈的时候，教堂里的人已经走空，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全都急匆匆出去忙这天的活儿了。亚历山德罗大着胆子倚在门口，尽量拖延着时间，这时胡安·卡尼托回头一看，失声叫了起来：“你在那里呆看什么呀，你，亚历山德罗！快，让你的人开始干活。这次剪羊毛已经等了快一个仲夏了，我们要尽量加快工作。你有没有把你最好的剪毛手带来？”

“噢，我带来了，”亚历山德罗答道；“他们每个人一天都能剪一百头羊。整个圣迭戈找不出我们这样的剪毛队；而且我们剪起来羊身上不带出血的；你等着瞧吧，羊身两边连个擦伤都看不见。”

“哼，”胡安·卡反驳道。“要是连血都会剪出来，那样的剪毛手也太可怜了。我年轻的时候剪过上千头羊儿，羊身上连个红印子也不带见的。不过墨西哥人向来是以出好剪毛手出名的。”

胡安在说到“墨西哥人”这几个字时引人反感的加重语气没有逃过亚历山德罗的耳朵。“我们印第安人也一样，”他回答说，心平气和，没有露出丝毫生气的样子；“但是说到这些美国人么，那天我看见一个美国人在干活，那个叫洛马克斯的人，他住在坦墨库拉附近，我敢打赌，胡安·卡，那儿不是个剪羊毛的地方，简直就是个屠宰场。那些可怜的小羊羔儿满身流血，走起来一瘸一拐。”

亚历山德罗这么偏傲不恭，认为在剪毛术上，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一样高明，而胡安一时却无言以对，于是他大为恼火地又“哼”了一声，走开了，他走得很快，没有注意到亚历山德罗脸上露出的笑容，要不他准会更加恼火的。

剪毛棚和剪毛场里一片忙乱。剪毛棚造得像个难看的大凉亭，——一座又长又窄的建筑，六十英尺长、二三十英尺宽，上面是全质，四周是柱子；没有墙；支撑物是细长、毛糙的柱子，间距大得不能再大，支撑着棚顶，棚顶是用毛糙的板条搭的，稀稀疏疏地搁在一根根横梁上，剪毛棚的三面是羊栏，里面挤满绵羊和羊羔。

几杆路之外有一个个小棚，那是剪毛手的厨房和餐室。这些只是临时设施，顶上仅铺着带叶的柳树枝。在这些小棚子附近，印第安人们已安排好了住地，他们搭起了一两座绿色茅屋，但他们大多数人宁愿蜷缩在毯子里睡在地上。一阵凉爽的风儿吹来，风车那色彩鲜艳的车翼发疯似地一圈又一圈地转着，迅速有力地把一股股河水抽进下面的水槽里，那些剪毛手们围聚在旁边，磨刀霍霍，他们的身上全被溅湿了，感到很快活，彼此推着、挤着，要把对方往水花里推。

紧挨着剪毛棚有一个高高的四柱框架；里面的四个角上吊着一只大麻袋，剪下来的羊毛就要装在这个麻袋里。四根柱子脚下堆着一大叠麻袋。胡安·卡打量着麻袋，吃吃一笑。“这些麻袋天黑前就会用完，费利佩先生，”他说。胡安·卡每到剪羊毛的时候就如鱼得水。这也就是对他一年到头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工作的报酬。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一长排大包大包的羊毛——捆得紧紧的，打上莫雷诺的印记，准备运到纺织厂去——更使他赏心悦目的了。“现在有件事情很要紧，但愿羊毛市场不出岔子！”

如果一年的产量不错，那么接下来的半年里胡安的高兴是自不待言的。如果收成不好，他会立刻变得虔诚起来，在以后的半年里不停地向圣徒祷告，求他们赐给好运，并且加倍努力地照料羊群。

在剪毛棚的一根柱子上钉着凸出的板条，像个半圆的楼梯。费利佩像个走钢丝演员似的轻巧地跑上楼梯，到了棚顶，站好位于，准备着，只要下面把羊毛扔上来，他就尽快地装进麻袋。卢易戈胸前系了个大皮钱包，里面装满五分钱的票子，站在剪毛棚中央。

三十个剪毛手朝最近的羊栏跑去，每人拉着一头羊，拉到剪毛棚里，只一眨眼的工夫，羊儿就被夹到了双膝之间，无能为力，动弹不得，剪毛机刺耳的声音响了起来。剪羊毛开始了。现在将一鼓作气干下去。没有一秒钟的宁静：咩咩、咩咩的羊叫声、剪毛机的开关声、卡塔声、磨刀声，羊毛在空中飞向棚顶，把它们装进麻袋、压实、踩紧；从日出到日落，除了午休外，役有一秒钟的间歇，直到莫雷诺夫人的八千头羊全部剪过。这是一种戏剧性的场景。一头羊剪好了，剪毛手握着一头羊毛跑到卢易戈跟前，把毛扔到桌上，接过五分钱，塞进口袋里，拉出另一头羊，不出五分钟便拿着第二把羊毛回到卢易戈跟前。被剪过的羊浑身轻松毫无疑问，两条腿上轻了三到五磅的分量，它们被送到另一个羊栏里，它们先是莫名其妙地兜着圈子，过一会儿便跷起后腿，欢快地跳跃起来。

这是热气腾腾的工作。空中弥漫着羊毛和踩羊毛的脚扬起的灰尘。日上三竿时，剪毛手们已汗流满面；费利佩站在没有遮荫的棚顶上，很快就感到他根本没有恢复到发烧之前的体力。离正午还有好一段时间，要不是出于

强烈的自尊心，要不是记住了胡安·卡尼托的话，他真想退下来，让那位老人来顶替自己了。但他决心不服输，他要继续干下去，尽管他脸色发紫，头疼心悸。麻袋里装了一半羊毛后，装毛手就站在麻袋里，用全身力量在羊毛上跳着，尽可能把毛压紧。费利佩开始跳时，他发现自己确实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体力。当第一阵恶心的感觉涌起，使他头胀、呼吸困难时，他突然感到头晕眼花，便无力地叫道，“胡安，我病了，”身子一软，瘫倒在羊毛堆里。他晕了过去。

随着胡安·卡尼托一声绝望的叫喊，顿时现场大乱，叫声四起；所有的人立即看出发生了什么事。费利佩的脑袋耷拉在麻袋边上，胡安想到费利佩身边把他抱起来，可是那里却没有足够站脚的地方，任凭他使足力气，全然无济于事。一个又一个人冲上楼梯，最后却一个个无能为力、提心吊胆地站在棚顶上，七嘴八舌乱出主意。只有卢易戈沉得住气，跑回家去求援。夫人不在家。她跟萨尔别德拉神父出门看个朋友去了，得半天工夫呢。但蕾蒙娜在家里。她绞尽脑汁思索救人的办法，和卢易戈一起奔回剪毛棚，后面跟着几个佣人，全在说着、哼着，指手划脚、七嘴八舌，绞着双手——反而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来到剪毛棚，蕾蒙娜抬头望着棚顶，不知所措。“他在哪里？”她叫道。紧跟着她看见了他的头，枕在胡安·卡尼托的怀里，刚刚露出在羊毛袋边上。她呻吟道，“哦，怎样才能把他抱出来呀？”

“我来抱他出来，夫人，”亚历山德罗来到跟前叫道。“我身强力壮。别害怕；我会把他平平安安地抱下来。”他跑下楼梯，迅速跑到寝室，拿了几条毯子又跑了回来。

他飞快地上了棚顶，把毯子紧紧扎在一起，绑在自己腰间，把两端扔给他的伙伴，告诉他们紧紧拽住他。他匆忙地做着这一切，嘴里说着印第安话，蕾蒙娜一开始没有弄清他的意图。但当她看见印第安人们从棚顶边上往后退了一点，紧紧地抓着毯子，亚历山德罗则向挂着麻袋的一根窄窄的横梁跨出一步，这时她明白他打算怎么办了。她屏气息声。

费利佩是个细长条子；亚历山德罗要沉得多，而且比他高出好几英寸。可是，能有人背着这么个包袱从那么窄的横梁上平安地下来吗！蕾蒙娜把目光移开了，随后干脆闭上了眼睛，接下来是一阵沉默。仅仅几分钟，但好像过了一辈子似的，只听得一片高兴的窃窃私语声，有人告诉她，成功了，她抬头望去，只见费利佩人事不省地躺在棚顶上，脸色煞白，双目紧闭。见到此番情景，所有的佣人又都闹腾开了，一个个哭天抢地的，“他死了！他死了！”

蕾蒙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睛凝视着费利佩的脸。她也相信他死了；但她想到的是夫人。

“他没有死，”胡安·卡尼托叫道，他刚才把手伸进了费利佩的衬衫里面。“他没有死。他只是昏过去了。”

这下于蕾蒙娜才第一次流下眼泪。她可怜巴巴地上下打量着那梯子，她刚才看见亚历山德罗走这梯子就像走家里的扶梯那么便当。“我要是能上去就好了！”她说，看看这个人又望望那个人。“我想我能上去；”她一只脚踏在了下面的横档上。

“圣母啊！”胡安·卡看见她的举动惊叫了起来。“小姐！小姐！别冒这个险。连个男人走这梯子也不那容易。你会摔断脖子的。他马上就会醒过来。”

亚历山德罗听见了这段话。尽管现场一片混乱、惶恐，他的心却听到了这两个字：“小姐。”蕾蒙娜不是费利佩的妻子，也不是任何人的妻子。但亚历山德罗记得自己曾称她夫人，而她似乎一点也不惊讶。他来到众人面前，朝前一弓腰，“小姐！”声音肯定有点不太对劲，把蕾蒙娜吓了一跳。单单这两个字不至于如此。“小姐，”亚历山德罗说，“把费利佩抱下梯子不费事。他在我怀里充其量不过像那儿的小羊羔一样。他一醒过来我就抱他下来。醒来之前还是让他在这儿好。他马上就会恢复知觉的。只是因为炎热的缘故。”看见蕾蒙娜依然一脸忧虑的神色，他便更加真切地说，“小姐不信我能把他平安地抱下来？”

蕾蒙娜带着满脸泪花，微弱地一笑。“不，”她说，“我相信你。你是亚历山德罗，是不是？”

“是的，小姐，”他答道。大为惊讶，“我是亚历山德罗。”

## 第六章

这年莫雷诺夫人牧场上剪羊毛的事儿出师不利，结果也不理想。一个对罗马天主教教规怀有强烈偏见（就像夫人虔诚地拥护它一样）的人，会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完全应该怪罪于夫人把她家里的一切事务都搁在那里，静等一个老修士的到来。但是，虔诚的夫人却另有看法：既然这些恶运注定要落到她头上，那么有好心的萨尔别德拉神父在她身边，给她宽慰，为她谋划，她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

第一天还不到正午，费利佩就昏过去，摔倒在羊毛堆里；第三天正午刚过，胡安·卡尼托（他接替了费利佩先生装口袋的位子，暗自得意）又从横梁上摔下，摔坏了右腿——伤在膝盖附近，很厉害；胡安到底是老骨头了，要重新长好没那么容易。他最多只能撑着双拐，拖着残废的右腿一瘸一拐地四处走走。对于这位老人来说，这次打击可够惨的。他不能就此屈服。他不再相信圣徒，暗地里一个劲儿、大为不敬地诅咒、责骂他们。要是夫人知道在她眼皮底下居然有人这么亵渎神灵，准会吓得灵魂出窍。

“想当初我在那横梁上不知跨过多少回了！”胡安骂道，“只有魔鬼才会让我摔下去；上个月我还自己掏腰包买了整整一盒蜡烛，在小教堂里点燃了，请求圣徒弗朗西斯保佑这次剪羊毛顺顺当当！我要让他永远坐在黑暗里！他根本不是什么圣徒！我们向他们祈祷，他们却不能为我们消灾，那要他们何用？我再也不祷告了。难怪美国人要笑我们，我相信他们是对的。”可怜的胡安从早到晚、又几乎从晚到早——因为那条腿疼得他无法入睡——一个劲地呻吟，发牢骚，诅咒，诅咒，发牢骚，呻吟。玛加丽塔说，服侍他，就连圣母也会失去耐心的。不管你做什么，他总是一百个不高兴，那条舌头一分钟也不停。对她来说，她相信正如他说的，一定是魔鬼把他推下横梁的，而圣徒们让他听天由命，自然也有他们的理由。所有的佣人们心里都逐渐对他产生怀疑，并冷淡他。

他的轻言狂语，加上玛加丽塔传出的话，足以使迷信的人相信，一定有什么地方阴差阳错出了乱子，魔鬼很可能要取他的灵魂，这对老人来说是很难受的，加上他还要忍受别的痛苦。唯一能使他减轻痛苦的就是，他的那

些男男女女的佣人伙伴进屋来坐在他的小床边，和他聊天，告诉他发生的事情；可是近来他们渐渐地散去，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一块儿来，一个个走掉，那对他更是雪上加霜了；他面壁而卧，不再发牢骚，不到迫不得已，决不说话。

这么一来，玛加丽塔更觉害怕。她心想，眼下那个属于魔鬼的人的默默的恐惧和自责肯定攫住了他，她每天不得不去护理他时，双手都不住颤抖。那位从文图拉来给他接骨的医生说，他至少得静躺三个月，并且需要这样的护理。“三个月哪！”玛加丽塔直叹气，“不等三个月过去，我准要死掉或发疯了，要不这样才怪呢！”

夫人忙着照顾费利佩，无暇顾及胡安。费利佩的昏倒预示了一场严重高烧的复发，他躺在床上，在谵乱中很不安宁，胡话不断，总是提到羊毛。

“快点扔过来，快点！真是好羊毛；再来五磅；那几袋正好一吨。胡安！亚历山德罗！队长！——天哪，这太阳晒得我的头好烫！”

有好几回他煞有其事地呼叫“亚历山德罗”，萨尔别德拉神父就建议让亚历山德罗进屋来，也许费利佩心里会有什么事要对亚历山德罗说。但是当亚历山德罗站到了他的病床边，费利佩茫然凝视着他，就像凝视着所有其他人一样，嘴里却还在重复着，“亚历山德罗！亚历山德罗！”

“我想他也许是要亚历山德罗拉小提琴，”蕾蒙娜抽泣着说。“他告诉过我，说亚历山德罗小提琴拉得好极了，并说他要亚历山德罗晚上到走廊上来拉给我们听。”

“我们不妨试试，”萨尔别德拉神父说，“你带着小提琴了吗，亚历山德罗？”

“啊呀，没带，神父，”亚历山德罗答道，“我没带在身边。”

“那么，你要是唱歌对他或许也有好处，”蕾蒙娜说，“他也夺过你的嗓子。”

“哦，试试吧，试试！”夫人转向亚历山德罗说，“唱得轻一点，柔和一点”

亚历山德罗从床边走到打开的窗子边，略加思索，轻轻地唱出了一文弥撒曲。

歌声刚一起，费利佩就突然安静了下来，显然是在谛听。他那发烧的脸上掠过一阵高兴的表情。他把头转向一边，把手放在脸颊下面，闭上了眼睛。那三位看护着他的人惊讶地你看我，我看你。

“这真是奇迹，”萨尔别德拉神父说，“他要睡了。”

“这样对他最好！”蕾蒙娜悄悄地说。

夫人没有说话，只是把脸埋在了被子里，转眼又抬了起来，凝视着亚历山德罗，好像要对圣徒祈祷似的。亚历山德罗也看见了费利佩的变化，歌声越来越轻，最后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来自远方似的；越唱越轻，越唱越慢；最后停了下来，似乎消失在远处。歌声一停，费利佩又睁开了眼睛。

“哦，唱下去，唱下去，”夫人低声恳求，焦急得声音都在发抖，“别停下来。”

亚历山德罗低声、庄重地又唱了一遍；他的声音在发抖；尽管房间的窗子开着，但那里面的空气令人窒息。他看见费利佩听见他的歌声后显然想睡觉了，不免有点儿害怕。

亚历山德罗长年生活在露天里，身体健康；对于眼下这种现象一无所

知。费利佩的呼吸越来越慢，越来越和谐，越来越有规律；不一会儿他就沉沉入睡了。歌声停了下来；费利佩没有动弹。

“我能走了吗？”亚历山德罗轻声问道。

“不，不行！”夫人不耐烦地说，“他随时都会醒来的。”

亚历山德罗喜上去很为难，但他还是顺从地点了点头，依然站在窗边。萨尔别德拉正跪在床的一边，夫人在另一边，蕾蒙娜在床跟前；——他们都在祈祷。屋子里静得出奇，连念珠轻微的捻动声听上去都很响。床头墙上的一个壁龛里，供着一尊圣母塑像，另一边挂着一幅圣徒巴巴拉的画像。塑像和画像前都点着蜡烛。长长的烛芯无焰闷燃，随着噼噼啪啪的响声，熄灭下去，等到烛芯的末端落进了溶蜡，又冒出了火焰。夫人双眼紧盯着圣母。神父的眼睛紧闭着。蕾蒙娜注视着费利佩，机械地数着念珠，眼泪顺着面颊往下淌。

“她是他的未婚妻，毫无疑问，”亚历山德罗心想，“圣母不会让他死，”亚历山德罗也在祈祷。但是这令人压抑的气氛使他难以忍受，他一只手撑着低矮的窗台，一跃而出，蕾蒙娜闻声回过头来，亚历山德罗悄悄地对她说，“我不会走远，小姐，不管他什么时候醒来，我总在外面的窗子下面。”

一来到外面，他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困惑地打量着四周，就像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人一样。然后他摊手摊脚地仰面躺在窗子下面，望着天空。上尉跑来，低低地悲嚎了一声，伸长身子在他身边躺下。这条狗像这家里的任何人一样明白那屋里的危险和烦恼。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小时、三小时过去了，费利佩的房间里依然没有动静。亚历山德罗站了起来，从窗口朝里望。神父和夫人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嘴唇翁翁动着，作着祈祷。但蕾蒙娜却累得支持不住了，本来跪着的她这会儿坐了下来，头抵着床头的柱子，睡着了。她哭得脸儿浮肿、苍白，深深的眼晕说明她多么疲乏。她几乎三天三夜没有休息，因为不断地有事情需要她去料理。从费利佩发病到胡安摔伤，这期间每时每刻都有事情要做，有棘手的问题要解决，还有那可怕的忧伤，这更是压倒一切、贯串一切的。

蕾蒙娜想到费利佩就要死了，悲痛得心都碎了。直到这会儿她看见他神志不清地躺在那里，而且，以她那稚嫩的眼光看来，已奄奄一息，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整个生命早已和他连结在一起，难以分离。但是现在，一想到如果生活中没有了他，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她的心里难受极了。“等他下葬之后，我要请萨尔别德拉神父把我带走。我绝对不能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她自言自语，一刻也没意识到，就她与这家人的关系而言，她脑子里出现的“一个人”这个词儿是很令人奇怪的，她对未来有着种种幻想，恐怖感严重地侵扰着她，但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夫人，在夫人面前，她总是觉得自己孤单单的。

亚历山德罗双臂抱胸站在窗边，身体倚着窗台，眼睛紧盯着蕾蒙娜的脸和身体。在任何人的眼里——除了情人外——她这会儿看上去一点不美，但在亚历山德罗看来，她比挂在她身后墙上的那幅圣徒巴巴拉的肖像更要美得多。凭着情人的本能，他从刻在她脸上的皱纹里看出了过去三天来她的种种心事。“如果他死了，她也会伤心死的，”他想，“仅仅三天就把她折磨成了这副样子。”亚历山德罗又合扑倒在了地上。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躺了一小时还是一天，只听得耳朵边响起萨尔别德拉神父呼唤他名字的声音。他跳了起来，看见那位老修士站在窗子里，眼泪顺面颊往下淌，“赞美上帝，”

他说，“ 费利佩先生有救了。他皮肤上出现了一颗汗珠，他还在睡，但等他醒来时他的神志就会正常了。烧已退了。但是，亚历山德罗，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不麻烦你。你能不能留下来，让你手下的人先走？夫人想让你顶替胡安的位子，等他能走动了再说。她愿意付给你跟胡安一样的工钱。这对你不是件好事吗，亚历山德罗？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你不能保证挣这么多钱吧，能吗？”

神父这么说着的时候，亚历山德罗的心里一阵激动。两种无以名状的力量在那里搏斗，把他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拉，要把他拉成两半。一种力量在说：“留下！”另一种则说：“离开！”不管谁对他说，“留下来危险，一走了事安全，”他都不会明白这话的意思。然而，他又觉得似乎走也不成，留也不行。

“还有一个地方等我去剪羊毛，神父，”他说，“是奥尔特加牧场。我答应过他们，这儿一结束就上那儿去的，我们已经误期，他们够恼火的了。不守信用是不行的，神父。”

萨尔别德拉神父的脸色沉了下来。“对，孩子，当然不行；但没有人能顶替你带队吗？”

听见这几句话，蕾蒙娜来到窗边，探出身子，悄悄地说，“你们是在说亚历山德罗留下来的事儿吧？让我来跟他说。他决不能走。”她迅速穿过门厅，通过走廊，走下台阶，眨眼工夫来到了亚历山德罗的身边。她带着恳求的目光抬头望着他的脸，说：“我们不能让你走，亚历山德罗。夫人愿意付工钱给那个顶替你带队去剪羊毛的人。我们要你留下来顶替胡安，直到他伤好。别说你不能留下！费利佩会要你再给他唱歌的，那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你不能留下吗？”

“行，我能留下，小姐，”亚历山德罗慎重地回答。“你愿让我留多久，我就留多久。”

“哦，谢谢你，亚历山德罗！”蕾蒙娜叫了起来。“你愿留下来太好了。夫人会保证不让你吃亏的；”她奔回到屋里去了。

“我不是为了工钱，小姐，”亚历山德罗说；但蕾蒙娜已走了。他没听见他的话。

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转过身去。“我不愿小姐以为我是为了钱才留下来的，”他转向神父说，“我不愿为了钱而离开我的伙伴；我是为了帮忙，因为他们遇上了麻烦，神父。”

“对，对，孩子，我明白，”神父回答说，当亚历山德罗还是个孩子，在圣路易斯雷伊传教馆的走廊里玩耍时，神父就已认识他了，他可是那儿的所有教徒的宝贝疙瘩，“你做得很对，夫人不会意识不到的。这样的事情钱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现在确实遇到了麻烦，家里只有这两个女人；我马上又要北上了。”

“费利佩先生真的能好吗？”亚历山德罗问道。

“我想是的，”萨尔别德拉神父回答说。“这种病的复发总比初发要厉害，但我还不知道有人在皮肤里自然渗出汗来，而且进入酣睡之后，还会死掉的。当然，他要在床上躺很多日子，需要很多照顾，这点我毫不怀疑。不幸的是，就在这节骨眼上，胡安也躺下了。我得去看看他，我听说他心里充满反叛神灵的念头，咒骂神灵，非常不敬。”

“确实是这样！”亚历山德罗说。“他咒骂说是圣徒把他交给了魔鬼，被

推下了横梁，出了这件事后他再也不相信他们了！我告诉他要当心，要是他不纠正自己对圣徒们说的话，他们会让他更加倒霉的。”

他们朝前走着，神父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这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象征。邪气上升，世风日下。令尊是否还坚持在小教堂里做礼拜，是不是有个牧师经常到村子里来？”

“一年只来两次，”亚历山德罗回答说；“有时候来主持葬礼，如果有足够的钱做弥撒的话。但我父亲始终把教堂的门开着，每个礼拜日我们都唱我们所知道的弥撒曲，人们常在那儿做祷告。”

“啊，啊！说来说去是个钱！”萨尔别德拉神父呻吟道，没有听见后面半句话。

“说来说去总是个钱！这是一种耻辱。但是这肯定要被看作是罪孽，我自己愿意三个月去一次坦墨库拉，但我不能去，牧师们不喜欢我们的教规。”

“哦，如果你能去的话，神父，”亚历山德罗州道，“会使我父亲十分高兴的！他看出现有的教区距传教区在教会的会规上大不相同，他常跟我说起这点。他很悲伤，神父，为我们的村子感到忧心忡忡。人家说美国人买下了墨西哥人的土地，把印第安人像狗一样地赶走；人家说我们的土地不属于我们所有。你认为这是这样吗，神父，我们一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土地的主人答应让我们永远拥有它们的。”

萨尔别德拉神父沉默不语，久久没有回答，亚历山德罗焦急地看着他的脸。神父似乎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最后他说：“你父亲有没有在美国人统治这个地区后的任何一个时间里收到过什么通知——在法庭上出示的通知，或任何有关土地契约的东西？”

“没有，神父，”亚历山德罗回答说。

“据我了解，根据他们的法律，应该要有这方面的文件，”神父继续说；“某种通知，然后才能采取把印第安人从他们的地产上赶走的措施。根据法律，这一定要由法庭出面。如果你们还没有收到这种通知，那就是说还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神父，”亚历山德罗坚持说，“怎么能有一种法律把巴尔德斯先生永远给了我们的土地从我们手里夺走呢？”

“他有没有给过你们什么文件，什么书面的东西证明这一点呢？”

“没有，没有文件；但那是用红线在地图上标出的呀。是洛杉矶的何塞·拉米雷斯标出的，当时他们把巴尔德斯先生所有地产的边界线都标了出来。他们带着好多丈量工具，有铜的、木的，还有一条长链子，很沉，还是我帮着扛的呢。我亲眼看着他们把丈量的结果标在地图上的。他们全都睡在我父亲的屋子里——巴尔德斯先生、拉米雷斯，还有那个丈量员。他还雇了我们的一个人扛丈量工具，我也去帮忙了，因为我想亲自看看那是怎么回事；但我什么也没看懂。何塞对我说，要想学会这一手，得有好多年的工夫。我倒是觉得，用我们的办法，拿石头做标界，要好得多。但我知道，这些都标在了地图上，因为用的是红线，我的父亲也懂。何塞·拉米雷斯和巴尔德斯先生都用手指指着那地图，对我们说，‘这一块全都是你们的土地，巴勃罗，永远属于你们！’我认为我父亲用不着害怕，你呢？”

“但愿如此，”萨尔别德拉神父谨慎地回答说，“但既然传教区所有的土地都被夺走了，我对美国人的诚心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我认为他们会夺走他们所能夺走的一切。”

教会在他们手里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我父亲也是这样说的，”亚历山德罗回答说，“看看圣路易斯雷伊吧！他们放牧着三万头羊的，他的土地都被夺走了，只剩下花园和果园。如果教会和神父们都不能守住他们的土地，我们印第安人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父亲总是这么说。”

“对，对！”修士说，他转身折进了一个房间。胡安·卡躺在那儿一张狭窄的床上，既渴望又害怕见到走进来的萨尔别德拉神父的脸。“在他们手里，我们都一样无可奈何，亚历山德罗，他们掌握着国家，喜欢什么样的法律就能制定什么样的法律。我们只能说，‘天意如此！’”他在身上虔诚地划了个十字，把这句话重复了两遍。

亚历山德罗跟着说了两遍，而且是诚心诚意的，因为他对神父和他们的教诲非常尊重；但是，他一边往剪毛棚走去，一边又在想：“这样的坏事都会发生，那天意到底是什么呢？一个人可以把别人的东西全部夺走，这决不会是天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在我看来，上帝岂不是比小孩好不了多少了吗？但如果这不是天意，又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会冒出，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早在亚历山德罗之前的一代又一代受压迫、受摧残的人们已经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跟这个问题作过斗争。

在剪毛棚里，亚历山德罗发现他的伙伴们一片混乱，情绪很坏。上午十点钟，羊毛就全剪完了，他们干吗不动身到奥尔特加牧场去呢？整天等着；——现在太阳都快落山了——无所事事，更糟的是没有吃的，难怪他们全都发火了。精于盘算的胡安·卡前几天就看出今天上午十点左右能够完工，并且以为他们不到正午就会离开，因此吩咐只为他们宰两头羊，羊肉早就吃完了，老玛达得到胡安的暗示，只做了夫人一家所需的早点，一点也没多做，所以只好让那些可怜的剪毛手们委屈一天了，而且不时有消息传来，说他们的队长合扑躺在费利佩先生的窗下，谁也不得与他说话，这使他们更加难受。

亚历山德罗要是在这个时候向他们宣布他想离开他们，那可太不合适了；但他只用几句话就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并立即让大伙儿选一个新的队长，在这个剪毛季节余下的日子里顶替他的位子，这一着可真高明，把大伙儿对他的怨恨全都转移开了。

“很好！”他们热烈地说，“今年的队长，也包括当下一年的队长了，剪毛手的队长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当就当就让就的！”

“好吧，”亚历山德罗说，“随你们的便！对我全都一样。不过眼下我打算留在这儿，萨尔别德拉神父希望我留下。”

“哦，如果这是萨尔别德拉神父的意愿，那又另当别论了！”“啊，这可使情况改变了！”“亚历山德罗是对的！”平心静气的人群里响起乱哄哄的声音。他们都是好样的天主教徒，坦墨库拉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谁也不会想到要违背神父的命令。但当他们听说亚历山德罗要待到胡安·卡尼托腿好复出时，新的不满又产生了。那可不行。那得要整整一个夏天哪。亚历山德罗一定得在家里过圣徒胡安节——那是在仲夏——到时候如果亚历山德罗不在场，一切都办不成。他是怎么想的呢？显然没有想到仲夏节，要不他怎么会答应蕾蒙娜小姐，她需要他留多久就留多久呢。当蕾蒙娜小姐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脑子里只有她的声音，别的一切全都忘了。如果他在夏天有一百个约会，他会把它们通通忘却。现在别人提醒他仲夏节的事，必须承认，他想起

这事后沮丧了一会儿，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每到那个时候，没有他的帮助，他的父亲是无能为力的。有时候，有上千的印第安人要来过节，那些不法的白人商贩就乘机出售威士忌，并鼓动各种各样无法无天、寻衅闹事的行为。是啊，既然要过节，亚历山德罗的岗位当然在坦墨库拉，这是毫无疑问的。

“到时候如果这儿的事还没完的话，”他说，“我会想法回去的，至少我会回去过节。这点你们放心。”

选举新队长的事儿没花多少时间。事实上，队里只有一个人适合当队长。那就是费尔南多，队里唯一的老人；其他的都是不满三十的年轻人或者小孩子。费尔南多曾经当过好几年剪毛队的队长，但是两年前是他亲自请求大家选亚历山德罗来顶替他的。他上岁数了，他也不喜欢在每晚的上半夜值班，走来走去，不让那些剪毛手们把所有的钱都用纸牌来赌光；他宁愿在日落时就蜷缩在毯子里，一觉睡到第二天黎明。但是这个季节已经没几个星期了，他倒也不反对再次出山。亚历山德罗留下来是对的，完全正确；他们都应该看到这一点，费尔南多说；他的话对他们来说很有分量。

他提醒大家，莫雷诺夫人一向是他们的好朋友，并且说过，只要她有羊需要剪毛，就一定请坦墨库拉的剪毛手来于；如果他们现在不尽力帮她的忙，那太不讲情义了。

毯子卷了起来，马鞍备好了，小马被牵到剪毛棚，这时只见蕾蒙娜和玛加丽塔从正屋那里拼命跑来。

“亚历山德罗！亚历山德罗！”蕾蒙娜气喘吁吁地叫道，“我刚刚才知道，你的伙计们今天还没吃饭，我真害臊，但你知道，要不是家里有病人，决不会出这种事的。人人都以为他们今天早晨就要上路的。现在，一定得让他们在动身前好好吃一顿晚饭，已经在烧了。告诉他们等一会儿。”

蕾蒙娜说的是西班牙语，那些听得懂的人把她的话翻译给听不懂的人听，大伙儿异口同声地向小姐表示衷心的感谢，一个个都欣然同意等吃晚饭，刚才那股急于赶到奥尔特加去剪羊毛的焦虑劲儿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只有亚历山德罗迟疑不决。

“到奥尔特加得骑整整六个小时的马呢，”他对大伙儿说。“如果你们现在还不动身，那准得迟到。”

“晚饭一小时内就得，”蕾蒙娜说，“请让他们留下吧，一个小时无碍大局。”

亚历山德罗微微一笑。“小姐，等他们吃好弄好再动身，怕要近两个小时了，”他说；“不过既然这是你的愿望，那就这么办吧，小姐，多谢你的美意。”

“哦，这不是我自己想到的，”蕾蒙娜说。“是玛加丽塔，喏，是她跑来告诉我的。”

她知道如果让剪毛手们饿着肚子走，我们太丢脸了。他们大概饿坏了吧，”她带着歉意补充说。“一整天滴水未进，这滋味肯定挺难受的；他们还是在日出后就吃的早饭，对不？”

“是的，小姐，”亚历山德罗答道，“不过时间不算长一个人整整一天不吃东西也能对付。我常常这样。”

“常常！”蕾蒙娜惊叫道；“但你为什么要那样呢？”随后突然又想了一下，在心里说，“哦，这个问题多鲁莽啊！他们会穷成那样吗？”为了让亚历山德罗摆脱窘境，她一边朝屋子跑去，一边说，“来，来，玛加丽塔，我

们得去帮忙准备晚饭了。”

“小姐，如果我能做点什么，能不能让我也去帮帮忙呀？”亚历山德罗问道，自己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勇气。

“哦，不，”她叫道，“没什么要你做的。哟，还真有呢。你可以帮着把东西搬到下面的小棚子里去。眼下胡安·卡病在床上，卢易戈到文图拉请医生去了，我们正缺人手哪。你和你的伙计们可以帮着端饭。等准备好了我会来叫你们。”

剪毛手们坐成一堆，抽烟、聊天、嬉笑，心满意足地等待着。亚历山德罗在厨房和工棚之间来回走动。他听见碟子、调羹的碰撞声、煎炸声和倒水声。饭菜的香味飘了出来。显然是老玛达想要弥补中午的过失。病床上的胡安·卡也听见、闻见了这一切，他大声吼道：“要不是那个大手大脚的老荡妇在给那帮子印第安育生准备宴席，让魔鬼把我抓去！给他们煮了羊肉、葱头、辣椒，还有土豆，我敢担保，那些人在家的时候，能够吃上一捧炒麦粉或一碗玉米粥，就感激不尽了，要不是这样，我愿听凭上帝处治。”

嗯，这下他们该说，他们在莫雷诺家大饱口福了，——这倒也是一种安慰。我不知道玛加丽塔是不是认为我有资格尝尝这些菜肴！圣何塞啊！可那味儿真好闻！玛加丽塔！玛加丽塔！”他扯着嗓门房叫道；但玛加丽塔没有听见。她正在厨房里埋头做饭，再说日落时她已给胡安端去了一碗美味肉汤（医生说这两个星期里他只能吃这个），所以这个晚上她早已把他置之度外了。更何况，玛加丽塔今晚有点心不在焉。她深深地爱上了英俊的亚历山德罗，去年亚历山德罗来牧场时，一连好几个晚上跟她跳舞，向她说了许多温柔、动听的话，就像任何年轻人一样；可是现在他看见她时，就像她是个透明的影子似的，他透过她凝视她身后的天空，什么事情使他烦恼了呢？她不知道。她想，也许是费利佩先生的病；还有遮普遍的不幸和混乱，使他把别的一切都丢在了脑后；但现在他打算留下来了，只要费利佩先生能康复——他看来很有希望康复——那么有他在场肯定是会十分有趣的。玛加丽塔这儿那儿，四处奔跑着，不时地朝那个在外面的暮霭里走来走去、又高又挺拔的身影膘上一眼。

亚历山德罗没有看见她。他什么也没看见。他眼睛看着落日，侧耳倾听。蕾蒙娜曾说过，“饭好了我来叫你们。”但她没有照她说的做。她让玛加丽塔来叫他。

“快跑，玛加丽塔，”她说。“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看看亚历山德罗在不在。叫他来端饭。”

因此，是玛加丽塔的声音，而不是蕾蒙娜的声音叫道，“亚历山德罗！亚历山德罗：晚饭好了。”

但是亚历山德罗走到门口时，只见蕾蒙娜站在那儿，手捧一只热气腾腾的大菜盘，那美味佳肴叫可怜的胡安·卡馋涎欲滴。蕾蒙娜把盘子递到亚历山德罗的手里说，“小心点，亚历山德罗，装得很满。不小心的话，汤汁会溢出来的。你肯定不会做招待，”她边说边笑，亚历山德罗看了个一清二楚——那稍纵即逝、温和友善的微笑，使他差点儿当场把菜盘、羊肉、汤汁和一切打翻在她脚下。

剪毛手们一个个狼吞虎咽，不消半小时，使舒舒服服地饱餐了一顿，上马赶路了。

就在动身前的最后一刻，亚历山德罗把其中一人拉到一边，“何塞，”

他说，“谁的马跑得快，你的还是安东尼奥的？”

“我的，”何塞当即回答说，“我的快多了。只要他愿意，随便哪天我都可以和他比比。”

这一点亚历山德罗其实不问就知道。但是这几天亚历山德罗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学会了耍点儿计谋。他要叫个人以最快的速度骑马到坦墨库拉跑一趟，然后再赶回来，他知道何塞的小马跑起来能够追风运电。他也知道何塞和安东尼奥都夸自己的马儿跑得快，在这个问题上两人素来互不相让，为此积怨颇深。他有意让何塞做他的信使，便用了这个激将法，这样一来，何塞准会让他的马儿以最快的速度飞驰。

他凑着何塞的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然后又说，“你愿去吗？这段时间的工钱我照付，保证跟你剪羊毛挣得一样多。”

“我去，”何塞高兴地说，“明天日落时准能赶回来。”

“不能再早点？”亚历山德罗问道。“最好是中午。”

“好，那就中午吧，”何塞说，“我的马能行。”

“千万小心！”亚历山德罗说。

“那当然，”何塞回答道，两膝一夹马腹，一阵急驰朝西而去。

“我让何塞给我到坦墨库拉送个信去，”亚历山德罗走到费尔南多跟前说。“他明天中午赶回这儿，后天早晨赶到奥尔特加牧场。”

“明天中午赶回到这儿！”费尔南多惊叫道。“除非他把马儿跑死！”

“这是他说的，”亚历山德罗着无其事地说。

“容易得很！”安东尼奥叫道，他骑着暗褐色小母马来到了他们跟前，“我骑这匹马去，要不了那么长时间就能赶回来。何塞的马跟它没法比，永远不是它的对手。你干吗不派我去，亚历山德罗？”

“你的马真的比何塞的快？”亚历山德罗说。“那我要是派你去就好了。下口一定派你去。”

## 第七章

亚历山德罗居然那么迅速而自然地适应了替莫雷诺夫人掌管家务的工作，看着真叫人感到奇怪。他从容不迫地处理问题，乱麻理出了头绪，崎岖的地方变得平整。幸亏老胡安·卡向来喜欢他，听说他留下来，感到极大的宽慰。也许这个宽慰里面并非全无私心，因为胡安自从出了事故后就一直害怕他会就此永远失去他的地位；他知道，有个墨西哥人早就在觊觎他的位子了，有一回在方登戈舞会上，那人跟阿妮塔跳舞，竟然公开吹嘘说，只要那个不中用的老傻瓜胡安·卡尼托一让路，他就要做莫雷诺夫人牧场上牧羊人的头。要是看着这个家伙在牧场上发号施令，那准会叫胡安发疯。

但温和的亚历山德罗只是个印第安人，夫人自然绝对不会把一个印第安人永远安置在她牧场里这么重要的位子上的，这正合他的心意；他一开始就真心地与亚历山德罗亲近；让亚历山德罗按时到他房间里来，喋喋不休地向他发布几百条的指示，对许多事情作出解释，其实亚历山德罗比他明自得多，遗憾的是老胡安并不知道这一点。

亚历山德罗的父亲在圣路易斯雷伊放牧传教区的牛羊，苦心经营了二

十年，像他这样的高手绝无仅有，光他本人拥有的羊儿就跟莫雷诺夫人的不相上下，但这点胡安并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亚历山德罗作为巴勃罗酋长的儿子，本人就拥有尊严和权威的地位。

在胡安看来，印第安人总归是印第安人，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亚历山德罗在待人接物上的温文尔雅，他的沉着镇静的举止，在胡安看来，完全是因为这孩子生来温和、令人喜爱。要是有人告诉他说，尽管费利佩先生本人从小受其母亲教诲，为人厚道、正直，彬彬有礼，但亚历山德罗的父亲在这方面对亚历山德罗进行的教育更要来得精心，胡安要是听说这话，准会目瞪口呆。可以肯定，这两位家长的标准是不同的。但是没有理由说优势尽在夫人一边。诚然，有许多事情费利佩知道，而亚历山德罗一无所知但也有许多事情亚历山德罗可以做费利佩的老师。而要说到心灵、道义方面的事儿，亚历山德罗的水准则要比费利佩高出一筹。作为男人，费利佩算得上是公正、体面的；但环境和机会可能会摆布他，而对亚历山德罗则无可奈何。亚历山德罗不会说谎，而费利佩则有可能。

对于宗教，亚历山德罗生来充满尊崇和虔敬，而费利佩是被教育成一个虔敬的天主教徒。

但他们两个都是纯洁无瑕、胸怀坦荡、慷慨大方的年轻人，由于奇异的机遇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么密切，因而注定会变得彼此依赖、难分难舍。那天，亚历山德罗的江声那么神奇地平缓、控制了费利佩来势凶猛的发热。之后费利佩再也没有发过其势汹汹的谰言妄语。那天晚上，他从第一次长时间的沉睡中醒来，正如萨尔别德拉神父所预言的那样，他显得很正常，认出了每一个人，提的问题也合情合理。但由于热得太厉害，脑子过度兴奋，他的行动很久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他时尔有点儿神志不清，特别是刚刚睡醒的时候；令人颇觉奇怪的是，每逢这种时候，他叫唤的总是亚历山德罗，而他渴求的则似乎总是音乐。第一个晚上，他回想起亚历山德罗曾为他唱过歌。“我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神志不清，我说的话有许多我是知道的，但我却情不自禁地说出来；我听见蕾蒙娜请求亚历山德罗唱歌；当他开始唱时，我记得我感到圣母来到了我的身边，把她的手搁在我的头上，带来一阵清凉。”

第二个晚上，也就是剪毛手们离开后的第一个晚上，亚历山德罗看见蕾蒙娜在走廊里，便走到石级下面说，“小姐，今天晚上费利佩先生要不要我为他拉小提琴？”

“怎么，你用谁的小提琴？”蕾蒙娜惊问道。

“我自己的，小姐。”

“你自己的！我记得你说过，你没带琴来。”

“是的，小姐，我是说过；但我昨天晚上派人去拿了，现在就在身边。”

“派人去坦墨库拉，已经回来了！”蕾蒙娜叫道。

“是的，小姐。我们的马儿又快又健。它们能日行几百里，不当回事。是何塞去拿的，这会儿他该到奥尔特加牧场了。”

蕾蒙娜的眼睛闪闪发光。“要是我能谢谢他就好了，”她说。“你应该事先就让我知道。他应该得到报酬。”

“我付了，小姐；他是为我去的，”亚历山德罗说，话音里表现出自尊心受了点伤害，这点蕾蒙娜应该觉察得到，但她没有察觉，而且越发刺痛这位情人的心。

“可你是为了我们去拿琴的呀，亚历山德罗；夫人肯定宁愿她自己来付钱。”

“已经付过了，小姐。这没什么。如果费利佩先生想听琴，我愿意拉，”亚历山德罗慢慢地走开了。

蕾蒙娜凝视着他的背影。这是她第一回看着他时没有想到他是个印第安人，其实她根本用不着这么想，因为他的皮肤丝毫不比费利佩黑；但她的种族意识太强了，直到目前这一刻她才把它忘掉。

“多么聪明的头脑，多么优美的步履！”她想。接着，她更加专注地看着他，自言自语，“看他走路的样子，好像有谁得罪了他。他不喜欢我来付钱给那个为他跑腿的人。”

他愿意为亲爱的费利佩效劳。我要告诉费利佩，等亚历山德罗走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点礼物。”

“他是不是很帅，小姐？”玛加丽塔凑着她的耳朵带着笑声轻轻说了这么一句，她们两人之间向来就是这么随便的。“他很帅，对不？哦，小姐，他的舞跳得才叫棒呢，你想都想不到！去年我每个晚上都跟他跳；他脚上像有翅膀似的，尽管他长得又高又大。”

那姑娘的语气里带有一种轻佻的意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突然使蕾蒙娜大为不快。她一下子从她身边走开，用一种她失乎从未用过的语气对玛加丽塔说，“这样谈论年轻男人可不好。夫人要是听见你的话会不高兴的，”说完她拔脚就走了，留下可怜的玛加丽塔一人，如入五里雾中似地愣在那里。

她望着蕾蒙娜离去的身影，又望了望亚历山德罗的身影。她过来前曾听见他们在一块儿说话。她大惑不解地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冥思苦索；随后，她摇了摇头，跑了起来，试图把那番刺耳的话从心里抹掉。“肯定是亚历山德罗得罪了小姐，”她想，“怪不得她那么对我说话。”但是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使她忘却的。这天里她有好几次回想起这事，依然觉得莫名其妙，一点摸不出个头绪来。这是一颗小小的种子，她怎么也想不出它的名字来；但它被种进了土地里，总有一天会发芽、开花、结果——温室里的土地，一颗苦涩的种子；而有朝一日它开花了，蕾蒙娜就会有了一个敌人。

蕾蒙娜的心和玛加丽塔一样，毫无意识，她走进了费利佩的房间。费利佩在睡觉，夫人坐在他旁边，她已经这么坐了几天几夜——她那黝黑的脸儿日见消瘦、扭歪；她的头发看上去更白了，说起来简直不可能；由于虚弱和忧伤，她的声音越来越沉重。

“亲爱的夫人，”蕾蒙娜轻轻地说，“乘他睡着，你出去一会儿吧，让我来看看——你到走廊里去走走，那里还有太阳，又明亮又温暖。你要是不吸点新鲜空气会生病的。”

夫人摇摇头。“我的位于在这里，”她答道，声音干巴巴的，很生硬。莫雷诺夫人最根同情，她既不愿给人以同情，也不愿接受别人的同情。“我不离开他。我不需要空气。”

蕾蒙娜手里拿着一朵金线锦玫瑰。这会儿走廊的檐上全都覆盖着这些玫瑰，就像金流苏的粗穗似的倒悬下来。这是费利佩最喜爱的玫瑰。她弯腰将玫瑰放在床上，靠近费利佩的头边。“等他醒来看见它，准会高兴的，”她说。

夫人一把抓起玫瑰，把它扔到房间较远的地方。“把它拿走！花儿对生

病的人是有毒的，”她冷冷地说。“我没有告诉过你吗？”

“没有，夫人，”蕾蒙娜温顺地说；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夫人一直放在桌子上的盛着麝香的碟子，那桌子紧靠着费利佩的枕头。

“麝香另当别论，”夫人看见了她那一瞥，便这么说道。“麝香是药；它能使人苏醒。”

蕾蒙娜知道费利佩恨厉香，但她绝对不敢说出来。费利佩曾跟她说过好多次，说他讨厌那香味，但他的母亲却那么喜欢它，她要求一定要让走廊和家里时刻充满这种味儿。

蕾蒙娜也讨厌它。有时候这味儿还会使她昏厥，简直就跟死过去一样。但她也好、费利佩也好，他们都不敢在夫人面前承认这一点；如果他们这么做了，她准会以为他们是在发疯。

“要我留下吗？”蕾蒙娜温和地问道。

“随你的便，”夫人回答。这会儿只要一见蕾蒙娜的面她就厌烦，她有一种感觉，一种她不愿深究的感觉，真要深究的话，准会吓她一跳。她不敢直截了当地对自己说：“为什么这个姑娘身强力壮，而我的费利佩却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如果费利佩死了，我不能再见这个姑娘。她是什么人，竟然受到圣徒的保护！”

但是每当蕾蒙娜走进房间，尤其是，每当她帮着护理费利佩时，夫人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或类似这样的感觉。要是办得到的话，夫人宁愿亲自为费利佩做一切，决不让别人插手。甚至蕾蒙娜的眼泪有时也使她发怒。“她懂得什么爱费利佩！他跟她毫不相干！”夫人想，她误解，她鲁莽，她忘了血缘关系比之心里的爱情是多么软弱无力，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奇怪。

如果夫人那发怒的心里能漏进一星半点关于她和蕾蒙娜已经在费利佩心里所占位子的情况，那她准会当场自杀或杀死蕾蒙娜，两者必居其一。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让她知道的；这种念头绝对进不了夫人的脑子。哪怕是上帝的揭示也进不了她的耳朵。说来也是我们有幸，总有一些无形的手拿着无法透视的面罩隔在我们和我们日常最亲密的同伴之间。

这天黄昏，费利佩又变得烦躁不安，浑身发烧。他整天只是不时地打个吨，却没有好好睡过一觉。

“叫亚历山德罗来，”他说，“让他来为我唱歌。”

“现在他把小提琴拿来了；如果你更喜欢听他拉琴的话，他愿拉，”蕾蒙娜说；她把亚历山德罗告诉她的事转告给了费利佩，说他如何派人骑马到坦墨库拉去拿琴，半天一夜就赶了回来。

“我要付钱给那个去拿琴的人，”她说，“我知道你母亲当然愿意给他酬劳的。但我看亚历山德罗生气了。他只简单地回答我说，钱已付了，这没什么。”

“你这下可太伤他的心了，”费利佩说。“多可惜啊！那个亚历山德罗，他就像卢西弗大主教一样骄傲。你知道他父亲一直是他们那队人的头；事实上，有好几个剪毛队都取他管。现在他们管他叫将军，这是从美国人那里得来的官衔；以前他们叫他酋长，佩雷神父离开圣路易斯雷伊之前，巴勃罗一直负责整个牧羊业，是总管事和发放薪水的出纳员。佩雷神父对他一百个放心；我听说他要把几箱数不清的黄金托付给巴勃罗，用来支付印第安人的薪水。巴勃罗识文断字，很富裕，我看他拥有的羊跟我们一样多！”

“什么！”蕾蒙娜惊叫道。“他们看上去全都像穷光蛋似的。”

“哦，对，” 费利佩答道，“ 跟我们相比是这样；但有一个原因：他们一切都是平分的。听说，老巴勃罗供养着半个村子的人。只要他还有一点东西，他就决不会看着他的印第安人挨饿。”

“多慷慨啊！” 蕾蒙娜热切地惊呼道；“ 我觉得他们比我们好，费利佩！”

“我也这样认为，” 费利佩说。“ 我向来都这么说。印第安人是世界上最慷慨的种族。当然，这一点他们多少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但当神父初次来到这儿时，他们就已非常慷慨了。有时间你问问萨尔别德拉神父。他读过胡尼佩罗神父和克雷佩神父的全部日记，他说，那些没有开化的野蛮人对每一个到他们那儿去的人都提供食物，真叫人惊奇。”

“费利佩，你说得太多了，” 门口传来夫人的声音；她边说边用责备的目光看着蕾蒙娜。如果她把话说出口，那就是这样的：“ 瞧，你多么不配受到费利佩的信任呀。所以我不万不得已决不离开房间！” 她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蕾蒙娜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她略感不安地觉得自己理应受到责备。

“哦，亲爱的费利佩，你不舒服吗？” 她温顺地说；又转向夫人，“ 确实，夫人，他是在说话，但只说了一会儿，声音很低。”

“去叫亚历山德罗，蕾蒙娜，好吗？” 费利佩说。“ 要他把琴带着。我想如果他拉琴我会入睡的。”

蕾蒙娜找亚历山德罗找了很长时间。每个人都是几分钟前见到过他，但谁也不知道他这会儿在哪里。厨房、羊栏、葡萄园、果园、胡安·卡的病室——蕾蒙娜全都找遍了，还是没找到。最后，她站在走廊的台阶下面，似乎看见人影儿在洗衣石旁的柳树底下晃动。

“他会不会在那儿呢？” 她说。“ 他在那里干什么呢？和他在一起的是谁？” 她顺小路朝那儿走去，边走边叫：“ 亚历山德罗！亚历山德罗！”

听到第一声呼唤，亚历山德罗就猛地一下从他的同伴身边跳开，几乎在第二声呼唤出口之前，他已来到了蕾蒙娜的跟前，和她面面对。

“我在这儿，小姐，是费利佩先生找我？我带着小提琴呢。我想也许他喜欢在傍晚时分听我拉琴。”

“是的，” 蕾蒙娜回答说。“ 他想听你拉琴。我正到处找你。” 她一边说一边有意无意地偷偷朝他身后的黑幕里望去，要看看那个在小溪边慢慢移动的身影儿是谁。

蕾蒙娜所关心的一切没有逃过亚历山德罗的眼睛。“ 那是玛加丽塔，” 他连忙说。

“小姐要找她吗？要不要我跑去叫她？”

“不，” 蕾蒙娜说，又觉得不高兴了，她不知道为什么，事实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不高兴，“ 不，我不找她。她在那儿干什么？”

“在洗东西，” 亚历山德罗天真地回答说。

“拣这个时候洗东西！” 蕾蒙娜认真地想。“ 纯粹是个借口。我要看着玛加丽塔。”

夫人是绝不允许有这种事情的。” 她一边与亚历山德罗并肩走回屋子，一边在想，第二天早晨要不要向玛加丽塔说说这事。

在这同时，玛加丽塔也满肚子不高兴地陷入沉思之中。她一边把围裙从水里拎起又浸下，一边在自言自语：“ 乘我还在这儿，倒不如把他们干掉。多气人哪！我还没跟他说上两句话，偏偏她就来把他叫走了。而他刚听到她的声音，就像中了箭似地跑了。我真想知道这男人中什么邪了，变得这么厉

害。要是我能好好地跟他在一起待上半个小时，我很快就能弄清真相了。哦，可他的眼睛看透了我，彻底看透了我！我知道他是印第安人，可那有什么关系呢。他比费利佩先生要帅上几百万倍。那天胡安·何塞就说，要是让他来做牧羊人的头，那要比老胡安·卡强多了，但愿费利佩先生看到这一点；如果亚历山德罗要在这儿待一个夏天，那么费利佩为什么青不见这一点呢？”没等围裙洗好，玛加丽塔已筑起一座理想的空中楼阁：她嫁给了亚历山德罗，一座漂亮的小房子，孩子们沐浴着阳光，在洋蓟地里玩耍。她自己依然为夫人干活。“小姐也许会嫁给费利佩先生，”她补充说。她的思路不太流畅了。“他崇拜她走过的地方。瞎子也能看出这一点。

但也许夫人不会同意。反正，费利佩先生总得有个妻子呀。”这真是个幼稚的、女孩子气的幻想，用甜蜜、自然的渴望建成的楼阁，任何黄花闺女，不管身份高低，都不必为此脸红；但这楼阁是建在浮沙之上的，狂风和洪水马上就会侵袭它，这一点可怜的小玛加丽塔做梦也想不到。

第二天，玛加丽塔和蕾蒙娜各卧心里揣着个“小九九”做着家务。玛加丽塔已打定主意，天黑前要与亚历山德罗好好长谈一次，不管使用光明正大的手法还是卑鄙的手法。

“我知道，去年他是挺着得上我的，”她对自己说，回想起那时的几次舞会和告别时的美好的夜晚。“可是现在每个人都要打扰他，胡安在病床上要他去聊羊群的事儿，费利佩先生在另一张病床上要他去拉琴催眠，还有那么多的羊儿要他照料，而他居然没有生病，这可真是奇了。不过今天日落前我要找到一个机会，或者制造一个机会。只要我能跟他在一起行上半小时，过后我就不怕了，我知道怎样对付男人！”信心十足的玛加丽塔说。如果说实话，那么应该承认，她确实很能对付男人，而且进退自如，就她这个年龄、这个地位的姑娘来说，堪称全地区一绝。就在这注定对她的生活影响重大的一天开始之际，玛加丽塔打定了这样的主意。

蕾蒙娜的意图也十分明确。她经过一番思考后，决定不把昨天晚上玛加丽塔在柳树底下跟亚历山德罗在一起的事儿告诉夫人，而要仔细当心玛加丽塔，看看有没有进一步的迹象表明她试图与亚历山德罗私会。

她认为她采取的这个措施主要是为玛加丽塔好，她不愿意把她的事抖露给夫人，引起夫人的不快，夫人要是发起火来，那一定十分厉害，叫人难以忍受。她也明白，她之所以不愿意把这事捅出来，是怕影响夫人对亚历山德罗的评价，把他看得太低。“再说如果一个姑娘缠着他，跟他轻佻，那也不能怪他呀；肯定是她青见他在柳树边，就借口洗衣服，有意到他身边去了。如果他不是傻瓜，那他就应该看得出，她是决不会在晚上去洗衣服的。在我看来，他似乎不是个玩弄姑娘的人。他似乎跟萨尔别德拉神父一样，想的尽是些严肃的事儿。如果我今天青见玛加丽塔有什么出格的行为，我要亲自对她指出，语气温和而又坚决，要她对自己的行为多加检点。”

于是，像另外一个姑娘一样，蕾蒙娜全部集中在亚历山德罗身上的心思，也与开头有所不同，变得更温和，更富于想象了，非常奇怪，她说出的话儿竟然也有点儿像那个姑娘一样。

“我从没见过亚历山德罗这样的眼睛，”她说，“我奇怪竟会有姑娘跟他轻佻。甚至我自己——当他眼睛注视着我的时候——也感到了局促不安。他的眼睛有点像圣徒，那么庄重，但又那么温柔。我肯定他一定是个大好人。”

这一天就这么开始了；如果说那天山谷里有一个专门制造事端的魔鬼

在作祟，肆意搅乱人间的事务，那它也不会像她俩那样把事情弄得称心如意。早晨十点不到，蕾蒙娜正坐在走廊里绣花，半隐在葡萄藤后面，看见亚历山德罗拿着修枝刀朝着花园东边的洋蓐地走去，进了吉园。“他到那儿去干什么呀，”她想。“他不会到那儿去砍柳树吧。”她一直注视着他，直到他消失在树丛里。

看见这幕情景的并非蕾蒙娜一人。玛加丽塔从萨尔别德拉神父房间的东窗也看见了。

“我的机会来了！”她说；她匆匆抓起一条长头巾，妖艳地朝头上一技，悄悄绕过屋角，随后拔脚朝亚历山德罗的方向飞奔而去。她的脚步声传到蕾蒙娜的耳中，蕾蒙娜抬起头来，一眼就把这个情景看了个一清二楚。玛加丽塔不可能到那里去办正经事儿。蕾蒙娜莫名其妙地升起火来，脸上火辣辣的。但她又想，“哦，也许是夫人让她去叫亚历山德罗的！”她站了起来，来到费利佩的房门口，朝里一看，只见夫人双目紧闭，坐在费利佩床边的椅子上。费利佩在打瞌睡，睁开眼睛，探询的目光注视着蕾蒙娜。

“你知道玛加丽塔在哪儿吗？”蕾蒙娜问。

“在萨尔别德拉神父的房间里，要不就在厨房里给马达帮厨。”夫人轻轻地回答说，“是我吩咐她今天早晨帮着马达做胡椒的。”

蕾蒙娜点点头，回到走廊里，坐下来，考虑着自己该采取什么行动。然后她又站起来，来到萨尔别德拉神父的房门口，朝里奇去。房间里依然很乱。玛加丽塔活儿没干完就走了。蕾蒙娜气得双颊更红了。说来奇怪，她对这件事的每一个步骤都预测得那么准。

“她从这扇窗子里看见了他，”蕾蒙娜说，“就奔着追他去了。真丢人。我得去把她叫回来，让她知道这一切我都看见了，现在该是结束这件事的时候了。”

但一回到走廊里，蕾蒙娜便停了下来，又坐回到椅子上。她有一种好像是在监视别人的感觉，为此觉得挺恶心的。

“我就在这儿等她回来，”她说，拿起了刺绣活儿。但她根本没心思干活。时间过得挺慢，她坐在那儿，眼睛紧盯着古园，亚历山德罗和玛加丽塔先后都消失在那里。最后她再也忍耐不住了。她觉得好像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其实并不太长——也许半小时左右；不过，在她看来，在这段时间里，玛加丽塔足以跟亚历山德罗谈得非常投机，等到蕾蒙娜突然出现在杏园门口，严厉地说，“玛加丽塔，屋子里有事！”到这时，事情就可能出现糟得不能再糟的局面，让他们大吃一惊了。确实，每个有关的人都面临危局。

蕾蒙娜到达吉园门口时看见了这样一个场面：亚历山德罗背靠栅栏而立，右手握着修枝刀无力地低垂，左手被玛加丽塔握着，玛加丽塔紧挨着他，抬眼望着他的脸，露出一副半是莽撞、半带爱恋的表情，更加糟糕的是，亚历山德罗一见到蕾蒙娜，立即把手从玛加丽塔的手里抽出，并想尽量离她远一点，带着一种厌恶、反感的表情看着她，蕾蒙娜尽管生气，但也不由自主地把这一幕看在了眼里。既然连蕾蒙娜都看到了，玛加丽塔岂不更看了个一清二楚！看见了，只有当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面前受到挫伤时才能看见和感受到这一点。这一切发生在一瞬间；叙述这件事要花上两三倍的时间。没等亚历山德罗弄明白出了什么事，蕾蒙娜和玛加丽塔已经消失在花园的葡萄架下，——蕾蒙娜一本正经地、默默地走在前面，玛加丽塔跟在后面，脚步迟缓，有气无力，但心里却燃烧着一团怒火。

事情虽然只发生在一瞬之间，却向玛加丽塔揭示了实情。对亚历山德罗也是如此。

“天哪！”他说，“小姐还以为我在跟那姑娘谈恋爱呢。但愿她见鬼去！小姐看着我的那副样子，就像我是条狗似的。亏她想得出，一个男人一旦看见了她，怎么还会去看上别的女人！我永远也不能把这点告诉她！哦，这实在忍受不了！”愤怒之中亚历山德罗猛烈地挥舞起修枝刀来，刀刃刺进一棵老橄榄树里，直刺到手柄处。他真恨不得一死了之。他打算离开这里。他还有什么脸再见小姐呢！

“让那个姑娘见鬼去吧！”绝望之中他一遍又一遍地这么说着。从此那姑娘交上了恶运，这实在委屈了她。

玛加丽塔心里的痛苦更不待言。她比亚历山德罗早半秒钟看见蕾蒙娜，当时除了被人看着这样和亚历山德罗站在一起，有点心慌外，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大祸临头，——本来她可以等事情再有一点进展后就向蕾蒙娜和盘托出——因此没有把亚历山德罗的手放掉。但紧接着她就看见亚历山德罗脸色有变，哦，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永远！竟然会有个男人这么看她！他一看见蕾蒙娜，似乎身上所有的血都涌到了脸上，他一下子把手抽了回去——因为是玛加丽塔握着他的手，而不是他握着她的手——把他的手抽了回去，并把她从他身边推开，使她差点儿摔倒。如果他这么做只是因为害怕蕾蒙娜看见他们在一起，那她还受得了。但玛加丽塔心里清楚得很，这里另有名堂。当亚历山德罗的目光落在蕾蒙娜身上时他脸上那副转瞬即逝的、痛苦的、感到羞耻的、恳求、崇拜的表情，像闪电似的从她的意识里掠过。现在她比亚历山德罗本人更清楚地了解到了他的秘密。在她的第一阵怒火中，她既没意识到自己与蕾蒙娜之间的鸿沟，也没意识到蕾蒙娜与亚历山德罗之间的鸿沟。她的妒火那么强烈，就像他们三个完全应该平起平坐似的，因此她当时就傲气十足地反问道，“小姐叫我吗？”

蕾蒙娜迅疾地转身直对着她，青着她的眼睛，说，“我看见你到吉园去了，玛加丽塔，我知道你去干什么。我知道昨天晚上你就跟亚历山德罗一起在小溪边。我找你只是想告诉你，要是再让我看见这种事情，我就要告诉夫人了。”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玛加丽塔郁郁地嘀咕说，“我不懂小姐的意思。”

“你很清楚，玛加丽塔，”蕾蒙娜反驳道。“你知道夫人是不允许这种事情的。从现在起，你得当心你做的事。”说到这儿两人就分手了，蕾蒙娜回到走廊里，继续绣她的花儿，玛加丽塔去做被她遗忘的事情：替好心的神父整理床铺。但两个姑娘的心里都憋着火儿，而玛加丽塔要是听见了一会儿以后在走廊里说的话，她的心里也许会更火、更不痛快。

亚历山德罗对玛加丽塔、对他自己，总之，是对命运，发了一通火，几分钟后，他恢复了理智，他精明地说服了自己，眼下作为夫人、也作为小姐的仆人，他有责任解释清楚他刚才的处境。只是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他刚一有了这个念头，就快速地朝屋子跑去，希望能在走廊里找到蕾蒙娜，他知道，只要不跟费利佩在一起，她就总是待在走廊里。

蕾蒙娜看见他走来，便垂下眼睛，全神贯注地绣着花。她不想看见他。

脚步声停住了。她知道他站在走廊里。她不想抬起头来看。她以为只要她不抬头，他就会走开。她既不了解印第安人，也不了解情人的性格。过

了一会儿，见他老这么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她忍不住了，便抬起头来，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他脸上那凝视的目光，由于那么长时间无拘无束地注视她，慢慢地集中了一个男人心灵里所有的情思，就像一面火镜从阳光里引出火来一样。蕾蒙娜情不自禁地轻轻叫了一声，她一下子跳了起来。

“哦，我吓着小姐了吧？请原谅。我在这儿等了很久，想跟你说话。我想说——

突然，亚历山德罗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想说什么。

蕾蒙娜同样突然地发现她完全知道他想说些什么。但她没说话，只是探究地看着他。

“小姐，”他又开口了，“我决不会对夫人和你失职。”

“我相信你，亚历山德罗，”蕾蒙娜说。“没必要多说了。”

听到这些话，亚历山德罗顿时面露喜色。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与其说他听到，不如说他感觉到，蕾蒙娜是理解他的。他第一次感觉到他和她之间存在着个人关系。

“很好，”他说，句子很简短，就像平时他和他的乡亲们讲话时一样。“很好，”谦恭地鞠了一躬，随后便走开了。依然憋着一肚子火在萨尔别德拉神父房间里磨磨蹭蹭干活儿的玛加丽塔听见了亚历山德罗的声音，连忙跑出去，想看看他在跟谁说话，结果听见了最后几句。她从一条窗帘后面向外张望，看见了他说话时的表情；也看见了听他说话的蕾蒙娜脸上的神情。

玛加丽塔攥起了拳头。种子开花了。蕾蒙娜又有了一个新敌人。

“哦，亏得萨尔别德拉神父已经走了！”那姑娘狠狠地说，“要不，他无论如何会从我嘴里掏出这个秘密的。也许我可以有一年时间不用忏悔了；在这段时间里会发生很多事情。”

许多事情，是啊！

## 第八章

费利佩恢复得很慢。正如萨尔别德拉神父所说，这次复发确实比初发要厉害得多。

他日复一日地躺在床上，很难看出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没有痛苦，但他太虚弱了，几乎比剧烈的创伤更难忍受。亚历山德罗几乎每天都被叫去为他拉琴或唱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从半昏迷的状态中唤醒。有时候他还跟亚历山德罗谈谈有关地产的事务，表现出类似他旧日的生气，但仅仅是昙花一现，不一会儿他就累了，于是便闭上眼睛，说，“我要再跟你谈谈这件事，亚历山德罗；现在我要睡了。唱吧。”

夫人看见有亚历山德罗在场，费利佩就显得高兴，她本人也就对亚历山德罗热心起来；而且，她还非常喜欢他的沉默寡言。不管是男是女，要想得到夫人的宠爱，几乎没有比说话小心、举止谨慎这一招更灵的了。她对于人的本质中的沉默、自制、神秘，有着出乎本能的偏爱。她越观察亚历山德罗，就越信任他、越赞赏他。也算胡安·卡走运，他不知道他女主人在动什么脑筋。如果他知道的话，准会焦虑万分，并且立即用刀尖对准亚历山德罗。

恰恰相反，由于丝毫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且时时担心着他所害怕的那个墨西哥人有朝一日会听到他的不幸，请求取他而代之，因此，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在夫人面前夸奖亚历山德罗。每回她到他床边探病，他总要为那孩子（这是他对亚历山德罗的称呼）美言几句。

“说真的，夫人，”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我真惊奇，就他那年纪，哪来的这么多知识。在牧羊业上，他就像一个老手。他比我手下所有的牧羊人都懂得多——多得多；而且不仅是在牧羊业上。他对于牧牛也很有一手。胡安·何塞为了一件他不懂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得益于他了。而且他又那么谦虚。我不知道竟会有这样的印第安人；肯定不会太多。”

“对，我看不会太多，”夫人常常这样心不在焉地回答。“他的父亲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教子有方。”

“亚历山德罗什么活儿都能干，”亚历山德罗的推崇者继续说。“他使用起木匠工具来，熟练得就像跟木匠当过学徒似的。他给我的腿做了个新的夹板，就像膏药贴在伤口上一样，使我的痛苦减轻了许多，现在比过去轻松多了。他是个好孩子——好孩子。”

胡安的这些话可没被夫人当作耳旁风。她越来越密切地观察亚历山德罗；胡安最害怕的那件事情，也就是他想用亚历山德罗来作暂时的替身而避免掉的那件事情，慢慢地就要发生了。夫人开始动起这个脑筋，她可能不但要永远雇用这个年轻力壮、积极肯于的人，而且还要作出对胡安更不利的决定。作为一个这样的出生、受到这样安置的印第安人，要是能够得到莫雷诺夫人永远雇用，在夫人看来，那他是绝对不会有丝毫迟疑的。

然而，她不想急于行动。反正胡安的腿还得过好长时间才能好。她得更加细心地观察一下那个年轻人。同时，她要让费利佩想到这个主意，让他提出这个建议。

于是，有一天她对费利佩说：“费利佩，亚历山德罗的嗓子多好啊，等他走了，我们就听不到他唱歌、拉琴了，真遗憾，对不？”

“他不走！”费利佩吃惊地叫道。

“哦，对，对；暂时还不走。他答应留下来，等胡安腿好了再说；但我想那要不了六个星期，也许八个星期。你生病躺在这里，不知道日子过得多快，孩子。”

“是呀，是呀！”费利佩说。“真的已过去一个月了吗！”他叹了口气。

“胡安·卡跟我说，那孩子就他的年龄来说，知识非常丰富，”夫人继续说。“他说他在牧牛上跟牧羊一样熟练；比我们牧场上雇用过的任何一个牧牛人都懂得多。他那么温和，那么有礼貌，简直有点惊人。我从没见过有这样举止的印第安人。”

“老巴勃罗跟他一样，”费利佩说。“跟着佩雷神父一直生活了这么久，这是很自然的。我也见过别的在行为举止上跟亚历山德罗一模一样的印第安人。他们这是天生的。”

“我不想让亚历山德罗走。可是到那时你就康复、强壮了，”夫人说，“那时你就不会想着他了，是吗？”

“不，到那时我也会想的！”费利佩不高兴地说。他还很虚弱，足以耍耍小孩子脾气。“我喜欢让他在我身边，他比我们雇用过的任何人都要顶用十几倍。但我责任何牧场都不能用金钱把他留住。”

“你打算长久地雇用他吗，”夫人故意惊讶地问。“如果你愿意这么做，

你肯定能做到，这点我毫不怀疑，他们都很穷，我想；要是他不穷，他就不会跟那些剪毛手一起干活了。”

“哦，不是这么回事，” 费利佩不耐烦地说，“ 你不会明白，因为你从没跟他们在一起过。但他们跟我们一样骄傲。我是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巴勃罗。他们靠剪羊毛赚钱，就像我卖羊毛赚钱一样。这没多大区别。亚历山德罗剪毛队里的人都服从他，全村的人都服从巴勃罗，就像这里的人服从我一样，这是绝对的，在信仰上，更不用说了。” 费利佩笑着补充说。“ 这个你不会明白，母亲，但实情就是这样。我没把握能用足够的钱来打动亚历山德罗，让他留下来做我的佣人。”

夫人不以为然，鼻孔鼓了一下。“ 对，我不明白，” 她说，“ 我绝对不会明白，” 她说。“ 村子里这些高贵的老爷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他们的祖先——不到一百年前还是些赤身裸体的野蛮人？要不是我们来到这里教育他们，开化他们，那他们本身至今还是赤身裸体的野蛮人呢。这个种族向来就只配做佣人。神父们全都指望把他们训练成佣人——好样的、虔诚的天主教徒，心甘情愿的庄稼汉。当然罗，例外总是免不了的，我本人就觉得，亚历山德罗就是个例外。但我不信他就那么与众不同，比方说，只要你付给他跟胡安·卡一样的工钱，他准会为了能有机会留在这里而跳起来。”

“好吧，我会考虑这事的，” 费利佩说。“ 要是能让他永远留在这儿，我是再高兴不过了。我打心底里喜欢他。我会考虑这事的。”

夫人的心愿立刻就全部实现了。

就在夫人母子俩对话的时候，蕾蒙娜恰好走进了房间。听到亚历山德罗的名字，她便在窗前坐下，朝外望去，但耳朵却在注意听着。这个月来，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彼此有了很多了解，尽管两人都没意识到这点。事情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只要亚历山德罗在附近，蕾蒙娜总能知道，她信任他，她不再认为他是一个印第安人，就像她不认为费利佩是印第安人一样，她认为他是个墨西哥人。更有甚者，她看见亚历山德罗和费利佩在一起，心里不得不承认（就像玛加丽塔在她之前所认为的那样），亚历山德罗比费利佩英俊得多。蕾蒙娜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她不得不承认。

“要是费利佩像亚历山德罗一样高、一样结实就好了，” 她好多次对自己说。“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不知道夫人是否看出亚历山德罗有多英俊！”

当费利佩说他认为给亚历山德罗·阿西斯再多的钱也无法打动他让他留下来时，蕾蒙娜突然张开嘴巴，好像要说话，然后又改变了主意，继续保持沉默。有好几回，在夫人母子谈话时，她插了嘴，惹得夫人大为不快。

费利佩看见了蕾蒙娜的动作，但他也觉得最好还是等母亲离开了房间，再问蕾蒙娜刚才想说什么。夫人刚一出去，他便说，“ 蕾蒙娜，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蕾蒙娜脸红了。她决定不说出来。

“告诉我，蕾蒙娜，” 费利佩坚持道。“ 你是要说说关于亚历山德罗留下来的事情，我知道。”

蕾蒙娜没有回答。她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费利佩面前显得很不自在。

“你不喜欢亚历山德罗？” 费利佩说。

“哦，喜欢！” 蕾蒙娜热切地答道。“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很喜欢他。” 但她随即住了口。

“嗯，那么是什么事呢？关于他留下来的事，你听到什么闲话了吗？”

“哦，没，没，一句也没有！”蕾蒙娜说。“谁都知道他要在这儿待到胡安·卡腿好了再走。但你说你认为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不会留下来。”

“嗯，”费利佩用探询的口气说，“我是这么认为的。你呢？”

“我想他是愿意留下来的，”蕾蒙娜吞吞吐吐地说。“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个。”

“你怎么会这样认为的呢？”费利佩问道。

“我不知道，”蕾蒙娜说，更加支吾了。现在她说出来了，她很后悔。费利佩好奇地青着她。她对自己的想法这么没有把握，这么疑虑重重，这么支支吾吾，这可不是蕾蒙娜的性格。一种感觉从费利佩的脑子里掠过——远远谈不上怀疑或嫉妒，但又与怀疑和嫉妒不无关系——那么迅速地一掠而过，费利佩几乎都没意识到，要是意识到了，他准会嘲笑自己。嫉妒一个印第安剪毛手？不可能！然而，这种一掠而过的感觉毕竟留下了一丝痕迹，使费利佩无法忘记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打从这件事后，费利佩肯定会比以前更密切地注意蕾蒙娜；会衡量她的言行和举动；如果她的言行和举动似乎有丝毫的改变，他就会更密切地注视她。无形的网紧紧地罩着蕾蒙娜。三个人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怀着纯情的亚历山德罗，带着护意的玛加丽塔，爱与困惑交织的费利佩。只有夫人没有注意她。要是夫人也注意了，那事情准会发生变化，因为夫人眼清目明，观察别人的动机难得失误，从来不会长时间受骗；但是在蕾蒙娜的问题上，夫人的观察力和鉴别力却靠不上谱。这个姑娘被排斥在夫人的真实生活之外，实在令人奇怪。这孩子是夫人的姐姐托付给她的，对于她的衣食住行等等外在需要，夫人都尽力提供，毫无差错，但要说到对她的个人关系，说到母爱，乃至对她关心、和她交往，则丝毫没有。夫人从来不给她这些。如果她有意不给，该不该受到责备呢？她又做些什么呢？好多年前，萨尔别德拉神父就为这事给她留下了忠告。“我还要为这孩子做些什么呢？你看还有什么遗漏，还有什么疏忽的吗？”夫人这么一本正经而又很骄傲地问道。面对这种洁问，神父实在也指不出夫人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尽到责任。

“你不爱她，闺女，”他说。

“对，”莫雷诺夫人的坦诚是无可比拟的。“对，我不爱。我不能爱。人不能靠意志去爱。”

“这话不错，”神父郁郁地说；“但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是的，如果这种感情存在的话，”夫人立即回答。“但对于她，感情是不存在的。

我永远不会爱蕾蒙娜。只是因为你的吩咐，也是为了不让我姐姐伤心，我才收养了她。

在抚养她的问题上，我决不失职。”

这没有用。如果夫人的心思不在这方面，而你硬要让她在这边转，哪怕只转一点儿，那都无异于对高山说，“跳到海里去。”萨尔别德拉神父所能做的一切，只是自己把更多的爱给予蕾蒙娜。他打心眼里喜欢她，一年比一年爱她，这是不足为奇的；从来没有一个姑娘比蕾蒙娜更温柔、更可爱，这些年来，她一直孤零零地寄居在莫雷诺夫人家里，只有费利佩和她作伴。

现在有三个人在注视蕾蒙娜，如果有第四个，那第四个就是她自己，而且事情的结果就可能完全两样。但蕾蒙娜怎么能注视呢？蕾蒙娜怎么会知

道？除了和修女们在学校里读了两年书外，她从未离开过夫人的家。费利佩是她认识的一个小伙子——费利佩，从她五岁时就是她的哥哥。

莫雷诺夫人家里没有欢乐。费利佩需要欢乐时，他就出门旅行，一天、两天、或三天，去寻找欢乐；他想去就去。蕾蒙娜从没去过。好多次她渴望能去圣巴巴拉，或蒙特里和洛杉矶；近来夫人偶尔上那儿去，但是要请求夫人同意让她陪夫人一起去，蕾蒙娜没有那么大的勇气。离开修道院学校已有三年了，但是离校那天修女们流着爱恋的泪水跟她吻别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她念过的屈指可数的小说、故事和一些诗歌全都是最最幼稚和老式的，使她几乎像从前、一样充满稚气。这种稚气，加上她天生的乐观，使她对自己单调的生活感到异乎寻常的满足。她喂鸟、养花、整理小教堂、帮着干些轻微的家务活、绣花、唱歌，还有就是根据夫人八年前的吩咐，做祷告，逗萨尔别德拉神父高兴。

出于两种迥然不同的原因，她和亚历山德罗都令人奇怪地丝毫没有起过恋爱和结婚的念头——他是因为生活在阴影里，她则因为在阳光下；他心里和思想里充满困惑和恐惧，而她则每天要做一些不伤脾胃的轻微的日常家务活儿，像个孩子似的在室外嬉戏玩耍。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费利佩依然弱不禁风，亚历山德罗想出了一个大胆的措施。每次到费利佩的房间里唱歌拉琴，他都觉得自己透不过气来。在房间里待上一个小时，就会使他很不舒服。房间很大，有两扇窗子，房门从不关上，但对亚历山德罗来说，房间里的空气似乎是凝滞的。

“要是非让我待在那个房间里，我会像费利佩一样生病的，床是件让人体弱的东西，再健壮的人也会被它摧垮，”一天亚历山德罗对胡安·卡说。“我想请他们同意我把费利佩先生搬到走廊里，把他放在我做的一张床上，你认为他们会生我的气吗？我敢用脑袋担保，不出一个星期，我就能让他站起来。”

“要是你真能做到，你可以要求夫人把半份地产送给你，而且你准能得到，孩子，”胡安回答说。一听这话，亚历山德罗热血涌到了脸上，胡安连忙补充说，“别这么激动。”

我并不是说你会因为做了这件事而索取任何报酬；我只是认为要是夫人看见费利佩又能站起来，那她该有多么高兴。我时常这么想，如果费利佩先生不能康复，夫人肯定也不会比他多活多少日子。她完全是为了他而活着。要真到了那一天，这儿的地产将会归谁，我是绝对不知道的。”

“不会归小姐吗？”亚历山德罗问道。

胡安·卡难看地笑了一声。“哈哈，要是让夫人听到你这么说就好了！”他说。

“说真的，小姐从莫雷诺地产上能得到足够的面包就不错了。嘿，听着，亚历山德罗，要是你不说出去，我就把小姐的事儿告诉你。你知道她不是夫人的亲骨肉，不是他们家的亲戚。”

“是的，”亚历山德罗说，“玛加丽塔告诉我说，蕾蒙娜小姐只是莫雷诺夫人的养女。”

“养女！”胡安·卡不屑地重复了一句，“这件事里有些名堂我不知道，永远不会知道，我在蒙特里时，奥特格纳的屋子是关着的，我不能跟他们家任何人说话。但这一点我知道，首先收养这个姑娘的是奥特格纳夫人；关于她的出生，还有一条丑闻呢。”

胡安·卡要不是老眼昏花，准会从亚历山德罗的脸色中看出，他应该多讲究一点措词。但他继续往下说，‘在具特格纳夫人下葬之后，我们的夫人带着这个姑娘回来了；我敢肯定，孩子，我好几次看见夫人看着那姑娘，好像巴不得她死掉。说起来真丢人，因为那姑娘总是像圣徒们所见过的孩子一样漂亮和乖巧。但是血缘的烙印，血缘的烙印，孩子，是家里的一件惨痛的事。就我所知，她的母亲是个印第安人。有一回我在小教堂里，躲在大圣徒约瑟夫像身后，偷听到夫人这么说的。她是在跟萨尔别德拉神父说话，她说，“要是这姑娘血管里只有一种血液，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不喜欢这些跟印第安人养下的杂种。”’

要是亚历山德罗是个文明人，听到“印第安人”这几个字他准会跳起来。到底是亚历山德罗，他反而显得更加冷静（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轻轻地说，“你怎么知道她的母亲是印第安人呢？”

胡安存心不良地又笑了起来，“哈，她的脸跟奥特格纳长得一模一样，而那个奥特格纳，哦，整个沿海都把他的丑闻当笑柄呢，没有一个正派的女人会跟他说话，除非看在他妻子的份上。”

“但你不是说，那孩子是由奥特格纳夫人收养的吗？”亚历山德罗问道，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急促；愚蠢的老胡安·卡津津乐道于他的这些流言蜚语，什么也没注意到。

“啊，啊，我是这么说过，”他继续往下说；“事情确实是这样。你知道，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圣徒；尽管上帝知道如果她有意庇护她丈夫的小杂种的话，她得借一个教堂才能安排得下他们。但是有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男人抱来这个婴儿，把她留在了夫人的房间里，而她，可怜的太太，从来没有生过孩子，一见到她就感到温暖，把孩子收养在身边，直到她去世；我敢担保，为了让我们的夫人在她死后收养这个孩子，她可是吃了不少苦；要不是为了让奥特格纳难堪，我想我们的夫人真巴不得那孩子马上就死掉。”

“夫人不是待她很好吗？”亚历山德罗声音沙哑地问道。

胡安·卡的自尊心使他对这个问题表示愤恨。“你以为莫雷诺夫人会亏待投到她门下的人吗？”他骄傲地问道。“在所有的事情上，个姐总是跟费利佩先生一样。我亲耳听见这是大人答应奥特格纳夫人的。”

“这一切小姐都知道吗？”亚历山德罗问道。

胡安·卡画着十字。“圣徒保佑，不知道！”他惊叫道。“在她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回我在她听得见的地方说起这事，我永远不会忘记，为这事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我不知道她听见了我的话；但她跑到夫人那里，问谁是她的母亲。她说，我说她母亲不是好人，说实在的，这话我倒是说过，这不足为奇。夫人就来找我，她说，‘胡安·卡尼托，你在我家已很久了；但如果让我听见你在这儿、或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地方说起蕾蒙娜小姐的事，哪怕只有一星半点，那你就马上给我走！’你总不会把这事说出去而让我倒霉吧，亚历山德罗？”老人不安地说。“像我这样一个劳碌惯了的人，躺在这该死的床上，无所事事，我可实在管不住我的舌头。”

“不，你放心，我决不说出去，”亚历山德罗慢慢走开了。

“来！来！”胡安叫道。“你不是打算替费利佩先生做个床放在走廊里吗，现在怎么样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要用生皮条做？”

“哦，我忘了，”亚历山德罗转过身来说。“是的，是用生皮条做。把生

皮条绷得紧紧的，睡在上面好处大得很；我父亲说，传教区还存在的时候，神父们只愿睡这种床，我自己更喜欢睡地上；但我父亲总是睡在生牛皮上。他说这能使他保持身体健康。你认为我应该跟夫人说这事吗？”

“跟费利佩先生本人说吧，”胡安说，“他说话算数。现在这儿从头到尾都归他管；好像昨天我还把他抱在我膝盖上呢，一眨眼工夫老家伙都被逼上绝路了，亚历山德罗。”

“不，胡安·卡尼托，”亚历山德罗和善地答道。“不是这样。我父亲年纪比你大多了，如今他管辖我们的村民还像从前一样严厉。我本人也服从他，就像我还是个孩子似的。”

“我倒要奇怪了，”胡安心想，“你不称你自己是孩子，那还能是什么呢？”但他嘴里却答道，“我们可不是这样。老人可没这么受人尊敬。”

“那可不好，”亚历山德罗答道。“我们受的教育不同。我们村里有一个老人，比我父亲要大好多好多岁。在建造圣迭戈传教馆时，他帮着抬灰浆，我不知道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现在他早已超过了一百岁，双目失明，傻里傻气，风瘫在床，但他得到每一个人的照料，我们用双臂抬着他参加每一次宗教会议，把他安置在我父亲身边。有时候他说的话十分傻，但我父亲不准别人打断他。父亲说，冒犯老人会带来恶运。我们自己马上也会老的。”

“啊，啊！”胡安悲伤地说。“我们一定都会有这一天的。对我来说，这一天看来已为时不远了！”

亚历山德罗胜目结舌，胡安·卡衡量年龄大小的标准使他深感惊讶，就像刚才胡安对亚历山德罗表示的惊讶一样。“老人，今天你的名字应该叫信仰。”他想；但他继续说着用生皮条做床的事。“我一下子还不能跟费利佩先生说上话，”他说。“通常总是等他要睡时我去为他拉琴或唱歌。但是看着他一天天这样衰弱下去，我的心情很沉重，他完全是缺少空气和阳光，我相信，真的，胡安。”

“那就问小姐把，”胡安说，“她的话费利佩总是百依百顺的。”

亚历山德罗没有回答。为什么胡安建议他把为费利佩的健康而作的打算告诉蕾蒙娜小姐，竟会使他不高兴呢？他也说不上来，但他就是不愿意跟她说这件事。

“我会跟夫人说的，”他说；说来也巧，这对夫人正好在门口，她也是来探问胡安·卡的病情的。

关于用生皮条做床的建议使夫人大为高兴。她本人年轻时就听说过许多这种床的好处，并且睡过这种床。“对，”她说，“这种床很好。我们试试看。昨天费利佩先生还抱怨他睡的床呢；他没生病时，认为天底下没有比他的床更好的了；这是他用高价买来给我的，但我不能睡。我一躺上去它就像要把我摔下来似的；这是一种骗人的花样，就跟美国人带到这里来的所有新发明一样。但费利佩先生直到现在还认为它是一种奢侈品，现在他在床上辗转不安，并说那床时时都在使他摔跤。”

亚历山德罗尽管敬畏夫人，也忍不住笑了。他说，“这种床我也睡过一回，夫人，我也正是这样对我父亲说的。那床就像我胯下的一匹野马，随时都要弓背跳起，把骑手摔下。我想也许这是圣徒的发明，不让人睡得太久。”

“正好有一堆生皮条，”胡安说，“已经晒得很干了，但是还不太硬；今天胡安·何塞打算把它们卖掉；里面总有一条能用的。决不能用太干的。”

“越新鲜越好，”亚历山德罗说，“只要不带湿气。我可以做床吗，夫人？”

他问道。“夫人是不是同意让我把床做在走廊里呢？我刚才还在问胡安·卡尼托，他是不是认为我可以如此冒昧地请你同意让我把费利佩先生搬到外面通风的地方去。我们认为，像这样长时间地关闭在屋子里，准死无疑。我们只有在肯定要死的情况下，才进入到黑暗的屋子里去。”

夫人迟疑不决。她不赞成亚历山德罗对新鲜空气的偏爱。

“夜里白天都睡在外面？”她说。“晚上睡在外面肯定不好吧？”

“晚上睡在外面最好了，夫人，”亚历山德罗认真地答道。“我恳求夫人试一试，让费利佩先生到外面睡一夜，如果没有很大起色，你就把我亚历山德罗当成吹牛大王。”

“不，你误解我的意思了，”夫人温和地说。她发现自己深深地被这年轻人对费利佩的忠诚吸引住了，她认为这是他对费利佩的忠诚。“等我死了，把费利佩留在这儿，”她曾不止一次地对她自己说，“有这么一个仆人在身边，那对他是大为有用的。”

“很好，亚历山德罗，”她答道；“做床吧，我们马上就试一厂。”

午前，太阳还高悬在西天，蕾蒙娜像往常一样坐在走廊里，绣着花儿，这时她看见亚历山德罗走来，后面跟着两个人，抬着生皮条。

“那是怎么回事？”她说，“亚历山德罗的新发明，可是为了什么呢？”

“为费利佩先生做张床，小姐，”亚历山德罗说，轻快地跑上台阶。“夫人同意在走廊里搭一张床，要让费利佩先生日夜都睡在这里；你的眼睛将会看到一个奇迹：他将恢复体力。是紧闭的房间使他虚弱；他没有病。”

“我相信这是真话，亚历山德罗，”蕾蒙娜叫道，“我一直在这么想。我在那个房间里坐上一个小时后就会头疼，走出房间到这儿来后就好了。但是晚上也睡在这儿吗，亚历山德罗？晚上睡在门外不会有害吗？”

“为什么，小姐？”亚历山德罗简单地问道。

蕾蒙娜没有回答，只是说，“我不知道；我向来是这么听说的。”

“我们可不这么认为，”亚历山德罗答道；“除非天太冷，我们更喜欢晚上睡在外面。小姐，晚上看看天空那才有趣呢。”

“我想是这样的，”蕾蒙娜叫道。“我从没考虑过这件事。我想试试看。”

亚历山德罗低头忙着做床架，他把床架子放在走廊有遮盖的角落里。要是他的脸抬起来的话，蕾蒙娜就会看见一个使她吃惊的神色，肯定要比几天前，也就是玛加丽塔那件事过去后她所看见的那个神色更叫她吃惊。亚历山德罗的脑子里整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念头乱糟糟穿梭般闪现，模糊但又强烈。要是用语言表达的话，可以发现，无非就是这些念头：“蕾蒙娜小姐的血管里有印第安人的血液。蕾蒙娜小姐还没婚配。夫人不喜欢她。印第安血液！印第安血液！”肯定就是这些话，或诸如此类的话；但亚历山德罗并没有把它们诉诸语言。他只是一个劲地忙活着，在粗糙的廊柱上固定好费利佩的床架，把生皮条技开，绷紧，固定，每敲进一颗钉子，每挥舞一次锤子，都似有一种欢欣鼓舞的力量，好像突然间周围出现了新的天地。

现在，当他听见蕾蒙娜突然以其女孩子气的迫切的声音说，“我想是这样的；我从没考虑过这件事；我想试试看。”这时他一天来的这些模糊、混乱的念头，这天的欢欣鼓舞的力量，迅速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幻象，出现在他面前——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天空，蕾蒙娜和亚历山德罗一起抬头望着它。但当亚历山德罗抬起头来时，他只说，“瞧，小姐！现在全都结实了。如果费利佩先生愿意让我把他背来躺在这张床上的话，他准会舒舒服服地睡

上一觉，就像他自从发病后从没睡过觉一样。”

蕾蒙娜急切地奔进费利佩的房间。“走廊里床已做好了，”她叫道。“要不要让亚历山德罗进来背你出去？”

费利佩吃惊地抬头看着她。夫人转向蕾蒙娜，情不自禁地露出淡淡的、不快的表情，这种表情总是比生气更使敏感的姑娘伤心。“我还没把换床的事告诉费利佩，蕾蒙娜，”夫人说，“我以为亚历山德罗把床做好后会通知我的，你这么突然闯进来真让我感到遗憾。你瞧，费利佩还很虚弱。”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费利佩不耐烦地叫道。

一听到那事情真相，他立刻就像孩子似的急着要搬出去。

“我正需要这样！”他叫道。“这张该死的床弄疼了我的每一根骨头，我渴切地盼望太阳，胜过久旱盼甘霖。上帝保佑你，亚历山德罗，”他看见亚历山德罗在门口，便继续说。“过来，用你的长臂把我抱起来，快点把我抱出去。我已经觉得好一点了。”

亚历山德罗像抱个小孩似的把他抱起来，确实，现在的费利佩，他那枯瘦的身体，就是让一个不如亚历山德罗那么壮实的人来抱，也显得很轻。

蕾蒙娜抱着枕头和毯子，带着凄凉、受伤的心先奔了出去。她刚要铺床时，夫人把东西从她手里拿过来，说，“我自己会铺的，”挥手赶走了蕾蒙娜。

这是件小事情，蕾蒙娜受惯了。一般情况下她不会因此而抑制不住痛苦的感觉。但这姑娘现在的心情很不平静。刚才第一次受到夫人伤害时，她费了好大劲才把眼泪夺进肚里。这第二次打击太重了。她转身快速地跑掉，泪水顺着面颊淌下来。

亚历山德罗看见了；费利佩看见了。

对费利佩来说，这情景虽然令人痛苦，但并不惊奇。他母亲时常让蕾蒙娜伤心，他知道得太清楚了。眼下，他抱着虚弱的身体，只是在想，“天哪！我母亲不喜欢蕾蒙娜，多遗憾啊！”

对亚历山德罗来说，这情景可是太那个了。他弯腰把费利佩放在床上，颤抖得厉害，费利佩有点儿害怕地抬起头来。

“我还那么重吗，亚历山德罗？”他笑着说。

“不是因为你的重量，费利佩先生，”亚历山德罗放下了费利佩，依然在颤抖，他的目光追随着蕾蒙娜。

费利佩看见了。紧接着这两个年轻人的目光相通了。亚历山德罗比费利佩先把眼睛垂下。费利佩紧紧地盯着亚历山德罗。

“啊！”他边说边闭上了眼睛，一头倒在了枕头上。

“舒服吗？行不行？”夫人问道，她什么也没看见。

“我从来没这么舒服过，母亲，”费利佩说。“留下来，亚历山德罗。我一定下心来就有话跟你说。这一搬动让我太高兴了。等一下。”

“是，先生，”亚历山德罗说着，在走廊石阶上坐了下来。

“如果你留下来，亚历山德罗，”夫人说，“我就走了。有些事情还得我去照料。”

只要你在费利佩身旁，我就对他放心了。你能等到我回来吗？”

“是，夫人，”亚历山德罗说，那声音冷冰冰的，就像夫人对蕾蒙娜说话时一样。

在心底里，他已不承认自己是莫雷诺夫人的佣人。事实上，当时他心

里乱糟糟地在想，他是否有可能在他答应留下来的期限届满前离开。

费利佩很久才睁开眼睛。亚历山德罗以为他睡着了。

他对亚历山德罗的脸凝视了几分钟，最后终于说话了。“亚历山德罗，”他说。

亚历山德罗一下子跳了起来，迅速来到床边。他不知道费利佩接下来会说什么。他觉得在那几分钟的凝视中，费利佩看透了他的心思，亚历山德罗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

“亚历山德罗，”费利佩说，“我母亲对我说起让你永远留下来的事情。胡安·卡老了，现在又出了这件事，往后他是少不了要拄拐杖了，可怜的人！我们迫切需要有这么个会养羊，能总管一切的人。”

他边说，边紧紧注视着亚历山德罗的脸，这脸上表情瞬息多变，最后是惊讶战胜了一切。费利佩误解了这种惊讶。“我知道你会惊讶的，”他说。“我告诉过我母亲，你不会想到这件事；你现在留在这里，只是因为遇到了麻烦。”

亚历山德罗感激地点点头。费利佩理解了他的心思，使他大为高兴。

“是的，先生，”他说，“是这样。我跟萨尔别德拉神父说过，这不是为了工钱。

但我父亲和我需要一切我们能挣到的钱。我们的人很穷。我不知道我父亲是否认为我应该接受你的抬举，先生。得由他说了算，我要问问他。”

“这么说你是愿意接受的罗？”费利佩问道。

“是的，先生，如果我父亲愿意我接受的话，”亚历山德罗感激地注视着费利佩，答道；过了会儿他又补充说，“如果你肯定是出于真心，费利佩先生，我很乐意帮你忙。”

但是就在几分钟前，亚历山德罗还在动着脑筋，设想迅速离开莫雷诺夫人家的可能性。这个变化并非忽发奇想，也不是要想跟蕾蒙娜保持接触的感情冲动；而是由于他突然意识到费利佩先生会成为他的朋友。亚历山德罗没有看错。

## 第九章

夫人回到走廊时，发现费利佩睡着了，亚历山德罗站在床脚边，双手抱胸，注视着他。夫人走近时，亚历山德罗又感到了她厉声呵责蕾蒙娜时他所产生的那种朦胧的敌意。

他垂下眼睛，等着她来打发他走。

“现在你可以走了，亚历山德罗，”夫人说。“我守在这里。你肯定费利佩先生通宵睡在这里不会出事吗？”

“用不了几个晚上就能治好他的病，”亚历山德罗回答说，依然没有抬起眼睛，并且转身要走。

“等一下，”夫人说。亚历山德罗停下了。“晚上让他一个人在这儿不好，亚历山德罗。”

亚历山德罗想到过这个问题，并且记得如果他躺在费利佩身边的地上，

那也就是躺在小姐的窗下。

“是啊，夫人，”他回答道。“不过我会躺在他的身边。我早就这么想过，如果夫人愿意的话。”

“谢谢你，亚历山德罗，”夫人说，那声音准会叫可怜的蕾蒙娜吃惊——她目光忧郁，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房间里。在她看来，除了对费利佩外，夫人对任何人说话都不会这么温和。“谢谢你！你真好。我为你准备一张床。”

“哦，不用！”亚历山德罗叫道；“请夫人原谅，我不能睡在床上。我只需要像费利佩先生那样的生皮条和我的毯子。我任何床都不能睡。”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夫人心想；“这小伙子啊，真让人想不到是印第安人！但是地面比泥地更硬呀，亚历山德罗，”她和气地说。

“不，夫人，”他说，“这是一样的；今天晚上我不睡觉。我得注意守护着费利佩先生，说不定会起风，也许他会醒来，需要什么东西。”

“我自己守到半夜，”夫人说，“看着他一开始睡得怎么样，我会踏实得多。”

这是夏夜里最温和的时候，安静得就像地球上根本没有生物似的。一轮圆月，清辉洒照在花园和掩映在树丛中的小教堂的正面。蕾蒙娜从窗口看见亚历山德罗在小径上来回踱步。她刚才看见他在费利佩的床边铺开生皮条，看见夫人坐在一张大雕花椅子里。

她不知道他们是否都要守夜；她不明白为什么夫人总是不让她来守夜，看护费利佩。

“我对任何人都没用，”她伤心地想。她不敢出去询问一下今天晚上的安排。晚饭时夫人还是用那种使她噤口、害怕的冰冷、疏远的口吻跟她说话。一整天她都没能单独跟费利佩见上一面。过去——哦，现在来看，这个过去是多么遥远啊！——玛加丽塔一直能使她感到安慰，其作用是她远远没有意识到的——现在，玛加丽塔阴郁，沉默，而且尽可能躲着蕾蒙娜，有时候看着蕾蒙娜时那表情真叫她发抖，并且自言自语，“她恨我。自从那个早晨以来她一直在恨我。”

对蕾蒙娜来说，这一天显得冗长、郁闷；她坐在自己的窗下，头靠着窗框，看着亚历山德罗上来下去，第一次感到，他能爱她，她很高兴，她没有为这个感觉而畏缩，也没有聪明地否认或对自己掩饰这一点。她没有想得更多，也没走得更远。她的脑子不像玛加丽塔那样充满幻想，这是在与男人的自由接触中滋生出来的。但她明显地、温情地为亚历山德罗爱她而高兴，并且明显地、温情地意识到亚历山德罗多么爱她，这个晚上，她坐在窗前，向外凝视着月光照耀下的花园；直到上床之后，她仍能听见花园小径上传来他那低沉的、有节奏的脚步声，她入睡前在想的最后一件事是，亚历山德罗爱她，她感到高兴。

蕾蒙娜醒来时，月亮早已落下，花园、教堂正面、树木、葡萄园，全都笼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她从床上坐起，侧耳倾听。万籁俱寂，费利佩低沉的、有节奏的呼吸声从她敞开的窗口传进。她凝神细听了片刻，悄然无声地一下床，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向外望去；她以为自己悄然无声，但并没有逃过亚历山德罗敏锐的耳朵；他一声不吭地跳了起来，站在那里看着蕾蒙娜的富于。

“我在这里，小姐，”他轻轻地说。“你要什么东西吗？”

“他整个晚上都像这样睡的吗？”她也轻轻地问。

“是的，小姐。他一动也没动过。”

“太好了！”蕾蒙娜说，“太好了！”

接着她静静地站住了；她还想跟亚历山德罗说话，还想听他说话，但她想不出再说些什么。因为她说不出什么，便轻轻叹了口气。

亚历山德罗迅速朝窗前迈了一步。“愿圣徒保佑你，小姐，”他热切地低语道。

“谢谢你，亚历山德罗，”蕾蒙娜喃喃地说，溜回到床边，但没有睡民天已快亮；当第一道曙光渗过黑暗时，蕾蒙娜听见夫人的窗子打开了。

“她肯定不会大声唱颂歌，吵醒费利佩，”蕾蒙娜心想。她又起来到窗前谛听。夫人和亚历山德罗低声对话，随后夫人的窗子又关上了，一切都静悄悄的。

“我想她不会忍心吵醒他，”蕾蒙娜”自言自语。“我们的歌声不会使圣母高兴，我敢肯定；不过我要向她祈祷；”她在床头前跪了下来，开始悄悄地作起祷告。蕾蒙娜房间里哪怕是一只蜘蛛的脚步声也逃不过在外面注视着的情人的耳朵。亚历山德罗高大的身影又从地板上站起，转身来到蕾蒙娜的窗前；这会儿黑色已不那么深沉，变得灰蒙蒙的了，他的身影清晰可辨。蕾蒙娜与其说是看见不如说是感觉到了他的身影，她停止了祈祷。亚历山德罗肯定自己听见了她的声讯

“小姐在说话吗？”他悄悄地说，他的脸紧凑着窗帘。蕾蒙娜吃了一惊，念珠掉在了木头地板上，发出格格的声音。

“不，不，亚历山德罗，”她说，“我没说话。”她在哆嗦，她也不知为什么。念珠掉在地板上的声响向亚历山德罗解释了他听到的轻轻的话语。

“她在祷告，”他想，觉得羞愧、抱歉。“原谅我，”他悄悄地说，“我以为你在叫人；”他回到走廊的外边，坐在栏杆上。他不想再躺下了。蕾蒙娜依然跪着，注视着窗子。曙光慢慢地、稳稳地穿过透明的棉布窗帘，最后蕾蒙娜清晰地看见了亚历山德罗。

她忘记了一切，跪在那里注视着他。掉在地上的念珠被遗忘了。那天，蕾蒙娜是没法儿结束那场祷告了。但她心里满怀谢意和感激之情，圣母得到了一篇比任何书上都好的祷词。

太阳升起来了，金丝雀、燕雀和朱顶雀使走廊里充满欢乐的喧闹声，随后，费利佩睁开了眼睛。夫人来过，走掉，又来了，焦虑地看着他，但他没有动弹。蕾蒙娜悄悄溜出去，看了亚历山德罗一眼，刚刚来得及迅速地向他一笑，便凝神屏气地俯身对着费利佩的床，他静静地躺着。

“他睡这么长时间好吗？”她轻轻地问道。

“也许可以睡到中午，”亚历山德罗答道；“等他醒来，你从他的眼睛中可以看出他换了个人。”

果然如此。费利佩初次打量他四周时，怀着真挚的喜悦放声大笑。接着，他看见台阶上亚历山德罗的身影，便叫了起来，好久没听到他那么有力的声音了，“亚历山德罗，你真是个有名的医生。那个从文图拉来的傻瓜为什么就不能懂得这么多呢？要不是你，就他那点本事，用不了多久就会把我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现在，亚历山德罗，吃早饭！我饿了。我忘了食物对一个空肚子来说是什么滋味。多一点！多一点！”他见亚历山德罗朝厨房奔去，便叫道，“把饭全都拿来。”

夫人看见费利佩在床上支撑起身子，眼睛炯炯有神，声音清脆洪亮，

像从前那样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这时，夫人像尊塑像似地站在走廊中间得住了；有顷，她转向亚历山德罗，嗓音哽塞地说，“愿上帝奖赏你！”突然跑进了自己的房间。她再次出来时，眼睛红红的。这一整天她的举动轻手轻脚，说话细声细气，这在她是难得的，实在叫人难以相信。她甚至对蕾蒙娜说话时也是和蔼可亲，毫不做作。她觉得像是被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似的。

打这之后，他们都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费利佩在走廊里的床成了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集合地。佣人们从下面的花园小径来青望他，祝他康复，胡安·卡第一次拄着亚历山德罗用熊果树给他做的结实的双拐走出房门时，便绕过屋角，来青一眼费利佩先生，跟他说一句话。夫人坐在那里的大雕花椅子上，她头上紧箍着一条黑绸头巾，活像个女巫，她的乌黑的大眼睛朝外凝视，目光越过费利佩，射进远处南边的天空。蕾蒙娜也在那里，捧着刺绣活儿或书本，坐在地下一隅的软垫上，或坐在费利佩的床脚跟前，不管怎样，她总是这么坐着——如果有谁注意到她的话，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么坐着，她可以看见费利佩，而不用完全看见夫人的椅子，即使夫人没有坐在里面。

亚历山德罗一天也要上这儿来好多回——有时是应召而来，有时是自己跑来。他很受欢迎。他拉琴唱歌时总是站在通往花园的阶梯的上层。关于他选择的地势，他也有一个秘密，他认为完全属于他的秘密。当蕾蒙娜在的时候，他选择的坐位总是最能看清蕾蒙娜的脸。这秘密并不完全属于他。费利佩知道这个秘密。这些天来一切都没逃过费利佩的眼睛。他平静地躺在那里看着他们大伙儿，要是这个圈子里的各色人等，夫人、蕾蒙娜、亚历山德罗，突然明白了这些天费利佩的心事，那就是炸弹在他们脚下爆炸，也不会比这更叫他们吃惊。

如果费利佩突然发现亚历山德罗爱上了蕾蒙娜，蕾蒙娜可能也爱亚历山德罗，这时候如果费利佩身强力壮的话，他也许立刻就会妒心发作，敌意萌生。事实是，当他发现他们相爱时，他筋疲力尽，浑身虚弱，一天好多次想到自己肯定命在旦夕了；在费利佩看来，似乎没有一个男人会像他这样虚弱，他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健康强壮了。在这种种死亡预兆侵扰他的同时，他时刻想到蕾蒙娜。要是他去了，她会怎么样呢？他知道得十分清楚，那姑娘会心碎的；她不会单独跟他母亲住在一起。费利佩热爱母亲；但他明自母亲对蕾蒙娜的感情。

伴着费利佩的虚弱而来的，是他知觉上的格外清醒，久病在身的人常有这种现象。

蕾蒙娜不再使他捉摸不定。他不再问他自己她那么长久、执著地注视他的眼睛是什么意思。他明白了。他看出，作为一个妹妹，这意味着她爱他，向来爱着他，却不会以别的身份爱他。他略觉奇怪的是这不再使他感到痛苦；只是对她产生了一种温柔的、亲切中带有伤感的情怀。他认为，这肯定是因为自己已不久于人世。紧跟着，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她的爱里又注进了一种新的含义。他本人又恢复了他们孩提时代他对她的兄长之爱。

直到他俩都成年后他才觉得这种爱有了变化。奇怪的是，当这件事情最终在他心里成为定局时，他竟然觉得那么平静。无疑，他向来认为在这件事上最让他担心和害怕的是他母亲，尽管他并不完全承认；也许蕾蒙娜不幸的出身这个意识也时常作祟；但这一切现在全都过去了。蕾蒙娜是他的妹妹。他是她的哥哥。现在，他眼见危难将临，他该采取什么办法呢？他怎样才能

最有效地帮助蕾蒙娜？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帮助她和亚历山德罗？早在亚历山德罗心里产生他有可能与蕾蒙娜结合的念头之前，更远在蕾蒙娜考虑亚历山德罗作自己的丈夫之前，费利佩就已花费了好多小时为他们预测、谋划、安排。他平生第一口感到他对母亲可能采取的行动一无所知。他无需思索就知道，只要对蕾蒙娜个人的幸福和利益略表关心，就会感动她。为了幸福，她会毫不迟疑地出走，做一个无家可归的叫化子的妻子。而他母亲不会觉得难受。但蕾蒙娜是奥特格纳夫人的养女，跟奥特格纳姓，一直以养女的身份住在莫雷诺家里。夫人会同意这样的人嫁给一个印第安人吗？

费利佩迟疑不决。他越思索越迟疑不决。他越注视，越发现这个问题必须马上决定。

夜长梦多。他设想了一个又一个预防不测的计划，准备应付他母亲，但费利佩生性懒惰，更何况现在又弱不禁风。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住在走廊里格外舒服。蕾蒙娜总是陪着他，他母亲温和多了，不再那么忧郁，他从没见过她像现在这样。亚历山德罗总是近在身边，随时准备效力——在大田，在家里——他的音乐让人欢乐，他的力量、忠诚令人信赖，有他在身边总是令人愉快。“但愿我母亲能够想到这点，”费利佩思忖着，“让他留在这儿做监工，那是再好没有，可以说是皆大欢喜，这么一来他们就有可能结婚。

也许夏季过去前母亲会考虑这事的。”

亚热带美妙、疲乏的夏季在山谷里徘徊。杏树金灿灿，桃树红艳艳，颗大粒圆的葡萄沉甸甸地挂在华盖似的葡萄藤上。花园略呈棕色，玫瑰花已凋谢。但花盆里还开着百合花、香橙花、芙蓉红、麝香石竹、天竺葵，还有麝香——哦，对，麝香总是有的。夫人像中了巫士的符咒似的，嗜麝香成癖，想方设法使麝香树一年四季花开不败；而费利佩从来不承认他讨厌那东西，这就更像是中了巫士的符咒了。但蜜蜂喜欢它，蜂鸟喜欢它——还有蝴蝶。天空里尽是这些东西。盛夏将临，走廊里现在显得更安静了。红雀已归巢，燕雀和金丝雀也已安息；夫人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不知疲倦地喂养母雀。葡萄藤爬满了棚架，亚历山德罗第一天早晨钉在棚架上为费利佩遮阳的漂亮的毯子再也用不着了。

在这样的地方，今天和明天之间又有什么差异呢？“明天，”费利佩说，“我要跟母亲谈谈，”“明日复明日”，但他始终没有跟母亲谈。

走廊里的这些日子真愉快，有一个人密切地注视着，而费利佩丝毫也不知道。那人就是玛加丽塔。这姑娘在未来去去地忙着家务活的同时，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亚历山德罗，注视着蕾蒙娜。她在等待机会。她要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报复，她不知道。用不着去策划。一定要顺乎自然，但有一点她毫不怀疑：她报复的时候总会到来，报复的方式总会找到。

她常常看见那群人在走廊里，听亚历山德罗拉小提琴，或听他唱歌，现在亚历山德罗在这个因于里也已非常自在、随便，好像他是这儿的常客似的，每次见到这种情景，玛加丽塔总是气得忍无可忍。

“哦，哦！像家里人一样；真像！”她讥讽道。“一个牧牛人的头竟跟主人家太太小姐在一起消遣，像贵宾一样坐在她们中间，世道真是不同了！等着瞧吧；等着瞧会有什么好结果！”在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这两个人中，玛加丽塔最恨哪一个，她自己也不知道。

自从洋蓟地那一幕之后，她没跟亚历山德罗说过一句话，并且尽可能避开他。起先亚历山德罗觉得很遗憾，努力想跟她亲近。当他发现这件事

丝毫没有影响蕾蒙娜对他的敬重时，他马上为玛加丽塔难受起来。“一个男人不应该对任何女人粗鲁，”他想；他想起当时他把玛加丽塔推开，把自己的手抽回来，而一开始她抓住他的手时他并没有反对，一想到这儿，他就责怪自己。但玛加丽塔的怒气并没有平息。她心里非常清楚，亚历山德罗的这些友好表示毫无意思，她一点也不希罕。“让他找他的小姐去吧，”她狠狠地说，模仿她偷听到他说“小姐”这两个字时那诚惶诚恐的音调。“她实在喜欢他，但愿这傻子能有眼睛青出来。她早晚会投到他的怀抱里去，只要这种事情能继续下去。

‘这样放肆地议论小伙子可不好啊，玛加丽塔！’哈哈，那天我丝毫没想到她为什么那么说！我敢保证她在这儿或在任何地方都再也不会责备我了！诅咒她！除了能把亚历山德罗的头转开去，命令他走他的路，她还留他点什么呢！”

说实在的，玛加丽塔做梦也想不到蕾蒙娜会嫁给亚历山德罗。在玛加丽塔发怒的想象中，她年轻的女主人再怎么喜欢亚历山德罗，充其量也不过是幽会啊，多少带点儿刺激的私通啊等等，就像玛加丽塔本人跟任何一个牧羊人都会于的那样。在她眼光里，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能的。但要说到结婚么！恐怕夫人知道了这个念头也不会比玛加丽塔更吃惊。

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之间的事很少能逃过玛加丽塔的眼睛。这姑娘简直像个小妖精——一个小时里，这儿、那儿、到处都有她的身影，那副眼睛，像她母亲经常教她的那样，能把脑袋四周全都看到。眼下，在新的目的、新的情感刺激下，她步履更快，耳更聪、目更明。一天里面几乎每时每刻她都能肯定地知道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在哪里；他俩之间的碰头她几乎全都看见或猜到。

其实在夫人家里，生活这么单调，这一点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不过，玛加丽塔还是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就连费利佩，占据着走廊这一可以眼观六路的有利位置，再加上与蕾蒙娜的密切关系，自以为家里发生的事大都逃不过他的注意，但是就连他，如果玛加丽塔把一切都告诉他的话，也会大吃一惊的。在最初几天里，蕾蒙娜本人坦率地把大部分情况告诉了他——告诉他，为了迎接萨尔别德拉神父的到来，她采来许多绿蕨装饰教堂，当她准备把绿蕨撒开，浇上水，以防它们枯死的时候，亚历山德罗说：“哦，小姐，它们死了！别再为它们操心了！我愿为你去采新鲜的；”第二天早晨，她发现教堂门旁有一堆绿蕨，她从没见过这么好的蕨子；很长，像鸵鸟的羽毛，有六到八英尺长；羽毛似的掌叶铁线蕨，金色和银色的蕨子，有她以前所看见的两倍那么大。她把蕨子插进花瓶里，排列在高高的烛架四周，教堂被装饰得很漂亮，好似一个暖房。

又是亚历山德罗，把洋蓟地里上一年没被牛踩倒的果皮全都捡起来，并拿了一个给她，羞怯地问道，她是否觉得这比纸花要漂亮。他说，他的乡亲们用这些东西做花环。

它们比任何纸花都漂亮，笔直的纤维像丝绸一样，组成一个个又大又软的圆盘，四周全是尖刺，像级干一样光滑，形似圣徒的光环，那奶油似的颜色逗人喜爱。它们躺在地上，竟然从来没人注意过，真是天大的怪事。蕾蒙娜用它们做了一个大花环戴在圣徒约瑟夫的头，在圣母子里放了一束；夫人看见了，惊喜地叫了出来，她以为它们一定是用丝绸和级于做的。

亚历山德罗还送给她漂亮的篮子，是帕拉的印第安女人们编出来的，

有一只来自北方，来自图莱里；篮子是用艳丽的羽毛跟芦杆一起编织而成——红黄相间，一道道，一圈圈。看上去就象是用五光十色的鸟羽织成。

亚历山德罗又送给她一个漂亮的石碗，黑色的，光洁如缎，是亚历山德罗的朋友从圣卡特利娜岛弄来给他的。开始的几个星期里，几乎每天都有表现亚历山德罗的周到和善意的新的证物被记载下来。蕾蒙娜也常常重复亚历山德罗对她说的话——他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传教区的往事；圣徒的故事，早先神父们的故事，照亚历山德罗的说法，与其说他们是人，不如说他们更像圣徒——建立第一个传教区的胡尼佩罗神父，他的朋友格雷斯佩神父，亚历山德罗的祖父作为格雷斯佩神父的仆人跟他出过远门，他曾亲眼见过格雷斯佩神父做出的许多奇迹。有一只杯子，神父专门用来装巧克力，作他的早餐——一只漂亮的杯子，放在一只盒子里，这是神父唯一的奢侈品；有一天早晨，杯子打碎了，所有的人都又害怕又难受。“没关系，没关系；”神父说；“我能把它拼起来；”他把两个碎片拿在手里，紧紧地拼在一起，嘴里念念有词，两个碎片又成了一个牢固的整体，整个旅程中神父像平时一样使用它。

但是现在，蕾蒙娜再也不敢主动提到亚历山德罗。有时候费利佩巧妙地问起他，或暗示到他，她也只是简单作答，从不把话茬儿接过去；费利佩还注意到另外一件事：现在她连看都不大看亚历山德罗。当他跟别人说话时，她总是把眼睛盯着地面。要是他跟她说话，她则迅速抬头看他一眼，紧跟着就把眼睛垂下。亚历山德罗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心里很高兴。他明白这是为什么。他知道，在他们极为难得的个别相处的时刻，她会如何不同地看他的脸。他美滋滋地想，这事儿只有他知道；但他错了。玛加丽塔也知道。她不止一次地看见过。

亚历山德罗不止一次地在溪边的柳树林里找到蕾蒙娜，在那儿跟她说话。第一次纯属偶然；而后就再也不是偶然的了，因为亚历山德罗常上那儿寻觅，希望能找到她。在蕾蒙娜的心底里，也有着一种——姑且不说是一种希望，希望看见亚历山德罗吧，至少是一种记忆：那儿是他们初次见面的地方。当然她没有明说出来，而是带点儿心照不宣。

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即使在中午也是凉爽宜人，潺潺流水里始终充满音乐。蕾蒙娜常在那儿跪上一个早晨，洗洗花边、手帕什么的；亚历山德罗一看见她，就再也不想离开。每逢这种时刻，第一个晚上的情景就栩栩如生地再现在他眼前：在落日余辉中乍一看见她的脸，他直以为她不可能是肉体凡胎。直到现在，他依然认为她至少也是个圣徒；可是，唉，他太清楚了，她实在是个凡夫俗子！好多回他独自一人在夜里来到这儿，躺在草地上，双手浸在流水里，神思恍惚地玩弄着水，以其颇具诗人气质的印第安人方式思忖着；“就在这儿从她手底流过的水流向何处呢？这些水永远到不了大海；但我喜欢这里的水！”

玛加丽塔见到过他这么躺着，做梦也想不到他的举动竟出于如此高雅的情感，但她莫名其妙地朝那儿摸去，心里在想：“他希望他的小姐会来这儿会他。这倒是个小姐会情人的好地方，竟然在洗衣石旁！要是夫人撞见你在这儿跟一个牧羊人的工头山会，也许是调情！那这儿的水倒能更快地洗掉你在夫人眼里的污点。哦，要真有这样的事，我可要快活死了！”她越看，越觉得这事儿早晚得发生。蕾蒙娜和亚历山德罗通常总在柳树林里幽会；玛加丽塔注意到，他们说话的时间越来越长，分手时一次比一次难舍，有时候

都快接近晚饭时分了，她感到一种恶毒的满足，她一只眼睛看着花园小径，焦虑不安地在夫人身边徘徊，巴不得夫人能吩咐她去叫小姐吃饭。

“但愿我能突然走到他们面前，像她以前对我说话时那样对她说，‘夫人找你’。

哦，那该多解气啊！我要是说出那些话，准会像一根鞭子抽在他们两人的脸上！会有机会的！会有机会的！她早晚会在那儿欢度她的美好时光的时候被抓住的！我要等待！会有机会的！”

## 第十章

机会来了。而当这个机会来到时，其后果比玛加丽塔满怀恶意所设想的更要使蕾蒙娜倒霉；但这事与玛加丽塔无干。发难者是夫人自己。

费利佩恢复得很快，可以穿上衣服，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并能在屋子周围、花园附近散散步了，这下子夫人总算放下心来，于是又恢复了老习惯，长时间一个人在牧场里散步。她的佣人们说得好：整个牧场里，哪怕是一片草叶，没有夫人看不见的地方。

她对自己的每一寸土地都了如指掌。如今她在这块土地上行走，有她特殊的目的。她在仔细衡量：要是把一块牧场卖给奥尔特加是不是合算，对方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这块牧场紧挨着他们的一大片牧场。这块地离夫人家之远出乎她的意料，她没想到跑一趟要花那么长时间；在出事这一天的日落时分，夫人匆匆往家赶，她从大路折进一条近路，就是春天萨尔别德拉神父遇见蕾蒙娜的那条近路。现在通过枝丫交错的芥子丛已没什么困难了。芥子已被晒干，被牛踩平。夫人行色匆匆，但她到达柳树林时，已是夜色初降；她什么也看不见——她脚步轻轻地踩在平整的褐色地面上，不出声响——突然，一头捞上了一男一女两个人，只见他们各自挽着对方的手臂，夫人停了下来，朝后退了一步，惊叫了一声，在这同时，她看清了那两个人的脸，他们吓得目瞪口呆，撒手站在一边，惶惶不安地凝视着她。

说来奇怪，竟然是蕾蒙娜先开了口。为自己感到惧怕使她噤若寒蝉，为亚历山德罗感到害怕又使她开口说话。

“夫人，”她说。

“住嘴！不要脸的东西！”夫人正言厉色。“你还敢说话！回你的房间去！”

蕾蒙娜没有动弹。

“至于你，”夫人转向亚历山德罗，继续说道，“你，”她打算说，“从现在起，你被解雇了，”但她及时镇定下来，说，“你跟费利佩说去。给我滚开！”夫人生平第一次真正地气得发狂了，她跺着脚，又说了一遍，“给我滚开！”

亚历山德罗没有动，只是转向蕾蒙娜，向她投去探询的一瞥。他不敢违背她的心意擅自行动。他想不出在这恐惧的境地中她认为怎么办最好。

“走吧，亚历山德罗，”蕾蒙娜冷静地说，依然正面注视着夫人。亚历山德罗顺从了；没等她把话说完，他就走开了。

蕾蒙娜的镇定自若，亚历山德罗不把夫人的话当回事，却要等候蕾蒙娜的进一步吩咐，然后才离开这里，这对夫人来说可是太过分了。她感到怒火中烧，从年轻时候起她还从来没有这样发过火。当蕾蒙娜又开口，叫了声

“夫人”时，这夫人可真做了件有失体面的事；她狠狠地扇了姑娘一记耳光。

“别跟我说话！”她又叫道；她一把抓住蕾蒙娜的胳膊，与其说拉，不如说把她推到了花园小径上。

“夫人，你把我的胳膊弄疼了，”蕾蒙娜说，声音还是那么镇定。“你不用抓着我。

我跟你走就是了。我不怕。”

这难道是蕾蒙娜吗？夫人感到了羞愧，把她的胳膊放了，凝视着姑娘的脸。尽管是在朦朦夜色里，她依然从蕾蒙娜的脸上看见一种极其平静、以及谁也不会相信的坚韧的表情。“这是什么意思？”夫人心想，她气得浑身发抖，依然十分虚弱。“小荡妇，伪君子！”她又抓住了蕾蒙娜的胳膊。

这回蕾蒙娜没有反抗，而是像个犯人似的任她拽着走，被推进自己的房间，门狠狠地撞上了，外面上了锁。

这一切玛加丽塔都看见了。一小时前她就知道蕾蒙娜和亚历山德罗在柳树林里，夫人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等得她好不耐烦。她不止一次地走到费利佩跟前，假装关心地问他是不是饿了，他和小姐要不要吃晚饭。

“不，不，等夫人回来再吃，”费利佩这么回答。他这回碰巧也知道现在蕾蒙娜和亚历山德罗在哪里。他也知道夫人上哪儿去了，她很晚才能回来；但他不知道她回来时竟会走小溪边的柳树林；要是他早知道的话，他会想办法把蕾蒙娜叫回来。

当玛加丽塔看见蕾蒙娜被脸色苍白、浑身哆嗦的夫人推进房间，看见钥匙转动，拔出，放进夫人的口袋里时，她把围裙扔过自己的头，奔进了后门走廊。她几乎感到了良心上的不安。她忽地想起在以前的日子里蕾蒙娜如何经常地帮助她——夫人对她生气时，蕾蒙娜来保护她。她记起了那块撕坏的圣坛罩布。“圣母啊！她现在会受到什么惩罚啊？”她暗暗地叫道。玛加丽塔从没想到过一个人会有这样令人难堪的处境。她以为蕾蒙娜这口可是丢尽了脸，会受到一顿严厉的斥责，和亚历山德罗断绝一切关系。但看夫人的样子，说不定她还会杀死蕾蒙娜呢。

“她在心底里向来恨她，”玛加丽塔暗自思忖；“不过，她不会把她饿死。我决不能袖手旁观。但夫人肯定看见了丢人的事情，所以才把蕾蒙娜弄得这么难堪；”玛加丽塔的忌妒心又战胜了同情心。“她自作自受。活该。像亚历山德罗这样诚实的人，可以成为任何一个姑娘的好丈夫！”玛加丽塔良心上的不安转瞬即逝。她又成了蕾蒙娜的敌人。

说来真是奇怪，在这件事上玛加丽塔和夫人的看法、解释竟然那么一致。夫人从上面往下看，玛加丽塔从下面往上青，各自都相信，两人同样相信，这是道道地地的丢人的私通。但对于事情的真相，主人和仆人同样既无力推测，也无法相信。

恶运作祟——抑或是好运？——费利佩也目睹了花园小径上这一幕情景。他听见人声，推开窗子，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理智，只见他母亲粗暴地拽着蕾蒙娜的胳膊。——蕾蒙娜脸色苍白，但格外平静；他的母亲脸色煞白，暴跳如雷。这幕情景本身就告诉费利佩发生了什么事。他用手捶着自己的前额，哼着说，“我真傻，让她受惊了；她是无意撞上他们的；现在她绝对、绝对不会原谅他们！”费利佩一下子躺倒在床上，考虑着该怎么办。不一会儿他听见了母亲依然火气十足地在唤他。他没有吭声，心里清楚，她马上就会进房间来找他。她果然进了房间，见他躺在床上，使一下子冲过来，说，

“ 费利佩，亲爱的，你病了？”他无力地回答说，“没有，母亲，只是今天晚上有点累；”她焦急、紧张地弯腰看着他，他双臂搂住她的脖子，热烈地吻她。“母亲！”他动情地说，“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呢？”这爱抚的动作，这柔情的话语，宛如大水扑火。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夫人息怒的了。只要有她爱慕的、值得崇拜的儿子在身边，别的还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他太累了，她不想把亚历山德罗做的那件丢脸的、使人生气的事告诉他。明天再说也不迟。她准备让人把饭送到他房间里来，也许他不会惦着蕾蒙娜。

“我会把饭给你送到这儿来，费利佩，”她说，“你千万别累了；你散步时间太长了。静静地躺着。”深情地吻了吻他后，她走进餐室，玛加丽塔正站在那儿准备伺候主人吃晚饭，她尽量装出一副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却是徒劳。夫人进来，脸色平静，用平常的声音说，“玛加丽塔，你把费利佩先生的晚饭送到他房间里去；他躺下了，不准备起来；他累了。”玛加丽塔简直怀疑自己刚才做了个恶梦。就在刚过去的半小时里，她不是看见夫人气得浑身哆嗦，话都说不出来，把蕾蒙娜推进房间里去，并把房门锁上了吗？也许她根本没有看见？她大惑不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夫人。

“你在看什么，姑娘？”夫人问道，声音非常严厉，玛加丽塔吓了一跳。

“哦，没什么，没什么，夫人！小姐呢，她不来吃晚饭？要不要我去叫她？”她说。

夫人看着她。她看见了吗？她会不会看见？莫雷诺夫人又镇定了下来。只要蕾蒙娜在她屋檐下，她本人如何对待她、说她都没关系，佣人绝不能对她放肆，或知道任何不对劲的事情。

“小姐不舒服，”她冷冷地说。“她在自己的房间里。过会儿我亲自送点吃的给她，如果她想吃的。别打扰她。”夫人回到了费利佩身边。

玛加丽塔暗暗发笑，收拾起短短两小时前她存心不良地准时摆好的桌子。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里出了多少事啊！

“我看，我们的小姐这顿晚饭是没有什么胃口了，”刻薄的玛加丽塔说，“亚历山德罗先生也一样！我真想看看他怎么办。”

但她的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亚历山德罗没有到厨房来。最后一批牧牛人吃好饭又走了；已过了九点，未见亚历山德罗的影子。玛加丽塔悄悄地跑出去，到她知道亚历山德罗常喜欢的地方去找他；但哪儿也找不到他。有一回她几乎已跑到了他藏身的地方，他以为自己被发现了，正要开口说话，却又幸运地保持了沉默，她从他用前走过去了。

亚历山德罗藏在教堂门旁的天竺葵丛后面，他坐在地上，双膝顶着下巴，注视着蕾蒙娜的窗子。他打算在那儿待上一夜。他觉得他可能会有用处：如果蕾蒙娜需要他，她会打开窗子叫他，或者出门沿花园小径到柳树丛去。不管怎样，他都可以从他选定的藏身地看见她。他忍受着感情的折磨：一会儿欣喜若狂，一会儿惶惶不安，难受得心疼。蕾蒙娜爱他。她这么告诉过他。她说她要跟他走，做他的妻子。就在夫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个可怕的时刻，这句话刚从她嘴巴里说出。他好像又回到了当时的情景中一样，又经历了一次同样的欣喜和惶恐。

那个可怕的夫人什么事儿干不出呢？她为什么那么厌恶、轻蔑地看着他和蕾蒙娜？既然她知道小姐有一半印第安人的血统，她干吗认为她嫁给一个印第安人是件如此可怕的事呢？亚历山德罗从来没有想到，夫人看见他和

蕾蒙娜手挽手在一起时，会有任何别的想法。可是，他又有什么给蕾蒙娜的呢？她能住在他住的屋子里——像坦墨库拉的女人们一样生活吗？不！为了她，他必须离开他的乡亲S一定得进城，得干一些——他不知道什么——能赚更多钱的活儿。他眼前出现蕾蒙娜失去荣华富贵，跟他受苦的情景，不由得痛苦万分。他越是这么想着未来，高兴的劲儿就越是减退，恐惧越是增加。他从没奢望过她会是他的人，从没这么展望过实际生活的细节；他只是一味去爱，带着一种朦胧的梦幻和希望；而现在现在，瞬息之间，一切都变了；瞬息之间，他说了出来，她说了出来，这样的话一旦出口，就覆水难收了；他搂住了她，觉得她的头枕在他的肩上，他吻了她！是的，他，亚历山德罗，吻了沟蕾蒙娜小姐，她很乐意，并且吻了他的嘴唇，一个姑娘只有打算嫁给一个男人，才会这样吻他——他，亚历山德罗！哦，难怪当他惊异、害怕，无可奈何地坐在静谧的黑暗之中时，他的头晕乎乎的；他的爱被夺走了，就在他们刚开始接吻的一刹那间——被夺走了，而他自己也受到了驱逐，一个有权利驱逐他的人命令他滚开！一个印第安人怎能对抗一个莫雷诺呢：

费利佩会不会帮助他们？啊呀，还有个费利佩呢！费利佩是他的朋友，这一点亚历山德罗是深信不疑的，就像知道野松鸡具有保护鸡仔的本能一样。但是费利佩能打动夫人吗？哦，可怕的夫人！他们的结局会怎样呢？

据说人们在大水即将没顶之时，会回想起整个一生的种种经历，同样，在亚历山德罗爱情之火喷射而出的崇高时刻，他初识蕾蒙娜起她的一言一行犹如一幅幅图画闪现在他脑子里。费利佩晕倒时她说，“你是亚历山德罗，是不是？”他回想起她说这句话时的声调，他听到这句话时吃惊的情景。他耳边又响起费利佩第一晚睡在走廊上时她那轻柔的祷告声。他回想起当她听说剪毛手们没有吃晚饭时她那温情的沮丧，当她知道一个人整天没有吃一点东西时她那明显感到可怕的神情。“哦，天哪！要是她跟了我，她能每天都有东西吃吗？”他说。光想到这点，他就打算永远离开她。随后他又回想起就在几个小时前，当他第一次告诉她，他爱她时，她的神情和话语；他鼓起了勇气，她当时说，“我知道你爱我，亚历山德罗，我很高兴，”她抬起眼睛，那眼睛里包含着一个女人的眼睛里所能包含的全部爱情之火，她注视着他的眼睛；当他伸开双臂去搂她时，她主动地靠紧了他，一只手搭在他肩上，把脸转向了他。啊，别的还有什么要紧的呢！这就是整个世界；如果她像这样爱他，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倒霉；他的爱对她就是一切——而她的爱对他就是一个帝国。

说起来夫人和玛加丽塔都不会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这是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之间第一次互表爱慕之情，第一次得到对方的爱抚，第一次向对方袒露心扉。这件事来得那么突然——爱人们的第一句话，第一次爱抚通常总是这样——就像鲜花盛开的刹那间一样，没有什么预兆。当时亚历山德罗跟蕾蒙娜说，费利佩跟他谈过一次话，让他留下来，他问蕾蒙娜是否知道这个计划。

“知道，”她说；“几天前，我听见夫人跟费利佩说起这事。”

“她反对我留下来吗？”亚历山德罗忙问。

“我想她不反对，”蕾蒙娜说，“但我不能肯定。不等事情过后，夫人的心事难以捉摸。是费利佩提出来的。”

蕾蒙娜说夫人的心事难以捉摸，在亚历山德罗听来，这话就像希腊语一样，简直是个谜。

“我不明白，小姐，”他说。“你说‘事情过后’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蕾蒙娜回答说，“夫人从来不把心思说出来；她说她把一切事情都交给费利佩去决定。但我认为，到头来一切事情都完全合乎她的心愿。夫人真神，亚历山德罗；你不这样认为吗？”

“她很爱费利佩，”亚历山德罗答非所问。

“哦，是的，”蕾蒙娜叫道。“你别想知道她爱得多厉害。别的人她一个也不爱。”

费利佩享有她全部的爱。她一点儿也没留下。如果他死了，她也会死。所以她才这么喜欢你，她认为你救了费利佩的命。我以为，没有别的原因，”蕾蒙娜补充道，嫣然一笑，抬起头来，信任地看着亚历山德罗，他也报以微笑，不是虚与敷衍，而是出自内心的感激，因为小姐高兴地暗示他是值得夫人敬重的。

“我不认为她喜欢我，”他说，“我说不出为什么；但我认为她不喜欢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她不喜欢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小姐。”

“对，”蕾蒙娜沉思地说。“她不喜欢任何人。我，哦，我真怕她，亚历山德罗！”

我一直怕她，从小姑娘起就怕她。我总觉得她恨我；但现在我认为，如果我避开她，不管用什么方法多她是不在乎的。”

蕾蒙娜嘴里这么说着，眼睛凝视着脚边潺潺流水。要是她抬起头来，看见亚历山德罗听她说话时他脸上的表情，那即将发生的事情就会更快地发生，即刻就会发生；但她没有抬起头来。她继续往下说着，做梦也想不到她的话多么刺痛亚历山德罗的心：

“我好多口在夜里来到这里，到这小溪边，但愿这是一条大河，我就可以跳下去，让它把我淹死，把我送到大海。但萨尔别德拉神父说，自杀是一种可怕的罪孽，而每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百鸟齐鸣时，我就为自己没有跳河而感到万分高兴。亚历山德罗，你有过这么不愉快的时候吗？”

“不，小姐，从来没有，”亚历山德罗答道；“我们认为自杀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

我认为我绝对不会这么干。但是，哦，小姐，想到你这么不愉快，真让我难受。你会不会永远都这样？你必须一辈子留在这里吗？”

“哦，我可不是总这么不愉快的！”蕾蒙娜说，露出快乐的微笑。“说真的，我一般总是很愉快的。萨尔别德拉神父说，一个人只要不犯下罪孽，就会永远愉快，而一个人如果不时时刻刻从阳光、天空和要干的活儿中得到快乐，那就是一种罪孽；这样的快乐总是时时处处都可得到的。”接着，她脸上阴云密布，继续往下说：“我想我得一辈子待在这儿。我没有别的家；你知道，我是夫人姐姐的养女。我小时候夫人姐姐就死了，夫人好心地收留了我。萨尔别德拉神父说，我决不能忘记她对我的大恩大德，她为我做的一切，我尽力不忘。”

亚历山德罗仔细端详着她。有关这个姑娘的出身的整个故事，如同胡安·卡告诉他的那样，跃然出现在他脑海里。他多想大声喊出，“哦，我的爱人，他们在你的家里把你弄得无家可归。他们看不起你。你血管里流着我的种族的血；到我身边来吧；到我身边来：让爱来包围你！”但他不敢喊。他怎么敢呢？

今晚，似乎有一种奇怪的符咒打开了蕾蒙娜的话匣。以前她从没向亚

亚历山德罗说过她个人的经历或负担；但这会儿她继续往下说着：“最糟糕的是，亚历山德罗，她不愿告诉我，我的母亲是谁；我不知道她是活着还是死了，也不知道任何有关她的事情。有一次我问过夫人，但她不准我再问她。她说，等到该让我知道的时候，她自会告诉我的。

但她从没告诉我。”

现在，这个秘密就在亚历山德罗的嘴唇上打颤。蕾蒙娜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亲近，这样信任他。如果他把真情告诉她，会出什么事呢？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会不会使她更亲近他，抑或吓退她？

“你有没有再问过她？”他说。

蕾蒙娜惊愕地抬起头来，“从来没有人敢违背夫人的意志，”她迅速回答。

“我就要违背！”亚历山德罗叫道。

“你可以这么想，”蕾蒙娜说，“但你做不到。你去试一下就会明白，你做不到。

我曾问过萨尔别德拉神父一次。”

“他说什么？”亚历山德罗问道，紧张得不敢喘气。

“也是那句话。他说我不能问；我还没到那个年龄。等时间到了，自会告诉我的，”蕾蒙娜悲伤地答道。“我不懂他们说的时间到了是什么意思。你以为他们这话是什么意思？”

“除了我的乡亲们，别人的方式我一概不懂，小姐，”亚历山德罗答道。

“你们做的许多事情，更别说美国人做的事情，我都觉得奇怪，我一点不懂他们的意思。也许他们不知道你的母亲是谁？”

“我肯定他们知道，”蕾蒙娜答道，声音很低，仿佛这话硬是被榨出来的。

“不过我们还是说些别的吧，亚历山德罗；不说这些伤心的事，说些让人高兴的事吧。我们来说说关于你留下来的事。”

“要是我留下来，真能让蕾蒙娜小姐高兴吗？”亚历山德罗说。

“你知道我会的，”蕾蒙娜直率地回答说，但声音却有点儿抖，亚历山德罗感觉到了。“要是没有了你，我真不知道我们这些人都该怎么办。费利佩说他让你走。”

亚历山德罗面露红光。“这事必须由我父亲说了算，小姐，”他说。“昨天他派人送信来，我让那人带了个信给他，告诉他费利佩先生让我留下来，我问父亲我该怎么办。

我父亲上岁数了，小姐，我觉得他身边不能没有我。我是他唯一的儿子，我母亲在几年前过世了。我们父子俩相依为命，住在我们家里，每逢我外出，他总是非常孤单。但是我知道，他是喜欢我挣钱的，我希望他能觉得我最好还是留下来。我们要为村子里做许多事情；我们村里大多数人很穷，每天都只能填饱肚子，我父亲希望在他过世前看到他们富裕起来。现在我们四周全都是美国人，他一天到晚又怕又急。他想在我们的土地四周筑一道大栅栏，这样就能看出哪里是我们的土地；但村里人没那么多时间来统栅栏；他们都把所有的时间用在工作上，养活自己和家人。现在，小姐，印第安人的日子可难过了。你到过坦墨库拉吗？”

“没有，”蕾蒙娜说。“那是座大城市吗？”

亚历山德罗叹口气。“亲爱的小姐，那不是城市；那只是个小村庄，总共不过二十户人家，有些房子只是用锐麓草盖的。那里有座小教堂，一座墓

地。去年我们在墓地四周砌了一堵土墙。我父亲说如果我们要在村子四周筑起那道栅栏，先得砌起这堵墙。”

“村里有多少人？”蕾蒙娜问道。

“大约二百人，如果全都在的话；不过大部分时间大多数人不在村里。他们必须到能找着活儿干的地方去；他们被牧场主雇用，或者挖大水沟，或者做牧羊人；有些人带着妻儿老小。我看小姐从来没有见过非常贫穷的人。”

“哦，不，我见过，亚历山德罗，在圣巴巴拉。那儿有许多穷人，修女们每个星期都施舍给他们食物。”

“印第安人？”亚历山德罗说。

蕾蒙娜满脸鲜红。“是的，”她说，“有些是印第安人，不过不像你的那些人，亚历山德罗。很不相同；看上去挺可怜。他们不能识文断字，他们似乎没有什么抱负。”

“麻烦就在这里，”亚历山德罗说，“这样的人那么多，他们也是我父亲的人。他们说，‘识文断字有什么用？’我父亲对他们绝望了，因为他们不会学好。他给了他们许多东西，可他们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富起来。我们村子里，小姐，除了我父亲和我之外，别的能识文断字的人只有一个；我父亲总是求他们到他屋里去，跟他学习。但他们说，他们没有时间；说实在的，这倒也是大实话，小姐。你青，各人自有各人的难处，小姐。”

蕾蒙娜满脸悲愤地听着。这一切在她听来都那么新鲜。直到今天晚上，她和亚历山德罗才第一次说起个人生活上的事情。

“噢，不过这些可是真叫难的，”她说。“我觉得我的那些难处根本算不了什么了。”

我希望我能为你的人做点事，亚历山德罗。如果村子就在附近，我可以教他们，对不？我可以教他们认字。修女们常说，教那些无知的人和穷人是最高尚的工作。我希望我能教你的人。除了你父亲之外，你还有没有别的亲戚？村子里有没有你——爱的人，亚历山德罗？”

亚历山德罗一门心思想着他的村里人，没有注意到蕾蒙娜提这个问题时迟疑的加重语气。

“有啊，小姐，我爱村里所有的人。我父亲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他说；“我始终为他们感到不快活。”

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蕾蒙娜始终在暗暗地想着一件心事，这心事使她不安。亚历山德罗越是提到他父亲，他的乡亲，她越是意识到他跟坦墨库拉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她也就越加害怕他的父亲不答应他长期在外。一想到他要去，她的心都快碎了。她突然朝他跨上一步，唐突地说，“亚历山德罗，我怕你父亲不会同意你留在这儿。”

“我也这么想，小姐，”他郁郁地答道。

“如果他不同意，你当然就不会留下来了，”她说。

“我怎能留下来呢，小姐？”

“是，”她说，“不能那么做，”但她说这些话时，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亚历山德罗看见了。这世界刹那间就变了样。“小姐！蕾蒙娜小姐！”他叫道，“你眼睛里有眼泪了！哦，小姐，现在我说我爱你，你不会生气了吧！”亚历山德罗说出了这句话，又是害怕又是高兴，打起了哆嗦。紧随着而来的是急促、坚定，尽管只是小声的回答，“我知道你爱我，亚历山德罗，我很高兴！”他简直不敢相信他那颤抖的神经会告诉他，这是千真万确的。

是的，这是蕾蒙娜小姐的话！他结结巴巴地说，“但你，小姐，你不——你不能——”“不，亚历山德罗，我爱——我爱你！”依然是那清晰、坚定的耳语；接着亚历山德罗搂住了蕾蒙娜，他吻了她，哽噎着说，“哦，小姐，你是说你愿意跟我走？你是我的？哦，不，亲爱的小姐，你不会是那个意思！”但他在吻她。他知道她正是那个意思；蕾蒙娜喃喃地说，“亚历山德罗，我正是那个意思；我愿跟你走，”她双手搂定了他，吻他，重复道，“我愿跟你走，我爱你。”接着，就在这当儿，传来了夫人的脚步声，尖锐的惊叫声，她站在那里，离他俩不过一臂之遥，那双愤怒、可怕的眼睛注视着他们。亚历山德罗蜷缩在黑暗之中，凝神注视着，这个时刻对他来说是多么难熬啊！他像森林里蹑手蹑脚的鹿，倾听着房子里的动静。那房子里似乎静得出奇。随着夜色加深，更叫人奇怪的是，房里竟没有点灯。夫人和小姐的房间里都是一团漆黑，餐室里有一线微弱的光亮，但转眼间就熄灭了——显然晚饭没有在那里开。只有费利佩的房门下面露出一丝光线；亚历山德罗悄悄凑近走廊，听见断断续续的谈话声——是夫人和费利佩的声音，蕾蒙娜不在。他怪可怜地注视着她的窗子，窗子敞开着，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没有动静，没有声响。她在哪里？他们把他亲爱的人怎么样了？要不是因为印第安人特有的难得的谨慎和无限的耐心，他真想到她窗前去。但是他不能自作主张冒险行事。他愿意等下去，哪怕等到天亮，等他心爱的人发出信号。自然，要不了多久费利佩先生就会到走廊里来，上床睡觉，到那时他就能大胆地跟他说话。

但是快到午夜时费利佩的房门才打开，他和他母亲走了出来，依然小声说着话。费利佩躺在了床上；他母亲俯身吻了他，跟他道了晚安，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好多天前亚历山德罗已不再陪费利佩睡在走廊地上了。现在费利佩已大有好转，不用他陪夜了。但费利佩相信今晚他会来，夫人的房门关上后不过几分钟，他听见葡萄树后面传来低低的呼声，“费利佩先生？”他丝毫没有感到惊奇。

“嘘，亚历山德罗，”费利佩轻声道。“别出声。明天早晨我会来看你，在小羊栏后面。在这儿说话不保险。”

“小姐在哪里？”亚历山德罗喘不过气来。

“在她房间里，”费利佩答道。

“她好吗？”亚历山德罗说。

“是的，”费利佩说，真希望自己不是说谎；亚历山德罗守候了一夜之后，只好拿过来安慰自己。不，压根儿不，还有一件事安慰了他——他时而听到的两只野鸽子彼此咕咕呼叫的声音；只有两个声音，一叫一答，“亲亲？”

“暖，”“亲亲？”“暖，”——在这一叫一答之间是长长的沉寂。它们的意思犹如写在纸上一样明了。

“我的蕾蒙娜正是那样，”他想，“温柔的野鸽子。要是她嫁给了我，我的乡亲们会叫她麦琪儿，野鸽子。”

## 第十一章

夫人跟费利佩道了晚安后，并没有上床。她关上房门，坐了下来，思考着该怎样处置蕾蒙娜。刚才她可给自己出了个难题，跟费利佩谈了一晚上的话，居然一个字也没提到她心里最想说的话题。但费利佩依然不安、急躁。她想，她不能说些不愉快的事情，影响他晚上的休息。更何况，她自己还没打定主意，怎样处置亚历山德罗。要是把蕾蒙娜送到修女院去——这是夫人目前所能想到的唯一处置蕾蒙娜的办法——可没有理由解雇亚历山德罗呀。夫人也决不准备打发走他，尽管当时在气头上她恨不得当场解雇他。

她冷静思考片刻，便胸有成竹；一切都那么轻而易举地有了眉目，完全符合她的谋划和安排，她是一个专横的人，我行我素，容不得任何她所无法控制的人。

丢脸的蕾蒙娜得送进修女学校，下半辈子就让她在那儿做佣人。夫人从此再也不管她了。即使萨尔别德拉神父也不能期望她再把一个丢人现眼的人收养在自己家里。夫人姐姐的书面嘱托就是为了预防这样的意外。夫人走到像真人一样大小的圣徒凯瑟琳塑像后面，从一个嵌在墙里的暗柜里摸出一只铁盒子，把它放在床上，由于年代久远，那盒子已经破旧、生锈，好不容易才用钥匙把锁打开。夫人已有好多年没打开这盒子了。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有这么个盒子。莫雷诺家史上有好多次可以靠这盒子里东西的价值来避免破产和不幸；但夫人只要一想到碰这些珍宝，就觉得它们是受着手执利剑的天使保护似的。尽管只点着一支蜡烛，烛光昏暗，这些东西在盒子里依然金光闪闪，璀璨夺目——红宝石、绿宝石、珍珠、黄钻石。夫人看着它们，嘴唇撇了起来。“这样的人，竟有这样的嫁妆，真是妙极了！”她说。“我一开始就知道不会有好结果；低贱的弃儿，低贱的出生，她只不过是表现了她这种人的天性。幸亏我的费利佩纯洁无瑕，不会成为她的猎物。”“在我的养女蕾蒙娜·奥特格纳结婚之日赠送给她，”这就是夫人姐姐的书面嘱托，“如果她嫁得体面并得到你的赞许。如果她嫁得不当——我不指望会有这事，但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不幸，那么这些珠宝，以及我留给她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要送给教会。”

“如果她嫁得不当，我该拿她本人怎么办，书面嘱托里没有提到，”夫人恨恨地想；“但教会是她的归宿；只有教会才会使她避免彻底的名誉扫地。我记得我姐姐说过，安格斯起初是想把蕾蒙娜送给教会的。要真那样，或把她留给她的印第安母亲，那倒好了。”夫人站起来，来回踱步。她的亡姐手写的遗嘱掉在了她的脚下。她踱着步，长裙子来回拖着这张纸，蟋蟀作响。她停下脚步，把它捡起来，又念了一遍，更觉得气不裂打一处来。想起姐姐对这孩子的爱，她丝毫没有心软，没有动恻隐之心。“不当！”对，这个词儿现在用在蕾蒙娜身上正合适。一切就这么定了，等这姑娘一旦出了家门，夫人气儿也就会顺了。她将和费利佩一块儿生活，费利佩有朝一日会结婚。有没有那么美丽、善良的女人配得上费利佩呢？但他总得结婚；有了孩子们的欢闹声，这儿就会充满快乐，蕾蒙娜就将被遗忘。

夫人不知道这会儿已是什么时候，“今天晚上我就告诉她，我决不浪费时间，现在得让她知道她母亲是谁了！”

大怒中的夫人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反常的恻隐之心，使她突然想起蕾蒙娜还没吃晚饭，于是她到厨房去拿了一杯牛奶和一些面包，送到蕾蒙娜的房间去。她轻手轻脚地转动钥匙，免得让费利佩听见，她打开房门，悄悄地进去。没有声音招呼她；她把蜡烛举得高高的；蕾蒙娜不在；床上是空的。

她朝窗口青去。窗子敞开着。夫人感到一阵恐怖；怒火又升了起来。“她跟亚历山德罗私奔了，”她想。“太丢人了！”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听见从床的那边传来一阵阵轻微的、有规律的呼吸声。她急忙走到房间那头，出现在眼前的情景足以融化像冰一样的心；但夫人的心对蕾蒙娜是块石头。只见蕾蒙娜躺在地板上，头枕着一个枕头，躺在角落里那座大圣母像的脚跟前。左手搁在脸颊下面，手臂紧紧地搂着塑像的基座。她睡得正沉，脸上布满泪水。这整个姿势意味深长。即使在绝望的沉睡中，她依然在寻求教会的庇护。当这姑娘在伤心与恐怖中感到困意袭来的时候，这个念头就深深地印在了脑子里。“在圣母的脚下我不敢伤害我，”她说，“而且窗子也开着。要是我叫唤，费利佩会听见的；亚历山德罗也会冒着。”她嘴唇上带着祈祷，进入了梦乡。

费利佩和圣母同样近在身边，而使她避免被叫起来听到对她宣判的，是费利佩。夫人站在那儿看着她，看着敞开的窗子，须臾，她起了一种很觉得丢脸的强烈的疑心，她发现自己以前从没想到，在整个守护费利佩的过程中，亚历山德罗离蕾蒙娜的窗子那么近。“不要股的东西！”她自言自语地重复道。“她居然还睡得着！她的祷告倒不错，但愿圣母能听见！”她转过身去，先将牛奶和面包放在桌子上，然后，在她的怒火中又突然生出一种更教人奇怪的惻隐之心，她又转过身去，从床上拎起被褥，小心翼翼地把蕾蒙娜从头到脚都盖了起来。随后她走出去，又将房门锁上了。

费利佩躺在床上，听见、觉察到了这一切，但他没有出声。“感谢上帝，这可怜的孩子睡着了！”他说；“我那可怜可敬的母亲怕吵醒我，所以不敢跟她说话！明天，等待着我们将是什么啊！”费利佩辗转反侧，睡得很不安生，这时他母亲的窗子打开了，她唱出了太阳颂的第一句。紧跟着蕾蒙娜唱了起来，显然已完全清醒，心中有了主意；正在注视着亚历山德罗一听到蕾蒙娜的声音就跟着唱了起来；玛加丽塔起床已有一个小时了，她偷偷摸摸地走来走去，侧耳倾听，窥视，惊奇，心里交织着妒意和恐惧——就连玛加丽塔也毫不耽搁地加入了合唱；费利佩也无力地唱了起来；那歌声高昂、悠扬，好像大家的心都那么平静，那么和谐而不是充满忧虑、混乱或敌意似的。但是唱歌对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好处，尤其是对蕾蒙娜和亚历山德罗。

“感谢圣徒，”亚历山德罗说，“我听见了我的野鸽子的声音。她能唱歌！”而蕾蒙娜说，“亚历山德罗就在附近。他整个晚上都在守候着。我很高兴他爱我。”

“听这两个人的声音！”夫人说，“有谁能想到他们竟能唱得那样呢？也许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糟。”

歌声一落，亚历山德罗就朝羊栏跑去，费利佩说过要在那儿见他。在见到费利佩之前，对亚历山德罗来说，一分钟就像一年似的。

蕾蒙娜醒来时，发现自己身上盖得严严实实，桌上放着面包、牛奶，不由放宽了心，因为上一天晚上，她听见钥匙在锁眼里转动，接着又狠狠拔出来的声音；蕾蒙娜心里很清楚，她这么被关起来，除了夫人外，没人会知道。夫人不会让佣人们去嚼舌头。蕾蒙娜感恩不尽地吃起面包、牛奶，她可饿坏了。吃饱喝足，她整理好房间，做了祷告，然后坐下来等待。等什么？她想象不出；事实上，她也没费劲去想。蕾蒙娜现在进入了一个不由夫人统治的王国。她几乎毫不畏惧。费利佩不会看着她受到伤害，她马上就要用亚历山德罗远走高飞。说来也真奇了，在这念头里竟有那样的平静和自在。夫

人一推开房门，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蕾蒙娜脸上那由平静和自在这两种新的情绪产生出的光芒，随后，夫人端详了她一眼，慢慢地、慢慢地走进了房间。蕾蒙娜脸上那种欢乐的神情激怒了夫人，就像昨天她把蕾蒙娜拖上花园小径时一样。这在夫人看来，简直是太不知羞耻了，这么一来，夫人和她说话时的语气、态度全都变了。

她坐在蕾蒙娜对面，但是在房间的另外一头，用嘲讽、侮辱的口吻说，“你有什么好说的？”

蕾蒙娜不甘示弱地回盯了夫人一眼，用平静的声音开了口，昨天晚上她两次用这声音说话，试图平息夫人的怒气。这回夫人没有打断她。

“夫人，”她慢吞吞地说，“我昨天晚上就想告诉你，但你不愿听。要是你听了，就不会这么生气了。亚历山德罗和我都没做什么错事，我们没什么可丢人的。我们彼此爱慕，我们打算结婚，离开这里。我谢谢你，夫人，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相信，我走了之后，你一定会非常愉快；”蕾蒙娜渴望地、一点不带怨恨地注视着夫人那黝黑的、皱巴巴的脸。“你为一个你不爱的姑娘做了那么多，你太善良了。谢谢你昨天送来的面包和牛奶。也许我今天就能跟亚历山德罗走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昨天晚上你发现我们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到结婚的事儿。”

在蕾蒙娜说这些话的当儿，夫人一脸沉思的样子。她惊讶得话都说不出来。她先是感到一阵轻松，毕竟事情并不是她想的那么丢人，但几乎同时，一阵新的怒火又升了起来，几乎比刚才更厉害，说起来真叫人不能相信，虽然不像刚才那样含讥带讽，但更加刻薄。“结婚！跟那个印第安人结婚！”她一回过神来，便叫道。“你嫁给一个印第安人？休想！你疯了吗？我绝不允许。”

蕾蒙娜焦虑地看着她。“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夫人，”她说，“但是这件事跟其他任何事都不一样；你不是我母亲。我已答应嫁给亚历山德罗。”

这姑娘的温柔蒙住了夫人。

“是的，”她冷冷地说，“我不是你母亲；但我是站在母亲的地位上来对待你的。

你是我姐姐的养女，她把你托付给我。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嫁人，我不许你再说嫁给这个印第安人。”

这会儿该着莫雷诺夫人知道，这个姑娘是什么材料制成的了，这可叫夫人吃惊、开眼了——这个姑娘，在她身边生活了十四年，向来是温顺，温柔，欢快，对自己的孤独毫无怨言。她一下子跳了起来，腾腾腾跑上来，跟夫人脸对着脸，站住了，夫人被这姑娘敏捷的动作吓了一跳，也站了起来，蕾蒙娜声音比刚才响亮、坚定地说：“莫雷诺夫人，你愿怎么禁止我就怎么禁止我。这整个世界都不能阻止我跟亚历山德罗结婚。我爱他。我答应过，我要遵守诺言。”她两条稚嫩、柔软的胳膊笔直地垂在两边，昂起脑袋，正对着夫人的脸，射出骄傲的一瞥。在她的灵魂里，这种自由的时刻还是第一次遇到。

她觉得空中似有翅膀把她往上拉去。她过去对夫人的恐惧就像一件被扔掉的衣服一样不见了。

“呸！”夫人轻蔑地说，尽管仍在火头上，却被这姑娘的无用的激情（夫人是这么认为的）弄得又好气又好笑，“你这话像个傻瓜。你可知道，只要我愿意，明天就能把你关进修大院里！”

“不，你办不到！”蕾蒙娜回答说。

“那么，有谁能阻止我？”夫人傲慢地说。

“亚历山德罗！”蕾蒙娜自豪地答道。

“亚历山德罗！”夫人嗤之以鼻。“亚历山德罗！哈！一个叫化子似的印第安人，只要我一声令下，我的佣人们都能放狗去咬他！哈哈！”

夫人轻蔑的语气更激怒了蕾蒙娜。“你绝不敢！”她叫道；“费利佩不会允许！”蕾蒙娜这次反驳太不聪明了。

“费利佩！”夫人嗓音发抖地叫道。“你怎敢提到他的名字！从现在起，他跟你毫不相干！我不许他跟你说话。实话告诉你，等他听说了事情真相，他就再也不愿意看你一眼了。”

“你错了，夫人，”蕾蒙娜更加温和地说，“费利佩是亚历山德罗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她略停片刻，又补充说。

“嘿，原来是这样！这位小姐还以为她在莫雷诺家里能主宰一切呢！”夫人叫道。

“等着瞧吧！等着瞧吧！跟我来，蕾蒙娜小姐！”她一把推开门，大步走出去，又回过头来看看。

“跟我来！”她看见蕾蒙娜还在犹疑，便又厉声叫道，蕾蒙娜跟了出去；穿过通餐室的过道，来到外面走廊里，走过整个走廊，来到夫人的房间——夫人一反常态，步子迈得又快又急，真叫人奇怪；蕾蒙娜的步子比平时慢得多，眼睛盯着地面。她们走过餐室时，玛加丽塔正在餐室里，向蕾蒙娜投去报复的、恶意的一瞥。

“她会帮助夫人在任何事情上跟我作对，”蕾蒙娜心想；她害怕得打了个哆嗦，夫人说了那么多威胁的话儿都没能使她这么抖一下。

夫人的窗子敞开着。她把窗子都关上，把窗帘拉紧。然后她锁上门，蕾蒙娜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坐到那张椅子上去，”夫人指着壁炉边上一张椅子说。蕾蒙娜突然感到一阵惶恐。

“我宁愿站着，夫人，”她说。

“照我说的做！”夫人声音沙哑地说；蕾蒙娜顺从了。这是一张低矮的间扶手椅，她瘫坐在里面，似乎失去了知觉。她脑袋搁在椅背上，闭起了眼睛。房间在旋转。她被夫人拿来帮她呼吸的浓烈的嗅盐和她冷冰冰的声音说出的含讥带讽的话儿唤醒：“小姐看来可不像她几分钟前那样健壮过人哪！”

蕾蒙娜试图使自己镇定，在这房间里，只要她一叫全家人都能听见，显然不会发生什么不测。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慑住了她；这时夫人脸上带着轻蔑的神气，抓住一座圣徒凯瑟琳的塑像，把它转了半个圈，背面墙上露出一扇门来，锁眼里插着一把大铁钥匙，她去转动钥匙，蕾蒙娜见状吓得直哆嗦。她在书上看到把大活人关在夹层墙里饿死的事。她瞪着眼睛望着夫人，夫人压根儿没意识到她的害怕，她的每个动作都使这种害怕延长、加剧。她先拿出一个小铁盒子，放在桌上。然后，她跪下来，从暗柜的更里面一层掏出个油布包着的大匣子，一推，在地板上骨碌碌滑到蕾蒙娜面前停下。这段时间里夫人一言未发，脸上那凶狠的表情每分钟都在加剧。这天早晨，魔鬼缠住了莫雷诺夫人，决不会错。跟一个如此凶相的人单独关在一起，即便一个比蕾蒙娜大胆的人也定会害怕。

最后，夫人锁上了门，把塑像推回原处。蕾蒙娜的呼吸畅快些了。好

歹她是不是会被关进暗柜里挨饿了。她好奇地看着这两个又破又旧的匣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蕾蒙娜·奥特格纳小姐，”夫人开口了，她拖来一把椅子，在放匣子的桌子旁坐下，“现在我要向你解释，为什么你不能嫁给印第安人亚历山德罗。”

听到这些话，这个名字，蕾蒙娜又恢复了自我——不是旧的自我，而是新的自我，亚历山德罗的未婚妻。一提到他的名字，哪怕出自她的敌人之口，也使她产生了力量。

恐惧感消失了。她抬起头来，先看看夫人，然后又看着最近的一扇窗子。她年轻力壮；万一发生最坏的情况，她一步就能跳出窗子，呼唤亚历山德罗，逃出性命。

“我要嫁给印第安人亚历山德罗，莫雷诺夫人，”她说，那声音跟夫人一样轻蔑，现在几乎可以说像她一样蛮横。

夫人没理睬这句话，只是说，“别再打断我。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她打开匣子，把一串串珠宝放在桌子上。匣子最下面是那张遗嘱。

“你要看看这张东西吗，蕾蒙娜小姐？”她问道，把纸拿了起来。蕾蒙娜点了下头。

“这是我姐姐写的，也就是奥特格纳夫人，是她收养了你，并把自己的名字给了你。这是她对我的最终嘱托，关于如何处理她留给你的财产。”

蕾蒙娜的嘴巴张开了。她向前倾着身体，气都透不过来，听夫人一句句念着遗嘱。

她少女时代、姑娘时代所有被锁在心里的关于自己出身秘密的痛苦、惊奇和恐惧，现在重新涌上了心头。她像一个为自己的生死存亡担忧的人一样凝神细听。她忘记了亚历山德罗。她不看那些珠宝。她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夫人的脸。夫人念完后，严厉地说，“现在你该明白了，我姐姐让我全权处理属于你的一切。”

“但这上面并没有说谁是我的母亲呀，”蕾蒙娜叫道。“纸条上就这些话吗？”

夫人目瞪口呆。这姑娘是在装蒜吧？这些珠宝简直可以算是一笔巨产，她将永远失去这些，难道她丝毫都不在乎吗？

“谁是你的母亲？”她嘲讽地说道。“没有必要把这写下来。你的母亲是个印第安人。人人都知道。”

听到“印第安人”这几个字，蕾蒙娜轻轻地叫了一声。

夫人误解了。“啊，”她说，“一个低贱的、普通的印第安人。在我姐姐收留你的时候，我对她说过，你身上的印第安人血统总有一天要显露出来的；现在我的话灵验了。”

蕾蒙娜两颊鲜红，双眼闪光。“是的，莫雷诺夫人，”她跳了起来，说道，“今天我身上的印第安人血统显露了出来。我明白了许多以前蒙在鼓里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是印第安人，你才一直这么恨我？”

“你不是印第安人，我也从来没有恨过你，”夫人打断了她。

蕾蒙娜没有理她，而是继续说下去，并且越说越激动。“如果我是印第安人，你干吗要阻止我嫁给亚历山德罗呢？哦，我很高兴我是印第安人！我是他的人。他会高兴的！”这几句话像急流似的从她嘴里喷出。在激动之中她越来越靠近夫人。“你是个残酷的女人，”她说。“从前我不知道；但现在

我知道了。如果你早知道我是印第安人，那你昨天晚上看见我和亚历山德罗在一起时，你那样不要脸地对待我，太没道理了。你一直很我。我母亲还活着吗？她住在哪里？告诉我；我今天去找她。告诉我！亚历山德罗爱我，她会高兴的。”

夫人回答时那眼色确实是凶狠的，而那语气更加凶狠：“我一点儿不知道你母亲是谁，她是不是还活着。关于她的一切任何人都不知道——一个低贱的、品行不端的女人，你父亲是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娶她的，就像你现在说要嫁给亚历山德罗时一样！”

“那么说，他娶了她？”蕾蒙娜语气很重地说，“你怎么知道的，莫雷诺夫人？”

“是他告诉我姐姐的，”夫人很不情愿地回答说，就连姑娘的这点安慰她也妒忌。

“他叫什么？”蕾蒙娜问。

“菲尔；安格斯·菲尔，”夫人几乎是机械地答道。她发现自己被蕾蒙娜迫切的认真劲儿奇怪地束缚住了，不由得发起火来。不知怎么回事，她倒像吃了败仗。蕾蒙娜站在她面前，连珠炮似地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她看上去昂然挺立，俨然一副大权在握的样子。夫人转向那只大一点的匣子，把它打开。她双手哆嗦着从里面捧出好多年未见阳光的衣服。缎子披肩和长披巾，缎带、缎子和丝绒睡衣。夫人把衣服一件件扔在椅子上，那是一堆闪闪发亮、价值昂贵的东西。蕾蒙娜做梦似地看着它们。

“这些都是我的养母穿的吗？”她问道，拎起一团缎带，凑到亮光处看着，显然很羡慕。

夫人又误解了她。这姑娘看来并非对这昂贵、美丽的衣服毫不动心。也许她会受到这些东西的引诱。

“这一切都是你的，蕾蒙娜，你该明白，如果你嫁人嫁得正当，得到我的允许，那么这些衣服就让你在婚礼上穿，”夫人现在的语气不像先前那么冷酷了。“我念给你听的话你都明白了吗？”

姑娘没有回答。她手里抓着一块皱巴巴的深红色绸手绢，这手绢先前塞在珠宝匣的一个角落里，打了许多结。

“那里有珍珠，”夫人说；“是夹在你父亲死后送给我姐姐的东西里的。”

蕾蒙娜两眼闪光。她开始解那手绢上的结。手绢是旧的，结打得很紧，有多少年没解开过了。她在解最后一个结时，摸到了硬石头，便停了下来，“那么，这是我父亲的罗？”她说。

“是的，”夫人嘲讽地说。她以为她又从这姑娘身上发现了一个卑劣的特征。她想占有一切原属她父亲的财产。“这些东西是你父亲的，还有这些红宝石，黄钻石，”她把盘子推向蕾蒙娜。

蕾蒙娜解开了最后一个结。她小心翼翼地捧起手绢，把盘子垫在底下，把手绢里的珍珠拿出来。绸手绢散发出一股奇怪的、异样的香味。珍珠东一颗西一颗地滚动着，混进了红宝石里，在雪白的珍珠映衬下，红宝石显得更红了。

“这块手绢我要保存起来，”她说，并且敏捷果断地把手绢塞进胸口。“能得到一件属于我父亲的东西，我很高兴。这些珠宝么，夫人，如果萨尔别德拉神父认为送给教会好，你就送吧。我要嫁给亚历山德罗；”她把手绢塞进胸口后，一只手仍然捂在那里，然后转身走开，又在椅子上坐下。

萨尔别德拉神父！这名字像一根长矛使得夫人透不过气来。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夫人居然始终没有想到要问问自己，这件事萨尔别德拉神父会怎么说，他会有何吩咐，这足以证明夫人激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在对蕾蒙娜而发的突如其来的怒火中，她连宗教信仰和表面上受其束缚的长期习惯也弃诸脑后。现在意识到这一点，她可真的发怵了。

“萨尔别德拉神父？”她口吃地说；“他跟这事毫无关系。”

但蕾蒙娜看出夫人听说萨尔别德拉神父的名字后变了脸色，她乘势紧逼。“萨尔别德拉神父跟任何事情都有关系，”她大胆地说。“他认识亚历山德罗。他不会禁止我嫁给亚历山德罗——如果他禁止——”蕾蒙娜停了下来。想到自己要违背萨尔别德拉神父的意旨，她也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怖慑制住了。

“如果他禁止，”夫人尖刻地盯着蕾蒙娜，重复道，“你打算违背他吗？”

“是的，”蕾蒙娜说。

“我要把你说的话告诉萨尔别德拉神父，”夫人反唇相讥，“免得他给你下指示遭到拒绝，怪丢人的。”

蕾蒙娜嘴唇颤抖，眼含热泪，以前夫人的任何奚落嘲笑都不能使她这样。她深深地喜爱那位老修士；从她记事起就爱上了他。他的不快比夫人的不快更要使她觉得可怕。

他的不快使她伤心；而夫人的不快乐其量使她害怕。

她十指交叉，说，“哦，夫人，发发慈悲吧！别把这话告诉神父！”

“我有责任把我家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告诉神父，”夫人冷冷地说。“他肯定会同意我的意见：你如果固执己见，定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她开始把盘子收进匣子。

“你不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他，夫人，”蕾蒙娜坚持道。“我自己会告诉他。”

“你见不到他！我会留心的！”夫人叫道，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使蕾蒙娜直打哆嗦。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夫人正在折叠一件级子睡衣，这会儿停了下来。

“你听不听我的话？你答不答应再不跟这个印第安人来往？”

“绝不，夫人，”蕾蒙娜答道，“绝不！”

“那么后果你自己负责，”夫人叫道。“回你房间去！还有，听着！我不准你把这一切告诉费利佩先先。听见没有？”

蕾蒙娜点点头。“我听见了，”她说；悄悄退出了房间，把门关上，她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像个被追捕的动物似的溜下走廊台阶，穿过花园，轻声叫道，“费利佩！”

费利佩！你在哪里，费利佩？”

## 第十二章

小羊栏，或者说小畜栏，在洋蓟地过去的南坡那儿，那里阳光灿烂，吸引了玛加丽塔去晾圣坛罩布，但结果证明这是一种灾难性的诱惑。长长的南坡几乎像一块平台；羊栏地处南坡脚下，从屋子里根本看不见。所以费利佩才选了这儿跟亚历山德罗谈话，他认为这儿最安全。

蕾蒙娜走到上面有葡萄架的花园小径尽头，停下脚步，左右打量。一个人影儿也不见。一个小时前，她走进夫人房间时，瞥见过一个人影，她几乎肯定那是费利佩，从这条小径上往左拐弯，朝小羊栏走去。她站在那儿迟疑片刻，认真地凝视着小径前面。

“但愿圣徒能告诉我他在哪里！”她说出了声音。她站在那里直打哆嗦，就怕听见夫人的声音叫她。但幸运之神这一回却偏袒了蕾蒙娜；她的话儿刚出口，就看见费利佩慢慢地爬上坡来，她飞奔着迎了上去。“哦，费利佩，费利佩！”她叫道。

“喂，亲爱的，我全知道了，”费利佩打断了她；“亚历山德罗已经告诉我了。”

“她不准我跟你说话，费利佩，”蕾蒙娜说，“但我不能忍受。我们该怎么办？亚历山德罗在哪里？”

“我母亲不准你跟我说话！”费利佩惶恐地叫了起来。“哦，蕾蒙娜，你为什么违背呢？要是她看见我们在说话，更要不高兴呢。快回你的房间去。一切都由我来处理。

我会尽力而为的。”

“但是，费利佩，”蕾蒙娜悲伤地绞着双手说。

“我知道！我知道！”费利佩说；“但你千万不能再让我母亲生气。我得跟她说过后才能知道她打算怎么办。回你的房间去！她没叫你待在那里？”

“叫的，”蕾蒙娜抽泣起来，“但我办不到。哦，费利佩，我怕极了！帮帮我们吧！”

你觉得你能帮助我们吗？你不会让她把我关进修女院里，是吗，费利佩？亚历山德罗在哪里？我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跟他走？他在哪里？亲爱的费利佩，让我现在就走吧。”

费利佩大惊失色。“把你关进修女院！”他吼道。“是她说的吗？蕾蒙娜，亲爱的，快回你的房间里去。让我跟她谈谈。快去吧，我求你了。要是她现在看见我在跟你说话，那我就怎么也没法帮你了；”他转身迅速走下平台。

蕾蒙娜觉得自己似乎真的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了。她怎么能回那个屋子去呢！她慢慢地又踏上花园小径，在思考着一百个不切实际的出逃计划。亚历山德罗在哪里，哪里？他为什么不来救她？她心神交瘁了；她走进房间，突然发出绝望的哭泣声，瘫坐在地上。要是她知道亚历山德罗早在半个小时前就已骑马踏上口坦墨库拉去的路程，离她越来越远，那她就真的绝望了。

这是费利佩在听说了这件事的全部经过之后，为亚历山德罗出的主意。亚历山德罗绘声绘色地向费利佩讲述了夫人命令他滚开时的脸色和语气，费利佩大为震惊。他从没见过他母亲生过那么大的气。他想不出他母亲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亚历山德罗越说，费利佩越觉得他最好先离开，等夫人的第一阵火气过去后再说。“我可以说是我派你去的，”费利佩说，“这样她就不会认为你是畏罪潜逃了。四天内回来，到那时你想做的一切都安排妥。”

亚历山德罗不见蕾蒙娜一面就走，够难受的；但是不用费利佩惊呼，他相信他要是试图这么做可是傻到家了；他自己的判断告诉他这事是不切实际的。

“但你会把事情全都告诉她吗，费利佩？你会不会告诉她我是为了她才走的？”亚历山德罗可怜巴巴地说，直盯着费利佩的眼睛，似乎要看透他的

心灵。

“我会的，你放心，亚历山德罗；我会的，” 费利佩答道；他向亚历山德罗伸出手去，就像对一个平起平坐的朋友一样。“你相信，为了蕾蒙娜和你，我会尽力而为的。”

“上帝保佑你，费利佩先生，” 亚历山德罗沉着地答道，只是那微微颤抖的声音表明他感动之极。

“他是个高尚的人，” 费利佩自言自语，看着亚历山德罗跃上马，那匹马整个晚上都拴在小畜栏附近——“高尚的人！在这件事上，我所有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仗义、更坦荡。难怪蕾蒙娜会爱上他。他是个高尚的人！但是这事儿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费利佩茫然不知所措。他和母亲之间从没发生过严重冲突，但他感到一场冲突近在眼前。他不知道自己对她的影响有多大。他怀疑自己是否能深深地打动她。母亲威胁要把蕾蒙娜关进修女院，使他害怕到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程度。她有权利这么做吗？费利佩不知道。她肯定相信她有这个权利，否则她就不会这么来威胁了。费利佩的整个身心都对这个残忍的、不公正的念头表示抗议。

“好像这个可怜的姑娘爱上亚历山德罗是个罪孽似的！”他说，“万一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我要帮助她跟亚历山德罗逃走。我母亲怎么会有这种感觉的呢！”费利佩来回踱步，直到日上三竿，烈焰炙人，他才想起该找个遮荫的地方；于是他一屁股坐在了柳树下。他害怕走进屋子。想到这件棘手的事，他下意识地感到畏缩，他有意把这事在后拖拖再说，于是便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磨蹭。他越是考虑事态，越不知道该怎样向他母亲提起这事；对于自己向母亲提出这事到底是否明智更没把握。突然听见有人叫他。

是玛加丽塔，叫他吃饭。“天哪！已经吃午饭了！”他叫道，跳了起来。

“是的，先生，” 玛加丽塔答道，注意地打量着他。她看见他跟亚历山德罗说话，看见亚历山德罗骑马顺河边小路而去。早饭刚过，夫人和蕾蒙娜从餐室经过，她还从夫人和蕾蒙娜西人的脸色上猜出了许多。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莫雷诺家里突然演出了这样一出悲剧，玛加丽塔可以满有条理地说出发生在几个主要演员身上的一切事情。不能说她知道任何事情，但她几乎全都知道了；她的每一根神经都激烈地跳动着，兴奋地推测、猜想接下来会出什么事。

餐室里鸦雀无声、气氛压抑——蕾蒙娜没有来，佣人们都还以为她病了；费利佩显得窘迫、不自在；夫人默不作声，怒气冲冲而又困惑的样子。她第一眼看见费利佩的脸色，便自忖道，“蕾蒙娜跟他说过话了。什么时候、怎么跟他说的？”因为蕾蒙娜刚从她身边离开一会儿，她就跟上了她，看见那姑娘待在了她自己的房间里，便像先前一样锁住房门，这个上午的其余时间里她就一直待在走廊里，离蕾蒙娜的窗子仅一臂之遥。

蕾蒙娜是怎样，何时，何地找到费利佩的？她越想这事，越觉得上火、困惑；欺骗她比不服从她更使她不能容忍。现在青来，显然在她眼皮底下出了什么事，不仅违背她的意愿，而且她不明白是什么事。她甚至把火发到了费利佩头上，尤其是想到蕾蒙娜那句不聪明的回嘴，“费利佩不会让你那么于！”费利佩到底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些什么，竟使这姑娘这么肯定他会站在她和亚历山德罗一边？难道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她，莫雷诺夫人，在自己的家里竟要受到孩子和佣人的公然反抗！

她从餐桌边站起来，很不高兴地对费利佩说，“孩子，要是你闲着，我想在我房间里跟你谈谈。”

“当然，母亲，”青见母亲这么主动跟他说话——他就没这个勇气——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快步跑到她跟前，试图用手去搂住她的腰，他动起感情来常常这样。她温和地推开了他，但略加思索后，把手从他臂弯里抽出来，身子紧靠着他，边走边说，“这样最好，孩子。现在我是一年更比一年地需要紧靠着你走路了。我老得真快。这一年你不觉得我变了很多吗？”

“没有，母亲，”费利佩答道，“我真的没这个感觉。这十年来我看你没什么变化。”他说的是老实话。他的眼睛注意不到在别人看来那么明显的变化，理由是很充足的，他看见的那张脸别人谁也看不见；每当这张脸转向他时，总是被感情照亮，被爱美化。

夫人回答时深深叹气：“这一定是因为你太爱我，费利佩。我自己甚至每天都看出我的变化。我年轻时从来不曾有过的种种麻烦现在都光顾了。甚至就在刚过去的二十四小时中我都觉得我似乎又老了许多，简直可怕；”她坐在了几个小时前蕾蒙娜昏倒在那上面的扶手椅里，凝视着费利佩。费利佩依然站在她面前，表情温存地注视着她，但一声不吭。

“我看蕾蒙娜把一切都告诉你了！”她继续说，口气变硬了。她的话措辞多得你啊！

“没有，母亲，今天一早，是亚历山德罗告诉我的，不是蕾蒙娜，”费利佩赶紧回答，他急急忙忙往下说，尽可能不把话题扯到蕾蒙娜身上。“昨天晚上我上床之后他来跟我说话；但我让他等到第二天早晨，到时候他说什么我都愿听。”

“噢！”夫人松了口气。接下来，费利佩依然保持沉默，她问道，“他说了些什么？”

“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一切！”夫人不无讽意地说。“你以为他把一切都告诉你了吗？”

“他说你不准他再让你喜见，”费利佩说，“他认为他一定得走。所以我让他马上就走。我想你宁愿不再见到他。”

“噢！”夫人又说了一句，显得很惊讶，既为费利佩这么快就支持她的行动而感激，又为亚历山德罗已经离去而遗憾。“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认为最好马上就解雇他；我告诉他，一定得听你的。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留下来。”

费利佩愣愣地注视着。他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吗？他原以为会听到毫不留情的发火的声音，这可不像呀。蕾蒙娜会不会是做梦？他在惊讶之中，不及细细品味母亲的话中之意；他没有作足够的估量；他没有停下来想想明白，让亚历山德罗留下来，必然对蕾蒙娜不是好兆头；他带着像往常一样鲁莽的热情、乐观，看见第一线希望，便以为万事大吉，惊喜地叫道：“哦，亲爱的母亲，只要真能做到这点，一切都好了；”紧跟着，他既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母亲脸上的表情，也没喘口气，便把他对这件事的想法和感受和盘托了出来。

“当我一发现他和蕾蒙娜彼此产生感情之后，就希望能这样。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是我们牧场上从没有过的一把好手。所有的人都喜欢他；他可以做一个得力的监工；如果我们把整个牧场交给他管理，那他跟蕾蒙娜结婚就不会有任何障碍了。这样他们就能和我们一起愉快地生活。”

“够了！”夫人叫道，声音直冲费利佩的耳朵，就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那么瓮塞、那么奇怪。他住了口，惊讶地叫了一声。从他说第一句话起，夫人就一直眼盯着地板——这是她的习惯，表示她要仔细听人讲话。这会儿，她抬起眼睛，凝视着费利佩，即使他再有孝心，见了她的目光也难免觉得怨恨。这目光充满嘲讽的意味，简直就像她看蕾蒙娜时一样。费利佩为之变色。

“你为什么这么看我，母亲？”他叫道。“我做了什么？”

夫人蛮横地挥挥手。“够了！”她重复了一句。“别再说了。我要考虑一会儿；”她又把眼睛盯住了地板。

费利佩审视着她的脸色。心里慢慢产生一种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有的近乎反抗的感觉。

现在他才头一口看清，蕾蒙娜这样的姑娘见了她母亲必定会感到多么可怕。

“可怜的小家伙！”他想。“要是我母亲像刚才看我那样地看她，我真惊奇她居然没死。”

夫人心中怒火翻腾。其中绝大部分是对蕾蒙娜的愤恨。除了所有其他因素之外，这姑娘现在成为费利佩生平第一次气得夫人失去控制的原因，或至少是诱因。

“好像没有她来离间我和费利佩，”夫人恨恨地想，“我还没有为那东西受够罪似的！”

但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夫人和费利佩之间的隔阂长久。像一股新的泥石流冲下来，盖住了以前泥石流流过的痕迹一样，夫人的一股强烈的爱子之情喷涌而出，冲去了她为儿子的话而感到的愤恨。

她抬起眼来，眼睛里噙满泪水，费利佩见了深受感动。夫人凝视他，泪水顺着脸颊淌下来，她声音颤抖地说：“原谅我，孩子；我从没想到会有什么事情使我对您生这么大的气。那个不要脸的东西让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她必须离开这个家。”

费利佩的心怦地一跳；这么说来，他没听错蕾蒙娜的话。母亲如此残忍，使他羞愧得无地自容；他用温和的、近乎祈求的声音回答说：“我不明白，母亲，你为什么说有蒙娜不要脸。她爱亚历山德罗丝毫没错。”

“我看见她偎在他怀里！”夫人叫道。

“我知道，”费利佩说；“亚历山德罗告诉我说，你撞见他们时，他正对蕾蒙娜说他爱她，蕾蒙娜说她也爱他，并且要嫁给他。”

“呸！”夫人反驳说；“要不是她的行为不检点，你认为一个印第安人敢跟蕾蒙娜·奥特格纳小姐提个爱字吗？我才不相信他会主动提出娶她呢。”

“哦，母亲！母亲！”费利佩只能说这几个字。他吓呆了。现在，一刹那间，他看清了他母亲的全部内心，他灰心了。“母亲？”他意味深长地又叫了一声。

“哦，”她继续说，“这是我说的。我看他肯定会毫不迟疑地把她娶过去，就像娶一个印第安女人一样，连婚礼都不举行。”

“亚历山德罗不会比我更快地娶任何女人，母亲，”费利佩壮着胆子说；“你对他不公正。”他很想再加上一句，“对蕾蒙娜也不公正，”但他怕现在就求她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不，我没这样，”夫人说；“我对亚历山德罗非常公正。我想，在这样的诱惑下，几乎不会有人像他表现得那么好。对于发生的一切，我丝毫不

怪他。全是蕾蒙娜的过错。”

费利佩失去了耐心。直到现在，他才知道，这个纯洁、温柔的姑娘——他小时候像爱妹妹一样爱她，成年后几乎像爱恋人一样地爱她——已经把自己缠绕在他的心上。他再也不能沉默，听任母亲恶毒地咒骂。

“母亲！”他叫道，那声音使夫人大吃一惊，抬起头来。“母亲，也许我会使你非常生气，但我实在忍不住了；我一定得说；你这样说蕾蒙娜，我受不了。我已观察很久了，亚历山德罗对她很崇拜；蕾蒙娜要是看不出这点，那她就不是个成年女人了！她看出了这点，感觉到了这点，慢慢地就全身心地爱上了他，正像我希望有朝一日有个女人也会这样爱我一样。要是有人会像蕾蒙娜爱亚历山德罗一样地爱我，那我就太幸运了。

我认为他们应该结婚；我认为我们应该让亚历山德罗到牧场里来，这样他们就能住在这里。我看这件事根本没什么丢人的，也没什么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你知道，母亲，蕾蒙娜其实并不真正是我们家的人；你知道她是半个印第安人。”说到这儿，他母亲嘲讽地叫了一声；但费利佩没有被打断，他匆匆往下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急躁的情绪使他最终失去了控制，另一方面他也害怕一停下来，他母亲就要说话；他已为她接下来要说的话感到惊骇。“我经常考虑蕾蒙娜的未来，母亲。你知道许多男人不会娶她，就因为她是半个印第安人，你，你自己，也绝对不会同意让我娶她，如果我想娶的话。”夫人又叫了一声，这口是恐怖更甚于嘲讽了。但费利佩不为所动，继续往下说。“不，你当然不会同意，这我向来知道，要不是为了这，我自己早就爱上她了，在这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比她更可爱的姑娘。”费利佩现在是豁出去了；既然已开始了这场冲突，他就要用一切拿得到的武器来作战；这件不称手，另一件就可能称手。“你从来没爱过她。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她；我认为你不喜欢她。我知道，我小的时候，就常看出你对我比对蕾蒙娜要好得多，我怎么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现在你对她又不公正。整个夏天我都在注意她；我看见她常和亚历山德罗在一起。你自己也知道，母亲，他日复一日地跟我们一起待在走廊里，就像是我们家的人一样。当我生病躺在床上时，我按着钟点注视他们；我以为你一定也看见了。我相信，亚历山德罗的每个眼色，他说的每句话，干的每件事，要是换了我也会像他一样的；我相信，蕾蒙娜的每个眼色，说的每句话，干的每件事，如果是我的亲妹妹，我也一定愿意她那样的。”说到这儿费利佩停了下来。他已经发起了进攻；像一个年轻、鲁莽的将军，集中全部力量投入进攻；不遗余力。这可不是攻占宣布罗陀的办法。

他停了下来，真正是气都喘不过来了，他说得太快了，更何况他身体还不十分强壮，高烧严重损害了他的体质。这时夫人用质问的目光看着他，用已经镇定下来的声音说：“你认为蕾蒙娜干的任何事情你都愿意让你的亲妹妹夫干？你是否愿意你的亲妹妹嫁给亚历山德罗？”

聪明的莫雷诺夫人！就在费利佩说话的那段时间里，她已觉察到某些事情是她力所不及；另外一些事情如果硬要去做的话是失策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补偿她跟费利佩作对造成的遗憾。费利佩对她抱有敌对情绪，任何事情也不会这样深深地刺伤她；费利佩感觉到她蛮横地否定他的爱好和意图，任何事情也不会这样大大地削弱他对他的真正控制。在她蛮横的意志面前，就连她的怒火也要自叹不如，甘拜下风。她和她儿子之间不会有激烈的话语冲突。他应该相信，在莫雷诺家里，即便在这些令人绝望的时刻，一切由他

说了算。

费利佩没有回答。从没见过比夫人的提问更带讽刺的。她重复了一遍，声音像往常一样温和，显得更为镇定了。夫人恢复了常态，自从在溪边撞上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之后，她一刻也没正常过。“你是否愿意你的亲妹妹嫁给亚历山德罗？”她慢慢地重复着，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权衡利弊的神情，这问题听上去多么公正，多么有道理啊。

费利佩很窘迫，他知道他会被引向哪里。对这个问题，他只能有一个回答。“不，母亲，”他说，“我不愿；但——”

“别说什么不字；”母亲打断了他；“我们还没到这一步；”她朝费利佩笑笑，一个含情的微笑，但却使他感到害怕。“我当然知道对我的问题你只能有一个回答。如果你有个妹妹，你情愿看着她死，也不愿让她嫁给这些印第安人。”

费利佩迫切地张开嘴，要想说话。“不是这样，”他说。

“等等，亲爱的！”他母亲叫道，“一件一事情来。我知道你的心里充满了爱，刚才听你那样振振有词地为蕾蒙娜辩护，我从来没有像这样为有你这样的儿子而感到骄傲。在关于蕾蒙娜的品质和行为的问题上，也许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我们不必谈论这些事情。”就在这时，夫人觉察到了某些她力不能及的事情。“我们不要谈论这些，因为这些问题不是眼下事的真正关键。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为蕾蒙娜负责的是，不在于她的值得还是不值得。问题在于，你同意她去做你不让你的亲妹妹做的事，这样对吗？”夫人稍停片刻，发现费利佩看上去大惑不解，很不高兴，不由得深自窃喜；接着，她又用更加温和的声音说，“你肯定认为那是不对的，孩子，是吗？”这会儿夫人等着他的回答。

“是啊，母亲，”费利佩吞吞吐吐地说。“我想是的；但是——”

“我相信我的儿子不会有别的回答，”夫人插进来说。眼下她只希望费利佩回答她的问题，别的什么也不要他做。“我们让蕾蒙娜去做如果她真是我们的亲骨肉我们决不会让她做的事情，那理所当然是不对的。我一直是这样看待我对她的责任的。我姐姐是想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抚养。她把自己的名字都给了她。我姐姐死后，把她对这孩子的权利和责任都转给了我。你总不会认为，如果你大姨妈活着，她会答应把她的养女嫁给一个印第安人吧，是吗？”

夫人又停下来，等他回答，费利佩又是吞吞吐吐地低声说，“是的，我想她不会。”

“那好。这样我们身上就有了双重责任。我们不单不能同意蕾蒙娜去做（如果是我们的亲骨肉的话）会使我们丢脸的事情；我们也不能辜负了唯一有权支配她、又把支配权转交给对我们的人对我们的信任。是不是这样？”

“是的。母亲，”郁郁不乐的费利佩说。

他看见有一张网在包围自己。他感到他母亲的论证里有漏洞，但他却指不出来；事实上，他很难确证这一点。他脑子里乱糟糟的。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这就是：不管说千道万，蕾蒙娜最终还是要嫁给亚历山德罗。但显然不会得到他母亲的同意。“也不会像她估计的那样，得到我的公开同意。我看不出他们怎样结婚；但我答应过亚历山德罗要尽力帮他。可咒的运气，要是他从没来过这儿就好了！”费利佩心中说，快要失去理智了，这团乱麻弄得他疲惫不堪。

夫人继续说道：“出了这件事，我却事先没有看出来，我这一辈子都要狠狠责备我自己。正像你说的，自从你病后，亚历山德罗常常跟我们在一起，带着他的乐曲、他的歌声，忙这样忙那样；但我敢说，我从没想到蕾蒙娜竟会走上这条险路，把亚历山德罗看作自己的爱人，就像从没想到她会这样看待胡安·卡尼托，卢易戈或其他任何牧牛人或雇工一样。我遗憾得不知说什么好，现在这事已经发生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啊，母亲！是啊！” 费利佩插进来说。“你知道，你知道现在已太迟了。”

夫人继续往下说，就像费利佩没说过话似的。“我想你跟亚历山德罗分手一定会十分遗憾，你曾问过他是否愿意留下来，你的话对他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诺言。当然，现在出了这样的事，让蕾蒙娜留在这儿，时常看见他，就太不愉快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直到她克服了这种奇怪的感情，她似乎以为自己对他怀有这种感情。这种感情不会持久的。这种突如其来的感情绝不会持久。” 夫人狡黠地插话说，“费利佩，让她回到修女学校去过一段日子，你觉得怎么样？她以前在那儿非常愉快。”

夫人这一步走得太远了。费利佩想起了蕾蒙娜在花园里向他哭诉时的神情和声音，“哦，费利佩，你不会让她把我关进修女院的，是吗？” 他受到了鼓舞，突然失去了自我控制，像开始那样蛮横地重新开了口，“母亲，” 他叫道，“你不能那样做。你不能把那可怜的姑娘关进修女院！”

夫人惊愕地扬起了眉毛。“谁说把她关进去？” 她说。“蕾蒙娜曾经在那儿上过学。”

她可以再去一次么。她还没有老到学不进东西的程度。对于一个需要克服这种奇怪的感情的姑娘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变换一下环境和日常事务。你能提出更好的办法吗，孩子？你有什么忠告？” 夫人第三次停下来等待回答。

夫人的这些停顿和直截了当的提问，与蜘蛛织网捕捉猎物的过程如出一辙：蜘蛛把它的猎物缠住一半后，便稍微放松一下，休息片刻，望着那个自以为无恙的猎物扑腾。

夫人的这些微妙的问题——看上去已经有了定论，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她的武器库中最称手的武器。屡试不爽。

“忠告！” 费利佩激动地叫道。“忠告！我的忠告就是——让蕾蒙娜和亚历山德罗结婚。你说的关于我们的责任，我不能同意。我敢说你是对的；然而，你的做法把这事弄复杂了，使我们很难堪。”

“是的，对你，我们的一家之主来说，是难堪的，” 夫人叹口气，插话说，“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噢，我不打算处理，” 费利佩暴躁地说。“我根本不打算插手这件事，从头到底都不插手。让蕾蒙娜跟他走吧，只要蕾蒙娜愿意。”

“不得到我们的同意？” 夫人温和地说。

“是的，如果她得不到，就不用得到；像你所说的，我不知道让她嫁给亚历山德罗，我们到底要负些什么样的实际责任。但是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母亲，让她走吧！无论如何她总得走。你根本不知道她多么爱亚历山德罗，也不知道亚历山德罗多么爱她。让她走吧！”

“你真的以为如果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她会跟他走吗？” 夫人认真地问道。“跟他走，嫁给他，尽管我们不承认这件婚事？”

“是的，” 费利佩说。

“那么，你的意见就是，我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对这件事情撒手不管，让她随心所欲？”

“我正是这么想的，母亲，” 费利佩答道，听到她的话，他的心变得轻松了。“我正是这么想的。我们不能阻止这件婚事，试图去阻止是没用的。让我们去告诉他们，他们可以按他们的心愿去做。”

“当然，那样的话亚历山德罗就必须离开我们了，” 夫人说。“他们不能留在这儿。”

“我不明白为什么！” 费利佩焦虑地说。

“要是你想一想，孩子，你就会明白的。还有什么能比让他们住在这儿更说明我们承认他们的婚事呢？你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如此吗？”

费利佩垂下了眼睛。“那么我看他们也不能在这儿结婚了，” 他说。

“即使是件我们打心底里赞成的婚事，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还能做些什么呢，孩子？”

“是的，母亲；” 费利佩拍拍脑门。“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迫使他们私奔了！”

“哦，不！” 夫人冷冰冰地说。“如果他们走了，那是他们自愿走的。但愿他们别做出这么愚蠢、错误的事。如果他们做了，我看我们总要担负一点责任，因为我们没有阻止他们。但是如果你认为试图阻止他们是不聪明的，或是没用的，那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费利佩没有说话。他觉得很难；觉得自己似乎出卖了他的朋友亚历山德罗、他的妹妹蕾蒙娜；他感到好像有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缠住了他，把他置于作假的地位；他不知道该再向夫人求些什么，夫人又该问他些什么；他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能使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更失望的。他气愤、焦虑、一筹莫展。

夫人端详着他的脸。“你似乎不满意，亲爱的费利佩，” 她温和地说。“说来也是，对于这件不幸的事情，你又能怎么样呢？但是你认为我们有别的办法吗？”

“没有，” 费利佩伤心地说。“我想不出，糟就糟在这里。这等于把蕾蒙娜赶出这个家，如此而已。”

“费利佩！费利佩！” 夫人叫道，“你對自己太不公正了！你知道你不会这么做！”

你知道这里向来就是她的家，她就像是这家的女儿；只要她愿意，她永远都是这家的女儿。如果她硬要背离它，离它而去，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别让你对这个误入歧途的姑娘的同情迷住了你的眼睛，使你看不清怎样做对你自己和我才是公正的。说什么把蕾蒙娜赶出这个家！你知道，我答应过我姐姐，要像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她，我一向觉得，我死后，我的儿子会从我这里接过这份嘱托。只要蕾蒙娜愿意接受，莫雷诺的屋檐下永远有她的家。说我们把她赶出去，费利佩，这是不公正的；” 夫人眼睛里噙着泪水。

“原谅我，亲爱的母亲，” 痛苦的费利佩叫道。“原谅我使你增添额外的负担。我实在是让这件不幸的事情搞乱了脑子，我好像一点也看不清事情真相。亲爱的母亲，真够难为你的，这件事情就此结束吧。”

“谢谢你珍贵的同情，费利佩，” 夫人答道。“要不是为了你，我操心的

事，我身上的担子早就把我压垮了。但这样难以忍受的事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觉得我自己和我们家庭丢了脸面。但我们必须忍受。像你所说，费利佩，我希望这事到此结束。也许，最好现在就去叫蕾蒙娜来，把我们的决定告诉她。她肯定正在万分焦急之中；我们就在这儿见她。”

费利佩极其希望单独见蕾蒙娜；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只好同意了母亲的建议。

夫人打开房门，顺走廊慢慢走到蕾蒙娜的房间，打开门锁，说：“蕾蒙娜，听话，到我房间里来一下。费利佩和我有话对你说。”

蕾蒙娜心情沉重地跟在夫人后面，“费利佩和我”这句话不是好兆头。

“夫人已经使费利佩的想法跟她本人一致了，”蕾蒙娜心想。“哦，等着我的是什么呀！”她用责备、哀求的目光偷偷瞥了费利佩一眼。他朝她微微一笑，使她放下了心；但是好景不长。

“蕾蒙娜·奥特格纳小姐，”夫人开口了。费利佩打了个哆嗦。他没料到她母亲会这么说话。这话儿似乎是在蕾蒙娜和整个世界之间挖了一道鸿沟，听上去那么冷酷——只有对不速之客，夫人才可能用这种语气说话。

“蕾蒙娜·奥特格纳小姐，”她说，“你跟印第安人亚历山德罗的关系，使我们丢尽了脸面，我儿子跟我在商量我们该怎么办。当然罗，你知道——或者说，你应该知道——要叫我们答应你的这件婚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答应了，那就会失信，会使我们的家庭名声遭到法污。”

蕾蒙娜眼睛瞪了起来，脸颊发白；她张开嘴巴，但没有出声；她看着费利佩，只见他眼睛下垂，脸上露出恼怒、窘迫的表情，她绝望了。费利佩背弃了他们。哦，亚历山德罗在哪里，哪里啊！她十指交叉，低低地叫了一声，——这叫声使费利佩心碎。目睹蕾蒙娜的痛苦，他这才明白，他以前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对他是这样的亲近。在这样的时刻，几乎不用费什么劲，就能使费利佩重新成为她所爱的人；现在，他觉得自己好像跳到了她的身边，把她搂在怀里，反抗他的母亲。他使出全部的自制力，才保持了沉默，相信蕾蒙娜日后会理解他。

蕾蒙娜的叫声没有使夫人住口，她像没有听见似的，仍然口齿伶俐地、冷冰冰地往下说：“我儿子对我说，我们不同意也没用；你照样会跟那个人走。我认为他这想法是对的，你自己也曾对我说过，就是萨尔别德拉神父亲禁止你，你也不听。当然罗，如果你主意已定，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即便我把你交给教会照管——我肯定我那位把你当亲生女儿抚养的姐姐如果活着也会这么做的——你也会想办法逃走的，这样就更会闹得满城风雨，使我们家里闹出更大的丑闻。费利佩认为不值得费劲使你清醒过来；因此我们决定什么也不管。我希望能让你明白，我的儿子——这里的一家之主，我——我姐姐的代表，我们都当你是我们的亲骨肉。只要我们有个家，这个家也就是你的，多少年来一直如此。如果你执意离开，嫁给一个印第安人，使你自己和咱们丢脸，那我们也就无可奈何了。”

夫人停了下来。蕾蒙娜没有说话。她双眼紧盯着夫人的脸，似乎要看透她的灵魂深处；姑娘开始认识了夫人的真面目；爱情使蕾蒙娜的本能和观察力敏锐起来。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或对我儿子说吗？”夫人问道。

“没有，夫人，”蕾蒙娜答道；“我要说的今天早上都说了。噢，”她补充说，“还有几句话。也许我离开之前不会再跟你说话了。我再次谢谢你这些

年来给我的一个家。还有你，费利佩，”她转向费利佩，变了脸色，含泪的双眼里涌出她所有被抑制的感情和悲愤，她继续说，“还有你，亲爱的费利佩。你总是对我那么好。只要我活着，我永远都爱你；”她把两只手都伸向他。费利佩握住了她的双手，正要说话，夫人插了进来。她不想让她儿子和蕾蒙娜之间再有这种情意绵绵的亲昵举止。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要告辞了喽？”她说。“你是不是打算马上就走？”

“我不知道，夫人，”蕾蒙娜结结巴巴地说；“我没见到亚历山德罗；我没听到——”她悲哀地抬头看着费利佩，费利佩同情地答道：

“亚历山德罗走了。”

“走了！”蕾蒙娜尖声叫道。“走了！没有走，费利佩！”

“只去四天，”费利佩答道。“到坦墨库拉去。我想他离开一两天对他有好处。他马上就会回来。也许后天就能回来。”

“是他想去的吗？他去干什么？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他一块去？哦，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走？”蕾蒙娜吴道。

“因为我儿子让他走他才走的，”夫人插话说，她耐不得这场面以及费利佩表情丰富的五官中拼命要流露出来的同情心。“我儿子认为，这会儿让我看见他，我会受不了的，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对的；所以他命令亚历山德罗离开，亚历山德罗服从了。”

蕾蒙娜像是受伤的、陷于困境的动物，突然从费利佩面前转过身去，面对夫人，尽管泪如雨下，双眼却是坚定而毫无惧色，她举起右手，叫道，“你是个冷酷的人；上帝会惩罚你！”不等看清自己的话会产生什么效果，也没再看费利佩一眼，她快步走出房间。

“你看，”夫人说，“你看她蔑视我们。”

“她绝望了，”费利佩说。“我很后悔让亚历山德罗走了。”

“不，孩子，”夫人答道，“你很聪明，跟以往一样。让她独自沉思几天，会使她恢复理智。”

“你不想把她锁起来吧，母亲，是吗？”费利佩叫道。

夫人朝他瞥了一眼，毫不掩饰地对他的话表示惊奇。“你不会认为那是最好的办法吧，嗯？不是你说的吗，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撒手，让她随心所欲，尽可能解除我们对她的责任？”

“是的，是的，”不知所措的费利佩说；“这是我说的。但是，母亲——”他停了下来。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夫人温和地看着他，脸上流露出焦虑的探询神情。

“你要说什么，亲爱的费利佩？你是否认为我还应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她问道。

“你准备做什么，母亲？”费利佩说。“我好像不明白你要干什么。”

“没什么，费利佩！你已经完全使我信服，一切努力都会自费劲。我什么也不想做，”夫人回答说，“什么也不做。”

“那么只要蕾蒙娜还在这儿，一切就都照旧？”费利佩说。

夫人凄然而笑。“亲爱的费利佩，你认为这可能吗？这个姑娘宣布她已打定主意，不仅要违背你和我的意愿，而且要违背萨尔别德拉神父的意愿，她将玷污莫雷诺和奥特格纳两个家庭的名声，对这样的人，我们还能像过去一样看待她吗，嗯？”

费利佩作了个不耐烦的手势。“不能，当然不能。但我的意思是，能不

能在外表上做到一切照旧呢？”

“我想可以，”夫人说。“这是不是你的主意？我想我们要尽力做到这点，你说怎么样？”

“是，”费利佩呻吟说，“但愿能做到！”

### 第十三章

蕾蒙娜和亚历山德罗的事弄得莫雷诺夫人如此为难，这在她还是生平第一次。她回想了一下与费利佩的谈话；想想她最终得到的结果与她的初衷大相径庭，不由得恼羞成怒。照她原先的如意算盘，要把蕾蒙娜送进修女院，让亚历山德罗留下来做监工，把奥特格纳的珠宝变成教会的财产。结果却相反：亚历山德罗没有做牧场的监工；蕾蒙娜不进修女院；她将嫁给亚历山德罗，他们将双双出走；奥特格纳的珠宝——哦，这事得日后再作决定；得让萨尔别德拉神父来决定。夫人尽管大胆，却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一手包揽这件事情。

有一件事很清楚，关于这些珠宝的事，决不能跟费利佩商量。他从来不知道有这事，现在也不必让他知道。费利佩对蕾蒙娜太同情了，不会正确判断事态。他肯定会为蕾蒙娜的拥有权打抱不平。萨尔别德拉神父是不可能跟费利佩抱同样看法的。否则的话，她就只好让步了；但这对她来说比任何别的事都要难受。要不是奥特格纳夫人临死前向其养女遗赠财物的详情细节萨尔别德拉神父统统知道的话，莫雷诺夫人真想把这事彻底瞒住他。无论如何，神父得过将近一年时再来，在这段时间里，她不会冒着风险写信告诉他这件事。十四年来，这笔财物在圣徒凯瑟琳的保管下，一直安然无恙；应该让它依然藏在那里。等蕾蒙娜跟亚历山德罗走了，她会写信给萨尔别德拉神父，只是按自己的意思把事实写明，并要告诉他，其余一切问题等他们见面时再作决定。

她就这么计划盘算着，在她那不知疲倦地转动着的脑子里勾勒出一幅远景图，这才使她因为自己计划的部分失败引起的怒火略有平息。

专横的自尊心自我防卫的本事算得上是技高一筹。自尊心自有一套巧妙的报复方式——这是一套令人叫绝的方式，要是遭到挫折那自然是痛心的，在那以后不可能再找到补救的方法。比这套巧妙的报复方式更了不起的是它的自欺本领。在这方面，它可比虚荣强出上千倍。受伤的虚荣心遭到致命伤害时，它自有感觉；并会扔去一切伪装，可怜巴巴、一瘸一拐地逃离这块地方。但自尊心却会把它的旗帜扯到底；当它从一块地方被赶走后，马上又会在另一块地方重新展开大旗，从不承认在第二块地方比在第一块地方有丝毫的坍台，在第三块地方当然也不比在第二块地方坍台；就这样直到死亡。对这样的自尊心谁能不佩服呢。那些有自尊心的人对一切挡他们道的人都毫不留情；但是当自尊心需要牺牲品时，他们对自己也是同样残忍的。当人们对一切都失去信心时，这样的自尊心会使人孤注一掷；它赢得了许多所谓的桂冠。

傍晚之前，夫人已将她的计划、她的远景图考虑成熟；遭到失败的痛苦已平息；她又恢复了平心静气的神态；又像以前一样操持日常事务，散散

步。她准备对蕾蒙娜“什么都不管。”只有她知道这里包含着多大的意义；大得惊人！她真希望自己能肯定费利佩也“什么都不”管；但她依然为费利佩担心。她毫不怜惜地诱导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迷惑他，一步一步地把他引到她希望他站的立场。表面上看来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行动是统一的；尽管这样，她并没有对费利佩在这件事情上的真正感觉视而不见。他爱蕾蒙娜。他喜欢亚历山德罗。要不是为了家庭的名声——若非她暗示，他难得想到这个问题，若不是她一再敦促，他也不会仔细思考——要不是为了这个，他倒宁愿让亚历山德罗跟蕾蒙娜结婚，并住在这里。如果他能从她影响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他肯定又会满脑子都想到这一切。然而，她不打算再跟他说这件事，也不许他跟她说。她认为他们已决定不干涉蕾蒙娜的事情，就此一劳永逸，他们之间再也不能提起这个叫人伤心的话题，这么一来她便能最大程度地达到她的目的。他们一定要耐着性子静等蕾蒙娜的行动；不管她做出多么使这个家——她从婴儿起直到现在都寄居在这里——丢脸、伤心的事，他们都要忍受。

这个“什么都不”的具体内容慢慢地自动在她脑子里安排停当。蕾蒙娜在这个家里的地位表面上不能有什么变化。她可以像以往一样自由进出；没人监视她的行动；她可以像以前一样跟他们一起吃、睡、起、坐；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行动会使由于同情而神经过敏的费利佩认为是迫使随蕾蒙娜出走的原因。但是，尽管这样，还是要让蕾蒙娜每时每刻都感到，她做出了丢人的事；她跟他们在一起，但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既然她把自己放在外人的地位上，那就要一条路走到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夫人没有说出来，但她心里很清楚。如果还有什么能使这姑娘清醒过来的话，那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夫人根本不了解蕾蒙娜。不知道蕾蒙娜对亚历山德罗爱得多深，她以为还有希望让蕾蒙娜明白，如果她一意孤行的话，将犯下多大的过失。如果她能觉察到这一点，承认错误，放弃这个婚姻——夫人盘算着这个可能性，几乎变得仁慈宽容了——如果蕾蒙娜能这样卑顺，正正当当地回到莫雷诺家来，夫人就会原谅她，并且会比从前更关心她。她会带蕾蒙娜去洛杉矶、蒙特里；会带她去见见世面；很可能她会就此配上一个称心满意的人家。只要蕾蒙娜自重，费利佩可以看到，夫人决不会亏待她。

就在晚饭前，夫人走进蕾蒙娜的房间，用和平常一样的语气问了一个关于晒在走廊里的干辣椒的问题，蕾蒙娜却大吃一惊，而且她的声音和脸色里都无法避免地把这种惊恐流露了出去。

夫人立刻觉察到了，却不露声色，继续说着干辣椒啊、火热的太阳啊，葡萄变酸啦，等等，好像她一个星期前就要跟蕾蒙娜说这些事情似的。至少，蕾蒙娜一开始是这么以为的；但没等夫人把话全部说完，蕾蒙娜从她的眼神和语气里窥探到了她用来对付蕾蒙娜的武器。夫人说前面几句话时，蕾蒙娜是半带感激半带疑惑，可没等夫人把话说完，蕾蒙娜的情绪很快地变了，变得郁郁不乐；她对自己说：“她以为这是她制服我的办法！”

但她办不到。在四天时间里，我任何事情都能忍受；只要亚历山德罗一回来，我就跟他走。”蕾蒙娜心里的这个念头在她脸上表现了出来。夫人看见了，变得更加坚定。看来得有一场硬仗。投降是没有希望的。好吧。姑娘作出了抉择。

玛加丽塔现在是这家里最感困惑的人。她曾无意中听到一些费利佩和

他母亲以及蕾蒙娜之间的谈话，大大地激起了她的好奇心，一反往常小心谨慎的性格，干脆悄悄摸到门前偷听起来。她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蕾蒙娜最后回答夫人的话：“上帝会惩罚你。”突然房门大开，蕾蒙娜跑了出来，玛加丽塔急忙假装在扫过道，这才没被抓住。

“圣母啊！她怎么敢对夫人说这话？”玛加丽塔暗暗叫道，紧跟着蕾蒙娜从她面前冲了过去，甚至都没看见她。夫人却对她说，“玛加丽塔，你怎么这时候扫起过道来了？”声音里充满怀疑。

肯定是魔鬼作祟，让玛加丽塔当即说出这句谎话：“一早得为亚历山德罗煮早饭，夫人，他急着要走，而我母亲爬不起来，只好由我来煮了。”

玛加丽塔说话的时候，费利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她脸色都变了。费利佩知道这是谎话。他和亚历山德罗在羊栏里谈话的时候，看见玛加丽塔在柳树林里窥视；他看见亚历山德罗骑马离开的时候，停了一会儿，跟她说过话，——只停了一会儿；然后，狠抽了一下坐骑，飞快地跑下山谷公路。那天早上亚历山德罗根本没吃过玛加丽塔或其他任何人煮的早饭。玛加丽塔干吗要这么说呢？

但是费利佩要操心的正事儿太多了，根本顾不上玛加丽塔的心思或她那小小的谎言。

她肯定是为了不使夫人发怒，把最先想到的话儿说了出来；这话儿听来也确实像真的，只是又增添了一层对亚历山德罗的恶意。近来潜伏在仆人们心底里的对亚历山德罗的妒忌心开始增长起来；亚历山德罗与主人家这么亲密，非常令人奇怪，对此玛加丽塔说过一些尖刻的闲话，这些闲话不说是仆人们妒忌心的起源吧，至少也对这些妒忌心起着刺激作用。

当费利佩持续卧病，而亚历山德罗的琴声和歌声能使他安稳地休息的时候，这种闲言碎语毫无立足之地。亚历山德罗完全可以像外科医生那样来来去去，这是很自然的。

但费利佩康复以后，干吗还要让这种自由和亲密关系继续下去呢？不止一个晚上，所有的雇工和仆人们聚集在北走廊里，悄悄地发着这样的牢骚，只有亚历山德罗不跟大伙儿在一起，从主人家围坐的南走廊那儿传来他的歌声或琴声。

“要是我们也能不时地来点儿音乐，那倒是件好事，”胡安·卡尼托会这么咕哝；“但那小伙子才不愿为房子这边的人劳动他的弓呢。”

“哦！我们不配听他拉琴！”玛加丽塔会这么回答；“‘主仆有别’有时候是一句漂亮的谚语，但并不永远都是的。不过在那边的走廊里，除了拉琴外，还有好戏看呐！”说到这儿玛加丽塔的嘴巴便撅起来，好像掌握了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似的，准能引得每人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但她一个也不会回答。她可不愿低毁蕾蒙娜小姐，或者说她一句坏话。这里的每个人都不会容忍。自从蕾蒙娜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来到他们中间时，他们就爱上了她。当时他们宠爱她，现在他们崇拜她，她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做过好事——护理他们，逗他们高兴，记得他们的生日和节假日。玛加丽塔只把自己知道的事和怀疑的事告诉了母亲；老玛达光听到这几句话就吓坏了，她吓唬玛加丽塔，要她郑重许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向家里的任何人说出这些事情。玛达不相信他们。她不能相信。她相信这一切都是由玛加丽塔的妒忌心想象出来的。

“要是夫人知道你中伤小姐，马上就会让你卷铺盖，连我都逃不了，尽管我在这儿干了这么久。而且你还中伤一个印第安人！你一定是疯了，玛加

丽塔！”

玛加丽塔得意洋洋地告诉玛达，夫人刚把蕾蒙娜小姐拖过了花园小径，把她关进了房间里，锁上了房门，因为夫人撞见她 and 亚历山德罗在洗衣石边，玛达一听这话，吓得连忙下意识地画起十字，然后嘴巴凑着玛加丽塔的耳朵，说：“你要是再把这话说出来，看我不拧下你的脑袋！夫人中了什么邪啦！我在这儿住了四十年，从没见过她对任何活的东西抬过一根指头。你是犯迷糊了，孩子！”她边说边胆战心惊地注视着房门。

“我要让你看看我到底有没有犯迷糊，”玛加丽塔反驳说，奔回了餐室。等到餐室门关上，摆摆样子的、郁郁不乐的晚餐开始后，老玛达悄悄地溜到小姐门口偷听，只听得蕾蒙娜在伤心地哭泣。这下子玛达知道玛加丽塔说的话肯定是真的了，忠心耿耿的老马达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想了。小姐自己做了错事！不！不管出了什么事，反正不会是这回事！肯定什么地方出现了可怕的误会。她顾不上害风湿病的双膝，在锁孔前跪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叫着蕾蒙娜，“哦，我的小羊羔，怎么回事？”但是蕾蒙娜没有听见，再待下去危险太大了；这位老太太只好艰难地爬了起来，像先前一样步履蹒跚、懵懵懂懂地回到了厨房，出于一种不合逻辑的缘由，她对女儿格外的恼火。第二天她亲自观察了一天，只见一切迹象都证明玛加丽塔所说不虚。亚历山德罗的突然离开是极其有力的证据。

谁都没有丝毫的察觉；胡安·卡尼托，卢易戈，全都莫名其妙；没有留下话，没有口信；只有费利佩先生在早饭后漫不经心地对胡安·卡说，“这几天你得自己照料一下了，胡安，亚历山德罗到坦墨库拉去了。”

“这几天！”当玛加丽塔听到这话时，不无讥意地惊叫道，“说得轻巧！要是亚历山德罗·阿西斯还能回来，我把脑袋吃下去！我敢说，他已在南走廊上拉完了最后一个音符。”

但是就在这同一个多事之日的晚饭时，人们听见夫人在经过小姐的房门时，声音像往常一样地说，“蕾蒙娜，该吃晚饭了，准备好了吗？”又见蕾蒙娜出了房间，和夫人并肩走到餐室；沉默无语，这是肯定的——不过这也不足为奇，在夫人面前，小姐总是比平时沉默。这时玛达站在院子里，假装在喂鸡，却时刻留心着走廊里的动静，她看见了上面那一幕，松了口气，心想：“只是发生了一些小口角。这种口角家家难免。这不关我们的事。现在一切都解决了。”

玛加丽塔站在餐室里，她看见夫人、费利佩和小姐像往常一样进来，凭她这双敏锐的眼睛，从他们的脸上也看不出什么变化，不由得比这许多天来更觉惊奇；于是又思忖起来——自从这场悲剧开幕以来，她不止一次地这么思忖过——她肯定一直在做梦，自己都记不清了。

但是表面现象是虚假的，眼睛所见有限。考虑到事情的复杂性，自然现象作用过程的精巧性、微妙性，人眼得到的结果远远抵不上它的支出。我们为自己创造出比喻“瞎”的谚语而得意——比方说，“瞎如蝙蝠”。可以万无一失地说，在动物王国里找不到一只蝙蝠或任何别的动物，在它们自己的活动范围里，比人类的绝大多数在各自家庭的内部更“瞎”。每天，人们发脾气，息怒，心碎，又得到治愈，精力不支，衰弱，几乎彻底垮掉，然而就连最密切的旁观者也不会注意到。

麻烦像乌云突然布满和睦的莫雷诺家，然而，就在第二天黄昏将临前，一切又都恢复常态，哪怕比玛加丽塔更敏锐、更有头脑的人，要是曾有严

重灾难降临过这家里的任何人产生怀疑，也是情有可原的。费利佩先生像往常一样抽着香烟闲逛，要不就躺在走廊里的床上打盹。夫人一如既往地巡视，喂鸟，用平时一样的语气用任何人说话，坐在雕花椅子上，双手抱胸，凝视南方的天空。蕾蒙娜忙于日常事务，打扫小教堂，给所有的圣母前面插上鲜花，然后坐下来绣花。蕾蒙娜在绣一块美丽的圣坛罩布，已经绣了好长时间了。这是献给夫人的礼物，已快完工。她捧起绣花绷架，看着精细的花样，喟然长叹。几个月来，她怀着既兴致勃勃又无可奈何的心情绣着这块罩布，时常自言自语，“她不会在乎的，就是因为是我绣的，再漂亮她也不在乎；但是萨尔别德拉神父要是见了，准会高兴的。”

现在，她一边飞针走线，一边想：“夫人决不会用这块圣坛罩布。我不知道是否有办法把它送到圣巴巴拉萨尔别德拉神父手里。我真想给他。我要请亚历山德罗替我送去。”

我肯定夫人决不会用它，把它留在这儿对我是种耻辱。我要把它带走。”但她想着这些事儿时，脸色很平静。蕾蒙娜镇定得令人称奇。“只有四天；只有四天；这四天里我什么事都能忍受！”这些话就像不绝如缕的旋律在她脑海里萦绕。她看见费利佩焦虑地看她，但她总是用温柔的一笑来代替他探询的目光。显然，夫人不想让她和费利佩私下里交谈；但这没什么关系。反正也没什么好说的。费利佩知道一切。她什么也没法告诉他；费利佩认为他把亚历山德罗送走，等夫人火气过后再说，这在他已是尽了最大的力了。

蕾蒙娜在突然听到亚历山德罗已经离去的消息时，感到了一阵绝望，等这绝望的感觉过去后，她又想，这么一来倒也好。他会日来准备带她走的。怎么走，上哪儿去。她不知道；但她肯定要走，这是没有问题的。也许她对夫人连再见也不说一声；她不知道事情会自然发展成什么样子，亚历山德罗会把她带到多远，怎样才能找到一个修士为他们主婚。这个样子出门是件可怕的事情：没有婚礼——没有结婚礼服——没有朋友——没有结婚就走，到一个修士家去，举行仪式；“但这不是我的过错，”蕾蒙娜自言自语，“这是她的过错。她逼着我这么做。要是这么做是错的，那得怪她。要是她愿派人去叫萨尔别德拉神父，神父会乐意到这儿来为我们主婚的。我真希望我们，亚历山德罗和我，能够到他那儿去；也许我们能去。”蕾蒙娜越是这么想，越觉得这么做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他会站在我们这一边，我知道他会的，”她想。“他一向喜欢亚历山德罗，他也爱我。”

说来奇怪，这个姑娘的心里对夫人的怨恨竟是那么少；相对说来她不那么把夫人挂在心上。她满脑子想着亚历山德罗和他们的未来，蕾蒙娜从来没有记挂夫人的习惯。正像从孩提时代起她就接受了夫人对她冷淡这个事实一样，现在她也把夫人的不公正和反对看成是事情的本质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不会改变的。

在这几个小时里，蕾蒙娜的心里翻腾着恐惧、悲哀、记忆、幻想，然而人们的眼睛里看见的却只是一个平静、沉默的姑娘，坐在走廊里，专心致志地绣着花儿。就连费利佩也被她的平静蒙住了，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她正在经历着他母亲认为可能、并称之为“恢复理智”的变化。就连费利佩也不知道这个姑娘的本质里的坚定性；他也不知道她和亚历山德罗之间产生的关系多么牢固。事实上，他时常琢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交往他大多亲眼看见；他们根本不像是在谈恋爱。在费利佩的想象中，恋爱到成熟的时候，难免会闹出丑事来，但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之间决不会有

这种事。

其实，这是那些对爱情的凝聚力一无所知的人常犯的毛病。一旦被爱情的锁链锁住，人们就会发现，这些锁链并非一日铸成。它们就像那些粗铁缆一样铸成——那些粗铁缆拉着架在最汹涌的海峡上的大桥——不是那些看起来也许更结实的单股的粗铁索或铁棍，而是最纤细的无数的铁丝，每一根看起来都那么细，那么脆，在风中连孩子的一脚都难以承受：但是几百根、几千根缠在一起，就成为最结实的铁缆，在两个城市的空中，和肆无忌惮的交通车辆的重压和震撼下，决不会比坚实的土地在同样肆无忌惮的重压和震撼下摇晃得厉害。

就连蕾蒙娜本人也觉得很难说清她为什么这么爱亚历山德罗；这种爱起于何时，是怎样发展的。这不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爱慕之情，就像他对她的感情那样；起初，这只是一种报答；但现在这成了一种炽烈的爱情，就像他对她的爱情一样——一样的炽烈，一样的不可动摇。夫人的尖刻话语对这种爱情就像是温室里的空气，而突然得知自己原来是印第安人的后裔这个事实，对她来说犹如一种启示，向她指出了命运为她安排的道路。

她想到亚历山德罗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会高兴——又高兴又惊奇，自己就先欣喜若狂。她独自想象着，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话来告诉他这个消息，想了几百个方案，居然一个完全中意的也没有，没有一个方案能使他或她高兴到极点。她准备一看见他就告诉他；这将是她迎接他的第一句话。不！那样会有太多的麻烦，太使人尴尬。

她要等到他们走得远远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在旷野里的时候；到那时候，她便会转向他，说，“亚历山德罗，我的人就是你的人！”再不，她还要等待，保守她的秘密，等她到了坦墨库拉，在那儿开始他们的生活，亚历山德罗会吃惊地发现她竟然那么迅速、那么自然地适应印第安村民们的一切习惯；到那时，等他表示出这样的感觉时，她就会平静地说，“可我也是个印第安人哪，亚历山德罗！”

这些是这位奇怪、伤心的新娘的梦想；但这些梦想却使蕾蒙娜高兴得怦然心跳。

## 第十四章

第一天过去了，转眼又快到第二天的晚上，费利佩和蕾蒙娜背着夫人彼此没有说过一句话。夫人花样繁多、手法狡猾，看着真够味，只是她干的是一件那么残酷的事情。

奇怪的是，在这件事情面前，费利佩比蕾蒙娜显得更不安份。蕾蒙娜还有她的梦想。而他什么也没有，只有不安的意识：他没有照自己希望的那样为蕾蒙娜出力；在她眼里他肯定是个不忠实的人；另外，他始终不解她到底有些什么打算或期望，使得她如此平静，为此，费利佩心神不宁，这方面的每一个迹象，都被夫人看在眼里，加倍提高了警惕。

费利佩心想，也许到了晚上他可以在蕾蒙娜的窗外跟她说说。但现在时值八月，热浪炙人；人人都大开着窗子睡觉；夫人向来是惊醒的；要是她

碰巧听见他秘密与蕾蒙娜交谈，准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试一试。谁知走廊里刚响起他的脚步声，就听夫人的声音传出窗子：“孩子，你病了吗？要我做些什么？”夫人根本没睡着。再要把这计划试下去，费利佩可没这么大的勇气；这天下午，他躺在走廊的床上，那个被挫败的计划搅得他辗转反侧，不得安宁。蕾蒙娜坐在床脚边，绣着快要完工的圣坛罩子的最后几针。夫人坐在她常坐的位子上，头靠椅背打着盹。天气很热，整天刮着酷热的南风，还夹着来自沙漠的灰尘，任何生物都或多或少地被这风吹得晕晕乎乎的。

看见夫人的眼睛闭着，费利佩陡生一计。他拿出一本记帐的备忘录，飞快地写了起来。他抬起头来，看见了蕾蒙娜的眼睛，便朝她做了个手势，示意这条子是写给她的。

她会意地瞥了眼夫人。夫人睡着了。须臾，费利佩折好纸条，藏在手心里，站了起来，朝蕾蒙娜的窗子走去，蕾蒙娜害怕地看着他；费利佩的脚步声惊醒了夫人，她一跃而起，打量着四周，脸上露出无法形容的表情，这是那种明明知道自己睡着了、而又希望自己没有睡着的人特有的表情。“我睡着了吗？”她问道。

“只睡了一分钟，母亲，”费利佩说，他的身子正靠在蕾蒙娜敞开的窗子上，双手放在背后。他伸出双手，缩回来，伸出去，来回几次后，他懒懒地打着呵欠，说，“这天热得叫人受不了！”随后他悠闲地跨下走廊台阶。走进花园小径，坐在那儿的格子凉亭的长凳上。

那张条子已经扔进了蕾蒙娜的房间里。蕾蒙娜吓得一阵热一阵冷，只怕自己没法儿不让夫人看见拿到那条子。要是夫人先进这房间可怎么办呢！她不敢看她。幸运之神并不总是站在暴君一边的。夫人很快又打起盹来，因为费利佩已经走开，没法跟蕾蒙娜说上话，夫人也就放心了。她的眼睛刚一闭上，蕾蒙娜站起来就走。夫人睁开了眼睛。蕾蒙娜正巧跨过门槛；她要到屋子里去。好！依然离费利佩很远。

“你要到你的房间去吗，蕾蒙娜？”夫人说。

“是的，”蕾蒙娜吃了一惊，回答说。“你这儿有事吗？”

“不，”夫人说；她又闭上了眼睛。

没过一会儿，纸条就安然落到了蕾蒙娜的手中。

“亲爱的蕾蒙娜，”费利佩写道，“因为不能单独和你说话，我快急疯了。你能想点办法吗？我要把事情向你解释一下。恐怕你不明白。别难过。亚历山德罗四天之内准回来。我要尽全力帮助你们，但你看我使不出多少劲。没有人能阻止你照自己的心愿去做；但是，亲爱的，我希望你不要离开我们！”

蕾蒙娜把条子撕成碎片，塞进胸口，准备过会儿再毁掉。随后她朝窗外看去，只见夫人这会儿已酣然入睡，她壮着胆子给费利佩写回条，尽管很难说她有没有机会把条子平安地交给他。“谢谢你，亲爱的费利佩。别发愁，我没难过。这一切我都明白。但是我必须等亚历山德罗一回来就走。”她把这张条子安然地藏于胸前，回到了走廊里。费利佩站了起来，朝台阶走去。蕾蒙娜突然壮着胆子，俯身把条子放在第二级台阶上。夫人那疲惫的眼睛又睁开了。闭上五分钟都不到；蕾蒙娜在绣花；费利佩正从花园踏上台阶。他笑呵呵地朝母亲点点头，把食指放在嘴唇上。一切正常。夫人又打盹了。她的瞌睡花的代价可是她没料到的。费利佩和蕾蒙娜一样地反对她，又害怕她，他们之间就用这样方法进行了一次秘密的交谈，这是他们在反对夫人

的斗争中迈出的一步，再也不会回忆起来的一步——这一步的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大大小小的暴君们总会忽视这样的可能性；忘记这样的事实；如果比例和关系失调的话，哪怕是最细小的事故也会酿成大祸。暴政能使诚实的人说谎、骗人。除了那些细心研究人类本性的人外，谁也不太意识到这一点。当国王和皇帝们这么做的时候，世人会发出同情的呐喊，并且认为事情的策划者比之挑起事端的暴君来是无辜的。使人们耿耿于怀的是俄罗斯而不是西伯利亚。

夫人有她自己的西伯利亚，这些天里蕾蒙娜就是生活在这里。要是夫人知道这姑娘竟然那么不觉得冷，准会吃惊的。可以肯定，这并不是说，蕾蒙娜在夫人面前觉得温暖；然而在原先的寒冷与现在的寒冷之间相差好几度，要不是因为有新的生活，新的爱情，从思念亚历山德罗中获得的希望，蕾蒙娜一天也忍受不了。

第四天来到了；这一天似乎比往日长得出奇。蕾蒙娜整天都在张望、谛听。费利佩也是这样；他知道亚历山德罗的急性子，因此，事实上他从上一天晚上起就盼着亚历山德罗了。亚历山德罗骑的是匹快马，路上只要花一半时间就行。但费利佩想到，亚历山德罗在坦墨库拉也许有许多事情要安排。他无疑会回来准备把蕾蒙娜带走的，如果这是他们的唯一选择的话。费利佩脑海里出现蕾蒙娜将来的情景，不由得悲从中来。他到过坦墨库拉村，知道那里的贫穷；想到蕾蒙娜要在那里生活，他觉得很可怕。对于懒散的、贪图安逸的费利佩来说，像蕾蒙娜这样长大的姑娘能够做一个穷苦力的妻子，过那样的生活，哪怕只过上一时半刻，都是难以置信的。他怎么也不信爱情竟会使人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关于爱情，费利佩要学的还多着呢。夜来了；亚历山德罗没有来。蕾蒙娜坐着，注视着柳树林，直到夜色降临。这时她什么也看不见了，便竖起耳朵听。下一步会怎么样，她忐忑不安，但她不会说出来。她一旦下了决心的事，任什么也不会使她动摇。天上一轮圆月，当它的第一道清辉越过山丘，洒上花园和小教堂洁白的正墙——就像第一个晚上亚历山德罗在走廊上守护费利佩时一样——蕾蒙娜脸贴着窗玻璃，朝外注视着花园。每当看见有影子在晃动，她就觉得有个人影儿朝她走来。她一次又一次地看见它。

一次又一次地风儿停息，影子也什止晃动。天快亮时，她疲倦、伤心地爬上了床；但她没有睡着。她大睁着焦虑的眼睛，依然在注视、谛听。费利佩说亚历山德罗四天之内准回来，蕾蒙娜丝毫没有想过他会不来。她像孩子一样单纯，她认为亚历山德罗准会回来，就像她对生活中其它的事实一样深信不疑。现在他没有来，她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不停地问自己，“他不会来呢！他们打发他走；也许他自尊心太强，不会来了！”接着，信心又会恢复，自言自语，“他不会，决不会丢弃我；他知道我在这世界上除了他再没别的亲人，他知道我多爱他，”她又镇定下来，提醒自己也许会有许多事情阻碍他，使他不能及时赶回来。然而，话虽这么说，她的心还是沉甸甸的；早餐时，她那焦虑的眼睛和心不在焉的神色看着真叫可怜。这副模样让费利佩伤心。这是怎么回事，他太清楚了。他也很焦虑。夫人从他脸上看了出来，她很生气。这姑娘的情人没有来，姑娘自然可以埋怨、感到耻辱。但费利佩干吗要自寻烦恼呢？夫人不喜欢这样。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也许麻烦事还在后头。确实，后头还有麻烦事——什么样的麻烦，夫人可想象不出来。

又一天过去了；又一个晚上；又一个，又一个。现在，亚历山德罗离开已有一个星期了，当时他跳上快马，抓着费利佩的手说，“你告诉小姐；你要让她明白我为什么离开；我四天内日来。”一个星期了，可他没有回来。这三个都在注视着、心里奇怪的人偷偷地看着对方的脸，都想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蕾蒙娜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她几乎通宵不眠。她脑子里萦绕着这个念头：亚历山德罗死了。第六和第七天的下午，她都跑到河边小路，他要是回来的话肯定走那条路；她还走到低草地，穿近路跑上公路；每走一步都要睁开泪眼望着远处——那残酷的、茫茫的、无声的远处。她天黑时回来，比去时更苍白。她坐在晚餐桌旁，一声不吭，食欲全无，只是一杯又一杯牛饮似地喝牛奶，就连玛加丽塔也可怜起她来。但夫人不可怜她。

她认为要是那个印第安人永远不再回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蕾蒙娜要不了多久就会忘记这件事；最多也就是觉得耻辱，就连这个，时间也会医治。她奇怪的是这姑娘的自尊心不过如此，因此才让她的这种伤心毫不掩饰地显露出来。要是她本人的话，与其这么愁眉苦脸地走来走去，让全家人看见、议论，还不如去死。

第八天早晨，费利佩走下走廊台阶时，陷入绝望的蕾蒙娜拦住了他。夫人在花园里看见了他们，但蕾蒙娜不在乎。“费利佩！”她叫道，“我一定，我一定要跟你说！你是否认为亚历山德罗已经死了？还有什么事能阻碍他回来呢？”她的嘴唇很干燥，双颊绯红，嗓音沙哑。费利佩心想，再这么下去，要不了几天，她就会得脑膜炎，他同情地看着她。

“哦，不，不，亲爱的！别这么想！阻碍他的事情多着呢。”

“一万件事情也阻碍不了他！什么也不能阻碍他！”蕾蒙娜说。“我知道他死了。”

费利佩，你能不能送个信去，看看情况？”

夫人朝他们走去。她听见了最后几句话。夫人朝费利佩望去，根本没把蕾蒙娜放在眼里，好像既没看见她，也听不见她说话似的，“这好像不太体面吧，”夫人说，“你认为怎么样，费利佩？如果你觉得最好这么做的话，等收完葡萄我们就差个人去。”

蕾蒙娜走开了。葡萄没一个星期收不完。还有几个葡萄园没动呢；在家的每一个人都在苦干，摘下葡萄，放在桶里踩，然后把葡萄汁倒进张开的生皮袋里，生皮袋吊在一个长棚子的横梁上。柳树林里烧白兰地酒的蒸馏锅火烧得正旺；它需要有人看着；这是胡安·卡喜爱的活儿，由于他自己的原因，他喜欢一个人干这活，现在他再也不能在桶里踩葡萄了，他便更有理由在蒸馏锅边找到了一个不受干扰的活儿。日复一日，他舒舒服服、摊手摊脚地躺在阴影里，抽着烟斗，吮吸着醇烈的白兰地的香气，他时常这么想：“有失总有得。”

蕾蒙娜消失在门洞里，夫人走近费利佩，朝着蕾蒙娜走去的方向点着头：“她看上去挺伤心，费利佩。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当然不能把她的情人招回来，因为我们不愿意她嫁给他，你说不是吗？这事儿挺让人为难的。不管从哪方面说，都是最不幸的。你怎么想，孩子？”夫人简直像个魔术师，她只要用一句简单的话或一个问题，就能使人的脑子里产生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明明是她想出来的，却偏偏希望他会认为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不；我们当然不能派人把他叫回来，”费利佩生气地答道；“除非是叫

他来跟她结婚；我真希望他从来没来过这儿。我肯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蕾蒙娜的模样让我害怕。

我相信她会死的。”

“我可不能希望亚历山德罗从来没来过这儿，”夫人温和地说，“因为我认为他救了你的命，费利佩；关于蕾蒙娜的行为，不能怪他。你不必害怕她会死。她也许会生病；但是不会因为像她对亚历山德罗那样的爱情而死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样的爱情而死呢，母亲？”费利佩不耐烦地问道。

夫人面露温色地看着他。“通常不会为任何爱情而死，”她说；“而肯定的是，不会因为突然对一个各方面——地位、教育以及共同的生活趣味和交往所必需的一切——都比自己低的人产生了感情而去死。”

夫人说话时平心静气，毫不激动，好像在讨论一件抽象的事情。有时候，当她这么说话时，费利佩一时间会认为她说得很对，似乎蕾蒙娜这样爱亚历山德罗确实是件丢脸的事。不可否认，夫人所说的那条鸿沟是存在的。在地位上、教育上，在生活的所有外部方面，亚历山德罗无疑都要比蕾蒙娜低一等，但就本质、就真正的高尚而言，不！在这些方面，亚历山德罗不亚于任何人；在爱的能力方面——费利佩有时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知道亚历山德罗有爱的能力。这个念头不止一次在他脑子里出现过，因为他躺在病床上时悄悄地研究过亚历山德罗注视蕾蒙娜时的表情。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眼下的困境，他和他母亲的尴尬处境。送个信去问问亚历山德罗为什么没回来！哪怕亚历山德罗是众所公认的情人，费利佩也不会这么做！蕾蒙娜应该有更多的自尊心。她自己应该知道这一点。这天稍晚的时候，费利佩又看见了蕾蒙娜，他把这意思告诉了她。他说得尽可能的婉转；实在太婉转了，蕾蒙娜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这与她的信念太格格不入了，她怎能明白呢？

等她明白过来，她慢慢地说：“你的意思是，不能派人去查看一下亚历山德罗是不是死了，因为那样显得我便要亚历山德罗娶我，不管他愿不愿意？”她注视着费利佩的眼睛，她的表情令他难以揣摩。

“是的，亲爱的，”他答道，“是这么回事儿，尽管你说得太难听。”

“这真是你的意思？”蕾蒙娜追问道。

费利佩勉强承认。

蕾蒙娜沉默片刻；然后她更缓慢地说，“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那我们别再谈亚历山德罗了。我看你不可能像我一样知道，他所以不回来，肯定是他死了，不会有别的原因。谢谢你，亲爱的费利佩；”打这以后，她再也没提起过亚历山德罗。

时间在流逝；一个星期过去了。葡萄已收完。夫人不知道蕾蒙娜现在会不会再提出派人去坦墨库拉打听情况。看着她苍白憔悴的面容，默默地坐在那里，双臂抱膝，眼睛注视着柳树林，就连夫人也要动恻隐之心了。圣坛罩布已绣好，折叠起来放在了一边。

绝对不会把它挂在莫雷诺的小教堂里。蕾蒙娜心里是打算把它献给萨尔别德拉神父的。

她下定决心要去找他；既然他这样一个身体虚弱的老人能在圣巴巴拉和他们家之间来回奔波，她肯定也行。她不会迷路。路本来就并不多；她可以问。修女院，十四天前夫人威胁她，要把她送进去时，她一想到它就害怕，而现在，这修女院却像神圣的避难所，她唯一渴求的避难所。她知道，圣胡安·包蒂斯塔修女院附设有一所孤儿学校；她可以请求神父让她上那儿去，

她可以在做祷告、教孤女中度过余生。她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坐在那里，盘算着这个计划，生动的幻想把她带进了未来：她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又一年。

她觉得自己成了中年妇女、老太婆。她看见一队队的修女，牵着孩子的手，领他们去做晚祷；她本人满脸皱纹，满头白发，走在两个孩子中间。这副景象使她感到心安。只要等她的身体稍为健壮一点，她就要动身去找神父；现在她还不能走，她太虚弱了；只要走到花园边双脚就会发抖。亚历山德罗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被埋在他跟她讲起过的四面有墙的小墓地里。有时候她想她可以设法到那儿去看看他的坟墓，也许可以去看看他的父亲；要是亚历山德罗曾向父亲说起过她，老人看见她会高兴的；也许，说到底，她的工作在那儿，在亚历山德罗的人民中间。但这个看来很难；她没有这个勇气；她需要的是庇护和休息——每天都听到教堂的祷告声音，神父的祝福声。修女院是最好的去处。

她认为她能肯定亚历山德罗死了；但她没死，她还在听，还在看。她每天来到河边公路上，坐在那儿直等到黄昏。后来有一天她去不成了，她筋疲力尽。她整天躺在床上。

夫人冷冰冰地问她是不是病了，她答道：“不，夫人，我想我没病。我不疼不痛，但我爬不起来。明天会好一点的。”

“回头我给你送点浓汁肉汤和一帖药来，”夫人说；随后叫玛加丽塔把这两样东西都送了来，一看见枕头上蕾蒙娜的脸，玛加丽塔的仇恨心和护忌心就全消失了，蕾蒙娜躺着时比坐起来时看上去更瘦削。“哦，小姐！小姐！”她非常伤心地叫道，“你要死了吗？原谅我，原谅我！”

“你没什么需要我原谅的，玛加丽塔，”蕾蒙娜答道，她用肘子撑起身体，从玛加丽塔手中接过内汤，抬起眼睛湿和地看着她的脸。“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我原谅你。”

玛加丽塔扑通跪倒在床边，潸然泪下。“哦，你应该知道，小姐，你应该知道！原谅我！”

“不，我什么也不知道，”蕾蒙娜答遣；“但如果你知道的话，不管什么事，我都原谅了。我不会死，马加丽塔。我要走了，”她稍停片刻，接着又说。她内心深处的本能告诉她，现在她可以信任玛加丽塔了。亚历山德罗死了，玛加丽塔再也不是她的敌人，也许玛加丽塔还能帮助她。“我要走了，玛加丽塔，只要我稍微感觉身体好一点了就走。

我要到一座修女院去；但夫人不知道。你会告诉她吗？”

“不，小姐！”玛加丽塔轻轻地说——心里则在想，“是的，她要走了，但她会把天使带走，”——“不，小姐，我不会告诉她。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做。”

“谢谢，玛加丽塔，”蕾蒙娜答道。“我想你会这么做的；”她又躺到枕头上，闭上了眼睛。青上去像死人一样，玛加丽塔的眼泪淌得比刚才更快了，她奔到母亲眼前，哭道，“母亲，母亲！小姐快病死了。我肯定她要死了。她躺在床上；她脸色煞白，就像费利佩先生上次发烧发得最厉害时那样。”

“啊，”老玛达说，好多天前她就看见这一切了；“啊，上个星期以来她一天比一天憔悴，就像发烧的人一样，一点没错；我看见了。她肯定是在绝食，快要饿死了。”

“真的，她已有十天没吃东西了——打那天起就几乎没吃东西，”玛加丽塔和她母亲交换着眼色。玛加丽塔说的那一天指的是什么，那是无需多作解

释的。

“胡安·卡说，他认为亚历山德罗再也不会上这儿来了，”玛加丽塔继续说。

玛达热切地说，“如果小姐这副样子全是他造成的话，但愿圣徒保佑别让他再回来！”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但是想不出个头绪来；现在清楚了，不管出了什么事，反正有他的份。”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玛加丽塔说，那往日的冒失劲儿一时又占了上风。“但现在小姐脸色那么憔悴地躺在床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看看她准保叫你心碎。我只能跟在她面前求她原谅我说过的所有那些话；我也愿意跪在圣徒弗朗西斯面前！她要不了多久就会见他去了；我看没错。”

“不，”老玛达毕竟比玛加丽塔聪明。“她的病不像你想的那么厉害。她还年轻。”

她不过是伤心透了。我自己也有过这种经历。年轻人都有这种经历。”

“我也年轻：”玛加丽塔反驳道。“我从没有那样的经历。”

“路还长着呢，闺女，”玛达语重心长地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谚语：‘牛皮吹在先，吃亏在眼前：’”

玛达从来没有对她的亲生女儿表示过十分的欢喜。她们的本质大相径庭。玛加丽塔的父亲脾性曾使老玛达结婚初期吃了不少苦头，现在他的脾性不时地在玛加丽塔身上显露出来，使母女俩之间产生一道隔阂，连母爱也不是轻易能够逾越的。这样的对立情绪必然会接连导致一些在玛加丽塔看来似乎是不公正、没有根据的事情，事实也正是如此。

“不管我做什么事，她总是责骂我，”玛加丽塔心想。“我知道一件事；我决不告诉她小姐对我说的话；决不——即使小姐走后也不告诉她。”

玛加丽塔心里突然掠过一个疑点，她在厨房门外的长凳上坐下，与这个疑点较量起来。要是蕾蒙娜根本不是去修女院，而是去找亚历山德罗呢！不；这是很可笑的。如果真是这么回事的话，她一开始就会跟他走了。没有一个打算跟情人私奔的人会像小姐现在这么脸色憔悴。玛加丽塔打消了这个念头；但这个念头却留下了痕迹。有了这样的念头，她将更加留神；尽管她恢复了对她年轻的女主人的感情，但还不足以抵挡妒忌心的袭击，如果这种心理在她那火样的灵魂里复燃的话。尽管她本人从来没有深深地爱上亚历山德罗，但也对他够有意思的了，他的一举一动她历历在目，想到他对小姐一往情深，她便耿耿于怀。而现在，小姐似乎被抛弃，伤心，沮丧，玛加丽塔倒忘记了一切，只有同情她的份儿了；但是如果亚历山德罗再出现的话，一切又会发生变化。旧的敌意又会复萌。蕾蒙娜居然会得到玛加丽塔的庇护，实属意料之外，但说到底，这只是一种说变就变的联盟。事实将证明，她是一个最不可靠的同盟者。

亚历山德罗离开后的第八天的日落时分，蕾蒙娜已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躺了整整四天。

她自己也觉得肯定快要死了。她脑子里似乎是一片空白。她甚至不为亚历山德罗的死而伤心；她似乎麻木了，肉体 and 灵魂都麻木了。这样的虚弱是自然强加给人的休息。

我们的肉体时常是借助这种休息才得以度过危机、克服过度的劳累，如果我们不停地与这些危机、与过度的劳累搏斗，就将被置于死地。

这个夜晚，蕾蒙娜似醒非醒、似睡非睡地躺在床上，突然意识到一种栩栩如生的印象；这不是声音，不是形象。她了然一身；屋子死一般沉寂；屋外笼罩着温暖的九月黄昏时的宁静。她在床上坐起来，半惊半喜、迷惑不定地感到一种求生的愿望。出了什么事？依然没有声响，没有动静。暮色很快加深了；空气纹丝儿不动。渐渐地，她那迷惑不定的神志和官能从长期睡眠的状况中苏醒过来；她打量着房间四周；就连墙壁似乎也有了生气；她十指交叉，从床上一跃而下。“亚历山德没有死！”她大声地说；她歇斯底里地笑着。“他没有死！”她又说。“他没有死！他就在这附近什么地方！”

她双手颤抖着穿好衣服，溜出了屋子。过了开头几秒钟后，她发现自己强壮得出奇；她没有颤抖；她的脚坚定地踩着地面。“哦，奇迹！”她想，急急地奔下花园小径；“我康复了！亚历山德罗就在附近！”这个印象是如此清晰，她走到柳树林边，发现那儿空无一人，一片静谧，就像她上回失望、心碎地坐在那里时一样，她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绝望。“不在这儿！”她叫道；“不在这儿！”她突然感到害怕，打了个寒战。

“我莫不是疯了吧？也许人们失去理智时就是我先前这副样子吧！”

但年轻、强健的血在她的血管里迅速奔流。不！我没疯；这是一种新发现的力量；健全的理智；一种神启。亚历山德罗就在附近。

她迅速走下河边公路。她越往前走，越是期望、感觉到亚历山德罗就在附近。照她现在的情绪，她宁愿不停地走下去，甚至走到坦墨库拉，她肯定自己每走一步就离亚历山德罗更近一点。

她向西走近第二个柳树林——离第一个柳树林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看见了一个男人的身影，站在那里，倚在一棵树上。她停了下来。那人不可能是亚历山德罗。他要到夫人家里来找她，决不会在离屋子这么近的地方停留片刻。她不敢再往前走。在这么个冷僻的地方，这么晚的时候，会见一个陌生人可不好。那个人影儿一动不动，叫人奇怪；她透过暮色悄然望去，有点儿怀疑这是不是自己的幻视。她迟疑不决地朝前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这时那人也朝前走了几步，然后停了下来。当他走出树荫时，她看出他的身高跟亚历山德罗一样。她加快了脚步，然后又冥然止步。这是怎么回事儿？那不可能是亚历山德罗。蕾蒙娜进退两难地绞着双手。一种几乎不可战胜的本能促使她上前；但恐怖感又使她迈不出脚去。这么迟疑不定地站了一会儿后，她转身往屋子走去，边走边说，“我不能莽撞，要是个陌生人就糟了。如果是亚历山德罗，他会来的。”

但她的脚似乎不愿朝相反的方向移动。她勉强走了几步，一步比一步慢，然后又回过身子。那人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像开头那样，倚在树上。

“也许是替亚历山德罗送信的，”她说；“也许是亚历山德罗告诉他天黑前不要到屋子里去。”

她拿定了主意。她加快步子，跑了起来。不一会儿她就跑近了那人，可以看清了。

那是——是的，是亚历山德罗。他没有看见她。他的脸朝一边侧着，他的头靠在树上，他肯定病了。蕾蒙娜飞跑起来。又过了会儿，亚历山德罗听见了轻盈的脚步声，转过脸来，看见了蕾蒙娜，他大叫一声，朝前一跃，他们还没看清彼此的脸，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蕾蒙娜先开口。轻轻地从亚历山德罗的怀抱里挣脱出来，抬起头说：“亚历山德罗——”但一看见他的脸，她就惊叫了起来。这就是亚历山德罗，这个形容枯槁、蓬头垢面、默默

无语的人，他眼睛凹陷地看着她，满脸悲色，毫无欢乐！“哦，天哪，”蕾蒙娜叫道，“你一直在生病！你病了！天哪，亚历山德罗，什么病？”

亚历山德罗慢慢地把手放到额头上，像是要在说话前先理一理思绪，而眼睛则始终盯着蕾蒙娜，还是一副痛苦的神色，紧紧地抓住她的双手。

“小姐，”他说，“我的小姐！”他欲言又止。这个声音——这个奇怪、刺耳、没有共鸣的声音——这是谁的声音？不是亚历山德罗的。

“我的小姐，”他又说了起来，“我不能不见你一面就走；可是我到这里后，却没有勇气走近屋子。要是你不来，我就只好不见你就走了。”

听着这些活，蕾蒙娜的恐怖感迅速猛增。这是什么意思？她的神色似乎使亚历山德罗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

“天哪，小姐！”他叫道，“你没听说？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亲爱的，”蕾蒙娜答道。“自从你走了之后，我什么也没听说。”

十天来，我深信你已经死了；但今天晚上，我有一种感二，你就在附近，我就来见你了。”

蕾蒙娜刚一说话，亚历山德罗便又搂住了她。当她说出“亲爱的”三个字时，他激动得整个身体都抖了起来。

“我的小姐！”他喃喃地说，“我的小姐！我该怎么对你说呢！我该怎么对你说呢！”

“有什么要说的，亚历山德罗？”她说。“我本来以为你死了，可你没死，现在又来到了我的身边，我什么也不怕了。”

但亚历山德罗没有说话。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最后，他把她贴近自己的胸口，哭道：“最最亲爱的小姐！当我告诉你这件事的时候，好像要死了一样！我没有家了；我父亲死了；我的乡亲们被赶出了村庄。现在我只是个乞丐了，小姐；就像你在洛杉矶修女院时经常给予施舍的那些可怜的乞丐一样。”他说最后这些话时，一阵眩晕，于是倚在树上，又说：“我身体很虚，小姐；我们快饿死了。”

蕾蒙娜的脸色没有使他宽慰。即使在夜色中他也能看出她那含有疑虑的惊恐的神色。

他误解了她。

“我只是回来再看你一眼，”他继续说。“现在我要走了。愿圣徒永远保佑你。我想今晚是圣母把你送到我身边来的。要是你不来的话，我就再也见不着你的脸了。”

他说话的时候，蕾蒙娜把脸埋在他胸前。这会儿她抬起头来，说，“你是想离开我，让我以为你死了吗，亚历山德罗？”

“我以为关于我们村子的消息肯定传到了这里，”他说，“你会知道我没有家了，不能来了，也没法提醒你，你曾经说过的话。哦，小姐，我以前给你的太少了！我不知道我怎么敢相信你会跟我走；但我非常爱你，我想过，我能做许多事情；而且——”他放低了声音，几乎很伤心地说——“我相信，肯定是因为我下决心离开了我的乡亲，把我的一切留给我自己和你，所以圣徒惩罚了我。现在他们把我的一切都夺走了；”他呻吟起来。

“谁！”蕾蒙娜叫道。“发生战斗了吗？你父亲被杀死了？”她害怕得哆嗦起来。

“不，”亚历山德罗答道。“没有战斗。如果我能作主的话，是会发生战

斗的；但我父亲恳求我不要反抗。他说，反抗的话到头来只会对我们更加不利，司法长官也是这样，他求我让一切平静地发展，并帮他让我的乡亲们保持安静，他觉得赶我们走是可怕的。他叫罗赛克先生，是圣迭戈人。我们经常在他的农场里干活。他对我们很熟。你还记得吗，小姐，我曾跟你说起过他？说他一向都是多么公正，多么善良？他拥有卡琼最大的麦场；我们曾为他一英里又一英里地收割麦子。他说他宁愿死也不愿被迫赶我们走；但如果我们反抗的话，他就会命令他手下的人开枪。他带着二十个人。他们认为可能会碰到麻烦；这是肯定的——毕竟要把一村子的人，不管男女老少，统统赶出来，像赶狐狸似的把他们赶走。如果换了别的随便什么人，只要不是罗赛克先生，我就会开枪打死他，哪怕为此而被吊死；但我知道，如果他认为我们必须走，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但是，亚历山德罗，”蕾蒙娜插嘴说，“我不明白。是谁让罗赛克先生这么做的呢？现在这土地是谁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亚历山德罗答道，他的声音里充满怒气和讽意。

“他们是美国人——有八到十人。他们抱成了团、上告到了旧金山。法官判下来，我们的土地全归他们所有。罗赛克先生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他说，这是法律，谁也不能与法律对抗。”

“哦，”蕾蒙娜说，“美国人夺走夫人的许多土地，也是这样做的。也是在旧金山的法庭里；他们判定向来都属将军所有的好多英里的土地。再也不是夫人的了。他们说这些土地属于合众国政府。”

“他们是一群小偷和说谎的人，个个都是！”亚历山德罗叫道。“他们要抢走这个地区所有的土地；我们只好投身大海，让他们把土地夺走。好多年前我父亲就这么对我说了。他看见这个时刻正在来临；但我不信。他死了我很高兴。现在我能觉得欣慰的只有这件事。我原以为他有朝一日会康复起来，我使祈祷圣母别让他康复。我不愿他活着。

自从被赶出家门后，他再也没有清醒过。这事情发生在我赶到那儿之前。我发现他坐在门外的地上。人家说是太阳晒得他虚弱的；但事实不是那样。因为他胸膛里那颗心碎了。

他不愿出家门，那些人就把他拎起来，硬把他拖了出去，摔在地上；然后他们把我们所有的家具都扔了出来；当他看见他们这么干时，他把双手举到头上，大声叫道，‘亚历山德罗！亚历山德罗！’而我却不在那儿！小姐，他们说 he 叫喊的声音连死人都能听见，谁也制止不了他。他整整一天一夜不停地叫喊。天哪！小姐，我真奇怪他们告诉我这事时我怎么没有死去！我赶到那儿时，有人用锐麓草搭了个小棚子，为他遮去了太阳。他再也不叫别的，只是要水，水。所以他们才认为是太阳把他晒成了那样。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那是多么可怕的时刻呀，谁也出不了多大的力；司法长官的手下人非常急躁；他们不给我们时间。他们说所有的人必须在两天内搬走。大家都东奔西颠。所有的东西都搬出了屋子，堆在外面的地上。人们把屋顶也都掀了下来。这些屋顶是用锐麓草秆做的；因此他们可以重做。哦，小姐，别让我告诉你更多的情况！这就像死亡。我受不了！”

蕾蒙娜伤心地哭泣起来。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在这样痛苦的脸上，什么是爱呢？面对一个受到如此伤害的人，她能给他什么呢？

“别哭，小姐，”亚历山德罗郁郁地说，“眼泪能杀死我，没有好处。”

“你父亲活了多久？”蕾蒙娜问道，两只手把他的脖子搂得更紧了。现

在他们坐在了地上，日夜思念亚历山德罗的蕾蒙娜像个强者，而他倒像个需要庇护的人，她把他的头贴在自己胸前，抚摸着，好像他早就属于她似的。他接受她抚摸时的态度，足以表明他已虚弱、麻木到何等程度，要是在往日，她的抚摸准会叫他欣喜若狂。现在他像个孩子似的依偎在她胸前。

“他！他四天前才死。我留下来为他送葬，然后我就来了。我在路上走了三天；我的马，可怜的东西，几乎比我还虚弱。美国人抢走了我的马，”亚历山德罗说。

“抢走了你的马！”蕾蒙娜吃惊地叫道。“这也是法律吗？”

“罗赛克先生是这么对我说的。他说法官说的，他必须从我们这里拿走足够的牛和马来支付上诉到旧金山的诉讼费。我想，他们没有照牛的实际价值计算；但他们说现在牛价很低。全村的牛都加起来也不够抵帐，所以必须用马顶上；他们就拿走了我的马。

他们赶牛那天我不在，否则我会在美国人骑上贝尼托之前先给它脑袋上一枪。但我和我父亲正在帕长加。除了我陪他，否则他一步也不肯动，因此我只好一路上领着他；到了那儿后，他病得很厉害，我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他一点也认不出我，也记不得发生的一切事情。我用锐麓草搭了个小棚，他躺在小棚里的地上，直到死去。我把他埋了之后，感到一阵高兴。”

“埋在坦墨库拉？”蕾蒙娜问道。

“在坦墨库拉！”亚历山德罗狠狠地叫道。“你好像还不明白，小姐。我们在坦墨库拉已没有权利了，就连葬满死人的坟地也不归我们所有了。罗赛克先生警告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要在那儿逗留；他说，将要搬到那儿的人是很粗鲁的，他们看见印第安人，只要侵入他们的地盘，就会开枪。”

“他们的地盘！”蕾蒙娜尖叫道。

“是的；是他们的，”亚历山德罗固执地说。“这就是法律。他们有一切证件来证明这一点。我父亲总是这么说的，——要是巴尔德斯曾经给他一张证件就好了！但是那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谁也没有证件。美国人的法律跟我们不同。”

“那是小偷的法律！”蕾蒙娜说。

“是的，也是杀人犯的法律，”亚历山德罗说。“你不认为我父亲的死就跟他们开枪打死一样吗？我是这么认为的！还有，哦，小姐，我的小姐，还有何塞！你还记得何塞吧，就是替我去拿琴的那个，可是，我亲爱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吓着你了！我不说了。”

“不，不，亚历山德罗。把一切都告诉我，一切。你的一切忧愁我都要分担。告诉我何塞的事吧，”蕾蒙娜叫道，气都透不过来了。

“小姐，这事儿让你听了会心碎的。何塞一年前结婚了。他在坦墨库拉有最好的房子，在我父亲隔壁。除了我父亲，只有何塞的屋子是木瓦板的屋顶。他还有一个马厩，他骑的马够骏的，还有牛、一群羊。司法长官来的时候，他正在家。许多男人都出门摘葡萄去了。这就使事情更糟。但何塞在家；因为他妻子几个星期前刚生孩子，那孩子看来病得挺厉害，命在旦夕，何塞不愿离开小宝宝。何塞第一个看见司法长官骑马进村，一群荷枪实弹的人跟在后面，何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常跟我和我父亲说起这事，现在他看见这事儿终于要发生了，他一时孱弱，摔倒在地，满嘴白沫。以前他曾发过一次这样的病；医生说若是再发一次就没命了。可他没有死。他们把他抬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好多了；罗赛克先生说，第一天搬家，谁也没有何塞那么

利落。大多数男人都不愿动手。他们和妻子一起坐在地上，两手捂着脸，看都不愿看。但何塞动手了；小姐，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抱着我父亲的小提琴奔到小店，求哈瑟尔太太为我们藏起来；何塞知道这琴值钱。但第二天午前，他又发病了，当时他正在自己的屋里朝外搬东西，倒下就死了；他的妻子卡门娜看见他死了，一句话没说，只是坐在地上，抱着孩子，前后摇晃。

就在我和父亲去帕长加时，她也到那儿去了。我们同去的有许多人。”

“帕长加在哪里？”蕾蒙娜问道。

“离坦墨库拉大约三英里，一个小峡谷。我告诉我的乡亲们，最好朝那里搬，那里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也许他们能在那儿安家。最糟的是，那儿没有水。”

“没有水！”蕾蒙娜叫道。

“没有自来水。那里有一个小泉眼，他们一到那儿后便在泉眼旁挖了一口井；所以喝的水是有了，但仅此而已。我看见卡门娜很难支持，便一手替她抱宝宝，一手扶着我父亲；但那小家伙哭了，她又抱了回去。当时我想那小家伙活不过当天；但他一直活到我父亲死的那天早晨。就在他死前几个小时，卡门娜用头巾抱着他，到我这儿来，坐在我旁边的地上，没有说话。我说：‘小家伙怎么样了？’她打开头巾让我看，死了。

‘好，卡门娜！’我说，‘我父亲也快死了。我们把他俩葬在一起。’于是她整个上午坐在我旁边，到了晚上，她帮我挖墓穴。我想把小家伙放在我父亲的胸脯上；但她说，不，一定要挖个小墓穴。于是她亲手挖了起来；我们把他俩放了进去；除了那次外，她再也没说过话。我走的时候，她还坐在坟墓旁。我用两棵剥去枝丫的小树做了个十字架，竖在坟墓前。这样，我们的新墓地就开始了——我父亲和那个小家伙；只有非常年幼和非常年老的人才会有福气去死。看起来我还不能死！”

“他们把何塞埋在哪里？”蕾蒙娜喘着气说。

“坦墨库拉。”亚历山德罗说。“罗赛克先生派他手下两个人在我们原来的墓地里为何塞挖了个墓穴。但我想卡门娜会在晚上去把他的尸体带走。我就会！但是，小姐，天很黑，我看不清你可爱的眼睛。我想你肯定不能再待下去了。我能陪你走到溪边吗，保险点，不让人看见。圣徒保佑你，亲爱的，到这儿来。我想，不再见你一面，我就没法活下去了，”亚历山德罗一跃而起，站在那里等蕾蒙娜动身。她一动不动。她很窘迫。

她心里有一种冲动，一种愿望——跟亚历山德罗走；显然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她能主动提出来吗？她该不该让他背上一个他不堪负担的包袱呢？要是正如他所说，他是个乞丐，那么带上她，会是一个累赘呢，还是一个帮手？她觉得自己身强力壮又能干。干活儿她不在乎；贫困的滋味她没尝过，但她不怕。

“亚历山德罗！”她说，那声音吓了他一跳。

“小姐，”他温和地说。

“你从没叫过我蕾蒙娜。”

“我不能，小姐！”他答道。

“为什么？”

“我不知道。有时候我是想叫‘蕾蒙娜’，”他无力地说；“但难得这么想。如果我想你的时候，不把你当小姐，而是别的什么的话，那这个名字你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什么名字？”蕾蒙娜好奇地惊叫道。

“一个印第安词儿，我的最亲爱的，你就像一种鸟，那鸟的名字叫野鸽子。用路易塞诺的话说，就叫麦琪儿；我想，要是你跟我们一起生活的话，我的乡亲们就会这么叫你。这是个美丽的名字，小姐，就像你一样。”

亚历山德罗依然站着。蕾蒙娜站了起来，走近他，两只手放在他胸脯上，头搁在自己的手上，说，“亚历山德罗，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我是个印第安人。我属于你们。”

亚历山德罗的沉默使她吃惊。“你受惊了吧，”她说。“我以为你会高兴的。”

“我早就为这高兴过了，我的小姐，”他说，“我知道了。”

“怎么知道的？”蕾蒙娜叫道。“你从没告诉过我，亚历山德罗！”

“我怎么能告诉你呢？”他答道。“是胡安·卡尼托告诉我的。”

“胡安·卡尼托！”蕾蒙娜若有所思地说。“他怎么会知道的呢？”然后她三言两语便把夫人告诉她的事给亚历山德罗说了。“胡安·卡是这么说的吗？”她问道。

“除了那个父亲的名字，”亚历山德罗吞吞吐吐地说。

“他说我父亲是谁？”她问道。

亚历山德罗没有吭声。

“这没关系，”蕾蒙娜说。“他错了。夫人当然知道。他是她的朋友，也是奥特格纳夫人的朋友，他把我送给了奥特格纳夫人。但我想，亚历山德罗，在我身上，母亲的血统多于父亲。”

“是的，小姐，”亚历山德罗温和地答道。“自从我知道了这件事后，我看你脸上的神气一总觉得像我的自家人。”

“你不高兴吗，亚历山德罗？”

“高兴，小姐。”

蕾蒙娜还要再说什么呢？她的心融化了；她想都没想，甚至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一下子扑在了亚历山德罗的胸前，叫道：“哦，亚历山德罗，带我跟你走吧！带我跟你走！要是你再撇下我，我宁愿去死！”

## 第十五章

对蕾蒙娜的叫喊，亚历山德罗的第一个回答是双臂紧紧地搂着她；越搂越紧，几乎把她弄疼了；她听见他的心跳，但他没有说话。然后，他双臂垂下，抓住她的手，热切地将她的手放在自己的额上，用沙哑、颤抖，使她难以听懂的声音说：“我的小姐知道我的生命是属于她的。她可以要我上刀山下火海，刀山火海都吓不倒我；为她上刀山下火海，我求之不得。但我不能拿我小姐的生命当儿戏。她很娇嫩；她会死的；她不能以地作床，不能没有东西果腹。我的小姐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

他的庄重的声音；这第三人称的称呼，好像他是在别人面前说起她，而不是直接跟她说话似的，简直是在对上帝坦露心迹，而不是对她说话，而这并没有使蕾蒙娜有所踌躇，反而使她镇静、增添了勇气。“我身强力壮，我也能干活，亚历山德罗。你不知道。”

我们两个都能干活。我不怕睡在地上；上帝会给我们吃的东西，”她说。

“在这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的小姐。那天早上我骑马往这儿赶的时候，一路上就是这么想的，正像你说的，要是你不怕，我也不怕；至少吃的东西总是有的，我有办法不让你受苦；但是，小姐，圣徒们发怒了。他们不再保佑我们。我父亲说过，他们抛弃了我们。那些美国人会把我们全都消灭。说不定他们马上就会朝我们开枪，毒死我们，把我们全都赶出这个地区，就像他们对付兔子和地鼠一样；他们干的事情坏得不能再坏了。与其像我今天这样，小姐，你难道不是更宁愿去死吗？”

他说的每句话都坚定了蕾蒙娜与他分担痛苦的决心。“亚历山德罗，”她打断他的话说，“你们中的许多男人都有妻子，对不对？”

“是的，小姐！”亚历山德罗不解地答道。

“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候，他们的妻子是不是抛下了他们，自己逃走了呢？”

“不，小姐！”亚历山德罗更加糊涂，“她们怎么能这么做呢？”

“她们要留在他们身边，帮他们挣钱，尽力使他们幸福，是不是？”

“是的，小姐。”亚历山德罗开始明白这些问话的用意了。这像是蕾蒙娜惯用的计策，她用这样的方法一步步缩小自己的疑问。

“你们的女人是不是很爱她们的丈夫？”

“很爱，小姐。”说话停顿了一会儿。现在天色已经很暗。亚历山德罗看不见蕾蒙娜满脸绯红，热血奔涌；她问出最后一个问题时，脖子都变色了。

“你认为她们中有谁爱她们的丈夫胜过我爱你吗，亚历山德罗？”

没等她说完，亚历山德罗便又搂住了她。这样的话还不足以让一个死人也活过来吗？几乎是这样，但还不足以使亚历山德罗这样一种自私的爱复活。亚历山德罗沉默不语。

“你知道一个也没有！”蕾蒙娜热切地说。

“啊，我受不了啦！”亚历山德罗叫道，发疯似地举起了双手。接着，他又把蕾蒙娜拖到自己胸前，气喘吁吁、语不成声地说，“我的小姐，你把我带到天堂的门前，可我不敢进去。我知道，如果让你和我们一起过那种不得不过的日子，会要了你的命的。

让我走吧，最最亲爱的小姐；让我走！倒不如你从来没看见过我。”

“要是你不来，你知道我将要干什么吗，亚历山德罗？”蕾蒙娜说。“我要独自一人从夫人家里逃出去，徒步走到圣巴巴拉，找萨尔别德拉神父，求他送我进圣胡安·包蒂斯塔修女院，现在，如果你不带我走，我也要走这条路！”

“哦，别，别，小姐，我的小姐，你不能那么做！我美丽的小姐进修女院！不，不！”亚历山德罗大为激动地说。

“对，如果你不带我走，我就要这么做。我准备明天就动身。”

她的话让亚历山德罗打心眼儿里信服。他知道她会说到做到。“即使进修女院，也不会比像野兽似地让人驱赶更可怕，小姐；要是你跟了我，就有可能被人驱赶。”

“当我认为你已经死了的时候，我根本不觉得修女院有什么可怕。我倒觉得那里使人安静；我可以做好事，教孩子们念书。但如果我知道你还活着，我就绝对不会安静，一分钟也不安静，亚历山德罗！不跟你在一起，我宁愿死。哦，亚历山德罗，带我走吧！”

亚历山德罗被说服了。“我带你走，我最可爱的小姐。他勇敢地说——他的声音里没有情人的喜悦，嗓音很空泛；“我带你走。也许圣徒会可怜你，尽管他们抛弃了我和我的乡亲们。”

“你的乡亲就是我的乡亲，我的亲亲；圣徒绝不抛弃任何没有将他们抛弃的人。我们的有生之年里你会始终愉快的，亚历山德罗，”蕾蒙娜叫道；她庄重而沉默地将头在他胸前靠了一会儿。好像要把一个誓言记下来。”

费利佩尽可以这样说：如果曾经有个女人像蕾蒙娜爱亚历山德罗一样地爱他、那他真是三生有幸了。

蕾蒙娜抬起头来，心放了下来，温顺地说，“这么说来你愿意带上你的蕾蒙娜了，亚历山德罗？”

“我愿意至死带着你；愿圣母保佑你，我的蕾蒙娜，”亚历山德罗答道，把她搂在胸前，前额顶着她的前额，但他两眼含泪，这不是欢乐的泪，他在内心里说——就像第一次见到她在柳树林下、伏倒在溪边时，他大喜过望脱口而出的那样——“天哪！我该怎么办！”

现在要做出一个最好的行动计划可不容易。亚历山德罗想大胆地到夫人家去，求见费利佩先生，如果必要的话，就见见夫人。他刚把这个打算说出来，蕾蒙娜就吓得直打哆嗦。“你不了解夫人，亚历山德罗，”她叫道，“要不你决不会想出这个主意。这些日子她怪怕人的。她恨得我要死，要是胆量的话，她准会杀死我。她假装听任我出走；但我相信到最后关头她会把我扔进院子的井眼里，而决不会让我跟你走。”

“我决不会让她伤害你，”亚历山德罗说，“费利佩先生也不会。”

“她把费利佩先生捏在手心里，好像他是块橡皮泥似的，”蕾蒙娜答道。“她能叫他一分钟里产生一百个念头，他无可奈何。哦，我看她是妖魔群中的一员，亚历山德罗！”

别冒险走近那屋子；只等屋里的人都睡了，我就到这儿来，我们必须马上就走。”

蕾蒙娜的恐怖感战胜了亚历山德罗的判断，他答应在他们现在站着的这块地方等她。

她两次回过身来拥抱他。“哦，我的亚历山德罗，答应我，站在这儿别动，等我回来，”她说。

“等你来时，我会在这儿的，”他说。

“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她说，“最多不过三个小时。现在肯定有九点了。”

她没有注意到，亚历山德罗没有正面向她保证他不离开这儿。他不愿作这个保证。

为了这突如其来的与蕾蒙娜的私奔，他还有许多准备工作得做。蕾蒙娜思想单纯，一心只想着亚历山德罗、想着爱情，看来她还没想过这遥远的旅途该怎么走。十八天前，亚历山德罗骑马去坦墨库拉时，他还想象自己回来时骑着飞快、健壮的贝尼托，还给蕾蒙娜带来安东尼奥那匹无可匹敌的暗褐色小牝马。仅仅短短十八天前，就在他做着那个美梦时，他抬头看见安东尼奥骑在小牝马上，一阵风似地朝他而来，那不堪负重的小马像蒸汽机似地喘着粗气，两肋滴着血，向来疼爱这匹马的安东尼奥肯定不停地朝那儿狠狠抽打；安东尼奥一看见他，大叫了一声，飞身下马，一跃来到他身旁，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诉说情况。亚历山德罗已记不清他的话，只记得听完后他咬紧牙关、摘下贝尼托的笼头，把自己的头搁在贝尼托的两耳之间，跟它喃

喃喃语；贝尼托那天一刻也没有停步，而是一路疾驰，一直跑到坦墨库拉，在那儿，亚历山德罗看见了掀去屋顶的房子，满载的货车，四处奔跑的人们，大哭小叫的女人、孩子；然后别人领他找到躺在一个小棚子地上的父亲，他跳下马，让贝尼托跑开，此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它。仅仅十八天之前：现在他来到了这儿，柳树底下——还是这个他第一次见到蕾蒙娜时、第一次停下来的小树丛；这是个晚上，乌黑的夜晚，蕾蒙娜在这儿，在他的怀抱里；她是他的；她马上就要回去，然后跟他一起出走——去哪儿！在这茫茫世界里，他没有一个能让她安身的家——他从坦墨库拉骑来的那匹可怜的马儿，它还有力气来驮蕾蒙娜吗？亚历山德罗没有把握。他本人就已步行了大半英里，为的是让马儿歇歇力，虽然那儿一路上都有好牧场，但马儿饿得太久，很难迅速恢复。在他们避难的帕长加谷地，牧草被太阳晒焦了，他们带去的硕果仅存的几匹马受够了罪，有些已经死了。但是亚历山德罗甚至在接着苗蒙娜的时候，心里还在盘算着一个计划，他不敢向她透露。如果蕾蒙娜自己的坐骑巴巴还在畜栏里，亚历山德罗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引出来。他认为这不算是犯罪。即使算犯罪的话，这也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小姐总得有匹马呀，而巴巴一向就是她自用的；从能跑步起就像条狗似地跟着她；事实上，也只有蕾蒙娜用面包、蜂蜜驯养过它。其他人很难驾驭它；但蕾蒙娜只要揪一缕它那丝绸般的鬃毛就能让它唯命是从。亚历山德罗几乎同样能驾驭它；因为在这个夏天，亚历山德罗每当见不着蕾蒙娜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爱抚、亲近她的马儿，久而久之，巴巴也就喜欢上了他，除了它年轻的女主人外就数他了。

只要巴巴在畜栏里，一切就好办了。蕾蒙娜的脚步声刚一消失，亚历山德罗就轻捷、稳健地跟了上去；他始终沿着高台上的洋蓍地和羊舍边缘、在谷底和柳树底下行走，然后从较远的一头往上折向畜栏。牧人的棚舍里没有灯光。他们全都睡了。这是好事。亚历山德罗知道他们睡得多熟；许多晚上亚历山德罗跟他们睡在一起，他们摊手摊脚、一丝不挂地躺在地上，亚历山德罗一晚上要从他们身上跨过两次——出来进去都不会惊醒他们。但愿巴巴不要嘶鸣。亚历山德罗靠在畜栏栅栏上，低声地、几乎听不见地吹了声口哨，马儿全都挤在青栏的另一头。听到这哨声，马群里传出一点轻微的动静；其中一匹马转身朝亚历山德罗迈了一两步。

“我看那准是巴巴，”亚历山德罗心想；他又低低地一声呼哨。马儿加快了步子；然后停下来，似乎觉得不太对劲。

“巴巴，”亚历山德罗低声吆喝。这马儿像狗一样知道自己的名字；也听得出亚历山德罗的声音；但是这个有灵性的牲畜似乎本能地感到眼下需要悄悄地、谨慎地行动。

既然亚历山德罗轻声唤它，它，巴巴，也要轻声地回答他店几乎悄没声儿地嘶了一声，迅速跑到栅栏边，鼻子贴着亚历山德罗的脸，又擦又亲，并发出轻微的叹息。

“嘘！嘘！巴巴，”亚历山德罗轻声说，就像在对人说话似的。“嘘！”接着他小心翼翼地拔去栅栏上面的根木和灌木。马儿立即就明白了；栅栏稍微低了一点，它就一跃而出，静静地站在亚历山德罗身旁，亚历山德罗又把根木放回原处，尽管忧虑重重，但一想到第二天早晨胡安·卡准会奇怪巴巴是怎么从畜栏跑出去的，不觉暗自好笑。

这一切只花了几分钟。运气之好超出亚历山德罗的希望；这下子亚历

山德罗的胆子更大了，他开始动起脑筋：是否能连鞍子一起拿走。马鞍、挽具、蓑蒙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挂在一个敞开的马厩的柱子上，这种马厩在南加利福尼亚随时可见：地板加屋顶；没有围墙，只有四角的支柱撑着屋顶。南加利福尼亚的马厩充其量好像是歇夏的大凉亭。亚历山德罗站在那儿沉思。他越是思忖，越想把鞍子弄来。

“巴巴，只要你知道我对你的期望，你就乖乖地躺在这儿，等我去弄鞍子。但我不敢离开你。来吧，巴巴！”他又摸下山去，巴巴悄悄地跟着他。等他来到高台地底下时，他一只手托着巴巴的鬃毛，像嬉耍似的，拔脚奔了起来；不一会儿他们就安全地来到了柳树林，亚历山德罗那匹可怜的小马就拴在那里。亚历山德罗用同样的套索拴好巴巴，拍拍它的脖子，自己的脸贴着它的鼻子，大声地说，“好巴巴，乖乖地待在这儿，等小姐来。”巴巴嘶了一声。

“它怎么会不知道小姐的名字呢！我相信它是知道的。”亚历山德罗心想，他转身又朝畜栏疾跑而去。现在他感觉有力气了——觉得自己好像换了个人。他高兴极了，忘记了一切恐怖。跑到畜栏跟前，四周一片寂静。那些马都待在原地未动。他趴在地上，从畜栏朝几杆之外的马厩爬去。这是他这次历险中最危险的时候；他不时地停下来，一动不动地躺着，几秒钟后再爬上几步。爬到蓑蒙娜平时挂马鞍的那个角落时，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有时候，碰到夜晚比较暖和，卢易戈就会睡在马厩地板上。要是今晚他也睡在这儿，那一切就完了。亚历山德罗在黑暗中摸索着，扶着柱子爬起来，摸鞍子，摸到了，摘下来，眨眼工夫他又趴在了地上，拖着鞍子往口爬。他几乎没出一点声响，连最机敏的牧羊狗也没听见。

“哈，老上尉，这回你可失职了！”亚历山德罗自言自语，他到底平安地爬到高台地下面，站了起来，背着鞍子撒腿跑了起来。对一个肌肠辘辘的人来说，这鞍子够重的，但他不觉得重，满心的喜悦使他忘记了一切。这下子他的小姐可以舒服地走了。骑着巴巴就像躺在摇篮里一样。如果必要的话，巴巴还可以驮上他们两个雨丝毫感觉不到；他那匹可怜的马儿筋疲力尽地趴在地上，亚历山德罗跪在它身旁，心想，也许真会到那一步呢？巴巴站在一旁，傲慢、疑惑地俯视着这位奇怪的新伙伴。

亚历山德罗坐下来等蓑蒙娜，心里在想，“赞美圣徒！这么看来他们不会抛弃我的小姐。”

他脑子里思绪繁复。他们应该先去哪儿？怎么办最好？会不会有人来追他们？他们能藏在哪儿？他该在哪儿安一个新家？

他就这么胡思乱想，等着蓑蒙娜来到他的身边。他必须把每一个计划都告诉她。她必须作出决定。第一件事是去圣迭戈，找牧师为他们主婚。到那儿得骑上整整三天；对那匹筋疲力尽的小马来说得五天。路上他们吃什么呢？哈，亚历山德罗想起了在哈瑟尔手里的提琴。哈瑟尔先生会给他钱；也许是把琴买下。随后亚历山德罗又想起了自己的琴。以前他从没想到过它。他走的时候，琴放在盒子里，搁在费利佩先生房间的一张桌子上。小姐会不会可能想到把它带来呢？不，当然不可能。她会带什么来呢？亚历山德罗肯定，她会把一切都想到的。

他就这么坐着盘算、筹划，时间似乎显得很长；谢天谢地，尽管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空中却依然乌云密布，夜色愈浓。“这肯定也是圣徒保佑，给我这样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他想；随后，这个虔诚、单纯的汉

子又说，“他们是要保护我的小姐；他们要让我来照顾她。”

蕾蒙娜困难重重地在一条危机四伏的路上跋涉。她到了她的房间，根据她的判断，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也算她走运，玛加丽塔牙齿疼得厉害，她母亲给她吃了药性很强的安眠药，她上床睡觉了。亏得玛加丽塔被打发了，要是不的话，蕾蒙娜绝对走不了，因为玛加丽塔会知道蕾蒙娜出门两个小时了，准要注意她，弄清楚她在于什么。

蕾蒙娜穿过院子，进入房间；她不敢从走廊走，因为天还不晚，费利佩和他母亲肯定还在那儿。

她进了房间，听见他们在说话。她关上一扇窗子，让他们知道她在房间里。然后她跪在圣母像前，用别人听不见的声音悄悄诉说她将要干什么，祈求圣母保佑她和亚历山德罗，告诉他们该到哪里去。

“我知道她会保佑我们的！我相信她会的！”蕾蒙娜站起来，喃喃地自言自语。

然后她扑到床上，等夫人和费利佩睡觉后再行动。她脑子很苦觉，很清醒。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干的事。两个多星期前，她眼巴巴地盼着亚历山德罗的时候，就把一切都想周全了。

早在夏天的时候，亚历山德罗就给了她两个大网兜，蕾蒙娜爱如珍宝，这种网兜是用亚麻似的植物纤维织成的，牢固得跟铁丝一样，印第安女人们用来背各种各样的包裹。

网眼儿很大，网兜很轻；两只网兜两头扎紧，然后系在一根箍在额头上的带子上，这样背起比较重的东西，比起任何别的办法相对来讲都要省力一点。在想起这两个网兜之前，蕾蒙娜一直犯愁，不知该怎样带走她打定主意要带的东西——没有几样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件毛衣，几条围巾；新织的圣坛罩布，两件换洗衣服，这些东西不算多；她看见了夫人替她保存的珠宝，认为自己有权拿走这些衣物。“我要把我拿走的东西老老实实告诉萨尔别德拉神父，”她想，“并且问问他我是不是拿得太多了。”她不愿认为她必须带走的衣物是莫雷诺夫人出的钱。

还有亚历山德罗的琴。别的东西她都可以留下，这琴一定得带上。对亚历山德罗来说，没有了琴，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呀！要是他们到洛杉矶去，他还可以靠在舞会上拉琴挣钱呢。蕾蒙娜已经想好了几个他们俩都可以挣钱的办法。

路上还得有食物。一定得有好的食物；还得有酒让亚历山德罗喝。想起他那憔悴的面容，她心如刀绞。“挨饿，”他说他们一直在挨饿。老天哪！挨饿！而她每天都坐在丰盛的餐桌旁，每天看着上好的食物扔去喂狗。

夫人很久才回房间；又过了很久，费利佩才传出深沉、均匀的呼吸声，蕾蒙娜这才敢肯定他睡着了。最后她壮着胆子溜出房间。外面一片漆黑；午夜已过。

“先拿提琴！”她说；她溜进餐室，穿过内门潜进费利佩的房间，拿出琴来，用一条条围巾把它裹起来，和她的衣服一起放进网兜里。然后她背着网兜溜出去，她几乎带点儿得意地自言自语道：“我真像个印第安女人了，”她穿过院子，拐过房子的东南角，走过花园，跑到柳树林，把网兜放下，又折回去拿第二样东西。

这回有了点难度。她下决心要拿酒、面包和冷肉。她拿不定主意，该从哪儿下手像拿自己的东西一样去拿老玛达掌管着的这些东西，她也不敢点

灯。她到厨房和食品储存室跑了几趟，这才把东西拿全了。幸运得很，酒就放在餐室里——满满两瓶；还有牛奶，她把牛奶倒进一只挂在走廊墙上的牛皮袋里。

现在万事俱备。她从窗子探出身去，倾听费利佩的呼吸声。“我怎么能跟他不告而别呢？”她说，“怎么能这样呢？”她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

“亲爱的费利佩！亲爱的费利佩！他总是对我这么好！他为我尽了一切力。我真希望我有胆量去吻吻他。我要给他留张条子。”

她拿了铅笔和纸，拿了一只小烛台——在房间对面都难看见烛光——又一次溜进餐室，在门背后跪下来，点亮蜡烛，写道：

“亲爱的费利佩：亚历山德罗来了，我今天晚上就跟他走。如果你能办到的话，不要让人来找我们。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我希望能去萨尔别德拉神父那里，我永远爱你。谢谢你的一切好意，亲爱的费利佩。  
蕾蒙娜”

条子很快便写好了。她吹熄蜡烛，悄悄折回房间。现在费利佩的床移近了屋子的墙边。她从窗子里一伸手便能够到床脚。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伸出胳膊，把小条子放到被子上，正落在费利佩的脚边。就怕早晨费利佩还没醒时，夫人出门先看见这条子；但这风险蕾蒙娜是非冒不可了。

“别了，亲爱的费利佩！”她离开窗子，在心底里悄悄地说。

这一耽搁可害苦了她。值夜的上尉从它在院子上方的窝里一半儿听见、一半儿嗅出了某种奇怪的声息。蕾蒙娜出来时，它短促地吠了一声，奔过来。

“圣母呀，前功尽弃了！”蕾蒙娜心想；但她随即蹲了下来，迅速打开网兜，上尉朝她扑来，她给它一块肉，抚摸着它。它吃着肉，摇着尾巴，高兴得忘乎所以，这时她拾起包裹，仍然抚摸着它，说，“来吧，上尉！”这是她最后的机会。要是它再叫，准会有人被吵醒；要是它悄悄地在她身边走，她就可能逃跑。她小心翼翼地迈出第一步时，吓得头上冷汗直冒。狗跟上来了。她加快脚步。她跑到柳树林，停下脚步，心里在权衡：是给它一大块肉，乘它吃肉时自己拔脚跑走呢，还是让它悄悄地跟着走。她决定采用后面一个办法；她拎起另一个网兜，继续走路。现在她安全了。她转身回顾那房子；一片漆黑、万籁俱寂。她几乎看不清房子的轮廓。一阵感情的巨浪掠过她的心头。这是她记忆中唯一的家。她在那里经历了一切甜酸苦辣，——费利佩，萨尔别德拉神父，仆人们，鸟儿，花园，亲爱的小教堂！现在还有谁会给小教堂里插上鲜花和蕨子呢！费利佩跪在圣坛前该会怎样思念她呀！十四年来她跪在他身旁作祷告。还有夫人——狠心、冷酷的夫人！只有她会高兴。其他人都会难过。“我走了，他们都会难过——除了夫人！我真希望能跟大家告别，也让他们为我送别，祝愿我们大家走运！”这个可爱、温柔的姑娘想着想着，喟然一声长叹，转过身来，在她选定的小路上朝前走去。

她弯腰拍拍上尉的脑袋。“你愿跟我走吗，上尉？”她说；上尉高兴地跳了起来，短促地尖叫了两三声，以示欢快。“好上尉，来吧！牧场里有的是狗，他们不会记挂它的，”她想，“只要能跟上尉在身边，它总会像是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

亚历山德罗第一眼看见蕾蒙娜的身影在朦胧夜色中隐约闪现，慢慢走近时，他还没认出上尉来，看见那玩意儿，他很担心。这奇怪的东西是什么呢，在这样的夜晚，在这荒僻的草地上？他匆忙将马远远地牵进树丛里，自

己则藏在一棵树的后面，凝神注视。

不一会儿，他认出那是上尉，在那个弯腰曲背、步履缓慢的人影儿旁跳跃着。然而那人影儿准是个被沉重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印第安女人。可是，一个印第安女人怎么会有像上尉这样高贵的柯利狗呢？亚历山德罗在黑暗中瞪大了眼睛。紧跟着他看见那人影儿停了下来——把一部分包袱放了下来。

“亚历山德罗！”传来一声甜蜜的、低声的呼唤。

他像头鹿似的跳了起来，叫道，“我的小姐！我的小姐！难道是你？怎能想象你背着这么重的包裹！”

蕾蒙娜哈哈大笑。“你忘了，不是你告诉我印第安女人是怎样用网史把这么重的东西背在背上的吗？那时我可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用上这个办法。不过，亚历山德罗，我的额头可真疼。但不是重量，是让带子给勒的。我再也背不动了！”

“啊，你没有戴头罩，”亚历山德罗答道，他把两只网兜扔到自己肩上，就像是两片羽毛似的。这时他摸到了琴盒。

“是小提琴吗？”他叫道。“我的天使，你在哪儿拿到的？”

“费利佩房间的桌子上，”她答道。“我知道你宁愿别的什么都不要，这琴却是少不了的。我带来很少东西，亚历山德罗；我拿的时候几乎没有份量；可是背在身上却很重。我们可怜的马儿累坏了，这东西它能驮得动吗？你和我可以步行。瞧，亚历山德罗，这是上尉。它醒了，我只好带上它，让它安静。能让它跟我们走吗？”

上尉跳了起来，前爪放在亚历山德罗的胸脯上，舔着他的脸，汪汪地叫，极尽狗之能事，表示欢迎和它的感情。

亚历山德罗大声笑了起来。蕾蒙娜难得听他这么笑过，最多不过两三口，这使她吃惊。“你笑什么，亚历山德罗？”她说。

“想想我要让你看的東西，我的小姐，”他说。“瞧这儿；”他转身朝柳树林走去，轻轻地吹了两三声口哨，听到第一声口哨，巴巴就笃笃地跑出树丛，直到套索将它拉住，它一看见蕾蒙娜，便高兴得又是喷鼻息、又是嘶鸣。

蕾蒙娜潸然泪下。这事情太出乎她的意料了。

“你不高兴吗，小姐？”亚历山德罗吃惊地问道，“这是不是你自己的马呀？要是你不愿带上它，我就把它送回去。如果我们慢慢地走，我的小马驮得动你。但我以为这会使你和巴巴都高兴的。”

“哦，是的！是的！”蕾蒙娜头搁在巴巴的脖子上，哭泣着说。“这真是个奇迹——奇迹。它怎么回来的？而且还有鞍子！”她刚刚发现鞍子，不由得叫了起来。“亚历山德罗，”她敬畏地低声道，“是圣徒把它送来的吗？是你在这儿发现它的？”看起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以蕾蒙娜的信念而言，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想是圣徒帮助我把它带来的，”亚历山德罗认真地答道，“否则我不会这么容易得手。我只不过在栅栏上叫它，它就来到我跟前，照我的吩咐越过横木，就像上尉一样敏捷。它是你的，小姐。带走它不会有什么坏处吧？”

“哦，不会！”蕾蒙娜答道。“它比我所有的东西都更属于我；因为当它刚能站起来的时候，费利佩就把它送给了我；那时它出生才两天；我天天亲自喂养它，直到现在；现在它五岁了。亲爱的巴巴，我们永不分开，永不！她两手捧着它的头，爱抚地把脸颊贴着它。

亚历山德罗在忙活着，把两只网兜分别系在鞍子两边。“巴巴永远不会知道它驮着东西；这同窠并没有我的小姐所想的那么重，”他说。“只是因为她的额头上没有东西保护，带子勒痛了她的皮肤，她才觉得分量不轻。”

亚历山德罗飞快地拾掇着。他的手在哆嗦。“我们一定要尽快收拾，最亲爱的小姐，”他说，“时间不多了。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天亮前我们要找到一个整个白天都能安全躲藏的地方。我们只有在晚上赶路，否则他们会追到我们。”

“他们不会追的，”蕾蒙娜说。“不会有危险。夫人说她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管！”她狠狠地重复道。“她让费利佩也这么说过。费利佩要帮助我们。他愿意你留在我们这里；但他所能得到的只是，她将‘什么也不’管！但他们不会来追我们。他们希望再也不要听到我的消息。我是说，夫人希望再也不要听到我的消息。费利佩会难过的。费利佩是个好人，亚历山德罗。”

现在他们全都准备好了——蕾蒙娜骑上了巴巴，两只装东西的网兜挂在马鞍两边。

亚历山德罗牵着他疲惫的小马步行。对于一个就要结婚的人来说，这样儿太寒酸了，但蕾蒙娜的心里充满欢乐。

“我不知道为什么，亚历山德罗，”她说，“我本来以为我会害怕的，可我一点儿也不怕——一点儿也不；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怕，亚历山德罗，”她加强语气重复说。

“是不是有点儿怪呀？”

“是的，小姐，”他庄重地回答说，他挨近她走着，把手放在她的手上。

“是奇怪。”

我害怕——为你害怕，我的小姐！但事已如此，我们不能回头；也许圣徒会帮助你，让我来照顾你。他们肯定爱你，小姐；但他们不爱我，也不爱我的乡亲。”

“你难道永远不叫我的名字吗？”蕾蒙娜问道。“我恨你叫我小姐。夫人每次生气的时候总是这么叫我。”

“我再也不叫你小姐了！”亚历山德罗叫道。“圣徒禁止我用那女人的话来跟你说话”

“你就不能叫我蕾蒙娜？”她问道。

亚历山德罗迟疑不决。他说不出为什么蕾蒙娜这三个字他似乎很难说出口。

“你不是说你想到我时总会想到另一个名字，那叫什么来着？”她继续道。“那个印第安人的名字——那个野鸽子的名字？”

“麦琪儿，”他说。“那个晚上你吻了我之后，我整整一个晚上注视着你，两只野鸽子在黑暗中相互应和，就打那时候起，我想到你就当你是麦琪儿；当时我对我自己说，我的爱人就像那样，像那鸽子：鸽子的声音像她一样低，比世界上任何声音都要美，鸽子对配偶永远是忠实的——他停了下来。

“就像我对你一样，亚历山德罗，”蕾蒙娜说，从马上弯下腰来，把手搁在亚历山德罗的肩上。

巴巴停下脚步。以前它从女主人最微小的动作中就能知道她要干什么；可现在情况变了，它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前蕾蒙娜骑着它的时候，从来没人这么近地挨着它走，摸着它的肩膀，手搁在它的鬃毛里。要不是亚历山德罗，换了其他任何人，即便是现在，它也不能容许。但是，既然蕾蒙娜平

安无事，那一切都准没错；现在她伸出手去搁在了亚历山德罗的肩上。这是不是表示要停下休息一会儿呢？巴巴心想也许是这样，于是便停了下来；它把头转向右边，朝后面看看是怎么回事。

亚历山德罗搂着蕾蒙娜，她的头靠着他的头，他们的嘴唇贴在一起——巴巴能怎么想呢？它调皮得像个人或小精灵似的，往旁边一跳，把这对情人分开了。他们俩都哈哈大笑，然后马儿慢跑起来——亚历山德罗跟着奔；那可怜的印第安小马受了感染，也大步慢跑起来，它可是好多天没这么跑过了。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麦琪儿了，是吗？”蕾蒙娜说，“这声音真好听，但我更喜欢叫麦吉拉。叫我麦吉拉呼。”

“很好，”亚历山德罗答道，“因为以前从没人叫过这个名字。我叫起麦吉拉来也不会费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蕾蒙娜这三个字我总是很难说。”

“因为你应该叫我麦吉拉，”蕾蒙娜说。“记住，我再也不叫蕾蒙娜。那也是夫人对我的称呼——还有亲爱的费利佩，”她若有所思地加了一句。“他不会知道我的新名字。我愿意他永远叫我蕾蒙娜。但现在对于这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来说我叫麦吉拉——亚历山德罗的麦琪儿！”

## 第十六章

他们跑上公路，又轻快地跑了一英里之后，亚历山德罗突然伸手勒住巴巴的缰绳，让它在公路上原地打转。

“我们不用再在这条路上往前走，”他说，“但我必须把留在这儿的脚印擦掉。我们往回走几步。”听话的巴巴慢慢往回走，还带点儿跳跃，仿佛它懂得了亚历山德罗的计谋；那匹印第安小马也笨拙地跳跃着，然后，在亚历山德罗熟练的指引下，它突然奋身一跃，跃过右边一块岩石，站在那儿等待下一个命令。巴巴跟了过去，还有上尉；路上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谁也不会知道他们是从哪儿离开公路的。

亚历山德罗让小马打了一个又一个转，圈子逐渐增大，朝着一个又一个方向慢跑，然后又回到原来的足印上跑一会儿，蕾蒙娜顺从地跟着跑，却压根儿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亚历山德罗说，“我想现在他们再也发现不了我们是在哪儿离开公路的了。他们会骑马顺公路往前，看见我们的脚印这么清楚，准会以为我们是一直往前骑的，一时不会引起注意；等他们注意到了，也绝对无法看出我们的脚印到哪儿为止。现在艰难的旅程等着我的麦吉拉了。她会害怕吗？”

“害怕！”蕾蒙娜笑道。“害怕——骑着巴巴，还跟着你！”

但是旅程确实是艰难的。亚历山德罗决定白天躲在他知道的一个山谷里，那里有一条小路通往坦墨库拉——这条小路只有印第安人知道，一旦进入这个山谷，就再也不可能被人追上了。尽管蕾蒙娜相信不会有人来追他们，但亚历山德罗可不敢掉以轻心。他认为，夫人自然绝不会善罢甘休，她至少也要想办法找到马和狗。“如果愿意，她可以说，我偷了她一匹马，”他恨恨地暗自思忖；“大家都会相信她。如果我们说那是小姐自己的马，没人会信我们。”

谷口离公路只有两英里；但那儿是一片密密匝匝、几乎难以通行的树丛，小株树长得挺高，树梢相接，似乎又是一层植丛。亚历山德罗从来没有骑马打这儿穿过；有一回他徒步从另一边来到这儿，强行穿过枝叶纠结的树丛，却发现快到了公路边，不由大吃一惊。他就是从这个山谷里采来蕨子，蕾蒙娜欣喜地用它们来装点了小教堂。山谷里到处都是蕨子，就像在热带一样繁盛；但那儿是离谷口大约一英里的谷底，从这儿下去，亚历山德罗得爬下一堵陡峭的石壁。这谷口比岩石中的一条裂缝大不了多少，山谷里小溪的源头处只是一个小小的泉眼。正是这宝贵的水和那地方的无法接近，才使亚历山德罗下定决心，要不惜代价、竭尽全力地到达那儿。但是这树丛像一堵墙，似乎比一堵花岗岩墙更难逾越，他们骑马沿着这堵墙往前走，想要找一个缺口，却是徒劳。亚历山德罗觉得它似乎比去年春天更密、纠结得更紧了。最后他们择路下到了旁边一个小山谷——一条主要的山谷旁的支谷——的谷底；从这儿再往下几杆远，他们就自得严严实实，从上面往下看，就像被地球吞蚀了一样。黎明的第一道红霞出现了。从东边的地平线到天顶，整个天空犹如带斑点的深红色羊毛。

“哦，多可爱的地方呀！”蕾蒙娜叫道。“我肯定我们的旅途一点也不艰难，亚历山德罗！我们就留在这儿吗？”亚历山德罗同情地看了她一眼。“这个鸽子对恶劣的环境知道多少啊！”他说。“这才刚刚开头；即便是开始，也够艰难的了。”

他把小马拴在小树上，勘察起这块地方，在任何方向只要一钻进树丛，立刻就看不见人影。最后他转回来，认真地说，“麦吉拉愿不愿意让我离开她一会儿？那里有一条路，可我只能步行去找。我不会去得太久。我知道那条路就在附近。”

蕾蒙娜双眼含泪。她怕的就是看不见亚历山德罗。他忧心忡忡地凝视她。“我一定得去，麦吉拉，”他加重语气说。“我们在这里很危险。”

“去！去！亚历山德罗，”她哭道。“但是，哦，别去得太久！”

他消失在树丛里，粗枝桠儿被他嘎嘎地折断，蕾蒙娜觉得她又成了孤苦伶仃的了。

上尉也跟着亚历山德罗走了，任她怎么叫唤，它也没有回头。山谷里一片寂静。蕾蒙娜头枕着巴巴的脖子。一分钟就像一个小时那么冗长。最后，就在黄色的光芒掠过天空，深红色的羊毛一瞬间变成金色的时候，她听见了亚历山德罗的脚步声，紧接着看见了脸。脸上神色飞扬。

“我找到那条路了！”他欢呼道；“但我们又得从这儿往上爬；讨厌的是，现在天太亮了。”

他们心惊肉跳、哆哆嗦嗦地催马爬上山谷，又来到光天化日里，朝西快跑了半英里，依然尽量紧挨着密密的树丛。这时，领头的亚历山德罗突然折进了树丛里质面上看不出缺口；但枝桠分开又合拢，他的头露出在枝桠上面；小马仍然一个劲向前快跑。巴巴踏上这条林木覆盖的小路，不高兴地喷着鼻子，密密匝匝、荆棘扎人的枝桠刮拉着蕾蒙娜的面颊。更糟的是，枝桠勾住了挂在巴巴两边的网兜；顷刻之间网兜就被紧紧缠住了，巴巴又是站起又是踢腿。这会儿可是真的碰到了难题。亚历山德罗下了马，割断扎阿兜的带子，把两个包裹都牢牢地放在他自己的小马背上。“我步行，”他说。“我只要再骑上一小段路。等到路窄的地方我来牵着巴巴。”

“路窄，”确实是这样。蕾蒙娜直发怵，吓得闭上了眼睛。一条小路，在

她看来似乎只有巴掌宽——一条碎石小路，在一道断崖边上，他们从上面走过时，石子儿滚啊滚啊，滚下断崖，早就不见影儿了，回声还在传来；两匹马每走一步，就有石子滚下去。

只有叶儿尖尖像刺刀的丝兰花才勉强能在这断崖上站住脚。断崖上开满丝兰花；长长的花梗有十五、二十英尺，结满密密匝匝、闪亮光洁的子房，像光泽如缎的杯状花一样在阳光下闪烁。下面——几百英尺之下——是谷底，一片茂密的树丛，看上去挺柔软，简直就像一片沼泽。树丛上不时地冒出高大的美国梧桐昂起的脑袋；远处的平原上，婉挺着晶莹闪烁的小河，小河的源头外界不知道，几乎没人看见过，那里的水将成为今天这些疲乏的人的救星。

亚历山德罗兴高采烈。这小路对他来说就像是小孩玩的游戏。巴巴优美的步于刚一踏上滚动的石子，他就看出这匹马的脚步跟印第安小马一样稳健。现在，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都可以休息了。他知道，在一个梧桐树下，有一个水源，像水晶一样清澈，比人们喝的饮料还要凉，那里还有绿草；让马儿吃上两天是足够的了，甚至三天也行；只要他们从这条小路走下去，那就是找遍加利福尼亚，也休想找到他们。想到这些，他心里充满欢乐，他转过身来，却看见蕾蒙娜脸色苍白，嘴唇张开，眼睛里充满恐怖。他忘了到目前为止，蕾蒙娜只在山谷里平坦的道路上和平原上骑过马。在那种地方她无所畏惧，所以他丝毫也没担心她现在会紧张；但她现在扔掉了僵绳，双手紧抓着巴巴的鬃毛，坐在鞍子上直摇晃。她自尊心太强，不愿叫出声来；但她吓得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亚历山德罗突然止步，巴巴的鼻子差点碰着他的肩膀，它猛地停下来，蕾蒙娜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她以为是巴巴失足了。

亚历山德罗沮丧地看着她。要在这危险的小路上下马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步行过去比骑马过去更叫人紧张。但是她看上去再也坐不稳了。

“亲爱的，我真浑，竟然没有告诉你这路有多窄；但这儿很安全。我能在这上面奔跑。以前我为你采蕨子时就是背着蕨子在这上面奔跑的。”

“哦，是吗？”蕾蒙娜气都喘不过来，集中在这深渊上的心思暂时转移了开去，由于改变了念头——这个办法比任何别的办法都强——她觉得定心了点。“是吗？怪可怕的，亚历山德罗。我从没听说过这条小路。我觉得就像在踩钢丝似的。要是我能下马四肢爬行的话，我倒情愿那么做。我能下来吗？”

“这儿我可不敢冒险让你下来，麦吉拉，”亚历山德罗难过地回答说。“看着你受这个罪我感到可怕极了；我尽量走得慢一点。这儿很安全，真的；我们整个剪毛队来剪羊毛时都是从这儿爬上来的，——老费尔南多一路上都骑着马。”

“是吗，”蕾蒙娜说，他的每句话都让她感到放心，“我尽力不表现得这么傻呵呵的。还远吗，亚历山德罗？”

“前面的路不像这么陡峭，亲爱的，也没这么窄；不过我们还得走上一个小时才能歇脚。”

但对蕾蒙娜来说，最难堪的时候已经过去，在离断崖底还有很长一段路的时候，蕾蒙娜已经要为自己刚才的惊慌感到好笑了；只是当她回头一看，只见她刚才走过的那条“之”字形的小路，比棕色的带子宽不了多少，从峭壁上蜿蜒而下，她不寒而栗。

他们到达谷底时，那下面依然是一片昏暗。这可爱的地方白天姗姗来

迟。直到大晌午才见阳光微微照进来。蕾蒙娜打量四周，高兴得欢呼起来，亚历山德罗十分满意。

“是啊，”他说，“以前我来这儿采蕨子的时候，好多次暗自祝愿你能来这儿看看。全地区也找不到这么美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家，我的麦吉拉，”他几乎是一本正经地说；一把搂住她，把她贴在自己胸前，这种欢乐之情他以前从没体验过。

“真希望能在这儿住一辈子，”蕾蒙娜叫道。

“麦吉拉会满意吗？”亚历山德罗说。

“非常满意。”她答道。

他叹了口气。“这儿土地不够，无法安家，”他说。“如果有足够的土地的话，我也愿意在这儿住到老死，麦吉拉，再也不会见到白人的脸！”那种被追杀、受伤的动物寻求躲避的本能已在亚历山德罗的血管里沸腾。“但是这儿没有食物。我们不能在这儿住下去。”然而，蕾蒙娜的欢呼促使亚历山德罗动起脑筋。“麦吉拉在这儿住上三天愿意吗？”他问道。“这儿的草足够马儿吃三天。我们待在这儿非常安全；我很害怕我们不管走什么路都不安全。我想，麦吉拉，夫人会派人来追巴巴。”

“巴巴！”蕾蒙娜听说夫人会来追巴巴，惊叫起来。“巴巴是我自己的马！我带走自己的巴巴，她不敢说这是偷！”但嘴上是这样说，她心里却慌得不成。夫人什么事情都敢做；什么事情都会歪曲；蕾蒙娜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这整个地区里，“偷马”这个词儿意味着什么。她可怜地看着亚历山德罗。亚历山德罗看出了她的心思。

“是的，是这么回事，麦吉拉，”他说。“如果她派人来追巴巴，不知道他们会干什么。你说马儿是你的，这不会有任何用处。他们不会相信你；他们也许会把我带走，要是夫人让他们这么做的话，并把我关进文图拉监狱。”

“她这么邪恶的人会那么做的！”蕾蒙娜叫道。“我们别从这儿出去，亚历山德罗。”

“一个星期别动！我们待不了一个星期吗？到那时她就不会再找我们了。”

“一个星期恐怕不行。马儿没有吃的；我也不知道我们该吃什么。我带着枪，可现在这儿也没什么可猎取的了。”

“但我带有肉和面包，亚历山德罗，”蕾蒙娜认真地说，“我们每天少吃一点，尽量多吃些日子！”她单纯、迫切，像个孩子。由于害怕被追上，她一时间别的什么也顾不得想了。她知道，夫人并不想追她；但要找回巴巴和上尉，那又另当别论。她越想这事，越觉得这对夫人来说是一个现成的报复办法。费利佩也许会阻止她。巴巴就是他送给蕾蒙娜的。他也许会觉得向她要口或不承认给过她这件礼物是件丢人的事。蕾蒙娜的希望全寄托在费利佩身上了。

要是她告诉亚历山德罗，她在留给费利佩的告别字条上写明他们可能去找萨尔别德拉神父，那就会免去她和亚历山德罗的许多忧虑了。如果那样的话，亚历山德罗就会知道，追他们的人准会沿着河边公路一直朝海边追去，然后沿着海岸线向北。但蕾蒙娜根本没想到把这事告诉亚历山德罗；事实上，第一天过去后，她已几乎记不起这事了。亚历山德罗向她解释自己的计划，取道坦墨库拉去圣迭戈，在那儿由教区里的加斯帕拉神父为他们主婚，然后

到离圣迭戈西北十五英里左右的圣帕斯库拉村去。亚历山德罗的堂兄是那儿的村长，并三番五次地请他去那儿安家；但亚历山德罗一直坚决拒绝，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待在坦墨库拉，待在父亲身边。圣帕斯库拉是个很正规的村子，圣路易斯雷伊传教区被遣散后，传教区的一些印第安后生便到圣帕斯库拉建起了这个村子。加利福尼亚总督下了建村的命令，并拨给了圣帕斯库拉山谷的土地。总督亲笔签署了建村和赠地的文件，赐给这个村子的第一任村长。他是巴勃罗酋长的哥哥。他死后这个职务便传给了儿子，伊西德罗，就是亚历山德罗提到的那位堂兄。

“那张文件还在伊西德罗手里，”亚历山德罗说，“他认为凭这张文件能够保住他们的村子。也许是这么回事；但是美国人已到谷口，我觉得，麦吉拉，任何地方都不安全。不过，我们也许可以在那儿住上几年再说。山谷里有近两百个印第安人，比坦墨库拉要好得多，伊西德罗的村民们境况比我们要好。他们有成群的牛马、大片的麦田。伊西德罗的房子坐落在硕大的无花果树下；他们说那棵无花果树是全地区最大的。”

“但是，亚历山德罗，”蕾蒙娜叫道，“既然伊西德罗有文件，你干吗还认为在那儿不安全呢？我觉得有了文件一切就没事了。”

“我不知道，”亚历山德罗说。“也许没问题；但我现在总有这么个感觉：任何东西都对付不了那些美国人。我看他们不会把文件放在眼里。”

“夫人被他们抢走的土地也有文件，他们确实没放在眼里，”蕾蒙娜若有所思地说。

“但费利佩说，那全怪皮奥·比科，他是个坏人，把他没有权力转让的土地给转让了。”

“正是这样，”亚历山德罗说。“他们不会也这样说任何总督吗，尤其是如果总督把土地给我们的话？费利佩先生通晓法律，能说美国话，有他帮助夫人，尚且不能保住土地，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麦吉拉，在自我保护这点上，我们比野生动物都强不了多少。哦，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跟我来呢？我为什么要让你跟来呢？”

说完这些话，亚历山德罗就躺倒在地上，一时里连蕾蒙娜的声音也无法使他抬起头来。奇怪的是，这位没有吃惯苦、不太想到危险的温柔的姑娘，居然发现自己并没有被她爱人的沮丧和忧虑所吓坏。什么也吓不倒她。只要能肯定亚历山德罗活着，他不会离开她，她就什么也不怕。这一方面是由于她阅历浅，对于亚历山德罗凭想象描绘得栩栩如生的事情她丝毫没有概念；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她灵魂中不可剥夺的忠心和压制不住的勇气——她的本性中从未受过考验的品质；她不知道这算什么品质，但是就凭着这种品质她坚定、乐观地度过了许多伤心的岁月。

这是他们在荒野里生活的第一天，夜幕降下前，亚历山德罗用山谷里到处都是的熊果树和美洲茶树的断树枝为蕾蒙娜铺了一张床。在树枝上铺了一层又一层光洁的蕨子，有五六英尺长；床铺好了，这真是一个连女王也不会笑话的卧榻。蕾蒙娜坐在上面，欢叫道：“现在我要尝尝晚上躺在床上看星星的滋味了！你还记得吗，亚历山德罗，那个晚上你把费利佩背到走廊里的床上，当时你对我说，晚上躺在门外看星星是件多么有趣的事啊？”

亚历山德罗确实记得那个晚上——就在那个晚上他第一次大胆地梦想蕾蒙娜小姐是自己的妻子。“是的，我记得，我的麦吉拉，”他慢慢地回答；须臾又说，“就在那天，胡安·卡告诉我你母亲也是印第安人；就在那个晚

上，我第一次敢在心里说，也许有朝一日你会爱上我。”

“可你睡哪里呢，亚历山德罗产蕾蒙娜见他没有再铺树枝，便说。“你没给自己铺床呀。”

亚历山德罗哈哈大笑。“我不用床，”他说，“我们躺在地上时，就觉得是躺在母亲的怀里。地上不硬，麦吉拉。地上很软，比睡在床上更舒服。但今天晚上我不睡觉。

我坐在这棵树旁值夜。”

“为什么，你怕什么？”蕾蒙娜问。

“天气会越来越冷，我得为麦吉拉生个火呀。”他答道。“在这些山谷里，有时候天亮前冷得很厉害；所以我觉得今晚上值夜比较安全。”

他是为了不使蕾蒙娜惊慌才这么说的。他值夜的真正原因是，他在小溪边看见了脚印，这使他不安。这些脚印不太清晰，显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但看去像是美洲豹的脚印。一等天黑，他就要生起一堆火来，为了防止烟冒出来，要把火烧旺，烧个通宵，还要握着枪，凝神注视，以防那豹子折回来。

“但是，亚历山德罗，如果你不睡觉，会累死的。你身子骨不硬朗，”蕾蒙娜焦虑地说。

“现在我硬朗了，麦吉拉，”亚历山德罗答道。确实，他看上去已像个脱胎换骨的人，尽管仍然显得疲累、焦虑。“我再也不是虚弱的人了；明天我睡觉，你值夜。”

“那你明天是不是睡在这蕨子床上呢？”蕾蒙娜高兴地问道。

“我宁愿睡地上，”亚历山德罗照实回答。

蕾蒙娜看来挺失望。“真是怪事，”她说。“这蕨子床不算太软，睡在上面不用害怕被弄得腰骨疲软，”她继续说，一下子躺在上面；“但是，哦，这味儿真好闻，真好闻呐！”

“是的，那里面有香木，”他答道。“我把它当成麦吉拉的枕头，放在床头了。”

蕾蒙娜旅途劳顿，但她很愉快。她像个孩子似地睡了一个晚上。她没有听见亚历山德罗的脚步声。她没有听见他生的那堆火的噼啪声。她没有听见上尉的吠声，尽管亚历山德罗想方设法让它安静，可它听见了树丛里野兽悄悄的脚步声，不止一次地发出尖锐、迅速的警报，弄得山谷里回声四起。蕾蒙娜睡了一小时又一小时。而亚历山德罗则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倚在一棵硕大的美国梧桐树干上，注视着她。闪烁的火光照到她的脸上，他觉得她的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美。脸上那平静的表情不知不觉地使他感到宽慰，增添了力量。她看上去像个圣徒，他想，也许正是圣徒的帮助和指引，圣母把她送给了他，送给了他的乡亲们。夜色更浓了，漆黑一片；只有红色的火焰把夜色划开一道道摇曳的缝隙，就像风儿把空中的乌云划开缝隙一样。随着夜色的变浓，寂静也加深了。只有巴巴或那匹印第安小马偶尔的动弹或上用发出的报警信号打破一下这寂静；但紧接着一切又更静了。亚历山德罗觉得上帝似乎也在这山谷里。他生平无数次一个人躺在荒僻的地方，在天空下面望穿夜色，但他从没有过现在这样的感觉。这是令人销魂的，但也是痛苦的。早晨会发生什么事呢，明天早晨，后天早晨，大后天的早晨，随后的年月里，都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可爱的、怀着爱情的女人，躺在那儿睡得正香，那么自信、那么相信他，只有他，亚历山德罗，流亡的、漂泊的、无家可归的人，守卫着她，降落到她头上的将会是什么呢？

黎明前，野鸽子开始鸣唱。山谷里到处都是野鸽子。在亚历山德罗敏锐的感觉里，它们的叫声没有两声是同样的；他幽幽地感觉到自己认出了一对又一对的鸽子，一唱一和，声音悦耳动人，就像那天晚上他在莫雷诺小教堂旁的天竺葵篱笆下面守夜时听见的那对鸽子的唱和声一样：“亲亲？”“喂！”“亲亲？”“喂！”现在这些声音更使他舒坦。“它们也是一夫一妻啊，”他想，他低头爱怜地看着蕾蒙娜的脸。

平原上已经破晓，甚至天色大亮，而山谷里却是晨光微露；但美国梧桐高高的树枝上，鸟儿预报着新的一天的来临，并在朦胧晨光中啾鸣。鸟鸣声进入正在酣睡的蕾蒙娜的耳中，就像在家里时听惯的走廊顶上的棕榈里红雀的啾鸣声一样，立时就唤醒了她。

她睡眼惺忪地坐起来，打量着四周，惊叫道，“哦，已经是早晨了吗，怎么这么黑呀？鸟儿比我们更能看清天空！唱吧，亚历山德罗，”她先唱了起来：

“黎明时的歌手

来自高高的天堂

在一切地区的人类之上；

我们也高兴地歌唱，’”如此真挚的祈祷，来自如此圣洁的地方，闻所未闻。

“别唱这么响，我的麦琪儿，”亚历山德罗悄悄地说，她的歌声就像圣洁的苍天里云雀的啾鸣。“附近可能有猎人，会让他们听见的；”他压低嗓门跟着唱了起来。

蕾蒙娜听从了亚历山德罗的警告，也放低了声音，听上去似乎更动人了：

“来吧，哦，罪人，

来吧，我们要唱

温柔的颂歌。

唱给我们的庇护人，’”

“哦，麦吉拉，这儿除了我，没有罪人！”亚历山德罗说。“我的麦吉拉就像圣母的圣徒。”说起来，他这么想是情有可原的，他凝视着蕾蒙娜，只见她坐在闪烁的晨光中，在她身后槲子覆盖的岩壁映衬下，她的脸楚楚动人；她美丽的秀发松散着，一绺一绺地飘拂在腰际；她双颊绯红，虔诚炽热的祈求使她容光焕发，她抬眼望着头上的一线天，天上的蒙蒙雾霭正在变成金色，那是她看不见的太阳在起作用。

“嘘，我的爱人，”她轻声细语地说。“要是你真那么想，可是个罪恶啊。

“哦，美丽的女王，天堂的公主，’”她继续唱着，重复着第一段歌词；接着，她跪了下来，一只手伸出去抓亚历山德罗的手，几乎没让歌声停下便低声背诵起晨诗词来。她的念珠是用一颗颗精雕细刻的金色珠子串成的，有一个象牙的耶稣受难十字架；这是传教区鼎盛时期的一件稀罕、珍贵的纪念物。当初佩雷神父把它送给了萨尔别德拉神父，萨尔别德拉神父在为蕾蒙娜行坚信礼时又把它送给了这个“有福的孩子”。他拿不出比这更能表示他对这个孩子的热爱、信任的证物了，而在蕾蒙娜笃信宗教、感情深厚的心田里，一直认为这礼物是一种纽带、一种保证，不仅维系着萨尔别德拉神父的爱，也维系着现已成为圣徒的佩雷神父的爱和对她的保护。

蕾蒙娜念完她深信不疑的诗词的最后一句话，拨弄完最后一颗金色的

念珠，一道阳光穿过峭壁东面又深又窄的缝隙射进山谷——但只是一掠而过；斜照在念珠上，照亮了它，像火光似的倏地一闪，掠过珠子那精雕细刻的小平面，照在了蕾蒙娜的双手上，照在牙雕基督苍白的脸上。只是倏地一闪，转眼即逝！对蕾蒙娜和亚历山德罗，这都像是一种征兆，像是圣母直接派它送来的信息。她能找到更好的信使吗？——她，富于同情心的人，天堂里的可爱的女人；基督的母亲（他们就是通过她向基督祈祷的）——母亲，看在她的面上，基督会倾听他们最轻微的呼唤——她能找到比阳光更好、更迅速的信使，来告诉他们，她听见了他们在这进退维谷的境地里的祈祷，并会帮助他们吗？

此时此刻，也许在这广袤的世界里很难找到两个人能像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这样欣喜若狂，这两个无亲无眷的人儿，孤苦伶仃，跪在这荒野里，半敬半畏地凝视着闪亮的念珠。

## 第十七章

第二天还没过去，这个山谷竟使蕾蒙娜产生了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乃至想到要离开它的庇护，她就不寒而栗。这是一种最有力的证据，说明当一个人由于疲惫或得闲、或生病而日到自然女神的怀抱小憩时，自然女神的本意是超越傲慢的文明的限制，尽可能多地赐福给这个人，而且比她向这个人索国感情的办法更快更稳妥。日归自然的人那么快就摒弃了他称为习惯的可悲的托辞；抛掉了更为可悲的高贵的借口，装点门面的权宜之计，习俗的锁链！“上帝热爱的人，死得年轻，”多少年来人们都不假思索地这样说。这并不合人们用这句话的本意。上帝热爱的人，和自然住在一起；如果说他们曾被诱走的话，准会在老之末至前回归自然。因此，他们去世前不管活了多久，他们死的时候都是年轻的。上帝热爱的人，永远年轻。

凭着情人的洞察力，加上印第安人的本能，亚历山德罗从蕾蒙娜的眼睛里看出一种与时俱增的自在安闲的神情，她注视着雨影，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住在这儿，这些墙就是我们的自身，是不是？”她欢快地说。“我看见那边高大的丝兰树进入阴影的时间比昨天早。”

她又说，“这儿生长的东西多极了，亚历山德罗，我不知道世上竟有这么多的东西。

那些东西都有名字吗？修女们教过我们一些名字，可是挺难念的，我全忘了。我们也许可以亲自为它们起名字，如果我们住在这里的话。它们会是我们的亲戚。”

又说，“我真希望在这儿躺上一年，什么也不干，只是看着天空，我的亚历山德罗。

看来，如果一个人整整一年只是死盯着天空，别的什么也不干，这算不得什么罪过。”

又说，“现在我才明白我常常在你脸上看到的东西是什么了，亚历山德罗。那是来自天空的目光。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和天空之间没有任何阻隔，

圣徒随时都能看见他，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必须始终保持严肃，不能悲伤，但也不能过分高兴。”

又说，“我不能相信我在这旷野里才生活了两天，亚历山德罗，我倒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家。亚历山德罗，会不会因为我是印第安人，才有这般欢乐？”

说来奇怪，明明只听见蕾蒙娜侃侃而谈，她却觉得她在跟亚历山德罗交流。他的沉默胜过沉默；简直是缄口无言。可她却始终觉得他是有问必答。亚历山德罗只要说出一个音节，不，只要他一个脸色，那里面的含义换上别人就得用冗长的句子才能表达，而且还不怎么使人明了。

蕾蒙娜为这事思索良久，最后她叫道，“你说话就像树说话，像那边的岩石，像花，什么也不说！”

这话儿使亚历山德罗心花怒放。多还有你，麦吉拉，”他欣喜地叫道；“你说那些话的时候，你说的是我们印第安人的话，你和我们一样。”

他的话又使蕾蒙娜感到幸福——任何别的夸奖或抵爱都不能使她更感到幸福。

好像有一种魔力使亚历山德罗恢复了全部力气。脸上那种憔悴的神色消失殆尽。脸形似乎已经丰满得多了。有一个美丽而古老的盖尔传说：一个仙女看上了一个王子，一次又一次地到他身边，她是隐身的，只有王子能看见她，她在空中盘桓，唱着恋歌，要把他从他那些发怒的贵族亲人中引走，他们听见了她的歌声，招来术士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咒语和妖术来把她赶走。他们终于使她销声匿迹了；但是她在王子面前消失时，扔给他一个苹果——一只魔力的金苹果。他咬了一口苹果，就再也不要吃任何别的东西了。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他只吃这只金苹果；然而，一个早晨又一个早晨，一个傍晚又一个傍晚，金苹果总是在那儿，完整无缺，闪闪发光，好像他从没吃过似的；后来，仙女又来了，王子跳进了她的魔船里，和她一块儿驾船而去，他王国里的人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这个关于爱情和爱人们的传说只是一个寓言，一个美丽的寓言，然而却是真实的。亚历山德罗现在一小时一小时地健壮起来，他就像吃了康拉王子的那只神奇的、看不见的、给人以力量的苹果。

“我的亚历山德罗，你怎么这么快气色就这么好了呀，”蕾蒙娜含情脉脉地端详着他的面容说。“那个晚上我还真怕你会死呢。现在你看来几乎跟以前一样健壮了，你眼睛发光，你的手不烫！全亏这上帝保佑的空气；是它治好了你，就像它治好了费利佩的热病一样。”

“要是空气能让我保持健康，我也就根本不会得病了，麦吉拉，”亚历山德罗答道。

“在我见到你之前，我就从来没有在房子里面睡过觉，除了麓草棚。治好我的不是空气；”他望着她，余下的话全由过目光说明了。

第三天黄昏时分，蕾蒙娜看见亚历山德罗牵出巴巴，上好马鞍，准备上路了，她不由得热泪盈眶。中午时亚历山德罗曾对她说：“今晚，麦吉拉，我们一定得走了。明天马儿就没草吃了。我们必须乘马儿还健壮的时候走。我不敢牵它们到山谷再下面一点的地方去吃草，就在下面几英里的地方有一个牧场。今天我发现牧场主的一头牛就在巴巴身边吃草。”

蕾蒙娜没有违拗。离开这儿是势在必行的；但她脸上的神色却使亚历山德罗感到一种新的痛苦。他也觉得离开这地方又像重新流放似的。现在，

他牵着马慢慢往上爬，看见蕾蒙娜郁郁不乐地坐在网兜旁——他们的一点儿行李又被仔仔细细地包在了里面——他的心儿又疼痛起来。他的那种无家可归、贫困潦倒的感觉重又像个难以负担的包袱压在他的心头。他要把他的麦拉带到哪儿？他能带给她什么呢？

但是，一坐上马鞍，本蒙娜又变得愉快起来。巴巴那么兴高采烈，她可不能太伤心了。那马儿因为又能行动，似乎高兴得直撒欢儿。上用也欢蹦乱跳。尽管山谷里有凉快的荫影和清澈的冷水，它却觉得那儿挺闷的。它想着羊儿。它不明白干吗这么闲待着。

它脸上那种迷惑不解的神色不止一次逗得蕾蒙娜哈哈大笑，它会跑过来站在她跟前，摇着尾巴，呆楞楞盯着她的脸，好像说出这样的话儿来：“你到底要在这山谷里干什么，你永远不想回家了吗？要是你打算待在这儿，干吗不养羊呢？你没看见我没事情干吗？”

“我们必须通宵赶路，麦吉拉，”亚历山德罗说，“分秒必争。我们明天要住的地方离这儿远着呢。”

“是个山谷吗？”蕾蒙娜充满希望地问道。

“不，”他答道，“不是山谷；但那儿有美丽的棕树。我们过冬的袜子就是从那儿摘来的。那是在一个山顶上。”

“那儿安全吗？”她问道。

“我想安全的，”他答道；“不过没有这儿安全。全地区也找不到跟这儿一样的地方。”

“再往后我们去哪儿呢？”她问道。

“那儿离坦墨库拉很近，”他说。“我们一定得去坦墨库拉，亲爱的麦吉拉。我一定得去哈瑟尔先生家。他很友好。他保管着我父亲的琴，会给我钱的。要不是为了这个，我绝对不想再走近那地方。”

“我倒想看看那儿，亚历山德罗，”她温柔地说。

“哦，不，不，麦吉拉！”他叫道；“你不会想看的。那儿真可怕；房子全都掀掉了顶——只有我父亲和何塞的房子除外，他们的房顶是木瓦板盖的；他们的房子还能保持原样，其余的都只剩四壁了。安东尼奥的母亲把她的墙都推倒了；我不知道老太太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人家说她像个泼妇。她说谁也别想在这屋里居住；她手拿一根大棒，在一堵墙上捣了一个大洞，然后她用足全身力气把安东尼奥的马车朝墙壁推去，直到把墙撞倒。不，麦吉拉。那真可怕。”

“你不想再进墓地去看青，亚历山德罗？”她胆怯地说。

“圣徒不准我去。”他庄重地说。“我想，如果我到墓地里去，就会成为一个杀人犯！要不是有了你，我的麦现儿，我出来时就会杀死一个白人。哦，别说这件事了！”沉默片刻，他又说，“这事儿又把我浑身的力气夺走了，麦吉拉。我觉得像要死了似的！”

他们俩再也没提到坦墨库拉，直到第二天黄昏时分，他们在低矮的、树木覆盖的小山丘间慢慢行进，突然来到一个空旷的、绿草如茵、沼泽似的地方，一条小溪漏瀑流淌，他们的坐骑在溪边停步，狂饮起来；蕾蒙娜朝前面看去，只见远处灯光闪烁。“灯光，亚历山德罗，灯光！”她手指灯光，放声大叫。

“是的，麦吉拉，”他答道，“那儿就是坦墨库拉；”他跳下马，来到她身边，两只手放在她的两只手上，说：“亲爱的，我早在想，我们到这儿该怎

么办。我不知道。

麦吉拉认为怎么办最好呢？要是夫人派人来追我们，他们可能已经到了哈瑟尔家了。他的小店是每个路人歇脚、起程的地方。我不敢带你到那儿去，麦吉拉；但我必须去。我只能从哈瑟尔先生那儿弄到钱。”

“你走后我得找个地方等你！”蕾蒙娜说，她凝望着那一大片平原的茫茫夜色，心儿怦怦乱跳。那平原像大海无边无垠。“只有这么做才安全，亚历山德罗。”

“我也这么认为，”他说；“但是，哦，我为你担心；你会不会害怕？”

“是的。”她答道，“我害怕。但比较起来这不算太危险。”

“要是我出了事，不能回到你的身边，麦吉拉，你就让巴巴自由奔跑，它会把你平安地带回家去——它和上尉。”

蕾蒙娜惊叫起来。她压根儿没朝这层上想过。亚历山德罗把一切都想到了。“会出什么事呢？”她叫道。

“我是说，如果追我们的人在那儿，如果他们说我偷马而把我抓走，”他说。

“可是你又不把马带去，”她说。“他们怎么能抓你呢？”

“那又有什么区别呢，”亚历山德罗答道。“他们可以抓走我，逼我说出马在哪里。”

“哦，亚历山德罗，”蕾蒙娜抽泣着说，“我们该怎么办呢！”须臾，她鼓足勇气，说道，“亚历山德罗，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我要留在墓地里。没有人会到那儿去。我在那儿不是最安全吗？”

“圣母啊！我的麦吉拉要待在那儿吗？”亚历山德罗惊叫道。

“为什么不呢？”她说道。“死人是不会伤害我们的。要是做得到的话，他们全都会帮助我们呢。我不怕。你走后我就等在那里，如果你一小时内不回来，我就到哈瑟尔先生的小店去找你。如果夫人派出的人在那里，他们会认识我；他们不敢碰我。他们知道费利佩会惩罚他们。我不害怕。如果他们奉命带走巴巴，那就让他们带走得了；我们还有小马，它累了我们就步行。”

她的自信很有感染力。“我的野鸽子有着狮子胆，”亚历山德罗爱抚地说。“我们就照她说的办。她真聪明；”他掉转马头，朝着墓地方向。墓地四周是矮砖墙，有一扇木栅门。他们到达墓地，亚历山德罗惊呼道，“小偷把门偷走了！”

“他们要门干什么呀？”蕾蒙娜说。

“烧，”他固执地说。“那是木头的；但很小。这样可以使坟墓免遭野兽和牛的侵袭！”

他们走进围墙，突然一个黑影从一座坟墓边站起来。蕾蒙娜大吃一惊。

“别怕，”亚历山德罗轻轻地说。“肯定是我们的人，我很高兴；现在你不是孤零零的了。我肯定是卡门娜。他们把何塞埋在了那个角落里。我去跟她说话；”他把蕾蒙娜留在门口，自己慢慢地向前走去，用路易塞诺话低声说，“卡门娜，是你吗？别怕，我是亚历山德罗！”

果然是卡门娜。这个可怜的人儿，伤心得快要发疯了，她白天守在帕长加她小宝宝的坟前，晚上守在坦墨库拉她丈夫的坟前。她白天不敢到坦墨库拉来，因为美国人在这儿，她怕他们。亚历山德罗跟她说了几句话，便领着她转身来到蕾蒙娜跟前，他把她发烫的手放在蕾蒙娜的手里，说：“麦吉拉，我把一切都告诉她了。西班牙语她一句也不会说，但她说你跟我来她很

高兴，她愿意寸步不离地待在你身边，直到我回来。”

蕾蒙娜一心想想要安慰那姑娘，自己那颗温柔的心儿隐隐作痛；但她只能默默地用劲担担她的手。尽管是在黑夜里，她却能看见姑娘那凹陷、悲伤的眼睛和瘦削的脸颊。悲伤比欢乐更用不着语言。卡门娜的每个细胞都感觉到蕾蒙娜是如何地同情她。过了会儿她轻轻地动了一下，似要把蕾蒙娜拉下马来。蕾蒙娜俯身探询地望着她的脸。她又用一只手轻轻拉了蕾蒙娜一下，另一只手指着她刚才所来的那个角落。蕾蒙娜明白了。“她想指给我看她丈夫的坟墓，”她想。“她不愿意离开坟墓。我要跟她过去。”

蕾蒙娜下了马，拽着巴巴的缰绳，赞同地点点头，依然紧紧抓着卡门娜的手，跟她过去。坟墓密密匝匝、错落不齐，每个坟堆前竖着一个小小的木十字架。卡门娜脚步轻捷地领着路，这儿她已了如指掌。蕾蒙娜不止一次地磕绊并且差点儿摔倒，这高低不平的陌生地方弄得巴巴好不耐烦，它使起了性子。她们来到那个角落，蕾蒙娜看见了新坟的那堆新土。卡门娜悲痛地叫了一声，拖着蕾蒙娜来到坟边，用右手朝下指指，又把双手放在心口上，可怜巴巴地看着蕾蒙娜。蕾蒙娜泪如泉涌，又抓紧了卡门娜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胸前，表示她的同情。卡门娜没有哭。她早已欲哭无泪了；一时间她觉得这个陌生人温和的、突如其来的同情使她超越了自我——这个姑娘跟她自己一样，但又是那么不同，那么神奇、那么美丽，卡门娜肯定蕾蒙娜就是那样的姑娘。是圣徒把她从天堂里送到亚历山德罗的身边？这意味着什么呢？卡门娜心潮起伏，她真想说些什么，问些什么；但她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捏着蕾蒙娜的手，偶尔把自己柔软的脸颊贴在手上。

“哎，是不是圣徒让我想出这个到墓地来的主意的呢？”蕾蒙娜心想。“这个伤心的可怜人儿看见亚历山德罗是个多大的宽慰啊！她使我忘记了一切恐惧。圣母啊！要是我一个人在这儿准会吓死。倒不是说死人会伤害我；而是那广袤的、万籁俱寂的平原，还有那幽暗。”

少顷，卡门娜便向蕾蒙娜做手势要回到门口去。他挺有心计，考虑周全，知道亚历山德罗会在门口找她们。但她们等亚历山德罗回来得要望穿眼底呢。

亚历山德罗离开她们后，拴好小马，迅速朝哈瑟尔的小店奔去，那小店离墓地大约有八分之一英里。他自己的老家在那小店右边一点儿。他走近自家门口时，看见窗里亮着一盏灯。他像中弹似的猝然止步。“我们家里的灯光！”他叫道，伸出双手。“那些该死的强盗已经住了进去！”他满腔热血似乎变成了熊熊烈火。蕾蒙娜现在准认不出她的亚历山德罗的胜了。脸上充满难以扑灭的复仇之火。他情不自禁地去摸他的刀。刀不在了。他的枪也被他留在了墓地里，靠在围墙上。唉！在墓地里！是的，那儿还有蕾蒙娜在等着他。复仇的念头消失了。现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件工作、一个希望、一种热情能支配他。但他至少得看看是谁住在他父亲的屋子里。他内心里燃烧着一个强烈的欲望：看看那些人的脸。他干吗要这么折磨自己呢？说真的，为什么呢？但他一定得这么做。

他要看看已经在他的坟上开始的新的家庭生活。他悄悄地爬到那亮着灯的窗子下面。侧耳谛听，他听见了孩子的声音；一个女人的声音；时而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粗哑、凶暴；还有各种各样充满家庭气息的声音。显然正是晚饭时分。他小心翼翼地直起身子，直到眼睛跟最低的窗玻璃成水平线，然后朝里望去。

屋子中央放着一张桌子，桌边坐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两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比婴儿大不了多少，坐在高椅子上，用一把汤匙敲着桌子，迫不及待地等着晚饭。屋子里乱糟糟的——床板摊在地板上，打开的箱子一半空着，马鞍、挽具扔在墙角里；显然有生人进了屋子。窗子扭曲了，关不严实，开着一道缝。亚历山德罗伤心地回想起，他几次三番想把窗子修好关严实了，却一天天往后拖。现在倒多亏了这条缝，他能听见屋里人说的每一句话。那女人看上去疲惫、憔悴。她的脸很敏感，声音很和蔼；但那男人的相貌却像个野兽——人中兽类。我们为什么要中伤那些所谓的兽类呢？与人类相比，它们绝无那些卑鄙的特征。

“看起来在这个世界上我算是过不了安定的日子了”小那女人说。亚历山德罗懂点儿英语，她的话他全明白。他竖起耳朵听着。“下一趟车什么时候到？”

“我不知道，”她丈夫吼道。“那该死的山谷滑坡了，堵住了公路。几天里车子到不了。你东西还没弄够？要是你把已经运到的整理一下，你就没时间抱怨东西还没到齐了。”

“可是，约翰，”她答道，“总得等镜衣柜来呀，这样我就可以把东西都塞进去，还得等床架子。现在我似乎什么也不能干。”

“有牢骚你尽管发，我听着呢，”他答道。“反正哪，你们女人也就这么点本事。”

这儿有一张第一流的生皮条床架。全怪罗赛克那个笨蛋，让那些印第安狗杂种带走了他们全部的东西，否则就能归我们了！”

那女人责备地看着他，但一时没有说话。随后，她双颊涨红，似乎骨梗在喉，非要一吐为快，她叫道，“好啊，他让那些穷光蛋把他们的家具带走，我真要谢谢他呢。我知道，要是他们的床架子留了下来，我在那上面是一刻也睡不着的。这样占据他们的房子真是太糟了！”

“哦，你这该死的蠢婆娘，给我住口！”那男人叫道。他有点儿醉了，这种时候他是最难对付的。她一半胆怯一半恼怒地瞥了他一眼，转向孩子们，喂起那个小宝宝。就在这时另外一个孩子抬起头来，看见了亚历山德罗的头影子，惊叫起来，“外面有个人！”

那儿，窗子那儿！”

亚历山德罗一下子趴在了地上，屏住了气息。他是不是太冒险了，克制不住再看一眼自己家里的强烈冲动，从而给他和蕾蒙娜带来了危险呢？那半醉的男人可怕地骂了一声，并叫道，“准是一个该死的印第安人。今天我看见有几个在周围盘桓。在赶走他们之前，我们得先崩掉他两三个！”他从壁炉上方的木钉上摘下枪来，提在手里，朝门口走去。

“哦，别开枪，孩子他爸，别！”那女人叫道。“你要是开了枪，他们就会乘我们睡觉时把我们全杀掉！别开枪！”她拽着他的衣袖把他往回拉。

那男人又骂了一声，挣脱开她的手，跨过门槛，站在那儿听着动静，并朝黑暗里张望。亚历山德罗的心跳得就像胸口里有把锤子敲似的。要不是挂念着蕾蒙娜，他真想朝那人扑去，夺下他的枪，把他杀死。

“我可不相信有人，孩子他爸，”那女人坚持道。“勃德总是疑神疑鬼。我不相信外面有人。进来吧；饭都凉了。”

“好吧，枪我可是照放不误，得让他们知道这枪里是有弹药的，”那凶神说。“要是打中了在周围闲逛的人，他们也不会知道被什么东西伤着了；”他

随意地平端起枪，带着醉意用发抖的手放了一枪。子弹呼啸着毫无目标地朝空旷的黑夜里飞去。侧耳倾听片刻，没人叫唤，他打着呃说，“这口便……便宜了他，”进屋吃饭去了。

亚历山德罗久久不敢动弹。他拼命地责骂自己愚蠢，落人这般境地。他忠实的心上人在这荒凉恐怖的墓地里盼着他，他却无端又给她添上一番等待之苦。最后他壮起胆子，匍匐爬行一段，停一下，再爬一段，直到爬出几杆远后，他才敢站起来，撒腿拼命前哈瑟尔店铺跑去。

哈瑟尔店铺是混合型的，只有在南加利福尼亚才能见到：店铺，农场，客栈合为一体，包揽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印第安人、牧人、各种各样的旅人，都在哈瑟尔店铺做交易，在哈瑟尔店铺喝酒，在哈瑟尔店铺睡觉。这种店铺，方圆二十英里之内只此一家，在更大的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

哈瑟尔决不是个坏人——在他清醒的时候；但这种情况并不如情理中那么时常出现，因此他有时候几乎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在这种时候人人都害怕他——他妻子、孩子、旅客、牧人，所有的人都害怕他。“哈瑟尔早晚会杀人，”他们说，“这只是个时间和场合问题，”看起来这时间正在迅速到来。但是，哈瑟尔放下酒杯时，是个和蔼的、相当守信用的人；而且热情好客，以致许多旅客像被拴在椅子上似的，听他们的店主神聊，直到深更半夜。他是如何从阿尔萨斯到圣迭戈来的呢，他自己是不会详细道来的，在这段奇妙的旅途上，他走了一段又一段、一站又一站；但他现在终于到了最后一站，安营扎寨了。他要把他的尸骨埋在这儿，坦墨库拉。他喜欢这个地区。他喜欢这无拘无束的生活，而且，说也奇怪，他还喜欢印第安人。他在那些认为印第安人一无是处的旅客面前为他们说了许多好话，他常说，“那些印第安人从没让我亏过一块钱。他们什么生意都跟我做。他们中的一些人，高达几百块钱的帐我都愿赊。要是他们这年还不出，来年准还；要是他们死了，他们的亲戚会代他们还债，每次还一点儿，直到全部还清。他们会用麦子顶债，或用一头牛，或用女人们编的篮子或席子；反正总会还的。在还债这一点上，他们比，般的墨西哥人要诚实；我是说像他们一样穷的墨西哥人。”那些旅客们露出一副显然不太相信的样子，只是出于礼貌而听他说。

哈瑟尔的住室是一座又长又矮的砖房，旁边有更矮的厢房，那儿就是旅客的卧室，以及厨房、贮藏室。店铺与住室不相连，那是一座粗糙的板房，一层半楼高，阁楼是一个大寝室，地板上铺满床，但是没有别的房间家具。睡过阁楼的人都是不讲究奢华的个人生活的。这两座房子，加上五六间形状各异的外屋，围成一圈，四周是一道白色有尖锋的低栅栏，给这地方平添一层家庭气氛，尽管忽视了对地面的装饰，仅是一片砂地，或稀稀拉拉地点缀着一些杂草和野草。住室门边的一些瓶瓶罐罐里种着的植物都已焦黄、枯萎。很难说清它们到底是给这地方增添了生机呢还是使它更显得荒芜。但是它们象征着一个女人的手，一种本性，渴望着包围她的一无是处的荒野难以提供的东西。

店铺敞开的大门里射出单调、阴惨的灯光。亚历山德罗小心翼翼地走近小店。店铺里挤满了人，他听见朗朗笑声和谈话声，不敢进去，就溜到屋后，跃过栅栏，走到另一座房子前，打开厨房门，这儿他无所畏惧。哈瑟尔夫人向来只雇印第安人。厨房里只点着一支幽暗的蜡烛。炉灶上所有的水壶、煎盘都在噼噼啪啪和嘶嘶地作响，显然正在为那些在另一座房子里吵吵嚷嚷、高谈阔论的旅客们准备伙食。

亚历山德罗坐在炉火旁，等待着。俄顷，哈瑟尔夫人匆匆回来干活儿。一个印第安人静静地坐在她的炉灶旁，对她来说是司空见惯了。在幽暗的烛光下她没有认出亚历山德罗，因为他向前倾着身子，头埋在手心，坐在那里，所以夫人把他当成了老拉蒙，他常在厨房里转悠，偶尔于些跑跑腿之类的杂活，或任何他干得了的活，以此为生，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快去，拉蒙，”她说，“再拿些木柴来，这些棉花秆太干了，烧起来像朽木似的；今天晚上那么多人要吃饭，我的腿都跑断了；”随后她转身回到桌子旁。开始切起面包来，没有注意到那个默默地起身遵命而去的人多么高大，多么不像拉蒙。不一会儿，亚历山德罗抱来了一大樟木柴，要是换了可怜的老拉蒙，至少得跑三趟，亚历山德罗把木柴扔在炉灶旁，说，“够了吗，哈瑟尔夫人？”她惊叫了一声，刀都掉了。“怎么，谁——”她说；接着，她看清了他的脸，不由得喜形于色，继续说，“亚历山德罗！是你吗？哦，刚才在黑暗里我还当你是老拉蒙呢！我以为你在帕长加。”

“帕长加！”这么看来莫雷诺夫人没有派人到哈瑟尔家来搜寻他和蕾蒙娜小姐！亚历山德罗心里几乎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一直担心的迫在眉睫的危险过去了，他们暂时获得了安全；但他不露声色，眼睛都没抬就回答说，“我是到过帕长加。我父亲死了。我把他葬在了那里。”

“哦，亚历山德罗！他死了吗？”好心的女人惊叫起来，走近了亚历山德罗，手搭在他肩上。“我听说他病了。”她停了下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印第安人被驱逐的时候，她难受极了，这事儿让她病了一场。整整两天她紧闭大门、拉严窗帘，她不想看见那可怕的场面。她是个不善言词的女人。她是个墨西哥人，可有人说她的血管里也有印第安人的血。这倒也不无可能；现在看上去这可能性更大了，只见她呆愣愣地站在亚历山德罗身旁，手搭在他肩上，两眼悲痛地直盯着他的脸。他的变化多大呀！去年春节她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那匀称的身材、敏捷的举止、高雅的谈吐、英俊的脸庞，她至今记忆犹新！

“你整个夏天都在外面，亚历山德罗？”最后她说，转身又干起了活。

“是的，”他说，“在莫雷诺夫人牧场里。”

“这我听说了，”她说。“那是个大牧场，对不？她的儿子长成英俊小伙子了吧？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呢。有一口他赶着一群羊打这儿经过。”

“噢，现在他可是大人了，”亚历山德罗说，又把脸埋进了双手。

“可怜的人儿！他不愿说话，这是很自然的，”哈瑟尔夫人心想。“我还是让他去吧；”她好久没有再说话。

亚历山德罗一声不吭地坐在炉灶旁。似乎有一种奇怪的冷漠感慑住了他。最后他困乏地说：“我得走了。我想见一下哈瑟尔先生，可他好像正在店铺里忙。”

“是啊，”她说，“好多旧金山来的人；他们是快要迁到这山谷里来的那个公司的人；来了两天了。哦，亚历山德罗，”她想了一下，接着说，“吉姆保管着你的小提琴；是何塞拿来的。”

“对，我知道，”亚历山德罗答道。“是何塞告诉我的；这是我在这儿歇脚的原因之一。”

“我这就去把琴拿来，”她叫道。

“不，”亚历山德罗嗓音粗哑、缓慢地说。“我不要琴。我想也许哈瑟尔

先生愿意把琴买下。我需要钱。那琴不是我的；是我父亲的。比我的好得多。我父亲说可以卖大价钱。那琴可是有些年头了。”

“确实如此，”她答道；“昨天晚上有个客人看了那琴。他很惊讶，吉姆告诉他说琴是从传教区里来的，他不相信。”

“他拉了吗？他愿不愿买下？”亚历山德罗叫道。

“我不知道；我去叫吉姆，”她说，转身奔出去，在另一扇门边停下，朝里看去，叫道，“吉姆！吉姆！”

天哪，吉姆那样几根本没法回答。她只朝他脸上瞥了一眼，就陡然变色，露出厌恶、鄙视的表情。她回到厨房，直言不讳、语带讥讽地说，“吉姆醉了。你今天晚上跟他怎么说也没用。等天亮吧。”

“等天亮！”亚历山德罗情不自禁地哼了一声。“我等不及！”他叫道。“我今天晚上一定得走。”

“干吗，什么事？”哈瑟尔夫人问，颇为惊奇。一瞬间，亚历山德罗打定了主意把一切秘密都告诉她；但仅仅是一瞬间。不；他和蕾蒙娜的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我明天得赶到圣迭戈，”他说。

“在那儿找到活干了？”她说。

“是的；是在圣帕斯库拉，”他说；“照理我三天前就该到那儿。”

哈瑟尔夫人暗自思忖。“今天晚上吉姆什么也做不了，”她说；“那是肯定的。你应该亲自去见那个客人，问问他愿不愿把琴买下。”

亚历山德罗摇摇头。一种难以克服的反感支配了他。他不愿而见那些要“迁进”他的山谷里来的美国人。哈瑟尔夫人明白了。

“我要告诉你，亚历山德罗，”好心的女人说，“今天晚上我把你需要的钱给你，然后，如果你发话，明天让吉姆卖琴，要是那人买下了，你就用卖琴的钱还我，等你再打这儿经过时，我就把多余的钱找还你。吉姆会尽力为你做好这笔生意的。当他清醒的时候，他可是你们大伙儿的真正的好朋友。”

“我知道，哈瑟尔夫人。在这个地区里，我信任哈瑟尔先生胜过信任其他任何人，”亚历山德罗说。“他是我所信任的唯一的白人。”

哈瑟尔夫人在她衬裙的一只深兜里摸索着。她摸出一个又一个金币。“不错！比我想象的多，”她说。“我把今天收到的帐都藏这儿了，我知道不等天黑吉姆就会醉的。”

亚历山德罗眼盯着金币。他多想为他的麦吉拉弄来大把大把这种闪光的小金币啊！

哈瑟尔夫人在桌上点着数，——一、二、三、四，多亮的五块币值的金币啊，他叹了口气。

“我只敢要这么多，”亚历山德罗见她数到第四块时，这么说。“我拿这么多，你能信得过我吗？”他悲伤地补充说。“你知道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了。哈瑟尔夫人，在我找到活儿干之前，我只是个叫化子。”

哈瑟尔夫人双眼含泪。“真丢人！”她说，——“真丢人，亚历山德罗！出了这样的事，吉姆跟我居然什么也没考虑到。吉姆说他们绝对成不了气候，绝对。信得过你？是的，当然信得过。吉姆和我到死都信得过你，或你的父亲。”

“他死了，我很高兴，”亚历山德罗说，他把金币包进手帕，把手帕扎好，放进胸前。“但他是被人害死的，哈瑟尔夫人——害死的，就像他们朝他开

了一枪一样。”

“那是实情！”她热切地说。“我也这么说；何塞也这么说。那时我就是这么说的——子弹可远远不像那么没人味儿！”

她话音未落，餐厅的门便砰地打开，十来个人在醉醺醺的吉姆带领下，磕磕碰碰、嘻嘻哈哈、摇摇晃晃地拥进厨房。

“晚饭在哪里！拿晚饭来！你跟你的印第安人在干什么？我得教你怎样煮火腿！”吉姆结结巴巴地说，身子一摇朝炉灶那儿倒下，后面的人一把抓住他，这才算救了他。

哈瑟尔夫人可不是那种生性怯懦的人，她讥讽地看着那群人，说：“先生们，要是你们愿意在桌边各就各位，我马上给你们开饭。已经准备好了。”

一二个比较清醒的人，听了她的话，自觉惭愧，领着其他人回到了餐厅，他们在那儿坐下，拍桌子，摇椅子，说脏话，唱下流歌。

亚历山德罗像尊塑像似地站在那儿，眼睛里充满敌意和藐视的神情，紧盯着那群醉鬼。哈瑟尔夫人从他面前走过，悄声说道，“你尽快离开，亚历山德罗。你最好走。天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干些什么。”

“你不害怕吗？”他低声问道。

“不怕！”她说。“我惯了。吉姆我始终有办法对付。而且还有拉蒙在身边——他和那些斗犬；真要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我能叫狗帮忙。这些旧金山人喝醉了总是无法无天的。不过你最好离开这儿！”

就是这些人抢走了我们的地，害死了我父亲，还有何塞和卡门娜的小宝宝！”亚历山德罗一边朝墓地飞跑，一边思忖。“萨尔别德拉神父说，上帝是善良的。一定是圣徒再也不替我们向他祷告了！”

但亚历山德罗心里装满别的念头，没工夫去记挂过去受的虐待，不管多么痛苦。现实正大声地呼唤着他。他把手伸进胸口，摸摸那柔软的扎结的手帕，心想：“二十块钱！”

这不算多！但是用它们买食物，够我的麦吉拉和巴巴吃上一阵子了！”

## 第十八章

多亏卡门娜陪着蕾蒙娜，使她感到安心，否则蕾蒙娜绝不敢在墓地里待那么久。事实上，她有两次下决心不再这么提心吊胆地等下去，并且准备动身。亚历山德罗可能会在哈瑟尔店铺撞上来追他和巴巴的人，这个念头一直在她脑子里盘旋，她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觉得危险。亚历山德罗的建议太糟了。她的幻觉异常活跃，一幕幕可能发生的场景不时地出现，这些场景也许就在一石之遥，而她却坐在深夜的幽暗里，束手无策：亚历山德罗被当成小偷抓住了，被绑了起来，而她，蕾蒙娜，却没有在场为他作证，吓唬那些人把他放走。她忍不住了。她要大胆地骑马到哈瑟尔店铺去。但是当她作出要走的样子，并用西班牙语柔声细气地说，“我一定得走！时间太长了！我不能在这儿干等！”卡门娜虽然听不懂她的话，却猜出了她的意思，把她的手抓得更紧，用路易塞诺话说，“哦，亲爱的小姐，你不能走！只有等在这儿才是最安全的。亚历山德罗说，等在这儿。”

他会来的。”蕾蒙娜听不懂她的话，却也猜出了她的意思。“亚历山德

罗”这几个字听得很清楚。是的，亚历山德罗说过，等在这儿；卡门娜是对的。她要顺从，但这是一种可怕的折磨。奇怪的是，只要亚历山德罗在身边，蕾蒙娜就觉得自己胆子大得出奇，什么也不能使她害怕，而一旦他不在跟前，她就变得那么胆小、可怜。突然她听见了他的脚步声，她直发抖，就怕那不是他的脚步声。紧跟着她就听清楚了；她欣喜地大叫，“亚历山德罗！亚历山德罗！”她扔掉巴巴的缰绳，跳到他身边。

卡门娜轻轻叹口气，拾起缰绳，牵着马静静地站在一边，那对恋人紧紧拥抱着，激动得语不成声。“她多爱亚历山德罗啊！”寡妇卡门娜心想。“他们会不会让他活着跟她在一起呢？还是别恋爱的好！”但是尽管她孤苦伶仃，她的心里却丝毫没有对这对有福的恋人的恶毒妒意。巴勃罗的人都深深地热爱亚历山德罗。他们都曾盼望他能顶替他父亲来管辖他们。他们知道他的善心，为他比他们强而感到骄傲。

“麦吉拉，你在发抖，”亚历山德罗抱着她，说。“伤害怕了！但你并不孤单。”他看看一动不动地站在巴巴旁边的卡门娜。

“对，不孤单，亲爱的亚历山德罗；但你去了这么久！”蕾蒙娜答道；“我怕那些人把你抓走，就像你所担心的那样。碰到他们了吗？”

“没有！谁也没听到什么风声。一切正常。人家以为我刚从帕长加来，”他答道。

“要不是有卡门娜陪着我，半小时前我就想骑马找你去了。”蕾蒙娜接着说。“但她要我等下去。”

“她要你等！”亚历山德罗重复道。“你怎么听得懂她的话？”

“我不知道。这不是件怪事吗？”蕾蒙娜答道。“她说的是你们那种话，但我觉得我懂她的意思。你问问她，她是不是说过我不能走；等在这儿比较安全；你说过，你马上就会回来。”

亚历山德罗向卡门娜重复了蕾蒙娜的话。“你说过这些话吗？”他问道。

“是的，”卡门娜答道。

“你瞧，这么说来，她已听懂了路易塞诺话，”他欣喜地说，“她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是的，”卡门娜郑重地说，“她是我们中的一员！”然后，双手抓住蕾蒙娜的手，向她告别，嘴里重复说，“我们中的一员，亚历山德罗！我们中的一员！”那声音似乎预示着一种凶兆，她注视着他们远去的身影，几乎立即被夜色吞没，她又自言自语道，“我们中的一员！我们中的一员！不幸落到我头上；她却骑马去迎它！”她又趑回她丈夫的坟边，躺下来，守到天明。

亚历山德罗照理要走的那条路可以直通哈瑟尔店铺。但是，亚历山德罗既不愿见到那儿的人，又怕被他们看见，从而引出麻烦，于是他一路向北，绕了个大圈子。这么一来他们经过了安东尼奥原来的家。亚历山德罗在那儿停了下来，手握巴巴的缰绳，牵着两匹马走近塌墙。“这儿原先是安东尼奥的家，麦吉拉，”他轻声说。“但愿山谷里每一座房子都像这样推倒了才好。老胡安娜做得对。美国人现在住进了我父亲的房子，麦吉拉，”他往下说，原先的耳语由于愤怒而变得沙哑了。“所以我去那么长时间。我通过窗子看他们在里面吃晚饭。我真以为我会发疯，麦吉拉。我要是带着枪的话，准会把他们全都打死！”

蕾蒙娜听后一时几乎说不出话来。“住进了你们的房子？”她说。“你

看见他们了？”

“是的，”他说；“一个男人，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小孩；那个男人走了出来，提着枪，站在门阶上，开了一枪。他们以为他们听见了什么动静，而且可能是印第安人；所以他就开枪了。就为了这，我耽搁得久了。”

就在这时，巴巴被地上一个小东西绊了一下。向前跑了几步，它又被绊了一下。

“有个东西缠住了它的腿，亚历山德罗，”蕾蒙娜说，“还在动呢。”

亚历山德罗跳下马，跪下来，惊叫道，“是根木桩——上面结着套索。圣母啊！怎——”后面的话听不见了。蕾蒙娜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亚历山德罗飞快地向前跑了一二杆路，巴巴、上尉和小马跟在后面；那里站着一匹黑骏马，像巴巴一般高大，亚历山德罗轻声轻气地跟它说话，两只手同时拍着它的鼻子，不让它响鼻子，以往亚历山德罗常用这个方法制止它；他刚把鞍子从可怜的印第安小马上拿下，在马腹上狠抽一下，让它跑开，转眼便把鞍子给黑马备上了，跃上马背，几乎带着哭腔说：“我的麦吉拉，是贝尼托，我自己的贝尼托。现在圣徒真的帮助我们了！哦，那个蠢驴、白痴，竟把贝尼托拴在那样的木桩上！一只长环大野兔就能把它拔起来。现在，我的麦吉拉，我们可以快跑了！快点！再快点！不跑出这该诅咒的山谷，我这心里就不踏实。等我们到了圣玛格丽塔山谷，我认识一条小路，谁也别想找到！”

贝尼托四蹄生风——亚历山德罗半趴在马背上，抚摸着它的额头，悄悄对它说着话，贝尼托高兴得直喷鼻息：马儿和人儿，谁比谁更快乐，很难说清。贝尼托与巴巴齐头并进。大地在它们脚下迅速往后退去。这样的伙伴，说真的，值得巴巴拼出全身的力气。

整个加利福尼亚的牧场里找不出两匹比贝尼托和巴巴更骏的马儿来。亚历山德罗欣喜若狂。蕾蒙娜见他一个劲地跟贝尼托说话，不免有点害怕起来。他们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勒一下马缰。贝尼托和亚历山德罗对路面情况都了如指掌。就在他们向山谷最深处冲去时，亚历山德罗突然狠狠地向左一拉马缰，开始爬上那陡峭的岩壁。“你能跟上吗，最亲爱的麦吉拉？”他叫道。

“你以为贝尼托能做的事巴巴做不到吗？”蕾蒙娜反驳道，紧追不舍。

但巴巴可不喜欢这样。要不是有贝尼托在前面刺激着它，它可真要让蕾蒙娜难堪了。

“只有一小段路这样崎岖，亲爱的，”亚历山德罗说，他越过一棵倒下的树，停下来看巴巴怎样越过。“好样的！”他叫道，只见巴巴像只快鹿一跃而过。“好样的！麦吉拉！我们这两匹马全地区第一。等天亮了，你会发现，它俩十分相像。我常常为它们这么相似而惊奇。它们会漂亮地并肩前进。”

在这峭壁上爬了几杆远，他们踏上了山谷南边的顶，进入一个密密的栎树林，与矮树丛有着一定的距离。“现在，”亚历山德罗说，“我可以从任何白人都不知道的小路上走到圣迭戈去了。天亮前就能接近那儿。”

大海那带咸味的空气已经扑面而来。蕾蒙娜欣喜地吮吸着。“我在空气中尝到了盐味，亚历山德罗，”她叫道。

“是的，那是大海，”他说。“这个山谷直通大海。我希望我们能走到岸边，麦吉拉。那儿真美。在风平的时候海浪扑上陆地，温柔得就像在戏耍一样；你可以骑马在水里行走，那翠绿的峭壁几乎压在你的头上；海水中散发出的气味就像酒一样沁人心脾。”

“我们不能去那儿吗？”她渴望地说。“那儿不安全？”

“我不敢，”他遗憾地说。“现在不行，麦吉拉；因为岸边每时每刻都有人来往。”

“别的时间，亚历山德罗，我们可以来，等我们结婚以后，那时就没有危险了吗？”她问。

“是的，麦吉拉，”他答道；但他这么说的时侯，心里在想，“没有危险的时候会不会到来呢？”

圣迭戈以北好多英里的太平洋岸是一个个岬角，围住一个个山谷的谷口，山谷下是一条条流入大海的小溪。这些山谷的谷底翠绿、肥沃，树木成林，大部分是株树。山谷开头比地上的裂缝大不了多少，随后越来越深、越来越宽，到了谷口便成为一轮闪亮美丽的新月，有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英里长。亚历山德罗希望在天亮前赶到的那个山谷离圣迭戈旧城不过十来英里，可以一览外港美景。他上次在那里时，发现那儿有一个几乎密不透风的小栎树林。他相信，他们可以安然无事地整天藏在那里，等夜幕降下后，骑马进圣迭戈城，在牧师家里举行婚礼，当夜再赶到圣帕斯库拉。“在那个山谷里，麦吉拉整个白天可以看大海，”他想：“但我现在不能告诉她，因为可能那儿的树被砍下了，我们不能接近岸边。”

日出前他们赶到了那个地方。树没有被砍下。从上面看下去，树梢像布满谷底的干涸的青苔。天空与大海一片通红。蕾蒙娜俯视着柔软碧绿的小路，通往银光闪闪、宽广无垠的大海，她觉得亚历山德罗仿佛把她领进了一个仙境。

“多美的世界啊！”她欢呼起来；紧挨到贝尼托身边，把手放进亚历山德罗的手里，她庄重地说：“你说，在这美丽的世界里，我们不能非常幸福吗？你觉得我们能不能在这儿唱我们的日出颂？”

亚历山德罗打量四周。在这微风徐来的旷野里，只有他们孤零零的两个人；天还没完全破晓，圣迭戈后面的山丘里飘上来大片绯红的雾霭。围着内港的岬角上，灯塔里依然灯光闪烁，但是再过一会儿就要天亮了。“不，麦吉拉，这儿不行！”亚历山德罗说。

“我们决不能待在这儿。太阳一出来，在这目力能及的北边海岸上，一个人或一匹马都可能会被人看见的。我们必须尽快跑进树林里。”

他们找到的栖息地，像一座大房子，棕树树梢宛如又高又厚的屋顶。阳光射不进来；一股细流潺潺流淌，溪边小草依然青翠，尽管长期干涸——这点草不够巴巴和贝尼托吃的，但因为有了伙伴，它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这两匹马倒能相依为命，”蕾蒙娜望着它们笑呵呵地说，“它们会成为朋友。”

“啊，”亚历山德罗也笑着说，“跟人一样，马和马会成朋友，它们也会互相仇恨，这也跟人一样。贝尼托最见不得安东尼奥那匹黄色的小母马，见了它，贝尼托就放不开脚步，而那小母马见了贝尼托，也像猫儿见到狗一样害怕。这事儿常让我好笑。”

“你认识圣迭戈的牧师吧？”蕾蒙娜问。

“不熟，”亚历山德罗答道。“我在坦默库拉的时候，他难得上那儿去；但他是印第安人的朋友。我知道他是在打仗的时候跟圣迭戈的人一起来的，那些白人非常害怕；他们说，要不是加斯帕拉神父说了话，帕拉就不会有一个白人活下来。战斗开始之前，我父亲把他手下的人全都打发走了。他知道要打仗了，但他不愿跟那事有牵连。他说印第安人全都疯了。那没用。他们

只会自找绝路。这是最糟糕的，我的麦吉拉。愚蠢的印第安人打啊杀啊，我们又能怎么办呢？白人们以为我们全都是一样的。听说，自从那时起，加斯帕拉神父再也没到过帕拉。现在去那儿的是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牧师。他是个坏人。他从饥寒交迫的穷人手里榨取钱财。”

“一个牧师！”蕾蒙娜失声惊呼。

“对！一个牧师！”亚历山德罗答道。“他们一点没有善心——不像萨尔别德拉神父。”

“哦，要是我们能到萨尔别德拉神父那儿去就好了！”蕾蒙娜情不自禁地叫道。

亚历山德罗脸色阴郁。“那样更危险，麦吉拉，”他说，“那儿也没有我能干的活儿。”

他的神值使蕾蒙娜顿时懊悔不及。哪怕给自己可爱的人儿添上一根羽毛那么轻的额外负担，都是多么残忍的事啊！“哦，这样当然更好，”她说。

“你别把我刚才说的话当真。只是因为我在太爱萨尔别德拉神父了。夫人会向他歪曲事情的真相。我们能不能送个信给他呢，亚历山德罗？”

“我认识圣英内斯的一个印第安人，”亚历山德罗答道，“有时候他去坦墨库拉卖网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去圣迭戈。要是我能跟他联系上，我肯定他会替我从圣英内斯到圣巴巴拉去跑一趟的；有一回他病得很厉害，在我父亲家里躺了好几个星期，我照料他，打那以后，每回他来，总要叫我拿一个网兜。从圣英内斯到圣巴巴拉要不了两天。”

“现在还像从前多好啊，亚历山德罗，”蕾蒙娜感叹道，“那时全地区都有像萨尔别德拉神父一样的人。那时所有的传教区都有任何人可干的活儿。夫人说传教区像王宫，每个传教区里都有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成千上万，全都愉快、安宁地工作着。”

“夫人对传教区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知道，”亚历山德罗答道。“我父亲说在坏人当道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绝对不会有像圣路易斯雷伊那样的事情。佩雷神父对他所有的印第安人都如同慈父。我父亲说，他们全都愿意为他赴汤蹈火，只要他一声令下。当他要出走，离开这个地区的时候，当传教区全被毁灭，他心碎的时候，他只好在夜里出走，麦吉拉，就像你和我一样；因为如果印第安人知道他要走了，他们会赶上来挽留他。圣迭戈港有一艘驶往墨西哥的船，神父下决心乘这条船走；他也是在夜里骑马从我们走过的这条路上走的，我的麦吉拉，他只让我父亲一个人知道这事。我父亲陪他一起来；他们骑着最快的马，通宵赶路，我父亲带了一箱祭祀用的圣物，很沉，放在马背上他的胸前。这件事情我父亲跟我说过好多次，他们如何在破晓时到达圣迭戈，神父坐一只小舟到那轮船上去；他刚上了轮船，我父亲像死人似的站在岸上呆呆地看着，他太爱神父了，突然，他听见一声大叫，听见了吼声，得得的马蹄声，只见三百个来自圣路易斯雷伊的印第安人骑着马儿朝水边飞驰而来，原来他们发现神父到圣迭戈来搭船，便连夜顺着他走的那条路追来，要拉他回去。我父亲指着船对他们说，神父已上船了，他们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喊声；有几个跃入海中，游到船边，哭叫着，请求让他们上船跟神父走。佩雷神父站在甲板上，泪流满面，为他们祝福，向他们告别；有一个印第安人——谁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办法——居然爬上了铁链和绳索，最后爬上了船，船上人让他留下了，他跟神父随船而去。我父亲说他终身后悔他自己没有想到那么做；但他像个哑巴、聋子，没有脑袋，神父的出

走使他难受极了。”

“就是在这儿，是这个港口吗？”蕾蒙娜极感兴趣，手指湛蓝的海水问道，他们前面的棕树树梢形成一个拱顶，从拱顶望出去，海面像一条宽阔的带子。

“对，他就是从那儿出海的——就像现在那条船的走向，”他大声地说，这时有一条白帆船迅速驶过，向海外驶去。“但船儿最先是停泊在内港的；从这儿看不见内港。

那儿的水才叫美哪，我从来没有见过，麦吉拉。两块高高的陆地像两支胳膊似的伸出去拥抱着它，保证它的安全，就像它们爱它似的。”

“但是，亚历山德罗，”蕾蒙娜继续说，“别的传教区真的有坏人吗？肯定不是方济各会的神父们吧？”

“也许不是神父本人，而是他们手下的人。他们的权太大了，麦吉拉。当我父亲告诉我他们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似乎觉得我真不该像他那样喜欢拥有这种权力。

一个人不该有那么大的权力。圣加布里埃传教区就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个印第安人。他被捧到众人之上；有一次，一大批印第安人逃走，回到了山峦里，他去追他们，他带口每一个人的一只耳朵；这些耳朵串在一根绳子上；他哈哈大笑说，凭着这些割下来的耳朵，又可以分辨他们了。一个从加布里埃到坦墨库拉来的老太太对我说，她亲眼看见那些耳朵。她本人就住在传教区里。印第安人们都不愿回传教区去；有些人宁愿住在树林里，像他们以往那样生活；我想，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是有权那么做的，麦吉拉。那些留下来，像牲口一样生活，什么也不知道的人是傻瓜；但你不认为他们有权那么做吗？”

“向每个人布讲福音，这是命令，”虔诚的蕾蒙娜答道。“萨尔别德拉神父说方济各会的修士们就是为这个才到这儿来的。我认为他们应该让印第安人听他们布道。但关于耳朵的事太可怕了，亚历山德罗。你相信吗？”

“那老太太说的时候呵呵直笑，”他答道。“她说那是个笑话；而我认为那是真的。

我想我要是碰上谁想这么割去我的耳朵，我准会杀死他。”

“你曾对萨尔别德拉神父说过这件事吗？”蕾蒙娜问。

“没有，麦吉拉，那样不礼貌。”亚历山德罗说。

“嗯，我不相信，”蕾蒙娜答道，口吻很轻松。“我不相信竟有方济各会的修士会容忍这种事情。”

灯塔上强烈的红光又在闪亮，过了一会儿，亚历山德罗认为他们该重新上路了。他们去圣迭戈旧城——加斯帕拉神父住在那里——必经之路是圣迭戈到圣路易斯雷伊的公路，他们几乎肯定会碰到路人。

但是马儿很帮忙，他们赶到城里时还不太晚。加斯帕拉神父的家在一长排矮住房的尽头，过去这儿是要塞的时候，这些房子可不是让凡夫俗子居住的，不过现在已经朽烂；除了神父居住的房间，其余的房间都已空关许久。马路对面，在一块被疏忽的荒草丛生的旷场上，坐落着他的教堂——一个贫乏的小地方，白粉涂抹的墙壁斑驳陆离，挂着几幅粗劣的画，一面破碎的镜子，从传教馆里抢救出来时已是破旧不堪，现在可彻底成废物了。教堂里放着普通罐头做成的烛架，里面插着几支廉价的蜡烛，烛光昏暗地照着大厅。教堂里的一切都像教堂本身一样破败，这是整个南加利福尼亚最阴郁的地

方。佩德鲁·胡尼佩罗·塞拉这位令人尊敬的方济各会老修士就是在这儿开始他的工作，他满怀虔诚、真挚的意愿，要求这蛮荒的土地和它的人民回归他的地区和他的教会；在最初那几个可怕的星期里，他整天在这块海滩上奔忙，照料停泊在港口里、时疫流行的墨西哥船上的病人，为垂死的人祈祷，埋葬死人。他就是在这儿为他的第一批印第安信徒施行洗礼，建立了第一个传教区。现在，他那英雄业绩和来之不易的胜利的唯一遗迹就是那一堆废墟，几棵老橄榄树和棕榈树；就连这些东西要不了一个世纪也会失去；回到它们的母亲——大地的怀抱中去，大地不会为她最神圣的坟墓放上墓石。

加斯帕拉神父已在圣迭戈住了好多年。他虽然不是方济各会修士，对那一套教规也确实没有特别的感情，但他一开始就深深地为这儿神圣的群落所打动。他生性粗暴却又颇具诗人气质；他注定只能成为这样三种人：军人、诗人或神父。环境使他做了一个神父；那种挥戈沙场的阳刚之气和文思喷涌的诗人气质全都集中起来，为他担任的神职增添了力量。他从来没有失去军人的风度——不管是神态还是步履；他那闪亮的黑眼睛，乌黑的头发和胡子，轻捷的脚步，有时候与他穿的圣袍似乎很不协调。当他发现自己已无法把那几百个印第安人集合起来，像从前一样，让他们回归教会，他们对他们已是爱莫能助时，就是他那诗人的敏锐气质，使他一年又一年地越来越萎靡。他曾常常到他们流动的庇难所访问他们，一家又一家，一个群落又一个群落，凡是认识的他都不放过，他曾向华盛顿的各个有关当局写过一封又一封信，但都是石沉大海。他也曾做过同样徒劳的努力，要为他们从离家较近的当局那儿争取正义，求得保护；他曾努力地鼓动教会为了他们的利益做出更大的成绩。最后，他疲惫、沮丧、气愤——只有诗人气质才能感受到的那种紧张、压抑的气愤——他只好作罢了。他说，“这没有用；我不说了；我筋疲力尽了；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他干起圣迭戈墨西哥人和爱尔兰人小教区里由他负责的一些日常事务，除了一年里面有一二次去看看印第安人的主要村落，为他们行圣餐礼外，再也不为他们费心费力了。当他发现又发生了新的暴行时，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狠狠地拔着黑胡子，嘴里念念有词，那些话恐怕不太像是祭祀用语，倒更有军营味道；但他不愿再费力采取什么行动。他点着烟斗，坐在花砖铺地的走廊旧长凳上，一个劲地抽烟，凝视着荒芜的港口里平静的水面，沉思着、久久沉思着他无力革除的弊端。

离他家门口几步路外，有一座漂亮的砖瓦教堂刚刚在砌墙，他一直梦想着能造好这座教堂并挤满做礼拜的人，他为之感到自豪。但就连这个也泡汤了。加斯帕拉神父的这个希望和梦想随着圣迭戈诸多希望和梦想的一再消失而消失了。现在看来，在这个旧址上再造起这座花费昂贵的教堂似乎纯属浪费。不管对于死者来说有多神圣、多可爱的感情，一定得服从生活的需要。在胡尼佩罗神父最先涉足和劳动过的地方建一座教堂，是一件任何天主教徒都不会漠不关心的工作；但还有更迫切的要求先得解决。这是对的。

但是看着这些默默无语的砖墙——才几英尺高——加斯帕拉神父直觉得心酸，像天天背着一座十字架，常年累月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在温和的冬天、冰凉的夏天这奇妙的气候里——始终不见变轻。

“麦吉拉，教堂亮着灯；但那是好事！”亚历山德罗叫道，他们骑进了寂静的广场。

“加斯帕拉神父肯定在那儿；”他跳下马，从没有窗帘的窗子往里窥视。“婚礼，麦吉拉——婚礼！”他叫道，急急忙忙转过身。“这也是个好运气。

我们不用久等。”

教堂司事轻轻对加斯帕拉神父说，有一对印第安人刚刚进来，要求结婚。神父皱起眉头。他正要吃晚饭；他一天都在外面，在旧传教区的橄榄园里，他发现那儿的事情不称他的心；他雇来照料教会仅存的几英亩地的印第安一男一女置教会田地果树干不顾，照料他们自己的事情去了。神父又气、又累、又饿，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朝他走来时，他注视着他们，黝黑的脸上那副表情实在不让人喜欢。蕾蒙娜以前只在萨尔别德拉神父面前下跪过，而且她以为所有的神父至少看起来应该是友好的，冷不丁看见面前这副不耐烦的面容，吓了一跳。但是，加斯帕拉神父的目光刚一落到蕾蒙娜身上，他的表情马上就变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想；紧接着马上看着蕾蒙娜，用严肃的口吻大声说，“女人，你是印第安人吗？”

“是的，神父，”蕾蒙娜温和地答道。“我母亲是印第安人。”

“啊！混血儿！”加斯帕拉神父想。“奇怪的是有时候这种类型占上风，有时候那种类型占上风！不过这可不是普通的人；”他为他们主持结婚仪式，脸上露出一一种新的既感兴趣又带同情的表情。另外一对男女：中年的爱尔兰男人和他超过中年的新娘，静静地站在旁边看着，丑陋、冷漠的脸上略显疑惑，看来他们觉得奇怪，怎么印第安人也要结婚。

结婚登记簿藏在加斯帕拉神父自己的房间里，锁得好好的，连他的老管家都拿不到。

他这么谨慎是很有理由的。这本记录历史悠久，始于一七六九年，胡尼佩罗神父笔记满了好多页，不止一个人想着法儿要从里面撕下几页来。

加斯帕拉神父领他们走出教堂，那对爱尔兰夫妻磨磨蹭蹭地跟在后面，满脸羞色，彼此不敢挨近，而亚历山德罗依然抓着蕾蒙娜的手，说，“你愿骑马吗，亲爱的？一步路就到。”

“不，谢谢，亲爱的亚历山德罗，我宁愿步行，”她答道；亚历山德罗左臂挽着两匹马的缰绳，朝前走去。加斯帕拉神父听见了他们的问答，更觉疑惑。

“他说起话来就像绅士对小姐说话一样，”他沉思着。“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什么人？”

加斯帕拉神父出身名门，在西班牙他的家里，他们以前交往的人远比他在加利福尼亚生活期间认识的每一个人都高贵。像亚历山德罗对蕾蒙娜说话时那样语气温和、彬彬有礼，在他的教区里是不常见的。他们走进他的家，他又一次仔细打量他们。蕾蒙娜像普通墨西哥人一样戴着黑头巾。在神父眼里，她的身上和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一支蜡烛的昏暗光线下——加斯帕拉神父从不奢华——看不清她那优美的肤色、深蓝色的眼睛。亚历山德罗高大的身材和高贵的举止并不少见。神父见过许多像他一样英俊的印第安人。但他的声音很吸引人，他的西班牙语比一般印第安人说得好。

“你们从哪里来？”神父问，他提笔在手，准备在那本生皮面子的登记簿上写下他俩的名字。

“坦墨库拉，神父，”亚历山德罗答道。

加斯帕拉神父的笔掉了下来。“就是前些天美国人把印第安人赶出去的那个村子？”他惊呼道。

“是的，神父。”

加斯帕拉神父从椅子上跳起来，像往常一样，来回踱步，掩饰自己的激动。“走吧！”

走吧！我已经替你们办好了！全都完了，”他狠狠地对那对爱尔兰夫妻说，他们已经报了姓名，并付了钱，却还踌躇不决地在一边盘桓，不知道手续是否已经全都办妥。“奇耻大辱！这是我在这儿看见的上帝所不容的最怯懦的事情！”神父叫道。“我从昨天的圣迭戈报纸上看见了这件事的详情。”然后，他在亚历山德罗面前停了一下，大声地说：“报纸上说印第安人被迫偿付诉讼费，司法长官拿他们的牛做了抵偿。这是真的吗？”

“是的，神父，”亚历山德罗答道。

神父又来回踱起步，拔着胡子。“你们打算怎么办？”他说。“你们全都上哪儿去了？上次我去你们村时，那里有两百来人呢。”

“有些去了帕长加，”亚历山德罗答道，“有些去了帕斯库拉，剩下的去了圣贝纳迪诺。”

“天哪！但你们对这事看得很透！”加斯帕拉神父怒吼道。

亚历山德罗没听懂“看透”这个词儿，但他知道神父的意思。“是的，神父，”他固执地说。“这是二十一天前的事了。一开始我可不像现在这样。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蕾蒙娜紧紧握着亚历山德罗的手。她害怕这个粗暴、黑胡子的神父，他前冲后退，吐出生气的粗话。

“这件事会让合众国政府倒霉的！”他继续说。“这是个小偷、强盗的政府！上帝会惩罚他们。你等着瞧吧；他们会遭天罚——在他们的国界里遭天罚；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会受孤独！但我干吗扯这些废话呢？我的孩子，再说一下你们的名字；”他重新在桌旁坐下，桌子上摊着那本古老的结婚登记簿。

神父写下亚历山德罗的名字后，转向蕾蒙娜。“这位妇人的名字？”他说。

亚历山德罗看着蕾蒙娜。在教堂里时他说得很简单，“麦吉拉。”他还要说出什么名字来呢？

蕾蒙娜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麦吉拉。我叫麦吉拉·费尔。”

她把“费尔”说得很慢。她觉得挺陌生的。她从没见过这两个字；她话音未落，那位神父——他听着也觉得陌生——误会了，当它是两个音节，便照此写了下来。

蕾蒙娜走完了消身匿迹的最后一步。还有谁能在搜寻几年之后，从一个以“麦吉拉·法伊尔”的名字登记结婚的女人身上看出蕾蒙娜·奥特格纳的痕迹呢？

coc1 由于蕾蒙娜把“费尔”这个名字说得很慢，神父就听成了“法伊尔”，并写在了结婚登记簿上。coc2

“不，不！把你的钱收起来，孩子，”加斯帕拉神父看见亚历山德罗开始解那包着金币的手绢，忙制止他。“把你的钱收起来。我不要坦墨库拉印第安人的钱。我但愿教会能给你们钱。你们现在打算上哪儿去？”

“去圣帕斯库拉，神父。”

“啊！圣帕斯库拉！那儿的酋长有老部落的证明，”加斯帕拉神父说。“前些天他还给我看过。那也许救得了你们。但别信它，孩子。像白人买地一样，你们也买一块地。

什么也别相信。”

亚历山德罗焦虑地看着神父的脸。“怎么回事，神父？”他说，“我不明白。”

“嗯，他们的规章多得就像这海滩上的螃蟹一样，”加斯帕拉神父回答说；“而且，说真的，在我看来，这些规章也像螃蟹一样是往后倒退的：但律师们能明白。等你们拣中了地，凑足了钱，来找我，我跟你们去看看，尽量不让你们买地时受骗；不过现在他们花样百出，我也动不出什么脑筋了。再见，孩子！再见，闺女！”他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饥饿又战胜了加斯帕拉神父的同情心，他坐下来吃起那顿拖了很久的晚饭，那对印第安夫妇从他脑子里消退了；但晚饭过后，他坐在走廊里抽烟斗时，他们又回来了，在他脑子里盘旋——他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也抹不掉这样的印象：那个女人身上肯定有些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总有一天我会再听到他们的消息的，”他想。他想得不错。

## 第十九章

离开了加斯帕拉神父家后，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骑马慢慢穿过荒芜的广场，向北踏上河边公路，来到旧要塞城墙的左边。河水很浅，他们毫不费力地趟了过去。

“以前我看见这儿水位很高，好多天都没人能渡过去，”亚历山德罗说；“不过那是在春天。”

“这么说来幸亏现在不是春天，”蕾蒙娜说。“老天爷时时都在保佑我们，亚历山德罗——乌黑的夜，很浅的溪水；可是你看！出月亮了！”她指着天空中刚刚出现的秀丽细长的一弯新月。“不过，月光还不太亮，不会坏我们的事，”她又说，“可是，亲爱的亚历山德罗，你觉得我们现在安全吗？”

“麦吉拉，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安全；但我希望能安全。昨天晚上我对哈瑟尔夫人说我要到圣帕斯库拉去，今天我一直在想，我太傻了，真不该告诉她。不过，如果有人到哈瑟尔夫人那儿去打听我们的消息，我想她会明白那是为了什么，因此会守口如瓶的。她会尽力保护我们。”

他们从圣迭戈到圣帕斯库拉的旅途第一段是一条高台地，布满低矮的灌木；走了十二三英里之后，他们在山脊间往下盘旋，走进一条狭窄的山谷——波威谷。墨西哥人曾经酝酿过几次反抗美国人的行动，但都夭折了，其中一次就是在这儿进行的。

“有一回美国人在这儿跟墨西哥人打仗，被杀死几个人，麦吉拉，”亚历山德罗说。

“我自己就曾在这儿捡到过十几颗子弹。我好多回看着这些子弹，心想，如果再有机会跟美国人打仗，有可能的话我就要把这些子弹射出去。费利佩先生是否认为他的人还会起来反抗美国人呢？如果会的话，现在所有的印第安人都会帮助他们。要是他们被赶出这块土地，麦吉拉，那太可怜了。”

“是啊，”麦吉拉喟然长叹。“但是没有希望。我曾听夫人跟费利佩说起过这事。

没有希望。夫人说，美国人有力量，财大气粗。他们一心只想要钱。

为了钱他们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杀人。天天都有消息传来，说他们为了金钱互相残杀。墨西哥人只有为了仇恨才会互相杀戮，亚历山德罗，——为了仇恨，或在生气的时候；从来不为金钱杀人。”

“印第安人也是这样，”亚历山德罗回答说。“从来没有一个印第安人为了金钱而杀死另一个印第安人。我们杀人只是为了报仇。要说为金钱，呸！麦吉拉，他们狗屁不如！”

亚历山德罗难得这么激烈地说话；但是近来美国人对他们印第安人施行的暴虐在他的血管里点燃了一把蔑视与仇恨之火，永远不会熄灭。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一个美国人。美国人成了骗子和残忍的同义词。

“我想，亚历山德罗，美国人也不是个个都这么坏，”蕾蒙娜说。“肯定也有一些诚实的；你不这么认为吗？”

“那么，诚实善良的美国人在哪儿呢，”亚历山德罗怒吼道。“我们印第安人中常有坏人；但他们是没脸面的。我父亲惩罚他们，全体人民惩罚他们。如果真有善良的美国人，不会骗人、杀人，他们为什么不去追赶、惩罚那些强盗呢？他们怎么会制定骗人的法律呢？正是美国的法律从我们手里夺走了坦墨库拉，把它送给了那些人！这法律是站在强盗一边的。不，麦吉拉，这是个偷盗成性的民族！这就是他们的名字——偷盗成性的民族，他们为了钱而杀人。一个像海底下的沙石、人数众多的大民族，背上这么个名声不是挺合适吗？”

“夫人倒也是这么说的，”蕾蒙娜回答说。“她说他们个个都是强盗；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更多的美国人拿着新的法律，夺走她更多的土地。她以前的土地是现在的两倍多，亚历山德罗。”

“是啊，”他答道；“我知道。我父亲跟我说过。莫雷诺将军在世时，我父亲跟佩雷神父去过那儿。那时候，直到海边的土地都是将军的——我们离开夫人牧场后的第二天晚上骑马经过的那片土地全都是他的，麦吉拉。”

“是的，”她说，“直到海边！夫人常常这么说：‘直到海边！’哦，美丽的大海！”

从圣帕斯库拉看得见海吗，亚历山德罗？”

“看不见，我的麦吉拉，太远了。圣帕斯库拉在山谷里；四周环绕着山丘，像屏障一样。不过那儿很美。麦吉拉会喜欢它的；我要在那儿搭一座房子，麦吉拉。所有的人都会帮助我。我们的人向来就是这样。两天内就能搭好。不过对我的麦吉拉来说，那儿是个穷地方，”他悲伤地说。亚历山德罗内心很不安。这实在是一场奇怪的新婚旅行；但蕾蒙娜毫不害怕。

“有你在的地方，再穷我也不在乎，没你在的地方，再美我也不稀罕，”她说。

“但我的麦吉拉有一颗爱美的心，”亚历山德罗说。“她享受过王后般的生活。”

“哦，亚历山德罗，”蕾蒙娜开心地哈哈大笑，“你根本不知道王后们是怎样生活的！莫雷诺夫人家没有一样是美的，只是舒适罢了；而在你就要搭好的屋子里，我会生活得像在夫人家一样舒适；像夫人家那么大的屋子，没有任何好处，只有麻烦。那一个个的房间常常空关着，只有可敬的旧圣路易斯雷伊的圣徒们偶尔住住，玛加丽塔每次打扫都累得要死。亚历山德罗，我们如果能在家里放一尊圣弗朗西斯或圣母的塑像就好了！”

我喜爱这个胜过喜爱世界上任何别的东西。有圣母在你的床边，睡在

这样的床上真是太美了。圣母常在你的睡梦中跟你说话。”

蕾蒙娜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亚历山德罗用严峻、探询的目光凝视着她。当她说这种话的时候，他确切地感到有一个别的星球的人来到了他的身边。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有像你那样的对圣徒们的感情，我的麦吉拉。”他说。“我怕他们。这肯定是因为他们爱你，而不爱我们。我相信是这样，麦吉拉。我相信他们不喜欢我们，从来不在天上提到我们。神父们说圣徒们总是做这样的事：祈祷上帝、圣母、耶稣保佑我们。你明白，他们不可能为我们祈祷，而像坦墨库拉那样的事倒发生了。我不明白我们的人怎么得罪他们了。”

“我想，萨尔别德拉神父准会说，害怕圣徒可是一种罪孽，亚历山德罗，”蕾蒙娜认真地回答说。“他常常对我说，一个人要是觉得不愉快，也是一种罪孽；有好多次，因为夫人不喜欢我，我觉得难受，是神父的话使我消除了这种感觉。而且，亚历山德罗，”她语气越来越激烈地说，“即使人们连遭不幸，也不能证明圣徒不爱他们；当圣徒本身也在人世间的时候，你看看他们受的罪吧：他们几乎全都是殉难者。看看圣徒凯瑟琳忍受的是什么样的苦难吧，还有已经升天的圣徒安格斯。我们不能凭借在这尘世间的遭遇就来断定圣徒是否爱我们，或者我们能不能看见圣母马利亚。”

“那我们怎样才能断定呢？”亚历山德罗问道。

“要靠我们内心的感受，亚历山德罗，”她答道，“就像我始终知道，当你没有来的时候——我知道你爱我。我从心底里知道；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我永远都知道。如果你死了，我也知道你爱我。而你——你也会知道，我同样爱你。”

“是的，”亚历山德罗经过沉思后回答说，“这话没错。但是，麦吉拉，对一个圣徒踢对一个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人，是不可能同样的感觉的。”

“是啊，不会完全一样，”蕾蒙娜说，“对一个圣徒不会完全一样；但对圣母马利亚人们可以有同样的感觉，亚历山德罗！这点我敢肯定。我住在夫人家的时候，房间里有一尊圣母的塑像，我一直把她当做我的母亲。从小时候起，我就向她述说我做的一切。

就是她帮助我筹划我们要带走的東西。她提醒我许多被我忘记的事情，只有她我没有忘记。”

“你听见她说话吗？”亚历山德罗畏惧地问。

“圣母没有说过话，但跟说过话一样，”蕾蒙娜自信地回答说。“你可明白，跟她睡在一个房间里，和仅仅在教堂里看见她，完全是两回事。哦，有她在我的房间里，我从来没有难受的时候！”

“麦吉拉，我几乎要去把她偷出来送给你了，”亚历山德罗带着虔敬的热忱叫道。

“圣母啊！”蕾蒙娜叫道，“千万别说这种话。要是你的手碰着她，你会遭天杀的！”

“我觉得哪怕有这样的念头都是一种罪过。”

“我们家里的墙上有她一张小的相片，”亚历山德罗说。“是从圣路易斯雷伊拿来的。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是否还在家里，也许被乡亲们连同我父亲的遗物一起拿到帕长加去了吧。我在帕长加没看见它。等我再去那儿的时候，我会找找看。”

“再去！”蕾蒙娜叫道。“你说什么呀？你要再到帕长加去？你不会丢下我吧，亚历山德罗？”

一提到亚历山德罗会丢下她，蕾蒙娜的勇气消失殆尽。仅仅一眨眼的工夫，她从一个无所畏惧、充满信心、快活乐观的女人——就像希望和信念之翼支撑着她——变成了一个怯懦、畏缩、心灰意懒的孩子，惊慌地放声大哭，紧紧抓着他的手。

“过一段时间，亲爱的麦吉拉，等你习惯了那个地方之后，我一定要去。把我们的马车和几件东西拿来。那里还有一张佩雷神父的生皮条床，他送给了我父亲。麦吉拉会喜欢这张床的。我父亲认为睡这种床好处很多。”

“就像你替费利佩做的那种？”她问道。

“是的；不过没那么大。从前的牛可没现在这么大：牛皮不像费利佩先生家那么阔。

还有三把传教馆里的椅子，其中一把几乎跟夫人家走廊里的那些一样好。那些椅子送给了我父亲。还有乐谱——漂亮的羊皮纸乐谱！哦，但愿那些东西没有丢失，麦吉拉！要是何塞还活着，他会照料这一切的。但在那场大骚乱中，所有属于村子里的东西都被扔进了马车里，谁也不知道东西在哪里，但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父亲的椅子和乐谱。只要不被美国人抢走，东西不会丢失的。我的乡亲不会偷走。我们村子里只出过一个小偷，我父亲用鞭子抽了他，他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听说他住在圣哈辛托，尽管吃了那么多鞭子，仍然贼心不改。我想，如果一个人生性是个贼，就是皮鞭也不会使他改邪归正的，麦吉拉。”

“就像美国人一样，”蕾蒙娜强颜欢笑，声音里含着泪水。“鞭笞治不了他们。”

他们爬上山脊时，离拂晓还有半个多小时，他们俯视着圣帕斯库拉山谷。他们曾经走过两座这样的山脊，两条这样的山谷；现在这条山谷比前两条宽阔，两边矗立的山峦的轮廓比他们以前看到的都要柔和、丰满。高耸的群山朝东面和东北面绵延。整个天空阴云笼罩，一片迷蒙。

“要是在春天，就意味着要下雨了，”亚历山德罗说；“不过我想现在不会下雨。”

“对！”蕾蒙娜笑呵呵地说，“我们房子造好之前不会下雨。是造平房吗，亚历山德罗？”

“最最亲爱的麦吉拉，现在还不行！开头只能搭个棚子。天气暖和的时候住这种棚子挺舒服的，冬天到来之前我准能将平房造好。”

“两座房子！浪费了，亚历山德罗！要是棚子够舒服了，亚历山德罗，我不让你再造一座。”

蒙娜的欢快使亚历山德罗困惑。他是个优柔寡欢、慢性子的人，对蕾蒙娜的欢快觉得不可思议；好像她突然间变成了一只鸟，或别的什么愉快的动物，超乎暗淡的人类生活之外，——超乎其上，凌驾其上。

“你说话就像鸟唱歌，我的麦吉拉，”他慢吞吞地说。“叫你麦琪儿算是叫对了；只不过野鸽子的声音里没有欢乐，不像你那样。她只说她爱、她等待。”

“我也这样说，亚历山德罗！”蕾蒙娜回答说，向他伸出双臂。

两匹马彼此紧挨着在慢慢溜达；巴巴和贝尼托现在很友好，它们喜欢并肩慢慢踱步；它们凭着直觉感受到它们的主人的共鸣。贝尼托已听得出蕾蒙娜的声音，总是欢快地应和它；巴巴早就知道，当它女主人的手搭在亚历山德罗的肩上时，它就停下来。现在它停了下来，很久以后它才得到继续

走路的信号。

“麦吉拉！麦吉拉！”亚历山德罗叫道，他抓着她的手，按在自己的双颊上，脖子上，嘴上，“如果圣徒要亚历山德罗为麦吉拉殉难，就像她刚才说到的那些人一样，那她就会知道亚历山德罗是不是爱她！但现在亚历山德罗该做什么呢？做什么，哦，做什么？麦吉拉献出了一切；亚历山德罗什么也没献出！”他把前额埋在她手心里，然后把她双手轻轻地放在巴巴的脖子上。

蕾蒙娜热泪盈眶。她怎样才能让这个悲伤的人，她的忧心忡忡的恋人高兴起来呢，“亚历山德罗有一件事可做，”她说，不知不觉地学起他的口吻——“为他的麦吉拉做一件事；绝对，绝对不要说他什么也没给过她。他说这话，就等于让麦吉拉成了说谎的人；因为她曾说过，他是她的整个世界——他本身就是她向往的一切。麦吉拉是不是个说谎的人呢？”

但即使现在，亚历山德罗也是带着半喜半忧的恍惚神情答道：“麦吉拉不会说谎。

麦吉拉像圣徒。亚历山德罗是她的。”

他们骑马进入山谷，整个村子轰动起来。摘葡萄的季节已快过去；到处可见扁平的大篮子里装着葡萄在太阳底下晒干。老太太和小孩子在翻动着葡萄或用深深的石臼舂橡子；别的人在拍打丝兰花秆，把它们浸在水里；最年老的女人坐在地上，编织草篮。现在村子里男人寥寥无几，两队人马外出干活去了——一队剪羊毛，另一队在圣贝纳迪诺筑一条大水渠。

村子的四面八方都叮看见一群群慢慢蠕动的羊和牛；牧人们正赶着它们上山放牧；有几个男人在耕地；有几群人在搭草屋。

“这些人是从坦墨库拉来的，”亚历山德罗说；“他们在给自己造新房。瞧那些草比别的黑，那是他们从坦墨库拉的旧房顶上拆下来的。瞧，伊西德罗来了！”他高兴地叫了起来，只见一个人骑一匹骏马，横穿过村子，朝他们疾驰而来。伊西德罗一认出亚历山德罗，立刻飞身下马。亚历山德罗也下得马来；两人都飞快地朝对方跑去，紧接着便默默地拥抱在一起。蕾蒙娜骑马上前，伸出手去，说，“是伊西德罗吗？”

伊西德罗没想到蕾蒙娜认识他，又惊又喜，转向亚历山德罗，用土话说，“你带来的这个女人是谁，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她是我的妻子！”亚历山德罗也用土话答道。“我们是昨天晚上由加斯帕拉神父主婚的。她从莫雷诺夫人家跑出来。如果你们不食言，能给我们土地，我们就住在圣帕斯库拉了。”

尽管伊西德罗深感惊讶，但他不露声色。他脸上流露出认真、殷切的神情，对他们表示欢迎，并说：“很好。这儿有空地。欢迎你们。”可是他听见蕾蒙娜跟亚历山德罗说一口柔和的西班牙语，亚历山德罗翻译给他听，并说：“麦琪儿只会说西班牙语，不过她会学我们的话的，”这时伊西德罗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的神色。他内心里害怕亚历山德罗，问道，“那么说来，她不是印第安人罗？她怎么会叫麦琪儿呢？”

亚历山德罗迅速向他递了一个眼色，使他放下心来。“她母亲是印第安人！”亚历山德罗说，“她从心里属于我们印第安人。她只有我一个亲人。她是圣母的宠儿，伊西德罗。她会帮助我们。麦琪儿这名字是我为她起的，因为她就像野鸽子；她很高兴永远放弃她原来的名字，用我们印第安人的新名字。”

蕾蒙娜就这样介绍给了这个印第安人的村子；麦琪儿和她的微笑，也许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微笑。就连小孩也不怕她。那些女人们一开始看见她举止高贵，衣着打扮全是上等人派头，不免对她有点拘束，但她们很快就感受到她的友善，更重要的是，从她的言谈、口气、神情中看出她确实是亚历山德罗的人。既然是亚历山德罗的人，也就是她们的人。她是她们中的一员。如果蕾蒙娜听见她们这样议论她，准会留下深刻印象，大受感动；她们不明白这样一个美丽的姑娘，而且从小生活在她们久闻其名的莫雷诺夫人家里，怎么竟会成为亚历山德罗的爱妻。她们头脑简单，认为这肯定是圣徒作为一个好兆头送给印第安人的。傍晚，她们用轿子抬着村里最年长的女人来看望她。她们说，这位老人希望在太阳落山前看一看这个漂亮的陌生人，因为她年纪大了，每天晚上都在想说不定到天亮她的大限就到了。她们也想听听她对蕾蒙娜的评价。亚历山德罗看见她们来了，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赶紧向蕾蒙娜解释。没等他说完，那队人已经到了，蕾蒙娜正坐在伊西德罗的那棵高大的无花果树下，她们把轿子停下，那个矮小得出奇的老太太默默地站在蕾蒙娜面前。抬轿的人走开了，在几步远的地方坐了下来。亚历山德罗先说话。他三言两语地向老太太介绍了蕾蒙娜的身世，他们的婚姻，她的新名字；然后他说：“亲爱的麦吉拉，如果你不觉得害怕，就拉拉她的手。”

那条哆哆嗦嗦地伸出来表示欢迎的手臂，手上几乎没有一点生气；但蕾蒙娜温和恭敬地握住了它：“请为我向她说，亚历山德罗，”她说，“我向她老人家行礼，向她致敬，我希望，如果上帝保佑，让我像她一样长寿，但愿也能像她一样受到大家的敬重。”

蕾蒙娜的话与印第安人的思维方式和感情那么合拍，亚历山德罗感激地看了她一眼，把她的话翻译过去。坐着的妇女中响起一阵愉悦的嗡嗡声。老太太没有回答；她的眼睛仍然在审视着蕾蒙娜的脸，而蕾蒙娜依然握着她的手。

“告诉她，”蕾蒙娜继续说，“我想问问，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如果她同意，我愿做她的女儿。”

“肯定是圣母亲自教麦吉拉这么说的，”亚历山德罗心想，他把蕾蒙娜的话用圣路易塞诺话重复了一遍。

在座的妇女们又高兴地喃喃私语，但老太太没有说话。“说你愿做她的儿子，”蕾蒙娜又说。

亚历山德罗照着说了。也许老太太就等着这句话。她抬起手臂，像个女巫，说：“很好；我是你们的母亲。山谷里的风会爱你们，青草会迎着你们跳舞。女儿每天注视她母亲的脸。我要走了；”她朝抬轿子的人做了个手势，她们把她送回了家里。

这场景使蕾蒙娜深受感动。这些人的最简单的动作在她看来都具有神奇的深刻含义。

以她本人所受的教育，生活阅历，尚不足以明白她何以如此感动——不明白这些原始人的话、这样的象征表现之所以如此感人至深，就因为它们具有真实的、庄严的戏剧性；但她并没有因为不理解这些或不能解释这些，就无动于衷。

“我要天天去看她，”她说；“我从没见过母亲，她就是我的母亲。”

“我们两个都要天天去，”亚历山德罗说。“我们说的话就是向乡亲们立下的一个庄重的誓言；绝不能食言。”

伊西德罗的家在村子中央，在一块坡地上，坡度不太大；是由四间小屋组成的一座漂亮的宅子，三间是草屋，一间砖房，后者是包括两个房间的一幢舒适的小房子，铺着地板，盖着屋顶板，这两样在圣帕斯库拉都可算是奢侈的了。坡地的半当间栽着那棵大无花果树，果实累累，远近闻名；但它的枝叶遮住了三间草屋。在一些稍低的枝桠下拴着个精致的鸽棚，是用嫩柳枝编成的，四周糊着泥巴，里面隔成许多个小间，有时候整棵树上似乎全都是大小鸽子的世界。在一座座房子之间，随处可见一只只大柳条篮子，比琵琶桶还大，就像老鹰编织的巢，只是比鹰巢更坚实。这些篮子是屋外的谷仓；里面放着谷子、大麦、小麦和玉米。蕾蒙娜认为这是她所见到过的最美的东西。

“这些篮子很难编么？”她问道。“你会编吗，亚历山德罗？我需要很多。”

“要多少有多少，我的麦吉拉，”亚历山德罗答道。“我们一块儿去弄柳条，我想我可以在村子里买一些。编一个大篮子只要一二天时间。”

“不。不要买，”她叫道。“我希望我们家里的一切都要自己做。”蕾蒙娜的这番话不知不觉地又一次触到了这山谷里原始人生活快乐的和谐曲中的一个基调。

说来也巧，最靠近鸽棚的那间锐麓草屋正好空着。这房子原是伊西德罗的弟弟拉蒙的，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到圣贝纳迪诺过冬、干活去了；伊西德罗很乐意把这间屋子让亚历山德罗先住着，等亚历山德罗自己的房予造好再说。这房子其实是两间，由一条室内过道连接起来，只是这两间房都很小。拉蒙的爱清洁的妻子胡安娜在过道里放着一些瓶瓶罐罐，还有一只小炉灶。蕾蒙娜觉得那像个婴儿室。亚历山德罗不安地说：“麦吉拉能在这个小地方先住几天吗？不用多久，砖房就能造好了。”

蕾蒙娜欣喜的回答使他一扫脸上的愁云，“我想住这儿肯定很舒服，我会觉得我们都是住在鸽棚里的鸽子！”

“麦琪儿！”亚历山德罗叫道；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几杆路外有一座小教堂；教堂前面倾斜的柱子上有一根根木，上面吊着四铜钟，这钟原先是属于圣迭戈传教馆的。蕾蒙娜看见铜钟一侧铸着1790，又听说这钟是从圣迭戈传教馆运来的，她产生了一种受到保护的感觉。

“你想想吧，亚历山德罗，”她说；“毫无疑问，神圣的胡尼佩罗神父曾多次地敲响过这口铜钟，召唤教徒们做弥撒。这是村里人的宝物。我要住在时时都能看见它的地方。有了这口铜钟，就像在家里放了圣徒塑像一样。”

蕾蒙娜每提到一回圣徒塑像，亚历山德罗就加深了一层要为她弄到一尊的愿望。他嘴上什么也没说，但心里却不断地坚定着这个意念。有一回他曾跟他的剪毛手们到过圣费尔南多，在那里的旧传教馆的一个房间里，他看见散乱地放着十几尊圣徒塑像。圣费尔南多教堂已成废墟，残剩下来的教堂财产全由一个不十分仔细、一点也不虔诚的墨西哥人保管着。亚历山德罗认为，向他要一两尊圣徒塑像看来不是件难事，也不会冒犯圣徒本人；相反，把圣徒塑像从没人关心的地方送到一个会十分珍视、天天为之祷告的人手里，是最大的虔诚。可惜的是圣费尔南多太远，那木雕圣徒像又太重！然而，他迟早得去一趟。蕾蒙娜应该有一尊圣徒塑像；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不管会有什么样的困难，亚历山德罗都要为他的麦琪儿弄回一尊圣徒塑像，他能为她做的事实在太少了。但是他对这事守口如瓶，不露半点风声。他要让她大

吃一惊，这样的礼物才更可爱。他像文明社会的人一样，暗自高兴，想象着有朝一日她清晨醒来，看见床边有一尊圣徒塑像，她的眼睛该会怎样地瞪大着，她肯定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一个奇迹——亲爱的、虔诚的麦吉拉，尽管她有那么高深的知识，却比他更容易受骗。尽管她受过教育，却没人教她遇事动脑筋，而他，虽没受过教育，却由于生性孤僻，学会了思考。

亚历山德罗来到圣帕斯库拉还没两天，就听到一个好消息，简直使他不相信，他那一贯冷漠的态度受到了一次震动。

“你知道吗，”伊西德罗对他说，“我保管着你父亲的一群牛，还有近一百头羊？”

“圣母啊！”他叫道，“你不是说着玩的吧！怎么回事？人家告诉我说，我们所有的家畜都让美国人抢走了。”

“是的，是这样，坦墨库拉所有的家畜都被抢走了，”伊西德罗回答道；“但春天里你父亲派人来问我，是否愿意把一群家畜跟我们的家畜一起赶进山里去，他怕坦墨库拉的牧场没那么多牧草，那儿的一些离不开家的人不得不让他们的牛在附近放牧；于是他就送来一群牛——我想，大概有五十头吧；许多母牛都怀着牛犊，他还送来一小群羊——拉蒙说有一百头；他整个夏天都把它们和我们的牛羊一起放牧，他留下一个人在那儿照料它们。它们下个星期下山。该剪毛了。”

没等他说完，亚历山德罗就像头鹿似的跑掉了。伊西德罗在背后注视着他；只见他跑进了小草屋，伊西德罗明白了，他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他还不信亚历山德罗的婚事会带来幸福。“几头羊对她意义多大啊！”他想。

亚历山德罗气喘吁吁、怦怦心跳地冲到蕾蒙娜跟前。“麦吉拉！我的麦吉拉！我们有牛——还有羊，”他叫道。“赞美圣徒！我以前说过，我们像乞丐，现在可好了，我们不是乞丐了。”

“我对你说过，上帝会给我们食物，亲爱的亚历山德罗，”蕾蒙娜温柔地回答说。

“你不惊奇！你不问问！”他叫道，她的平静使他惊讶。“难道麦吉拉以为天上会掉下一头羊或一头牛来吗？”

“不，我们的眼睛能看见的天上不会掉下这些东西，”她答道；“但是住在天上的圣人能做他们愿做的一切。这些牛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会是我们的呢？”

他告诉了她，她脸色严肃起来。“你还记得柳树林里那个晚上吗，”她说，“因为你不愿带我走，我像个死人一样？你不相信我们会有吃的东西。我就对你说，圣徒绝不抛弃爱他们的人，上帝会赐给我们食物。即使在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这件事，可你的牛和羊却正在山里放牧，上帝在照料着它们！我的亚历山德罗，现在可相信了吧？”她双臂搂住他的脖子，亲吻他。

“是真的，”亚历山德罗说，“有了这件事，我相信圣徒受我的麦吉拉。”

可是在他放慢步子回到伊西德罗家的路上，他自言自语道：“麦吉拉没见到过坦墨库拉。要是她看见了，并且看见人们因为缺少食物而奄奄一息时，她会怎样说圣徒呢？圣徒只保佑她。他们不喜欢我的乡亲。”

## 第二十章

一年过去了，又是半年过去了。圣帕斯库拉羊毛剪过了，葡萄收过了；亚历山德罗的新房子经过风吹雨打已毫无新意。它坐落在山谷的南边——蕾蒙娜觉得离那口神圣的铜钟太远了；但只有那儿的附近有麦田，何况她也能看见教堂，柱子，遇到晴天，还能看见铜钟。房子很小。亚历山德罗第一次领她进屋，不无歉意地说，“太小了，麦吉拉，太小了；”他边说边伤心地回想起蕾蒙娜住在夫人家的时候，她的那个房间多大呀。

蕾蒙娜说，“房子虽小，欢乐却多。”“太小了，”亚历山德罗重复道。

“房子越小，欢乐越多，我的亚历山德罗，”她笑呵呵地说；“不过足够待两个人的了。”

蕾蒙娜把他们的一点儿东西在屋子里这么一摆，圣帕斯库拉的人们简直把它看成了宫殿；蕾蒙娜本人环视着她的两个小房间，心里也觉得很充实。屋子里放着从圣路易斯雷伊搬来的旧椅子，生皮条床架，弥足珍贵的是一尊圣母小雕像。亚历山德罗特意在床头与一扇窗子之间的墙上凿了个壁龛。壁龛的深度除了放这尊雕像外，前面还能放两只小花瓶，蕾蒙娜在花瓶里插了野锐叶木兰，木兰不断生长，一再缠绕壁龛，使壁龛看上去像个凉亭。壁龛下面挂着她的金念珠和牙雕基督像；村子里许多来看望蕾蒙娜的女人都求蕾蒙娜让她们到她的房间里去做祷告；后来，这儿成了全村的圣地。

小屋正面有一条宽阔的走廊，几乎像夫人家一样宽阔。只有这条走廊是蕾蒙娜开口要的。在蕾蒙娜看来，房子没有走廊，草屋顶里没有朱顶雀，生活也就没有了乐趣。但朱顶雀还没有来。蕾蒙娜在草屋顶上撒了食物，布下了面包屑，引诱它们到屋顶里去，但是无济于事。它们不愿在里面筑巢。它们在圣帕斯库拉住不惯。尽管它们是住在山谷里，但这儿树木太少，它们不适应。“再过一二年，我们有了果园，它们会来的，”亚历山德罗说。

亚历山德罗卖掉了第一批羊毛和一部分牛，用这钱买齐了农具：一架优质马车和挽具，一部耕犁。巴巴和贝尼托起先桀骜不驯，但架不住蕾蒙娜像跟兄弟谈话似地说服它们，很快就安心干活了。事实上，若不是蕾蒙娜的帮助，就连亚历山德罗能否给巴巴套上挽具，让它干活，恐怕也很难说。“好巴巴！”蕾蒙娜边说边把挽具一件件套上它的脖子，“好巴巴，你一定要帮助我们；我们有许多活要干，你有的是力气！好巴巴，你不爱我吗？”她一只手抚摸着它的鬃毛，每走几步就把脸贴近它的脸，就这样牵着巴巴来回耕起地来，这可是巴巴第一次耕地。

“我的小姐！”亚历山德罗暗暗地想，又是心疼又是骄傲，他随着蕾蒙娜在耕得高低不平的田里奔跑着，注视着她笑呵呵的脸和飘拂的头发——“我的小姐！”

但是蕾蒙娜不能整个冬天都手摸着巴巴的鬃毛来回奔跑。家里有新的活儿等着她。

在蕾蒙娜的指点下，亚历山德罗用柳条编了个粗糙的摇篮，就像门外装谷子的篮子一样，只是编得更密，椭圆形的，四根笔直的红熊果树干把它支撑起来——摇篮里铺着柔软的羊毛，上面躺着蕾蒙娜六个月的孩子，身上盖着家织的白毛毯，孩子活泼、结实、美丽，一看就知道是个受到伟大的母爱哺育的、身体健康的孩子。这是个女孩，正合亚历山德罗的心愿；蕾蒙娜却觉得遗憾——一个充满爱情的母亲没有比自己的头生孩子是个女儿更使她遗憾的了，蕾蒙娜一直希望能生个小亚历山德罗；但是当她看着女儿的蓝眼睛时，她的失望的感觉与时俱减，女儿的眼睛湛蓝湛蓝，任何人一见到她首

先注意的就是她那双蓝眼睛。

“蓝天似的眼睛，”伊西德罗第一次见到她时，这样惊叫道。

“像她母亲，”亚历山德罗说；伊西德罗闻言抬起头来，惊讶地看了蕾蒙娜一眼，第一次发现她的眼睛也是蓝色的。

“太妙了！”他说。“真是这样。我从没见过；”他心底里纳闷，蕾蒙娜的母亲是印第安人，可她竟有这样的眼睛，她的父亲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蓝天似的眼睛，”村里人一下子全都这么称呼这个小女孩；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也不自觉地跟着叫了起来。但到洗礼日时，他们迟疑起来。有一二个星期六，村里人传说，星期日加斯帕拉神父要来村里主持仪式，他希望所有的新生儿都抱来受洗。夜深人静的时候，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坐在熟睡的孩子旁，合计着该给她取个什么名字。蕾蒙娜不知道亚历山德罗是否愿意叫她麦吉拉。

“不！麦吉拉只有一个，”他说，声音很认真，蕾蒙娜隐约感到点儿害怕。

他们讨论了“蕾蒙娜”、“伊莎贝拉”，亚历山德罗建议叫卡门娜。他母亲就叫这个名字。

蕾蒙娜一听到这个名字，打了个冷战，想起了坦墨库拉坟地那一幕。

“哦，不，不！”

“不行！”她叫道。“那不吉利；”亚历山德罗连连责怪自己忘记了这个名字只会使她联想起坟地那一幕。

最后，亚历山德罗说：“麦吉拉，我想大家都已经给她取了名字。不管我们在教堂里给她取个什么名字，村里人只会叫她‘蓝眼睛’。”

“那就正式叫她‘蓝眼睛’吧，”蕾蒙娜说。就这么定下了；当加斯帕拉神父把这个小家伙抱在手里，在她额上划了十字后，相当费力地用印第安话说出她的名字，意思就是“蓝眼睛”，或叫“蓝天似的眼睛”。

以前，加斯帕拉神父到圣帕斯库拉做弥撒，总是睡在六英里外贝尔纳多山谷罗迈克斯商店兼邮局里。但这回伊西德罗极为自豪地前去迎他，说他的堂弟来山谷里定居，造了一座新砖房，请求神父能赏脸，这次就在山谷里住下来。

“说真的，神父，”伊西德罗又说，“在这儿管保比在罗迈克斯家睡得好、吃得好。”

我堂弟媳可能干呢。”

“亚历山德罗！亚历山德罗！”神父沉思地说。“他早就结婚了吗？”

“不，神父，”伊西德罗答道。“刚过两年。是从坦墨库拉到这儿来的路上，由你给他们主婚的。”

“啊，啊！想起来了，”加斯帕拉神父说，“我一准来；”他极有兴趣地盼望再见到那对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夫妇。

蕾蒙娜热情洋溢地为款待神父而做着准备。这又像回到了从前的日子；在她忙着烹调洗刷的时候，脑子里尽想着萨尔别德拉神父。也许加斯帕拉神父会告诉她关于萨尔别德拉神父的情况。是她向亚历山德罗建议请加斯帕拉住他们家的；亚历山德罗说，“如果我们把房间让给了神父，你和孩子睡哪儿呢？我可以睡到外面的地板上；可你？”——“我到伊西德罗家去跟胡安娜睡，”她答道。“就两个晚上，没关系；我们明明有这么好的床，却让神父去睡到美国人的家里，这太丢脸了！”

亚历山德罗把加斯帕拉神父请进他和蕾蒙娜的房间时，一种平生难得

的满足感油然而生。一尘不染的白粉墙，拾掇于净的床上有镶着阔花边的被褥、枕头，挂着床帘，支着印花布床顶，还有雕花旧木椅，绿叶环绕下的圣母雕像，墙上的架子，挂着白窗帘的窗子——这一切犹如一幅图画，加斯帕拉神父在以前游历印第安各村的生涯中从未见过。

他情不自禁地露出惊讶的神色。而后他的目光落在金念珠上，惊问道，“这是哪儿来的？”

“是我妻子的，”亚历山德罗自豪地说，“是萨尔别德拉神父给她的。”

“啊！”神父说，“他前些天死了。”

“死了！萨尔别德拉神父死了！”亚历山德罗叫道。“这个打击太可怕了。哦，神父，我求你别把这事告诉她。一定得在洗礼过后才能让她知道。这消息会使她心情沉重，洗礼仪式上她就不会高兴了。”

加斯帕拉神父还在仔细审视着念珠和耶稣受难像。“放心，放心，”他心不在焉地说；“我绝不说；不过这尊耶稣受难像可是件艺术品；你知道你这东西的价值吗？还有这个——这不是块圣坛罩布吗？”他拎起这块绣得很漂亮的圣坛罩布，又说。这块罩布是蕾蒙娜为了欢迎神父的到来，特意钉在墙上圣母像的下面的。

“是的，神父，是块圣坛罩布。我妻子绣的。本来打算送给萨尔别德拉神父；但她没见到他，没法儿把这给他。要是她一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准会像生活中失去了阳光一样。”

加斯帕拉神父正想问另一个问题，蕾蒙娜气喘吁吁地跑进门洞。刚才她是把孩子送给胡安娜代管一下，她好腾出手来侍候神父用晚餐。

“我求你别告诉她，”亚历山德罗压低嗓门说；但是太晚了。蕾蒙娜一见神父手里拿着她的念珠，忙说：——

“神父，这是我最神圣的财产。原先是圣路易斯雷伊的佩雷神父的，他给了萨尔别德拉神父，萨尔别德拉神父又给了我。你认识萨尔别德拉神父吗？我希望能从你这儿打听到他的消息。”

“是的，我认识他，不太熟；我好久没见到他了，”加斯帕拉神父吞吞吐吐地说。

单单他的迟疑还不至于向蕾蒙娜泄露真相；她可以认为这是俗僧对方济各会的轻蔑或敌意，但是她看了看亚历山德罗，从他脸上看出了恐慌和悲伤。他脸上的任何阴影从来逃不过蕾蒙娜的眼睛。“怎么回事，亚历山德罗？”她问道。“是萨尔别德拉神父出事了吗？他病了？”

亚历山德罗摇摇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蕾蒙娜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从两人的脸上看出惊慌痛苦的神色，她把双手放在胸前，做出从印第安女人那里学来的意味深长的姿势，用可怜巴巴的声音说：“你们不愿告诉我！你们不說話！那就是说他死了！”她扑通跪了下来。

“是啊，闺女，他死了，”加斯帕拉神父说，这位粗暴、好斗的神父的声音比往日温和多了。“他是一个月以前在圣巴巴拉去世的，我很遗憾带来使你伤心的消息。但你不能为他悲伤。我听说，他很懦弱，他自己想死。他不能再干活，他不愿活下去。”

蕾蒙娜把脸埋在双手里。神父的话嗡嗡地传进她耳朵，她根本听不清楚，“一个月以前。”她默默无声、一动不动地呆了片刻；然后她站起来，一句话没说，也没朝这两人看上一眼，便走到圣母雕像前跪了下来。亚历山德罗和加斯帕拉神父出于共同的冲动，悄悄地离开了房间。他们站在门外，神

父说，“现在太晚了，否则我真想回罗迈克斯家去。你的妻子这么悲伤，我不想待在这儿。”

“你一走，那又是一件伤心的事，神父，”亚历山德罗说，“她这些天一直满心喜悦地为迎接你而忙碌，她是个坚强的人，是她常常使我振作，而不是我给她力量。”

半个小时之后，蕾蒙娜神色平静地出来招呼他们吃饭，加斯帕拉神父心想，“天哪，他说得真不错。”他不像亚历山德罗那样明白，她何以能在半小时里就改变了脸色。这脸色亚历山德罗以前从没见过，他简直不敢跟她说话了。

夜晚，当她准备去费尔南多家时，亚历山德罗走到她身边，壮着胆子提到了萨尔别德拉神父的名字。蕾蒙娜忙用手捂住他的嘴。“我现在还不能谈他，亲爱的，”她说，“我永远不相信，他还没给过我们祝福就会去世。等过了明天再提他吧。”

第二天早晨，蕾蒙娜悲伤的脸色使所有看见她的女人们都觉得伤心。她们一个个惊讶地凝视她，然后转身走开，轻轻地相互交谈。她们都爱她，有一半人甚至崇敬她，因为她心地非常善良，乐于教导她们，帮助她们。她一进山谷，就像是一位传教士，人们总是在她脸上看到微笑。现在她不笑了。可是她那个穿着白衣服的漂亮女儿还等着受洗呢；太阳放出了光芒，钟声已经响了半个小时，人们从山谷的各个角落集中起来，加斯帕拉神父穿着镶金绿色圣衣，正在圣坛前做祷告；这是圣帕斯库拉欢乐的一天。可是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却各自跪在一个角落里，满脸悲容，甚至当他们的女儿格格笑起来，并举起双手的时候，他们也不露半点喜色，这是怎么回事呢？渐渐地人们悄悄议论起发生的事情。有人从亚历山德罗的朋友、坦墨库拉的安东尼奥那里打听到消息。然后所有女人的脸色也悲伤起来。她们全都听说过萨尔别德拉神父，许多人曾在蕾蒙娜房间里的牙雕基督像前做过祷告，她们知道这是萨尔别德拉神父送给蕾蒙娜的。

蕾蒙娜走出教堂后，一些人追上她，握住她的手，把它放在她们的心口上，默默无语。这动作胜过一切语言。

当加斯帕拉神父告辞时，蕾蒙娜嘴唇颤抖地说，“神父，要是你知道萨尔别德拉神父临终前的情况。希望你能告诉我，我会感激作。”

“我几乎没听到什么，”神父答道，“只知道他身体虚弱了好多个星期；但他坚持大部分晚上都跪在教堂的石头地面上做祷告。”

“对，”蕾蒙娜插话说，“他向来都是这样。”

“临终前的早晨，”神父继续说，“修士们发现他仍然跪在石头地面上，但已经无力动弹了；他们把他抬进房间，却惊讶地发现，房间里竟然没有床；他一直睡在石头地面上；于是他们把他抬进修道院长的房间，让他躺在床上，他再也没说话，中午就死了。”

“非常感谢你，神父，”蕾蒙娜眼睛看着地面说；她又用同样低弱、颤抖的声音说，“我很感激你让我知道他死了。”

“真奇怪，方济各会的修士竟然这么得到印第安人的爱戴！”加斯帕拉神父边骑马而去边沉思。“我敢肯定，如果我死了，这儿没有一个人会这么伤心！嘿，”他叫道，“我要问问亚历山德罗，他妻子是什么人！我不相信她是坦墨库拉印第安人。下次来时，我要弄个明白。她肯定在什么地方上过学，这是明摆着的。她比他们大伙儿都要高出一筹。下次来时，我一定要弄清楚

她的情况。”

“下次！”在什么样的日历本上记录着那些永远没有到来的下次呀？没等加斯帕拉神父重访圣帕斯库拉，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就早已远走高飞，他们的家里住进了陌生人。

几年以后，蕾蒙娜回顾这段生活，觉得萨尔别德拉神父去世的消息似乎是他们幸福生活的第一个山兆。短短的几天之后，有一天中午，亚历山德罗回到家里，他脸上的表情把蕾蒙娜吓了一跳；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捂着脸，既不抬头，也不说话，他的沉默把蕾蒙娜急得快哭出来了，他这才抬起头来看着她，那脸色实在怕人，他用粗哑的嗓子说，“开始了！”他又捂住了脸。蕾蒙娜的泪水刷刷地流了出来，他总算说出了原委：

伊西德罗好像在去年把山谷口的一个峡谷租给了一个叫莫荣的医生。他说医生只是看中了那儿的放蜂场。他把蜂箱搬到了那里，搭了一间草屋给他雇来的看蛮人住。伊西德罗用不着那块土地，认为这是个捞点外快的好机会。他很谨慎，为了不让这笔交易出现意外，特地去了圣迭戈，请加斯帕拉神父做他的翻译，跟莫荣医生洽谈；他们签定了一份契约，讲定要准时交纳租金。现在租期已满，伊西德罗到圣迭戈去问莫荣医生是否要续借一年；医生却说那块土地是他的，他要到那儿去造一座房子，住在那里。

伊西德罗去找加斯帕拉神父帮忙，加斯帕拉生气地会见了莫荣医生，但无济于事。

医生说那土地根本不是伊西德罗的，而是属于合众国政府，他已向洛杉矶的代理人付了钱，华盛顿很快就会发下证件，证明土地是他的。加斯帕拉神父和伊西德罗去找了圣迭戈的一位律师，向他出示了伊西德罗的证件——是加利福尼亚墨西哥政府的旧文件，证明建立圣帕斯库拉部落，印第安人拥有多少里格土地；但律师只是嘲笑加斯帕拉神父居然相信这样的证件会有什么用。他说，当这个地区受墨西哥人统治的时候，这一切都很有用，但现在只是废纸一张；现在美国人拥有了这块土地；一切都得按照美国人的法律行事，墨西哥人的法律再也没有用了。

“这么说来，圣帕斯库拉的土地一点没我们的份了，”伊西德罗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律师说，他不知道那些耕地和有住家的村子该怎么办，——这点他说不出所以然来；但他认为一切都归华盛顿人所有。

伊西德罗说，加斯帕拉神父怒气冲冲，当胸一把撕开罩袍，捶胸顿足，说他真希望自己是战士，而不是神父，他要跟这该诅咒的合众国政府战斗；律师嘲笑他，告诉他要照看好灵魂——这是他的本份——别为印第安叫化子操心！“对，他是这么说的——‘印第安叫化子！’所以他们很快就都会变成叫化子。”

亚历山德罗说说停停，等把这件事说完时，他气都喘不过来了。他的声音便咽了；他全身在颤抖。他气愤、绝望，几乎难以自制。

“你看，我说得不错吧，麦吉拉。这世界上没有安全的地方。我们无可奈何！我们还是死了痛快！”

“莫荣医生的峡谷离这儿远得很，”蕾蒙娜可怜巴巴地说。“如果他住在那儿，别再往这儿移，那碍不了我们什么。”

“麦吉拉说话像个野鸽子，不像女人，”亚历山德罗怒冲冲地说。“既然来了一个，怎么不会有两个呢？这才是个开头。明天可能会来十个呢，拿着

证件，说什么土地是他们的。我们无可奈何，比动物强不了多少。动物比我们还强一点儿。”

从这天起，亚历山德罗完全变了。希望已在他心里泯灭。莫荣医生事件使这个小小的社会陷入极大的焦虑和沮丧之中，村子里现在常常开会，一开起来就没完没了，而亚历山德罗在任何会上都是一言不发，阴沉着脸坐在那里。不管谁提出什么样的建议，他都是一句话：“没有用。我们无可奈何。”

有一天晚上，散会后，亚历山德罗郁郁地说，“今天吃罢晚饭，明天我们就挨饿。”伊西德罗建议他们两个到洛杉矶去，加斯帕拉神父说政府官员的办公地点就在那里，他们可以在那儿了解所有新的土地法，亚历山德罗不以为然。“我的大哥，关于美国法律你还想知道些什么呢？”他说，“他们制定了夺走印第安人土地的法律，我们很久以前就拥有了这些土地，谁都记不清那到底是多少年以前了，这些土地里还埋着我们的祖先——他们要把土地从我们手里夺走，给他们自己，还说什么这是他们的，你知道这些难道还不够吗？你到洛杉矶去，是不是要听他们当面把这话再说一遍，并看着说这话的人哈哈大笑，就像洛杉矶的那个律师一样？我不去！”

伊西德罗一个人去了。加斯帕拉为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洛杉矶的神父，那位神父陪伊西德罗去了土地管理局，耐心地把他要说的话翻译过去，又同样耐心地把管理局官员们的答复翻译给他。他们并非没有人情味，他们深切地同情这个人，他是两百个克勤克俭、面临被逐出家门危险的人的代表。但是这些官员们都很忙，他们只好简单地、三言两语地把他们要说的话说出来：根据土地法，圣帕斯库拉自然是合众国政府的财产，那里的土地进入了市场，让人申请购买。在这件事上，这些官员既不能说了算，也提不出什么建议。他们的本份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

伊西德罗听懂了这一切的要旨，尽管一些细节他还弄不明白。但他对此行并不后悔；他为他的乡亲们尽了最后的努力。洛杉矶的神父答应他亲自写信给华盛顿，把这件事向那里的头面人物禀报，也许会有拯救他们的办法。伊西德罗似乎不敢相信，在他垂头丧气踏上归途的路上，日夜兼程，反复思索着这件事——他似乎不敢相信，政府会容忍像他们这样的村子被摧毁。他在日落时回到村里；从山谷西端的山脊上往下看去——就像那天早晨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刚到那时那样——看见了宽阔的耕地，果园，房屋鳞次栉比的安宁的小村子，他不由地呻吟起来。“要是那些制定法律的人们能够来看看这个村子，他们就绝对不会把我们赶出去了，绝对不会！他们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我肯定他们不知道。”

“我怎么对你说来着？”亚历山德罗叫道，他骑着贝尼托迎上来，猛地一勒缰绳，贝尼托一下子用后脚站立起来。“我怎么对你说来着？在很远的地方，我就从你的脸上看出，你来时跟去时一样，甚至更糟！这两天来我一直盼着你。另外一个美国人跟莫荣医生来到了峡谷；他们在筑栅栏；他们要养家畜。你就会看到，山谷那头的牧场还能有几天归我们所有。下个星期我要把我的家畜全都赶到圣迭戈去。我要把它们卖掉，牛和羊全部卖掉，不管卖个什么价钱。没有用，你会明白的。”

当伊西德罗向他说起跟土地管理局官员会谈的情况，亚历山德罗怒冲冲地打断了他：“我不想再听这些。在我看来，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话就像过眼云烟。我想我快发疯了，伊西德罗，去把你的话说给那些正等着的人听，说给那些相信美国人会说真话的人听吧！”

亚历山德罗说到做到。就在下个星期他把所有的牛和羊赶到了圣迭戈，把它们三钱不值两钱地卖掉了。“聊胜于无么，”他说。“现在它们不会像我父亲在坦墨库拉的牛羊一样由地方司法长官来拍卖了。”他拿着钱，找到加斯帕拉神父。“神父，”他嗓子沙哑地说，“我把我的家畜全都卖了。我不能等着由美国人来替我卖，然后把钱夺走。

我没卖到多少钱，但聊胜于无么。至少这一年我们不会挨饿。你能替我保管这钱吗，神父？我不敢带回圣帕斯库拉。圣帕斯库拉会像坦墨库拉一样——也许就在明天。”

神父建议他把钱存进圣迭戈一家银行，亚历山德罗一听就叫了起来：“我还不如把它扔进海里！从今以后我不再相信任何人；我只信教会。替我保管着吧，神父，我求求你；”他言词恳切，神父不能再推辞了。

“你现在的计划是什么？”神父问道。

“计划！”亚历山德罗重复道——“计划，神父！我干吗要订计划呢？我要住在我的家里，直到美国人来赶我。你见过我们那小屋，神父！”他说这话时嗓音变了。“我有大片的麦田，要是能够再收一茬麦子，那就好了，不过整个山谷里数我的田地最肥沃，美国人一看见准会把它夺走。再见了，神”艾。谢谢你替我保管钱，谢谢你说的关于赋莫荣的话。伊西德罗都告诉我了。再见！”他走了，骑着贝尼托一路急驰而去，没等加斯帕拉神父细想，他已不见了踪影。

“我忘了问他的妻子是什么人了。我得查看一下记录，”神父说。他拿下那个旧的登记本，翻到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结婚的那一年。在加斯帕拉神父的教区，结婚登记的人数并不多，查起来不太费事。亚历山德罗的婚姻登记被墨水弄脏了。那天晚上神父太匆忙。“亚历山德罗·阿西斯、麦吉拉·法一再也认不出了。这名字对加斯帕拉神父毫无用处。“显然是个印第安人的名字，”他自言自语；“可是她在任何方面都比他们高出一筹。我不明白她是从哪儿学来的。”

圣帕斯库拉的冬天悄然逝去。温柔的春雨早早地降下了，这是丰年的预兆。不能尽量多地收进麦子，这实在太遗憾了；圣帕斯库拉所有的人都赶早去开垦新的土地了——只有亚历山德罗没去。

“要是我能收进我的全部庄稼，我将感谢圣徒，”他说。“我绝不再为强盗开垦土地。”但当他的田地全都播下了种子，促进万物生长的雨还在下着，山谷两边的山丘全都比往年早地披上了绿装后，有一天早晨，他对蕾蒙娜说，“我想我得再开出一块麦地。

今年准能大丰收。也许在麦收之前我们不会受到打扰。”

“哦，是的，在许多个麦收之前，亲爱的亚历山德罗！”蕾蒙娜欢快地说。“你总是看见黑暗面。”

“事实上只有黑暗面，麦吉拉，”他答道。“我尽力睁大眼睛，看来看去全是黑暗面。你等着瞧吧。过了这个麦收，我们在圣帕斯库拉不会再有麦收了。能收进这茬麦子，我们就够幸运的了。我看见白人骑着马在山谷跑上跑下，有一天我还发现几个该诅咒的家伙把刻着数字的木头竖在我的土地上；我把它们拔起来，烧成了灰。不过这个星期我得再开出一块地；尽管不知什么道理我到现在还反对这个念头。但我得动手干；那块地太远，来回一趟不容易，我晚上再回来。我准备干它一天。”这么说着，他俯身吻了吻孩子，又吻了蕾蒙娜，然后就出门去了。

蕾蒙娜站在门口，看着他给贝尼托和巴巴套上耕犁。他一次也没回头看她；他的脸色看上去心事很重，双手机械地忙碌着。走出离家几杆远后，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地站了会儿，想着心事，然后踌躇不决地朝前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但最终还是走了，消失在东边低矮的山麓小丘丛中。蕾蒙娜深深地叹了口气，回屋干活儿去了。但她内心很不安宁。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

“亚历山德罗变化多大啊！”她想。“看见他这副样子，我真害怕。我得把这事告诉圣母；”她跪在圣母像前，虔诚地做起祷告。过了很久，她才舒了口气，站起来，把孩子的摇篮搬到走廊里，坐在孩子旁边绣起花来。她那飞针走线的本领，是一个不可小看的经济来源，她的精致的绣品常为圣迭戈商人出大价钱买去。

她觉得才坐了一会儿，抬头看看太阳，已近中午了；同时她看见亚历山德罗牵着马朝家里走来。她沮丧地想，“家里午饭都没有！他说过中午不回来的！”她跳起来，正准备跑上去迎他，却发现他不是单身一人。他旁边有一个又矮又胖的人；他们正谈得起劲。那是个白人。这预示着什么呢？一会儿他们停了下来。她看见亚历山德罗举起手来，指着房子，然后又指着后面的草棚。他似乎说得很激动；那白人也是这样；他们两个争先恐后地说话。蕾蒙娜怕得发抖。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她什么也听不见，但从他们的手势里猜出了大概。这是怎么回事——亚历山德罗说过的事情发生了吗？他们就要被赶出去——就在今天，在圣母刚刚答应要帮助她、保护她的今天，被赶出去吗？

孩子骚动起来，醒了，哇哇大哭。蕾蒙娜把孩子抱到胸前，拼命哄她，使她安静下来。她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朝亚历山德罗走了几步，亚历山德罗看见她，做了个强制性的手势，要她回去。蕾蒙娜心里很不舒服，回到走廊里，坐下来等他。

俄顷，她看见那个白人数出一叠钱交给亚历山德罗；然后他转身走掉了，亚历山德罗依然站在那儿，像扎了根似的，凝视着手心里的钱，贝尼托和巴巴慢慢地从他身边走开，他没注意；最后他像从昏睡中醒来一样，拾起缰绳，慢慢地朝蕾蒙娜走来。她又站起来迎接他；他又做出强制性的手势，要她回去；她又坐下来，全身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现在蕾蒙娜时常害怕亚历山德罗。每当他脸上出现那副阴郁的神色时，她不知为什么就会感到惶恐。他似乎已不再是她心爱的亚历山德罗了。

他不慌不忙、磨磨蹭蹭地把耕犁从马上卸下来，把马牵进马厩。然后他更加不慌不忙、磨磨蹭蹭地朝家里走去；他一声不吭地从蕾蒙娜身边走过，进了家门。他的两边脸颊上各有一块青斑，在那古铜色的皮肤上透出炙烤的红色。他的眼睛在发光。蕾蒙娜默默地跟他进门，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金币，把它们撒在桌子上，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比任何哭都难听，这阵大笑即使她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哦，我的亚历山德罗！”

“我的亚历山德罗！怎么回事？你疯了吗？”

“不，亲爱的麦琪儿！”他叫道，转身面对她，把她和孩子搂在怀里，紧紧地贴着他的胸口，把她们弄疼了——“不，我没疯；不过我想我马上就要疯了！那是什么钱？这座房子，麦琪儿，还有这些土地的价钱——我们在圣帕斯库拉拥有的一切土地的价钱！”

明天我们又要出去闯荡了。我要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美国人不想要的地方！”

这事说起来不用多费口舌。亚历山德罗在地里干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他抬起头来，只见几杯路外，有一个人正在卸木料。亚历山德罗在田垄半当中停下来，注视着他。那人也注视着亚历山德罗。须臾，那人走上前来，粗暴地说，“听着！走开，好不好！这是我的土地，我要在这儿造一座房子。”

亚历山德罗回答说，“这土地昨天还是我的。今天怎么就成你的了？”

这段答复的措词或亚历山德罗的口吻和举止，触动了那人的良心或心扉，或代替良心和心扉的不管什么东西，他说，“好吧，伙计，看来你是个讲道理的人；你只管走开，好不好，别找我的麻烦。你要明白，这土地是我的，周围这些土地全是我的；”他伸出手来划了个圆圈；“三百二十英亩，是我和我弟弟的，我们要来这儿定居。上个星期我们拿到了华盛顿签发的地契。一切正常，你最好太太平平地走开，别大惊小怪。你明白吗？”

是啊，亚历山德罗明白。几个月来他一直预料着会发生这样的事。在睡梦中或在醒着的时候，这样的情景时常出现在他脑海里。现在他似乎格外的平静和清醒，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是的，我明白，先生，”他说。“我不惊奇。我知道会有这事，不过我希望发生在麦收以后。我不会找你麻烦，先生，因为我无能为力。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不会善罢甘休的。但是那个把我们印第安人的土地全部交给美国人的新法律，我全都了解了。

我们帮不了自己。这个法律太残酷了，先生。”他停了下来。

那人神色慌乱、窘迫，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跟一个印第安人打交道，惊讶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当然，我知道这个法律对于像你这样勤劳的、在土地上干出点成绩的人来说，是残酷了点。但你知道这土地上了市场，我是付钱买来的。”

“先生要在这儿造一座房子吗？”亚历山德罗问道。

“是的，”那人回答说。“我已经把家眷接到了圣迭戈，我想尽快接他们来这儿定居。我夫人非得住在她自己的家里才会舒服。我们从美国来，她向来喜欢把一切都弄得舒舒服服的。”

“我有个妻子，一个孩子，先生，”亚历山德罗说，声音仍然那么平静、从容；“我们有一座两个房间的非常舒服的房子。要是先生愿意买下来，那就省得再造一座了。”

“离这儿多远？”那人说，“我不知道我的地界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插下去的木桩被拔掉了。”

“是的，先生，是我拔出来烧了。你把木桩插在了我的地里，”亚历山德罗答道。

“我的家在你的木桩的西边；那儿还有我大片的麦地——好多亩，先生，全都种着麦子。”

这倒真是个好机会。那人的眼睛发亮了。他要做件漂亮的事情。为了这个印第安人的房子和麦子，他要给他一点报酬。然而，他得先去看看房子；就为了这个目的，他跟亚历山德罗回了家。当他看见那座整洁的白粉刷墙的平房，宽阔的走廊，井井有条的牛栏、马厩，他当即决定要不择手段地把它们弄到手。

“这些麦子到七月份可以卖三百块钱，先生，这点你自己可以看出来；那么漂亮的房子，没有一百块钱你是造不起来的。你准备出多少钱？”

“我想，如果我愿意的话，不出钱就能得到这座房子和那些麦子，”那人傲慢地说。

“不，先生，”亚历山德罗回答说。

“那么，我倒想知道，有些什么障碍呢！”话音里带着令人讨厌的讥意。“根据法律，你在这儿没有任何权利。”

“我会制造障碍，先生，”亚历山德罗答道。“我要烧掉牛栏、马厩，拆毁房子；在麦熟前把它们烧掉。”声音仍然那么平静。

“你要我付多少？”那人郁郁地说。

“两百块钱，”亚历山德罗答道。

“好吧，把你的耕犁和马车留下来，我付钱。”那人说；“我也是个大傻瓜。你要知道，我出钱买印第安人的东西，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先生，马车在圣迭戈值一百三十块钱。不出这个价你买不到这么好的。马车我不卖。我得用它搬家。耕犁可以卖给你。二十块钱。”

“我照付，”那人说；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鹿皮钱包，数出两百块金币交到亚历山德罗手里。

“够了吧？”他把最后一块钱放下后说。

“够了，先生，”亚历山德罗回答说。“明天中午你就能搬进我家。”

“你们到哪儿去呢？”那人问，亚历山德罗的态度又使他微微受到点感动。“你们干吗不留在附近呢？我希望你们能找到足够的活儿；有很多农场主要到这儿来；他们会要雇工的。”

一串激烈的话语眼看要从亚历山德罗的嘴里吐出来，但他强行咽了下去。“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我决不留在这儿，”他说；这次会谈就此结束。

“尽管我对他那种想法略有责备，但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责备，”那个从美国来的人一边慢慢地走向他的木料堆，一边在想，“我倒希望我自己也有那种想法。”

亚历山德罗几乎还没讲完，就动手搬了起来，拿下的拿下，折起的折起，盖子打开，关上；他那副忙乱的样子看着真叫人害怕。“我想在太阳出来前动身，”他说。“住在不属于我们的房子里，像死一样难受。”蕾蒙娜听到那可怕的大笑声后，大叫了一声，此后就再也没说一句话。她像个失声的人一样。这场震动对她的影响比对亚历山德罗更大。这一年来，亚历山德罗的脑海里常出现这种情景。而蕾蒙娜则始终满怀希望。但是，比起失去房屋来，蕾蒙娜更受不了的倒是看见、听见亚历山德罗那改变了的脸庞、声音。

这个恐怖几乎盖过了失去房子的恐怖。她机械地顺从他，随着他越来越急迫，她干活也干得越来越快。太阳落山前，这小屋就拆空了；除了床和壁炉外，一切都装上了大马车。

“现在，我们得准备路上吃的东西了，”亚历山德罗说。

“我们上哪儿去呢？”蕾蒙娜抹着眼泪说。

“哪儿？”亚历山德罗突然叫了起来，话音里充满机意，听来倒像是对蕾蒙娜不耐烦了，蕾蒙娜的泪水刷地一下又流了下来。“哪儿？我不知道，麦吉拉！到白人们不会去的山里去！太阳出来时我们就动身。”

蕾蒙娜希望能向朋友们告别。村里有几个女人她很喜欢。但亚历山德罗不愿意。

“那么一来，准会哭天抹泪，麦吉拉；我求你别跟任何人说话。我们干吗还要眼泪呢？我们悄悄地走吧。我会跟伊西德罗说的。他会转告大家。”

蕾蒙娜觉得很遗憾。她心里反对这个建议，尽管她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亚历山德罗的任何行动；但她不能让他伤心。现在这个包袱不是已经够沉的了么？

他们没跟任何人告别，就乘着曙色，在村里的一切都还在沉睡之际，动身了。马车堆得很高；蕾蒙娜怀抱孩子坐在前面；亚历山德罗步行。车子装得很沉。贝尼托和巴巴步履缓慢。上尉很不高兴，先看看蕾蒙娜的脸，又看看亚历山德罗，没精打采地跟在他们身边走着。它知道一切都乱了。

亚历山德罗掉转马头，踏上一条通向东北方的标记模糊的公路，蕾蒙娜抽噎了一声，说，“这条路通哪里，亚历山德罗？”

“通圣哈辛托，别往后看，麦吉拉！别往后看！”他叫道，他看见蕾蒙娜眼泪汪汪地回头看着圣帕斯库拉。“别往后看！一切都过去了！现在向圣徒祈祷吧，麦吉拉！祈祷！祈祷！”

## 第二十一章

莫雷诺夫人快死了。夫人家里这两年来一直不景气。蕾蒙娜的出走引起的第一阵骚动平息下去后，表面上一切又恢复了常态。但实际上一切都变了。谁也不像从前那么快乐。胡安·卡尼托伤心极了。他一直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那个墨西哥人接替了他的位置。羊的生长情况不好；发生了一场旱灾，许多羊饿死了。这事情其实怪不着那个墨西哥新工头，但胡安巴不能怪罪于他，最好能够一天到晚地说，如果他的腿不出事，或者如果亚历山德罗还在那里，羊毛产量肯定还会像从前一样可观。所有的用人都不喜欢这个墨西哥工头；可怜的家伙，他的日子真不好过；男男女女都有理由或变着法儿找他的岔；有些人是出于对胡安·卡的同情，有些则是因为觉得无聊，样样都不顺心；尤其是玛加丽塔，就因为他不是亚历山德罗。玛加丽塔既觉得对不起年轻的女主人，又对亚历山德罗耿耿于怀，对他失望，这么一来，她成了个郁郁不乐的姑娘；而她的母亲不但没有安慰她，为她解愁，反而不停地悲叹蕾蒙娜的命运，更使得玛加丽塔愁上加愁。

蕾蒙娜的出走，似乎给这家里留下了一个不能弥补的空隙；没有什么东西来充实它；谁也没有忘记她；每天都有人提到她的名字，提到她时都屏住气息，带着提心吊胆的猜测，同情，遗憾。她到哪里去了呢？她真的像她曾说过的那样，到修女院去了吗，是不是跟亚历山德罗走了呢？

玛加丽塔要是知道事情的真相，准会砍掉自己的右手。只有胡安·卡心里明白。胡安·卡非常清楚，只有亚历山德罗有办法、有本事把巴巴从马厩里引出来，“而且一根横栏都没移动。”连马鞍都拿走了！啊，聪明的小伙子！为了小姐他尽了最大的力；可是，圣母啊！小姐中了什么邪，竟这样私奔，跟一个印第安人——尽管他是亚历山德罗！

魔鬼缠住了她。胡安·卡孜孜不倦地向他看见的每一个过路人，每一个漫游的牧人打听。

所有的人都只知道坦墨库拉的印第安人都被赶出了村子，现在山谷里一个印第安人也没有了，至于亚历山德罗的消息，他们不知道。有传言说亚历山德罗和他父亲都死了；但谁也不知道确切的情况。坦墨库拉的印第安人

失踪了，就这么点情况，——失踪了，像任何野兽一样，狐狸啊，草原狼啊等等，被追逐，驱赶，他们被赶出了山谷，但是那位小姐！她没跟那些漂泊者在一起。那不可能！上帝不允许！

“要是我的腿没病，我要亲自去找！”胡安·卡说。“哪怕是最坏的消息，知道了总会踏实些。是夫人把她逼到这个地步，愿她不得好死！唉，把她逼到这个地步！这是我说的，卢易戈。”当他的火气上升到什么都不顾的时候，他会这么说：“你们谁都不知道小姐的真实情况，只有我知道！夫人从一开始就用一只粗暴的手抚养她。我们的夫人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能控制一个人。”

但是现在夫人的力量动摇了。莫雷诺家最大的变化就是莫雷诺夫人和她儿子费利佩之间的关系。在蕾蒙娜失踪的那天早晨，母子俩都说了一些永远难忘的话。事实是，夫人相信就是他们害得她奄奄一息，这话也许不无道理；她再也没有力量抵御疾病，其原因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不想再活下去。

费利佩发现了蕾蒙娜留在他床上的字条。他天没亮就醒了，在又轻又薄的被子里不安地翻身，听见了纸片的悉索声，下意识地感觉到这是蕾蒙娜给他的，他立即起床看个究竟。在他母亲打开窗子前，他已看完那字条。他看着那字条，像是失去了理智。走了！

跟亚历山德罗走了！他那亲爱的、可爱的小妹妹，像小偷似的乘着夜色溜走了！啊，多丢人啊！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想着这件事，眼睛的阴翳似乎消掉了。丢脸！太丢脸了！是他和他母亲造成了蕾蒙娜的丢脸，也使莫雷诺家出了丑。费利佩觉得自己似乎一直给符咒镇着，没有觉察到这件事。“这正是我对母亲说的！”他呻吟道，——“把她逼上私奔的道路！哦，我可爱的蕾蒙娜！她会出什么事呢？我要去追她，把他们带回来；”费利佩起床，匆匆穿好衣服，奔下走廊台阶，争取一点时间再作思考。须臾，他回到房间，只见他母亲站在门口，脸色苍白，惊恐。

“费利佩！”她叫道，“蕾蒙娜不见了。”

“我知道，”他怒气冲冲地回答说，“我跟你说过，我们会——逼她跟亚历山德罗私奔的！”

“跟亚历山德罗！”夫人插话说。

“是的，”费利佩继续说，——“跟亚历山德罗，印第安人！也许你觉得她跟他私奔总不像让他们在我们家里结婚更丢奥特格纳家和莫雷诺家的脸面！我可不这么想！我说，我诅咒我曾拼命伤那姑娘心的那个日子！我要去追他们，把他们带回来！”

夫人一听这话，感到说不出的沮丧和惊讶，几乎不亚于看见天上豁了个口子，下起火来。但是，即便天上真的下火，不到万不得已，她也不会屈服。

“你怎么知道她是跟亚历山德罗走的呢？”她问。

“因为她留了一张字条在这儿！”费利佩叫道，壮着胆子举起那张小纸条。“她留下了这个，算是向我告别。愿上帝保佑她！她写得像个圣徒，感谢我对她的一切好意，——而正是我，逼着她像个贼似的从我的家里逃了出去！”

“我的家里”这几个字像来自别的星球的声音，震动夫人的耳鼓，事实也正如此，这声音来自一个新的世界，费利佩在这个世界里诞生才一个小时。夫人脸红耳赤，她启齿欲言；但不等她说出一句话，卢易戈打转角那儿奔了

过来，胡安·卡拄着双拐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速度快得惊人。” 费利佩先生！费利佩先生！哦，夫人！” 他们叫道。

“晚上这儿来了贼！巴巴被偷走了，——巴巴，还有小姐的马鞍。”

夫人脸上露出一丝恶意的微笑，她转向费利佩说，那口吻——那是种什么样的口吻啊！费利佩真想捂住耳朵不听她的话；费利佩永远不会忘记，——“被你说着了，像个夜贼！”

费利佩以前所未有的迅疾、有力的动作向前跨了一步，低声对母亲说，“看在上帝的面上，母亲，别在他们面前提这事！——你说什么，卢易戈？巴巴被偷了？我们得到马厩去看青。吃过早饭我就去；” 他转过身去，紧紧地一把抓住他母亲，不容她挣脱，把她拉进屋子里。

她大为惊讶，一声不响地凝视着他。

“噢，母亲，” 他说，“你尽可以这样惊讶地看我；我把我的义妹逼上这条路——不管她出生于什么家庭——还算什么男子汉！我今天就动身，把她找回来。”

“你哪天走，我就哪天死在这个家里！” 夫人怒不可遏地说。“你尽可以在莫雷诺的家里抚养印第安人，愿养多少养多少，我至少有一块坟地！” 她要把心中的怒气发泄出来，但是悲伤使她力不从心；紧接着，她潸然泪下，无可奈何、哆哆嗦嗦地瘫坐在椅子上。现在虚假的面纱已揭去。面子不要了。莫雷诺夫人对她儿子说出这些话时，心都碎了。见此情景，费利佩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他亲吻着母亲那双捂着嘴唇的枯槁、颤抖的手。“母亲啊，” 他叫道，“你说这话会让我心碎的！哦，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逼我做一个男子汉不能做的事呢？我愿为你而死，我的母亲；可是我怎能看着我的妹妹做一个荒山野林里无家可归的漂泊者呀？”

“我想那个亚历山德罗自有他所谓的家，” 夫人稍微振作了一点，说道。

“他们事先没有计划吗？她没在字条里说他们打算干什么？”

“只是说他们准备先去找萨尔别德拉神父，” 他答道。

“啊！” 夫人沉思起来。她先是吃了一惊，随即又想，若真是这样，那倒是上上大吉了。“萨尔别德拉神父会教他们该怎么办。” 她说。“他无疑会让他们在圣巴巴拉安顿下来。孩子，你只要仔细想想，就会明白，要想把他们带回来是不可能的。你尽可以帮助他们，只是别把他们带回来。” 他停了一下。“在我死之前别带他们回来，费利佩！”

反正我也没几天好活了。”

费利佩前额伏在母亲的膝盖上。她双手温柔多情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费利佩！” 她说。“命运太残酷了，在我的最后时刻把你从我手里夺走！”

“母亲！母亲！” 他痛苦地叫着。“我是你的，——完全是你的，永远孝顺你！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呀？”

“我再也不会折磨你了，” 她无力地说，声音很虚弱。“我只求你一件事，别让我再听见那个邪恶的、给我们家带来耻辱的姑娘的名字；让这儿的男女老少永远别再提到她的名字。象个夜贼！哦，盗马贼！”

费利佩跳了起来。

“母亲！” 他说，“巴巴是蕾蒙娜自己的；它一生下来我就亲自把它送给了蕾蒙娜。”

夫人没有答话。她晕了过去。费利佩又害怕又难受，一边叫唤女仆，一边把母亲背到了床上，她在床上躺了好多日子。她似乎在生与死之间徘徊。

费利佩像个情人似的看护她；她那极度悲伤的眼睛追随着他的一举一动。她难得说话，一方面因为体虚，一方面则由于绝望。夫人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她的死将是很艰难的。看来得拖上一段日子。

但她已奄奄一息，她心里很清楚。

费利佩不知道。当他看见她又四处走动，脚步比以往慢不了多少，脸上也没发生他曾害怕的那么大的变化，这时，他便想，也许过段日子她会康复的。现在他要去找蕾蒙娜了。他多么希望能在圣巴巴拉找到他们啊；他必须让他们留在那里，不管他找到他们时，他们的处境如何，都随他们去。他再也不去考虑把他们带回家来的可能性了。但他要见见他们；必要的话帮帮他们。只要他不死，就不能让蕾蒙娜有被遗弃的感觉。

一天晚上，他不安地对母亲说，“你现在这样健康，母亲，我想我要出趟门了；我不会走远，——不超过一个星期，”夫人明白了，深深地叹了口气，回答说：“我并不健康；不过我最多也就现在这个样子了。如果你非出门不可，那现在就动身吧。”

夫人的变化多大呀！

“非去不可，母亲，”费利佩说，“要不我绝不会离开你。我今天晚上向你告别，明天日出前动身。”

但翌日凌晨，他脚步一动，他母亲的窗子就打开了，她站在那里，脸色苍白，一声不吭，看着他。“你一定得走吗，孩子？”最后她说道。

“我一定得走，母亲！”费利佩伸出双臂搂住她，一次又一次地吻她。“最最亲爱的母亲！笑一笑吧！你就不能笑一笑吗？”

“是的，孩子，我不能。再见。圣徒保佑你。再见。”她转过身去，不愿看着他出门。

费利佩骑马上路，他揣着一颗悲伤的心，但他的目的没有动摇。他沿着河边公路一直骑到大海边，然后顺着海岸而行，不时仔细地向人们描述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的模样，问是否有人见到过他们。没人看见过这两个人。

第二天晚上，他来到圣巴巴拉传教区，首先看见的就是德高望重的萨尔别德拉神父坐在走廊里。看见费利佩走近，老人高兴得满脸发光，他颤颤巍巍地迎上前去，两只手都拄着拐杖。“欢迎你，我的孩子！”他说。“全家都好吧？你都看见了，我现在很虚弱；今年秋天我的脚害得我好苦。”

费利佩一听萨尔别德拉神父这番话，立刻就绝望了。要是神父看见过蕾蒙娜，他是不会说这个话的。费利佩几乎没有回答神父的问候，而是叫道：“神父，我是来找蕾蒙娜的。她没在你这儿吗？”

萨尔别德拉神父的脸色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蕾蒙娜！”他叫道，“来找蕾蒙娜！这个有福的孩子出什么事了？”

这是件难以启口的事；但费利佩还是说了，他已顾不上羞耻。要是他知道萨尔别德拉神父多么了解他母亲的性格，了解她对她周围一切人拥有的几乎无限的力量，那么他该知道，他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反而会好受点。神父为这事情感到遗憾，但他并不像夫人那样认为这是丢人的事。从费利佩的叙述中，神父更清楚地觉察到他母亲对待亚历山德罗是多么苛刻，多么不公平。

“他是个高尚的青年，”萨尔别德拉神父说。“他父亲是最受佩雷神父信任的助手之一。你一定要找到他们，费利佩。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没到我这儿来。也许他们会来的。你找到他们后，代我祝福他们，就说我希望他们

到这儿来。我想在我临死前亲自为他们祝福。费利佩，我再也不会离开圣巴巴拉。我大限快到了。”

费利佩迫不及待地要去继续寻找，几乎没听清神父的话。“我不耽搁了，”他说，“不找到她我放不下心来。我今天晚上争取赶到文图拉。”

“找到他们后，你要派人给我送个信来，”神父说。“上帝不让他们受到伤害。我要为他们祈祷，费利佩；”他颤巍巍地走进教堂。

费利佩重新踏上旅途，心中充满疑惑和痛苦。他怎么也猜不出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走的哪条路，是什么事情让他们放弃了去找萨尔别德拉神父的主意。看来现在唯一能找到他们的地方是坦墨库拉；但是就在费利佩离家前几天，他还听坦墨库拉来的人说，山谷里一个印第安人也没有了。但他至少可以在那儿打听到印第安人到哪儿去了。虽然这条线索看来很渺茫，但这是他唯一的线索。费利佩掉转马头，奋力赶路。他自己连一个小时都不舍得休息，也不让马休息；快到坦墨库拉峡谷口时，那匹马快趴下了。在峡谷最陡峭的地段，为了节省马的体力，费利佩跳下马步行起来。他正在一条狭窄的岩石小径上慢慢跋涉，突然看见岩架上露出一颗印第安人的脑袋。他做手势要那人下来。那个印第安人口头向身后的人说话；二十来个人一个一个地站了起来。他们示意费利佩上去。

“可怜的家伙！”他想，“他们害怕。”他朝他们大声叫道，他的马太累了，爬不上岩架；如果他们肯下来，他愿给钱，说着他举起一枚金币。他们商量了一下，不一会儿便慢慢地下来，只是不时地停下来，疑惑地看看他。费利佩又举起金币，向他们招呼。他们一看清他的脸，立刻奔了过来。那不是敌人的脸。

他们中只有一个人能说西班牙语。这个人回答了费利佩的第一个问题后，一个听得很仔细的女人听见了亚历山德罗的名字，便走上前来，用印第安语急匆匆地说了起来。

“这个女人见到过亚历山德罗，”那个懂西班牙语的人说。

“在哪里，”费利佩紧张地问。

“两个星期前，在坦墨库拉，”那人说。

“问问她，有没有人跟他在一起，”费利佩说。

“没有，”那女人说，“就他一个人。”

费利佩脸上掠过一丝震动。“一个人！”这是什么意思！他陷入沉思。那女人注视着：“她肯定只看见他一个人吗；没人跟他在一起？”

“是的。”

“他是不是骑一匹大黑马？”

“不，是一匹白马，”那女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一匹白色的小马。”

那女人是卡门娜，她那天生忠诚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防备着这个追寻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的人，为他设置障碍。费利佩又陷入沉思。“问问她，是否长时间看到过他；她见到他多长时间。”

“整整一个晚上，”他答道。“他跟她在同一个地方过夜。”

费利佩绝望了。“她知道现在他在哪儿吗？”他问道。

“他要去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到那儿坐船去蒙特里。”

“去干什么？”

“她不知道。”

“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说过”

“什么时候？”

“永远不回来！他说他再也不会踏上坦墨库拉一步。”

“她跟他很熟吗？”

“就像是她的亲兄弟。”

费利佩还能问些什么呢？他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声呻吟，扔给那个为他充当译员的人一枚金币；又扔了一枚给那个女人。“我很遗憾，”他说。“亚历山德罗是我的朋友，我想见见他；”他骑上马走了，卡门娜注视着他的背影，眼睛里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神情。

当译员把费利佩最后几句话译给她听时，她吃了一惊，似乎要去追他，但克制住了。

“不，”她想。“他也许是在说谎。尽管他这么说，但他可能是个敌人。我不能说出实情。亚历山德罗不愿意被人找到。我不能说。”

这样，寻找蕾蒙娜的最后一条线索也断了；在刹那间断了；就像一颗洋蓟的种子，被一阵偶然的微风吹走了，这是一个忠诚、可爱的朋友吹出的风：为了救蕾蒙娜而说了谎。

费利佩伤心得都快发狂了，他灰心丧气地踏上归途。蕾蒙娜离家时正生着重病。她是不是已经死了，被孤独、伤心的亚历山德罗埋葬了呢？是不是为了这个，亚历山德罗才要到北方去，再也不回来呢？他真傻，竟不敢向那些印第安人说出蕾蒙娜的名字！他要折回去，再问一下。等他一见到母亲，马上就再动身，不找到蕾蒙娜或她的坟墓决不罢休。但是，当费利佩来到母亲面前，一见她的脸色，马上就明白，他再也不能离开她，直到把她放进坟墓，让她安息。

“感谢上帝！你到底回来了，费利佩，”她声音微弱地说。“我正担心你赶不回来跟我道别呢。我就要离开你了，孩子；”眼泪流下她的面颊。

尽管她再也不想活下去，但她也不愿死：这个可怜、傲慢、温情、受挫、失望的夫人。她信念中的一切慰藉似乎都离弃了她。她不停地祈祷，但得不到安宁。她眼睛祈求地凝视着圣母和圣徒们的脸；但他们似乎都对露出冷酷的神色。“要是萨尔别德拉神父能来就好了！”她呻吟道。“他会使我安宁。但愿我能活到他再来！”

当费利佩告诉她，神父老人已经虚弱不堪，再也经不起路上颠簸时，她把脸转向墙壁，哭了起来。她想见到神父，并不单单为了她本人的灵魂需要帮助：她还想把奥特格纳的珠宝交给他。这些珠宝会怎么样呢？她该把它们交给谁保管？周围有没有值得她信任的教区神父？她姐姐在嘱托书上说的“教会”，莫雷诺夫人很清楚，那指的是方济各会。夫人不敢跟费利佩商量；但她必须这么做。这些忧虑和烦恼一天天消磨着她的体力，她的体温越升越高。她没有问费利佩是否找到蕾蒙娜，费利佩也不敢提蕾蒙娜的名字。

后来他再也忍不住了，有一天他说，“母亲，我没找到蕾蒙娜的踪迹。我丝毫不知道她在哪儿。萨尔别德拉神父没见到过她，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我怕她已经死了。”

“但愿如此，”夫人简单地答道；她觉得又陷入更深、更困惑的思索之中，还是关于那笔暗藏的珠宝。她每天都要下一次决心，“明天我就告诉费利佩；”而真到了明天，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后，她决定等到了她临终的时候再说。说不定到时候萨尔别德拉神父还会再来呢，那样就万事大吉了。

她用颤抖的手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求他让人把他抬来，她派了一个信差把信送去，并嘱他雇一顶轿子，四个轿夫，小心、平稳地把神父抬来。但是当信差赶到圣巴巴拉时，萨尔别德拉神父已经衰弱得无法动弹；甚至连信也写不动了。他只能靠着口授，让人代写了一封信，措词字斟句酌，寄上他对她的祝福，并说他希望她的养女能回到她的朋友们的怀抱。月复一月，神父始终没有他“有福的孩子”的消息，神父心如乱麻。

不久之后，就传来消息说，神父死了。这个消息给了夫人致命的打击。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卧榻。这一年就这么过去了，费利佩既为憔悴、衰弱的母亲伤心，又时时在为失踪的蕾蒙娜担惊受怕，真是苦了他了。

但是现在，帷幕快要降下了。夫人显然已奄奄一息。文图拉的医生说，他已无能为力，不再来了；现在能做到的只是让她尽可能平静地死去；一两天里一切就结束了。费利佩寸步不离她的身边。难得有母亲能受到儿子如此的爱戴和照料。就连女儿也不会显示出更多的柔情和孝心。在最后这几天的亲密关系和感情中，母子两人全都从心底里捐弃了前嫌。

“我可爱的费利佩！”偶尔她会这么喃喃地说。“你是个多好的儿子啊！”费利佩便会这样回答：“我亲爱的母亲！我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呢？”他把头枕在她的手上，那双手现在是那么枯槁、苍白、衰弱；那双手在短短的一年前曾是那么残酷、有力。现在谁也不会拒绝原谅这位夫人的！要是温柔的蕾蒙娜看见她，也会一掬同情之泪。有时夫人的眼睛里露出一一种近乎恐惧的神色。这是个秘密。她怎么能说出来呢？费利佩会怎么说呢？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在长时间的昏迷之后，她艰难地苏醒过来；她知道，再来这么一次她的末日就到了，她甚至比她周围的人知道得更清楚。她恢复了知觉后，气喘吁吁地说，“费利佩！就你一个人！”

费利佩明白了，挥手让其他人出去。

“就你一个人！”她又说了一遍，眼睛转向房门。

“离开房间，”费利佩说；“都出去——等在外面；”他把房门关上。但夫人还在犹豫。她几乎打算就这么离开人世，让那些秘藏的珠宝留待后人在偶然间发现，而不息由她亲口告诉费利佩，在可怕、无情、目光敏锐的死神面前，她明白，费利佩听了她的话，哪怕到她进了坟墓后，也会在心里责怪她。

但她又不敢不说出来。这事情一定得说。她指着凯瑟琳圣徒的塑像——她觉得那塑像似乎皱着眉头，表示不能原谅她——她说，“费利佩——那塑像后面——看！”

费利佩以为她神经错乱，温存地说，“那里什么也没有，最亲爱的母亲。安静。我在这儿。”

新的恐惧慑住了这个垂死的女人。难道她得被迫把这秘密带进坟墓吗？这最后的供认也要受到拒绝吗？“不！不！费利佩——那儿有一个门——秘密的门。瞧！打开！我必须告诉你！”

费利佩急忙走到塑像眼前。她说得不错，那后面真有一扇门。

“现在别告诉我，亲爱的母亲。等你身体好些了再说，”他说。他说话的当儿转过身来，惊恐地看见他母亲笔直地坐在床上，她的右臂伸了出来，手指着那扇门，眼睛呆滞地凝视着，脸在痉挛。没等他叫出声来，她倒了下去。莫雷诺夫人死了。

随着费利佩的哭叫声，等在厅里的女人们匆匆进屋，一眼就看出一切都结束了，于是便放声恸哭起来。在一片慌乱中，脸色苍白、凝固的费利佩

把塑像推回到原处。即使在那时，也存一种恐怖的预兆从他脸上掠过。他母亲一看见那扇暗门便死了，眼睛里含着痛苦的恐惧，他，作为儿子，会在那里面发现什么呢？在接下来料理丧事的四天里，费利佩时时意识到这个潜存着的预兆。丧礼是感人的。远近赶来的人把小教堂挤了个水泄不通，但只挤进了四分之一都不到。每个人都愿向莫雷诺夫人表示敬意。从文图拉和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各来了一位神父。仪式结束后，人们把夫人的遗体抬到山坡上的小墓地，把她埋在她丈夫和孩子们的身旁；这颗不知疲倦的、充满激情的、高傲的、悲伤的心，终于安静下来了！葬礼后的晚上，佣人们见费利佩要进他母亲的房间，都吓得发抖，窃窃私语道，“哦，他可不能进去！他会伤心死的，费利佩先生！他多爱他母亲啊！”

老玛达壮着胆子跟上他，在房门口她说：“亲爱的费利佩先生，别进去！进去对你没好处！走开吧！”

但他轻轻推开她，说，“我愿意在这儿，好玛达；”他走进去，锁上了房门。

他直到午夜过后才出来，脸色严峻。他又一次埋葬了他的母亲。难怪莫雷诺夫人不敢将奥特格纳珠宝的事情告诉费利佩。在他摸到珠宝盒底，发现奥特格纳夫人给他母亲的那封信之前，他对他看见的一切大惑不解。及至念完了这封信，他一动不动地呆站了很长时间，他把头埋在双手里。他的灵魂受着折磨。

“她认为那件事丢脸，这件事倒不丢脸！”他恨恨地说。

但现在费利佩只有一件心事。如果蕾蒙娜还活着，他要找到她，把这些珠宝作为她的正当财产还给她。如果她死了，一定要把它交给圣巴巴拉修道院。

“我母亲肯定打算把它交给教会的，”他说，“但她为什么一直藏到现在呢？正是这个害死了她。哦，丢脸！哦，耻辱！”从费利佩现在埋葬她的这个坟墓里，她再也不会复活了。

他把一切都像从前一样放进那个万无一失的密穴里，尔后坐下来给圣巴巴拉修道院院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些珠宝的情况，珠宝必然将属于修道院。一清早他就把信交给胡安·卡尼托，说：“我要出趟门，胡安。要是我出了事，回不来，让可靠的人把这信送到圣巴巴拉。”

“你要去很长时间吗，费利佩先生？”老人可怜巴巴地问道。

“我说不准，胡安，”费利佩答道。“也许要不了多久；也可能要很久。我把一切都托付给你了。我知道，你会根据你的明断料理一切的。我要向大伙说明，我把大权交给你了。”

“谢谢，费利佩先生！谢谢！”胡安叫了起来，他有两年没这么高兴过了。

“说真的，你尽管相信我！从你小时候起直到现在，我关心的只是你们全家，从来不想别的。”

如果莫雷诺夫人知道，她的费利佩一清早催马跑出大门——就在昨天他还曾哭泣着跟在她的遗体后面走出这大站，送她去下葬——的目的，那她就是升入了天堂，也会觉得像在地狱里一样悲痛的。

“她不觉得这事丢了莫雷诺家的脸面！”他说。“我的天哪！”

## 第二十二章

蕾蒙娜和亚历山德罗踏上了悲哀的旅程，第一天他俩几乎没说话。亚历山德罗在马头旁步行，他把脑袋耷拉在胸前，眼睛凝视着地面。蕾蒙娜焦虑惶恐地看着他。就连对孩子的格格笑声他也无动于衷。晚上他们安营休息，蕾蒙娜说，“亲爱的亚历山德罗，你不能告诉我，我们到哪儿去吗？”

尽管她百般温柔，但语气里自有伤感的阴影。亚历山德罗扑通一声跪在她面前，叫道：“麦吉拉！我的麦吉拉！我好像要发疯了！我说不出该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的脑子一团糟，就像春雨季节树叶在小河里打转转一样。你可认为我会发疯吗？这一切足够让我发疯了！”

蕾蒙娜自己也害怕得心口阵阵作痛，但她仍然尽力抚慰他。“亲爱的亚历山德罗，”她说，“我们到洛杉矶去吧，别再跟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了。你可以在那里找到活儿干。

偶尔你还可以在舞会拉琴；那里肯定有许多活儿可干。我也可以揽到更多的缝纫活儿。

我想那儿日子会好过些。”

蕾蒙娜的这个念头看来使他惊恐。“和白人住在一起！”他叫道。“麦吉拉想过没有，一个或两个印第安人单独跟白人住在一起会是什么结果呢？既然他们会到我们的村子里来把我们成百个人一下子赶走，那对付一个人他们又会怎么于呢？哦，麦吉拉真傻！”

“但是在圣贝纳迪诺和别的地方，有许多你们的人在为白人干活，”她固执地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一样干呢？”

“是的，”他慢慢地说，“为白人干活；他们是在为白人干活！麦吉拉没有看见过。

任何白人都只付给印第安人一半的工钱；甚至在很久以前，神父们还没全都走光，并努力帮助印第安人的时候，我父亲告诉我说，白人或墨西哥人向来都只付给印第安人一半工钱。墨西哥人也是这么干的，麦吉拉。现在他们有时候付给印第安人现金，当然只付一半，有时候只付变质的面粉或他不要的东西；有时候付威士忌；如果他不收，并开口要钱，他们就哈哈大笑，并说，那就对不起了，滚你的吧。去年，圣贝纳迪诺有个白人，要拿一瓶发酸的酒抵充一个印第安人一天的工钱，那个印第安人不收，那白人拔出手枪打在了他的脸颊上，并警告他以后别再这么无礼！哦，麦吉拉，不要让我到城里去干活！

要是让我碰上那样的事，麦吉拉，我会杀人的。”

蕾蒙娜打了个寒战，不吭声了。亚历山德罗继续说；“要是麦吉拉不怕的话，我倒知道一个地方，在高山上，白人从没去过那儿，也绝不会去。我是追赶一头熊时发现那儿的。那头熊把我领了上去。那儿是它的窝；那时我就说，这倒是个藏人的好地方。那儿有水，还有一条翠绿的山谷。我们可以在那里安家；但是那儿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家；那条山谷很小。麦吉拉会害怕吗？”

“是的，亚历山德罗，孤单地住在山上，我是会害怕的。哦，别上那儿去！先到别的地方试试吧，亚历山德罗。你就不认识别的印第安人的村子吗？”

“有一个村子叫沙伯巴，”他说，“在圣哈辛托山的山脚下；我曾想到过那儿。我的一些乡亲们从坦墨库拉到那儿去了；但那是个可怜的小村子，麦吉拉。麦吉拉不会喜欢住在那儿的。我也不信那儿比圣帕斯库拉安全。那条山谷全归一个叫拉瓦罗先生的善良、好心的老人所有；他来到这个地区，在那儿建起了沙伯巴村。那是最老的村庄之一；他对所有的印第安人都很好，他说他们永远不会受到骚扰，永远。他死了；但他的三个儿子依然掌管这些地产，我以为他们恪守他们的父亲对印第安人许下的诺言。但是你瞧，麦吉拉，明天他们就可能死去，或口墨西哥去，就像巴尔德斯先生一样，然后美国人就会来占据它，就像占据坦墨库拉一样。山谷里已经住进了白人。我们可以走那条路，麦吉拉。麦吉拉会看见的。要是麦吉拉想留下来，我们就留下来。”

在一天的前半晌，他们走进了圣哈辛托宽阔的山谷。他们是从西边进去的。他们走进山谷时，尽管天空中阴云密布，雾霭迷蒙，但见山谷的东部和东北部泛起一片奇怪的光芒，时而微红，时而金黄。好一幅蔚为壮观的景象。圣哈辛托山崎岖的山巅和悬岩宛如玉石城堡的塔楼和便门，闪射出道道光芒。那光芒似乎与天地共存。

“看，圣哈辛托！”亚历山德罗叫道。

蕾蒙娜欢呼起来。“那是一个好兆头！”她说。“我们走出了阴影，来到了阳光下面；”她回头朝西面望去，那儿是一片黑暗。

“我不喜欢！”亚历山德罗说。“阴影跟得太紧了！”

果不其然！就在他说话的当儿，北方吹来一股劲风，吹散了乌云，吹得它们在空中疾跑。转眼间雪片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

“圣母啊！”亚历山德罗惊叫道。他十分清楚，这将意味着什么。他拼命催马，自己在马身边疾跑。但是无济于事。就连巴巴和贝尼托也觉得车于装得太重，它们跑不动了。

“不到一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旧羊栏和一座草棚，但愿我们能赶到那里！”亚历山德罗呻吟道。“麦吉拉，你和孩子会冻僵的。”

“她靠在我胸前挺暖和的，”蕾蒙娜说，“但是，亚历山德罗，这风儿真冷啊！像刀刺在我的背上！”

亚历山德罗又悲哀地叫了一声。雪很快就大了起来；小路已被覆盖。风小了下去。

“谢天谢地，风儿不像刚才那样刺人了，”蕾蒙娜说，牙齿在格格地打架，孩子被她越抱越紧。

“我倒宁愿风刮大点，”亚历山德罗说；“这样可以把地上的雪吹走。再这么下去，要不了多一会儿，我们就看不见路了，就像在黑夜里一样。”

雪越积越厚，越下越密；空气都凝结了；正像亚历山德罗说的，这比黑夜都可怕——这奇怪的、不透明的白色，厚厚的，令人窒息，冻住了人们的呼吸。不一会儿，马车猛地摇晃了一下，显然是滑下了小路。马儿停下脚步；不肯再往前走。

“要是我们待在这儿，那就完了！”亚历山德罗叫道。“走啊，我的贝尼托，走啊！”他拽着它的头，用尽全力把它推上小路，牵着它往前走。此情此景，可怕极了。蕾蒙娜的心都沉了下来。她觉得她的胳膊麻木了；她还能把孩子平安地抱在怀里抱多人呢？她叫着亚历山德罗。他没听见；风又刮了起来；雪像鹅毛似的大片大片地往下落；他们就像在雪的旋涡里向前跋涉。

“我们会死的，”蕾蒙娜心想。“也许死了也一样！”这是她最后记得的事情，后来她就听到了一声叫喊，发现有人在摇晃、拍打着自己，又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说，“对不起，我们手脚太重了，太太，不过我们得把你抬到火堆旁！”

“火！”这儿还有火和温暖之类的东西？她机械地把孩子交到陌生人向她伸来的双臂里，想从座位上站起来；但她动弹不得。

“乖乖地坐着！乖乖地坐着！”陌生的声音说。“我马上就把这孩子交给我的妻子，回来再照顾你。我不许你站起来；”高大的身影消失了。那孩子被从温暖的睡梦中吵醒，哭了起来。

“谢天谢地！”亚历山德罗在马头旁说，那两匹马一个个跃起后蹄倒竖起来。“这孩子还活着！麦吉拉！”他叫道。

“哎，亚历山德罗，”她无力地答道，一阵狂风吹走了她的声音，好像远处的回音。

他们奇迹般地得救了。亚历山德罗当时没想到他们其实已快到那个旧羊栏了；但尽管如此，要不是有几位同样遭暴风雪袭击的旅人先到了那儿的话，亚历山德罗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地方的。就在他感到体力不支，几乎像蕾蒙娜一样绝望地暗自思忖：“这下于我们所有的麻烦都要结束了，”就在这时候，他看见左边有一道微弱的灯光。他立刻拨转马头朝那儿走去。地上坑坑洼洼，他好几次差点使马车翻身；但他坚持着，不时地发出呼救声。终于，有人回答了，又出现了一道灯光；这口那灯光摇曳不定，慢慢地朝他而来——只见一个人提着一盏油灯，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噢，陌生人，看来你遇到麻烦了，”在亚历山德罗听来，这些话像用最纯正的圣路易塞诺方言说出来的一样明白易懂。

但是亚历山德罗用西班牙语作的充满感激之情的回答，在这个陌生人听来却并非如此。

“又是些势利的墨西哥人，岂有此理！”杰夫·哈尔暗自思忖。“在一个地区里住了一辈子的人，还不知道在这样的天气里不该出门的道理，真是该死！”他把哇哇啼哭的孩子交到妻子手里，颇有点儿不耐烦地说，“早知道他们是墨西哥人，丽，真不该出门去迎他们。他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儿的气候。”

“算了，杰夫，你知道你是不会让任何人在这样的天气里被活活冻死的，”那女人答道，她接过孩子，那孩子立即认出了这双母亲似的手，不哭了。

“哟，多可爱的蓝眼睛小乖乖呀！”那女人一看见孩子的脸就叫了起来。“我的天哪，乔斯，这样的天气还带这么个小东西出门。我得马上热点牛奶给她喝。”

“最好先看看她母亲，丽，”杰夫说，他把蕾蒙娜扶进小屋。“她都快冻僵了！”

但是看着她孩子平平安安，露出微笑，对蕾蒙娜来说是一帖再好不过的复苏剂，转眼工夫她就完全恢复了。她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陌生的人群中。墙角的褥垫上躺着一个年轻人，看上去二十五岁左右，那发亮的眼睛、通红的脸颊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在生病。

那女人身材高大、笨拙，面庞削瘦，双手粗糙，皮肤起皱，衣衫褴褛，鞋子破烂，干枯的淡色头发漫不经心地、松散地扎成一束，缠绕在脖子上，前额上垂着刘海，那形象显然不怎么样。然而，尽管她蓬头垢面、邋里邋遢，举止间却自有一种威严，顾盼间流露出一种善意，一下子就能温暖别人的心

扉，得到别人的信任。她那淡蓝色的眼睛依然很敏锐；她凝视着蕾蒙娜，暗自思忖道，“这不是个普通的墨西哥人，无论如何也不是。”“你们是出门人吗？”她说。

蕾蒙娜瞠目结舌。她只懂一丁点儿英语，偏偏这句话不包括在这一丁点儿里面。

“哦，夫人，”她遗憾地说，“我不会说英语；只会说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嗯？是不是墨西哥人说的话？乔斯会说这种话。不过他不能多说话；说多了对他身体不好，他有肺病，所以我们才带他来这儿——因为这儿气候暖和！看上去是这么回事，对不？”她咧嘴格格地笑起来，但又带着难以言表的柔情斜视了那个病人一眼。“问问她，她们是干什么的，乔斯，”她又说。

乔斯单肘支撑起身体，闪光的眼睛凝视着蕾蒙娜，用西班牙语说，“我母亲问你们是不是出门人？”

“是的，”蕾蒙娜说，“我们从圣迭戈来。我们是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乔斯的母亲惊叫起来。“上帝救救我们吧，乔斯：我们真的收留了印第安人吗？到底是——嗯，嗯，她像任何白种女人一样喜欢自己的孩子！我看得出来；再说，不管印第安人不印第安人，她们必须留在这儿。这么个鬼天气，就是连狗也不能放出去。我敢肯定孩子的父亲是个白人。除那双蓝眼睛。”

蕾蒙娜聚精会神地听着、看着，但是什么也听不懂。她几乎怀疑这个女人说的是不是英语。这么多的英语句子，她竟一句也听不懂，这在她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田纳西话就连最普通的字眼儿音调也变得厉害，她分辨不出来。她转向乔斯，柔声细气地说，“英语我不太懂。我很抱歉我听不懂你母亲的话。你能费神为我翻译一下吗？”

乔斯像他母亲一样幽默。“她要我把你刚才说的话告诉她，”他说。“我想，我只能把她最爱听的那部分告诉她。——我母亲说你们可以留在这儿，等暴风雪过去再说，”他对蕾蒙娜说。

蕾蒙娜疾如闪电般抓住那女人的手，按在自己的胸前，做出表示感谢和激动的手势。

“谢谢！谢谢！夫人！”她叫道。

“她叫我什么，乔斯？”他母亲问道。

“夫人，”他答道。“也就是贵妇的意思。”

“哟，乔斯！你告诉她，我可不是什么贵妇。告诉她这儿周围的人都叫我‘丽婶’，或叫‘哈尔太太’；这两个称呼随她怎么叫都行。她的嘴真甜。”

乔斯费了点劲才向蕾蒙娜解释清楚他母亲对“夫人”这个称呼的否定以及她供蕾蒙娜选择的两种称呼。

蕾蒙娜带着使他们母子对她产生好感的微笑跟着他把那两个称呼都学说了几遍，第一遍两个称呼都没念准，最后她说，“我更喜欢‘丽婶’；她对每个人都那么好，像个婶婶。”

“嗨，多奇怪呀，乔斯，”丽婶说，“在这荒天野地里，竟有人说这种话，——我们家乡的人，他们都怎么说的？我不知道我比别人好在什么地方。我不愿看见有人受欺，也不愿看见有人受难，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尽力相助；但我知道，这没什么奇怪的。

我不知道人们怎么会有不同的想法。”

“这种人多着呢，妈妈，”乔斯动情地答道。“如果你多到外面走走，你就会发现许多。像你这样对谁都那么好的人实在太少了。”

蕾蒙娜蜷缩在墙角的火堆旁，怀里紧抱着孩子。这个地方她刚进来时像个温暖的避风港，现在仔细一看，只不过是可怜个避难所，抵御着屋外肆虐的暴风雪。这是间粗木板的小棚，随意地拼凑而成，用作牧羊人的临时住所。屋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许多木板已松动、破裂。每次起风，鹅毛大雪便穿过裂缝在屋里飞舞。壁炉里燃烧着几根木柴，三角叶杨的败枝，这是杰夫·哈尔在暴风雪达到顶点之前匆忙拾来的。壁炉旁木柴已寥寥无几。丽婶不安地朝那儿看了一眼。在这样的雪夜，这点木柴实在难以对付啊。

“你暖和吗，乔斯？”她问道。

“不太暖和，妈妈，”他说；“但我也觉得冷；这样就可以了。”

哈尔一家向来都有随遇而安的本事；他们始终保持着这种品质，他们为之而受过罪，就像受恶习的罪一样。在整个南田纳西找不到比他们更知足、更无贪心、更处境艰难的家庭。但他们毫无怨言。不管出了什么事，不管缺少什么，他们总是说，“这是我们的命，”而且对这种现状无动于衷，或几乎无动于衷。真是温和、多情、幽默的人啊；说到底，他们从生活中得到的乐趣比那些表面状况比他们好得无法相比的人家要多得多。

当他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儿子乔斯病倒了，不停地出血，医生说唯一能救他的办法，就是坐马车穿过平原到加利福尼亚，这时，他们说，“亏得丽草去年出嫁了！现在我们可以毫无牵挂地卖掉田地，马上动身了。”他们半价卖掉了他们那块小地盘，用牛换了两匹马和一挂有篷的马车，像个叫化子似的，带着他们躺在马车里一张床上的病中的儿子出发了，他们高高兴兴的，就像有钱人家外出去旅游。他们还带去了两头公牛，一头母牛。公牛可以和马“换班”拉车，母牛为的是让乔斯喝上牛奶；他们走得很慢，走走停停，有时一停就是个把星期，终于从田纳西来到了圣哈辛托山谷。他们得到了报答。

乔斯的病情有了好转。他们认为，再过六个月，乔斯就能康复了；任何人都很难说杰弗逊·哈尔或玛丽亚·哈尔不是最幸运的一对。他们不是救活了乔舒亚，他们的儿子吗？

在南方这些贫白阶层中人名略称就像新英格兰一样流行。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目的，懒散、知足的田纳西人和整天风风火火的佛蒙特人一样把他们家里人的名字缩减到最短的程度。对佛蒙特人来说，能够用一个音节说清的字偏用三个音节来说，这无异于浪费时间；而田纳西人则认为，这实在是因为太麻烦。哈尔太太从来不记得人家曾正确地叫过她的名字，全名该叫“玛丽亚”，可是从小时候起，直到出嫁，人家都只叫她“丽”；自从有了自己的家，成了殷勤待客、热心助人的主妇，街坊邻舍都公认她为众家婶婶，这可是她想都不敢想的至高无上的荣誉啊。凡是与她接触过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无不称她或知道她是“丽婶”。

“我不知道是否该把火烧旺点，”她犹豫不定地说，“如果这场暴风雪要持续到天亮，我们的木柴就不够了，这是很明显的。”她正说着，小屋的门砰地一下被撞开了，她的丈夫踉踉跄跄地走进来，后面跟着亚历山德罗，两人身上积满了雪，手里抱着木柴。

亏得亚历山德罗知道离小屋只有几竿远的峡谷里有一个小三角杨丛，他把马牵进屋子与马车之间的避雨棚里栓好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拾

柴。杰夫看见他从马车里抽出一把短柄小斧来，马上就明白了，他也抽出斧子，跟了上去；现在，他们把足够烧上几个小时的木柴放在了地上。亚历山德罗刚把木柴放下，就冲向蕾蒙娜，跪了下来，焦虑地看着孩子的脸，然后又看蕾蒙娜的脸；接着他虔诚地说，“赞美圣徒，我的麦吉拉！这真是奇迹！”

乔斯莫名其妙地听着他的话。“他们是天主教徒！”他想。“我真弄不懂他们是什么样的印第安人。我不能告诉妈妈，他们是天主教徒；她会搞糊涂的。我不管他们是什么人。那姑娘的眼睛多可爱呀，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

由于乔斯的沟通，这两户人家很快了解了彼此的情况和打算；他们在这意料不到的情况下，很快产生了友谊。

“杰夫，”丽婶说，——“杰夫，我们的话他们一句也听不懂，所以我们有话尽可以当着他们的面说，当然，这么做对于听不懂别人话的人来说不太公平；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我可上了一堂关于印第安人的课。我以前一直对他们存有偏见；我不想接近他们，也不愿他们接近我。眼前这个女人，我从没见过这么可爱的人；她对那孩子的感情深得不能再深了。至于那个男人，你没看见，杰夫，他对她走过的地方都那么崇拜？这是个事实，杰夫。我想任何白种男人都从来没有这么敬重一个女人；你说；杰夫，你自己可曾这么对待过我吗？”

丽婶很激动。这经历对她来说简直难以相信。她对印第安人的印象都来自报纸，来自一二本叙说相互残杀的书，以及偶尔看见的一些漂泊不定的印第安人家在穿越平原的路途中从她家门前经过。此时此刻，她却与一对印第安夫妇友好地并肩而坐，他们的相貌举止都那么吸引人；她觉得与他们很有缘份。

“我不妨承认，乔斯，”她说，“我还不相信。自从离家以来，我还没见过什么人，白人、黑人或灰人，我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他们了。他们真黑，就像田纳西的黑人一样，他是个有力的印第安人；她说，她父亲是白人，但她只承认自己是跟他一样的印第安人。你注意到她看他时那副样子吗，乔斯？她不是对那个人很敬重吗？不，我不责怪她。”

确实，乔斯注意到了。任何人，只要看见蕾蒙娜和亚历山德罗在一起，都会注意到她对他是那么虔敬。现在，这种虔敬之中又添上一层无可奈何的焦虑，使她终日惶惶不安。蕾蒙娜为亚历山德罗感到担心。她无法用言语来表白，但这可怕的担心始终萦绕着她。她感到又有一个打击将要落到亚历山德罗的身上，这是他所难以忍受的。

暴风雪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天晴以后，山谷里银装素裹，星星像在北极的天空中一样闪烁。

“明天中午雪就全都化了，”亚历山德罗对乔斯说，乔斯正为第二天担心呢。

“不会化净，”乔斯说。

“你等着瞧吧，”亚历山德罗说。“这事情我见得多了。它持续的时候就像死神；但从来不会持久。”

哈尔一家是在去山谷北面的一个温泉的路上。他们打算在这儿住三个月，让乔斯试试这儿的水。他们有一个帐篷，像这样的原始生活，有这帐篷就足够了。丽婶急切地盼望着能休息一下；她实在不愿再走了。她丈夫一心向往着更热闹的大自然。他听说圣哈李托山上有一个上好的猎场。当他听说亚历山德罗对那儿了如指掌，并且打算去那儿安家时，他高兴极了，邀他做

自己的邻居。带他去打猎。蕾蒙娜一口答应；她相信，有人作伴，对亚历山德罗会有好处，——他喜欢的就是有人作伴，户外生活，令人兴奋的狩猎。这个有温泉的峡谷离他们打算在那儿安家的沙伯巴村不远；她一开始就想到沙伯巴去试试。现在想到印第安人的村子她再也不觉得厌恶了；她已经觉得自己跟印第安人有了休戚与共的关系。正如卡门娜所说，她已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没几天工夫，这两户人家就安顿了下来：哈尔家住在温泉旁的帐篷和马车里，亚历山德罗、蕾蒙娜带着孩子住在沙伯巴村一座小平房里。这房子是一个老太太的，她丈夫死了，她就住到了女儿家里，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了亚历山德罗，每月能有几块钱的租金，倒也挺乐意的。这房子不怎么样，一个小房间，粗糙的土砖墙，锐麓草顶，没有地板，只有一扇窗子。蕾蒙娜高兴地叫道：“哦，这房子只要稍稍修理一下就够好的了，”亚历山德罗一听，脸上抽搐了一下，转过了身去；但他什么也没说。村子里只有这么一间空房，比这好的根本找不到。两个月后，就没人能认出这座房子了。亚历山德罗打猎时运气不错。两张完整脱鹿皮铺在了地上；第三张铺在了床架上，鹿角挂在墙上，当作挂衣服的钩子。床顶又竖起了猩红的罩子，旁边放着熊果木框架的编织摇篮。门上开了扇小窗，墙上又开了一扇，透进光和空气。在其中一只窗台上放着一尊小圣母像，如同在圣帕斯库拉一样，戴着松枝做的花环。

房子这么安排好后，丽婶第一眼看见，就两手叉腰，站在门口，张大着嘴巴，眼睛里布满疑惑。最后她惊叫了起来：“哟，我看你们都安排妥了！”

丽婶在她家境最好的时候，也没有过一个房间像蕾蒙娜的这间小土屋这么气派。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越打量，越不明白。回到帐篷，她对乔斯说：“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间。那个印第安女人真能干，尽管要什么没什么，可她却把房间收拾得像模像样。那不过是个棚屋，一个土棚屋，乔斯，比我们的帐篷大不了多少；可她把它拾掇得像个客厅！我算是服了。你最好也去看看。”

乔斯和杰夫都去看了，他们像丽婶一样大惑不解。他们隐约地觉察出这里存在着一种他们从未有过的生活原则。究竟是什么原则，他们无以名之，也无法向他们那位好心的妻子和母亲解释清楚，让她学会这种原则，多少年来她一直是他们家里的慈爱、不善拾缀的当家人。但他们感到这种原则有其魅力；有一天，去打猎的亚历山德罗和杰夫满载而归，这两家人坐在一起品尝蕾蒙娜烹调的晚餐：炖鹿肉和洋葱，干辣椒炒拉豆，面对这些菜肴，丽婶他们更是啧啧称奇。

“问问她，这些是不是印第安风味，乔斯，”丽婶说，“以前我从来不稀罕豆类；但这区豆味儿真不错！”

蕾蒙娜哈哈大笑。“不；这是墨西哥菜，”她说。“我是跟一个墨西哥老太太学的。”

“哦，我倒也想学学，可我怕没有时间泡在这上面，”丽婶说，“但是现在既然到了这儿，那就入乡随俗吧。”

亚历山德罗不像原来那么郁郁不乐了。他挣到了钱，有好邻居作伴，开始振作起来；他看见蕾蒙娜笑逐颜开，小女儿活泼可爱；强烈的家庭观念——仅次于对蕾蒙娜的爱——又在心里复苏了。他开始谈起造一座房子的打算。他发现村子里的情况不像他担心的那样。诚然，村里非常贫困，但还未

受到外界干扰，山谷也很大；他们的家禽自由自在地奔跑；白人寥寥无几，北面有一个，南面有两到三个，他们声明无意排挤印第安人；拉瓦罗兄弟还住在自己的地产上，亚历山德罗认为他们是有保障的。麦吉拉心满意足。

麦吉拉找到了朋友。有样东西开始在亚历山德罗心里萌动。不能完全说是希望，但也跟希望差不多；他要造一座房子；再也不能让蕾蒙娜住在那间土屋里。但他说起这件事时，蕾蒙娜却不赞成，亚历山德罗大为惊讶；蕾蒙娜说，他们现在已有了一切，亚历山德罗不舒服吗？她挺舒服。最好过段时间再造房子。

蕾蒙娜比亚历山德罗多懂许多事情。当他外出打猎时，她曾跟许多他从没见过的人说话。她到店铺和邮局去过好多回，用篮子或绣花织品去换面粉，她在那儿听到过使她不安的消息。她不相信沙伯巴是安全之地。有一天她听见一个人说，“如果来一场干旱，不等冬天过去，我们的牲畜就没生路了。”“是啊，”另一个人说，“瞧沙伯巴那些该死的印第安人，他们村子里整天整夜水流不停！他们竟有那眼喷泉，真气人！”

蕾蒙娜没法把这些告诉亚历山德罗。她把这些话深藏在心里，但它们却像不停的警告和预言，在她心里扑腾。那天她回家后来到了村中心的泉眼旁，站在那儿看着汩汩的流水，看了很久。那真是无价之宝；那里有一条长长的灌溉渠，通往谷地的肥沃良田；种着一亩亩的大麦、小麦和蔬菜。那里也有亚历山德罗的田，如果牧场上牧草不盛，那田里的庄稼就够他们的马和牛吃上一个冬天的了。如果白人们霸占了这泉水，沙伯巴村就完了。然而，这泉眼地处村子中心，白人们要想霸占它，就得把整个村子都捣毁。

“拉瓦罗兄弟显然不会答应的，”蕾蒙娜心想。“只要他们活着，这事就不会发生。”

这天，好心的哈尔一家拨起帐篷，离开了山谷，蕾蒙娜和亚历山德罗难过极了。他们本来打算住三个月，但是这儿气候宜人，这里的水似乎对乔斯格外有益，因此他们一住就是六个月。可是，“我们不是有钱人家，你们知道，我们不能长住下去，”丽婶说；“我们要到杰夫能干活挣钱的地方去。最好能有木工活干的城里去。杰夫有一手好木工活，也许你们想不到，我的编织活也挺好的；只要给我一架上好的织毯子机，我可以不向任何人要饭吃。我太爱织毯子了。我也不知道这一年、或将近一年没碰织机，是怎么过来的。有一次杰夫对我说，‘丽，要是天堂里没有织机，你会满意吗？’我大胆地说，看来我是不会满意的。”

“这活儿难干吗？”蕾蒙娜叫道。“我能学吗？”这六个月来，蕾蒙娜在英语的听说方面进步神速。她现在几乎能听懂直接对她说的每一句话，虽然还听不懂别人笼统、复杂的谈话。

“嗯，很难，不，不难，”丽婶说。“我想我也说不太难，我已记不清我初学时的情形了。我只记得，我的脚还够不到地面的时候就坐在织机前织起来了；刚开始学织竖、横线时的情形我一点也记不得了。我教过许多人；有的学得很快，有的压根没有学会；她们都被难住了。我倒觉得，你是个样样活儿都能干的人。我们到圣贝纳迪诺安家后，如果你能去那儿，我会把一切都教给你，我会高兴的。不过，我看你们这儿没有什么地方会兴织地毯的；倒不是说这儿没有大量的适合织地毯的破衣服，只是人们似乎都把它们穿在身上；我是说，大多数人都这么穿。从没见过什么地方的人像这儿的人似的把最适合织地毯的破衣服穿在身上。这些墨西哥人都是懒鬼，印第安人更糟。

我说的印第安人绝对不是指你，这你知道。我看你根本不像个印第安人。”

“我们大多数人是出于无奈，”蕾蒙娜说。“我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人抢掠、欺骗，被赶出家门。”

于是，她用西班牙语向乔斯讲了坦墨库拉、圣帕斯库拉的故事，乔斯一字不漏地翻译给丽婶听。丽婶目瞪口呆；她气谈得说不出话来。

“我想政府并不知道这一切！”她说。“在田纳西，罪行比这轻的人都要被抓起来，坐一辈子牢呢！应该派人把这儿发生的事情报告给华盛顿。”

“我看这事情就是华盛顿的人干的，”蕾蒙娜愁眉不展地说。“所有的法律不都是在华盛顿制定的吗？”

“这我相信！”丽婶说。“是吗，乔斯？法律是不是由国会制定的？”

“我想是的！”乔斯说。“无论如何，有一些是他们制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都由他们制定。”

“这些事情全都是美国法律干的；”蕾蒙娜说，“任何人都不能保护自己；只要有人反对美国法律，他就要被杀死或关进监狱；坦墨库拉的司法行政长官就是这么对亚历山德罗说的。那位司法行政长官觉得很对不起坦墨库拉人；但他本人不得不执行法律。

亚历山德罗说一点办法也没有。”

丽婶大摇其头。她不相信。“这件事我得调查一下，”她说，“我觉得你们还没弄清楚。这里面有诈！”

“这里全都是骗局！”蕾蒙娜说；“但是没有办法，丽婶。美国人认为靠欺骗赚钱不丢脸。”

“我也是个美国人！”丽婶叫道；“还有杰夫·哈尔，还有乔斯！我们都是美国人！”

我们从来不骗人，假如我们知道的话，·一块钱也不骗；我告诉你，美国人不愿做这种骗人的事！我要问问杰夫是怎么回事。这在任何国家都要让人脸红的！就是这样！我想这件事得管一下！如果没有人愿意去的话，我亲自去一下也无妨！”

丽婶的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决不会因缺少泥土而死亡。她又羞又怒，脸红耳热，一心要做些什么。“我不是大人物，”她说；“我很清楚，——我人微言轻；但是对于我现在住着的这个地区、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我有话要说；至少杰夫有权说；这是一回事。

我对你说，乔斯，我不打算休息了，也不让你和你父亲休息，直到你证实了她告诉我们的一切。”

但是，更使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揪心的还不是关于土地权和居住权的问题。整个夏天他们的孩子日渐衰弱；衰弱得非常缓慢，以至蕾蒙娜每天都能聊以自慰地想，今天不比昨天更糟，也许还略有好转；但是拿秋天跟春天相比，再拿现在的冬天跟秋天相比，毫无疑问，她的健康每况愈下。自从那个可怕的风雪天受了凉以来，她一直没有完全康复过，蕾蒙娜想。在那之前，她是健康的，一直很健康，一直很漂亮，很活泼。现在她的那张瘦削的小脸让人看了真伤心，有时候她会一连几个小时无力地哭闹，可又看不出任何明显的征兆。丽婶懂得的那么点儿医道全用了上去，丝毫不见功效；事实上，丽婶从一开始就为孩子的症状犯前咕。亚历山德罗日复一日地跪在摇篮旁，十指交叉，脸色阴沉。一小时又一小时，不管白天夜晚，屋内屋外，他总是把她抱在怀里，想让她舒服。

蕾蒙娜一次又一次地对圣母、对圣徒祈祷；尽管钱很紧张，她还是在圣母像前烧掉了一打打蜡烛；一切却都枉然。最后，她求亚历山德罗到圣伯纳迪诺去请个医生。“好心的丽婶，”她说，“她和乔斯会陪你去的，由她跟医生说；她会让医生明白的。告诉丽婶孩子似乎还像他们在这儿时一样，只是更虚弱、更瘦了些。”

亚历山德罗在圣贝纳迪诺郊外的一个小棚里找到了丽婶。“还没搞清楚，”她说——好像她真能搞清楚似的。杰夫找到了工作；遇到天气好的时候，乔斯也能干一点活。

他替母亲做了一架织机，盖了一座织机房，地板正好能搁下一架织机；墙壁很粗糙，有一个屋顶，一扇小方窗，仅此而已；但是，哪怕给丽婶一座宫殿，她也不会有这么高兴。

她已为自己织了一条碎布地毯，现在正在为邻居织，她接了许多活，把春天前的时间全都排满了；来了个织毯工的消息在圣贝纳迪诺不径而走，传遍了整个下层社会。“我真不相信他们除了身上穿的破衣服外，还有这么多的碎布，”丽婶说，她的门口放着一个又一个麻袋。丽婶已经把村子里所有的麻纱都收集了起来；她与人为善，爱好交际，已经跟几十个人拉上了关系，比城里的许多老住户都熟悉他们，知道他们中发生的事。

当她听见贝尼托的马蹄声时，一下子从织机旁的高凳上跳起来，一个箭步冲到门口，没等亚历山德罗下马，她就叫道：“我正要找你呢；我正在安排时间去看你呢，只是杰夫放不下他的工作；我也忙得几乎脚都站不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抽出身子。一切都好吧？你怎么不坐马车，带她们一块儿来呢？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我知道对所有那些事情你都还没有搞清楚。政府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站在强盗一边。我知道他们不能这样做；他们已派了个人来管理你们的事务——专门负责照顾印第安人。他就是为这个被派到这儿来的，上个月就来了；他真是个好人的。上星期我去见过他，跟他谈了许多；我要为他妻子织一条地毯。还来了一位医生，为你们看病，薪水由政府支付；你们不必付钱；我告诉你，你们能免费看病，这就可以省下许多钱了。”

丽婶气喘吁吁。亚历山德罗连一半都没听懂。他无可奈何地寻找着乔斯。乔斯不在。

他只好用生硬的英语向丽婶解释蕾蒙娜求她做的事。

“医生！我告诉你的正是这个呀！这里有一个医生专为印第安人看病，薪水由政府支付。我带你到他家老。我来告诉他你孩子的病情。也许他会上门去为她看病呢！”

啊！但愿他肯去！要是蕾蒙娜看见他带了个医生进门，她该会怎么说呢！

正巧，乔斯及时地赶了回来，陪他们去医生家，为他们做翻译。亚历山德罗如人五里雾中。这新的事态他弄不明白。这是真的吗？在去医生家的路上，他带着颤抖的、半信半疑的希望听着乔斯翻译丽婶那滔滔不绝的话语。

医生在诊所里。他心不在焉地听丽婶说明亚历山德罗的来意，然后说，“他是个登过记的印第安人吗？”

“什么？”丽婶叫道。

“他是不是属于印第安人事务局的？他是否在事务局登过记？”

“没有，”丽婶说，“印第安人事务局这回事还是我刚刚才告诉他的呢。我们在圣哈辛托认识他的。他住在沙伯巴。印第安人事务局建立前，他从没

到圣伯纳迪诺来过。”

“哦，他愿不愿意登记呢？”医生不耐烦地说。“你应该先带他去见事务官。”

“你不是政府派来为所有的印第安人看病的医生吗卢丽婶气淋淋地问。

“我只听说你是为印第安人看病的医生。”

“哟，我的好太太，我看你听到的许多事情都是假的；”医生粗鲁丽并非恶意地哈哈大笑起来，亚历山德罗始终端详着他的脸，女儿的生死就在他身上了；“我是事务局的医生，我想所有的印第安人迟早都要来事务局登记的；你最好带他到那儿去。现在他想干什么？”

丽婶说起小姑娘的病情。医生打断了她，“行了，行了，我明白了。我配点药给他；”他走进内室，拿出一个装着黑色液体的药瓶，写了几行字的处方，递给亚历山德罗，说，“我想这药对她有效。”

“谢谢，先生，谢谢，”亚历山德罗说。

医生瞪大了眼睛。“来诊所看病的印第安人从来不说‘谢谢’，你是第一个，”他说。“你告诉事务官，你给他带来一个‘怪人’。”

“他说什么，乔斯？”他们出去后，丽婶问道。

“不知道！”乔斯说。“我不喜欢那个人，妈妈。他不是好人。”

亚历山德罗像在梦中似地看着药瓶。它能使孩子康复吗？这真是华盛顿的伟大的政府给他的吗？现在他有保障了吗？这个由政府派来照料他们的人能够为他要回他在圣帕斯库拉的农场吗？亚历山德罗的脑子在飞转。

他们从医生诊所出来后去了事务官的家里。丽婶在这儿更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我把跟你说起过的那个印第安人带来了，”她说，朝亚历山德罗一挥手。

“我们先去了医生的诊所为他孩子取药。我看，她病得很厉害。”

事务官坐在桌旁，打开大本于，说，“这人以前从没来过，是吗？”

“是的，”丽婶说。

“他叫什么？”

乔斯报了亚历山德罗的名字，事务官准备把它记下。“叫他停下！”亚历山德罗激动地对乔斯叫道。“让他别写，我得知道他把我的名字记下干什么！”

“等一等，”乔斯说，“他不愿让你记下他的名字。他想知道为什么要记下。”

事务官强压住不耐烦的神色，从转椅上转过身来，尽量和蔼地说：“这些印第安人哪，对他们什么事情也说不清楚。他们以为我把他们的名字记在我的本子上之后，我就有权管他们似的了。”

“这么说不是这么回事罗？”心直口快的丽婶说。“你没有权力管他们吗？如果你没有权力管他们，那你有权力管谁呢？你打算对他们做什么？”

事务官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嗯，丽娜，”——她已经成为事务官孩子们的“丽婶”——“这个事务局的麻烦就在这里。如果我能让我的印第安人全都住在指定的居留地里，那就好办了。”

“我的印第安人”这几个字亚历山德罗能听任，他以前听到过。

“他的印第安人是什么意思，乔斯？”他尖厉地问，“如果我的名字被他记下后我就成了他的人，那我不让他记。”

乔斯勉强地把他的话翻了过去，事务官发火了。“要想为他们做事情实

在太难了！

既然他们不要政府的帮助，那就让他走吧！”

“哦，不，不！”丽婶叫道。“你快把这件事解释给乔斯听，他会让这位印第安人明白的。”

亚历山德罗脸色阴沉。这一切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疑心。难道而婶和乔斯——除了哈瑟尔先生之外他所相信的唯一的两个白人——会欺骗他吗？不；这是不可能的。但也许他们本身也受骗了。他们单纯、无知，亚历山德罗很了解他们。“我们走吧！”他说，“我不愿在任何契约上签字。”

“你别犯傻，好不好？你不必签什么字！”丽婶说。“乔斯，你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把他的名字记下来，他不会受到任何约束。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事务官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们住在哪里。是这样吗？”她转向事务官，问道。“告诉他，如果他不登记，就不能请事务局的医生看病。”

不能请医生看病？放弃这可以救他孩子性命的珍贵的药水？不！他不能这么做。麦吉拉会说，与其放弃药水，不如把名字记下吧。

“那就让他记下我的名字吧，”亚历山德罗生硬地说，但是他走出事务官家时，总觉得自己往脖子上套了根铁链。

## 第二十三章

药物对孩子无济于事。事实上，反而对她有害。她太虚弱了，经受不了重药。不出一个星期，亚历山德罗又来到那个印第安人事务局医生的诊所。这回他带着一个在他看来不无道理的请求。他把巴巴带来让医生骑。这么一来医生还能拒绝去沙伯巴吗？巴巴不用三小时就能把他带到那里，一路上他会觉得像坐在摇篮里一样。亚历山德罗是在印第安人事务局里登记过的。他所以登记，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这个——为了救他孩子的命。作为在印第安人事务局登记过的印第安人，他有权利请事务局的医生为他孩子看病。为了使他的申请正式有效，他特意带上了事务局的译员。先前他一直担心，好心的丽婶虽然能言善辩，但可能话没说到点子上。亚历山德罗向来是不说一句废话的。

如果说事务局医生看见这个印第安人请求他骑马赶三十英里地去为一个小孩看病，他大为惊讶，这实在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当他弄清楚这个印第安人父亲确实有这个期望时，他差点儿要笑出来。

这时正巧他的一个朋友来诊所串门，医生转向他伽“天哪！你可愿听听，这个叫化子说些什么？不知道他以为政府一年付给我多少薪水，让我替印第安人看病呢？”

亚历山德罗聚精会神地听着，这副神遗引起了医生的注意。“你听得懂英语？”他厉声问道。

“一丁点儿，先生，”亚历山德罗回答。

照理现在医生说话应该留点神了。可是他却直言不讳地说，亚历山德罗的要求不仅是办不到的，而且是荒唐的。亚历山德罗求他看在孩子的面上，辛苦一趟。马就在门外；整个圣贝纳迪诺找不出这样好的马来；它跑起来一

阵风，骑在上面根本感觉不到它在动，路上不会累着。难道医生就不能屈驾去看一看马吗？只要他看看就会知道骑在上面会是什么滋味。

“哦，你们的印第安小马我见得多了，”医生说。“我知道它们能跑。”

亚历山德罗泡上了蘑菇。他不能放弃这最后的希望。他两眼含泪。“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先生，”他说。“这只要花费你六个小时。我妻子正掐着指头等你去呢！要是孩子死了，她也会死的。”

“不！不！”医生被纠缠得不耐烦了。“告诉这个人，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我这次破了例，马上就会应接不暇的。下一次就会有人要我去阿瓜卡林特，他们也会牵着马来让我骑。”

“他不愿去吗？”亚历山德罗问。

译员点点头：“他不去。”

亚历山德罗二话没说就出了门。眨眼间又回来。“告诉他，要是我付钱，他愿不愿去？”他说。“我家里有金币。我愿付给他，白人付多少我也付多少。”

“告诉他，要我到六十英里外出诊，任何有色人种的人都付不起这笔钱的。”

亚历山德罗又走了，但是步履缓慢，他听见身后传来粗鄙的笑声和这样的活：“金币！就他这模样，嗯？”

蕾蒙娜看见他一个人回来，绝望地绞着手。她的心似乎碎了。孩子从中午起就一直昏迷不醒地躺着；她的情况显然越来越精，蕾蒙娜一会儿从摇篮边跑到门口，一会儿又从门口跑到摇篮边，整整一个小时，每次都盼着希望中的救星快点到来。她压根儿就没想到医生会不肯来。政府说他们任命了这两个人专门关心印第安人的利益，对此蕾蒙娜比亚历山德罗更为相信。这两个人不为印第安人主持正义，又有何用呢？单纯的蕾蒙娜心想，既然只有亚历山德罗一个人骑马回来，那么医生一定是死了。

亚历山德罗筋疲力尽地下了马，说：“他不肯来！”

“不肯来！”蕾蒙娜叫道。“不肯来！你有没有跟他说是政府派他来为印第安人看病的？”

“这是他们说的，”他答道。“这下你明白了，这是谎话，像他们说的其他那些话一样！可是我愿意出钱，他也不肯来。这孩子只好死了，麦吉拉！”

“她不会死！”蕾蒙娜叫道。“我们可以带孩子去看医生！”这个念头一下子使他俩顿开茅塞。他们先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办法呢？“你可以把摇篮绑在巴巴的背上，让它走得稳一点，孩子就会以为这不过是在玩儿；我和你轮流在她旁边步行；”她接着说。

“我们可以睡在丽婶的家里。哦，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早点这么办呢？我们一清早就动身。”

整个晚上他们都注视着孩子。如果他们以前见到过死人，那么他们应该知道，这孩子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蕾蒙娜和亚历山德罗怎么会知道呢？

太阳升起来了，把大地照得明亮、温暖。太阳升起之前，摇篮已拾缀好，巧妙地绑在了巴巴的背上。孩子被放进去时，小脸蛋上露出了笑容。“这些日子她可是第一次笑呵，”蕾蒙娜叫道。“哦，这空气本身就会使她身体好起来的！先让我在她旁边走！走，巴巴！乖巴巴！”蕾蒙娜几乎是欢欣地在马儿边上走着，亚历山德罗骑着贝尼托。他们一路走着，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孩子的小脸蛋，蕾蒙娜低声说，“亚历山德罗，我几乎不敢告诉你我于了

件什么事情。我把小耶稣从圣母的怀里拿了出来，把它藏起来了！你有没有听说过，如果你从圣母怀里夺走了耶稣，圣母为了把耶稣要回来，就会对你有求必应？你没听说过这个说法吗？”

“从来没有！”亚历山德罗叫道，声音里透着惊恐。“从来没有听说过，麦吉拉！”

“你怎么敢这么做呢？”

“现在我什么事都敢做！”蕾蒙娜说。“这件事我已经盘算了好几天了，我想告诉圣母，如果她不还我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她就别想再得到她的耶稣；可是我知道我没有勇气坐在屋子里看着她孤零零地待在那里，所以我一直没有下手。但是现在我们要走了，我想，是动手的时候了；我就对她说，‘等我们带着康复的孩子回来后，会把你的小耶稣还给你的；现在，圣母啊，你和我们同去，让医生治好我们的孩子！’哦，我好多次听见女人们对夫人说，她们做过这件事，每次都是如愿以偿。每次把耶稣从她怀里抱走后，不出三个星期，她就会满足你的任何祈求。我就是用了这样的办法，才让她把你带给我的，亚历山德罗。以前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害怕。我以为她会早一点带你来，可我只能把小耶稣藏一个晚上。白天我不能藏，因为夫人会看见的。所以圣母没有怎么想念耶稣；否则的话，她会早一点带你来的。”

“但是，麦吉拉，”亚历山德罗直截了当地说，“我没有来是因为要照料父亲，走不开呀。他一入土我就来了。”

“要不是圣母保佑，你根本就来了，”蕾蒙娜执拗地说。

在这段悲伤的旅途的第一个小时里，孩子似乎真的康复了；空气、阳光、新奇的摇晃、走在她身边的微笑的母亲、她已爱上的大黑马，这一切都使她产生一种好多天不曾显示过的生气。但这只是目光返照。她的眼睑垂下来，闭上了；脸色异常苍白。亚历山德罗先看见，现在他在步行，蕾蒙娜骑着贝尼托。“麦吉拉！”他叫了起来，那声音就告诉了她一切。

随着一声尖叫，眨眼间她就来到孩子身边，那叫声使奄奄一息的孩子失去了知觉。

她的眼睑又抬了起来；她认得出母亲；小小的躯体出现一阵快速的痉挛，脸上像挣扎似地抽搐了一下，随后就平静了下来。蕾蒙娜发出撕心裂肺的拗哭声。她发疯似地推开拼命抚慰她的亚历山德罗。她向苍天伸出双臂。

“我害死了她！我害死了她！”她哭叫道，“天啊，让我死吧！”

亚历山德罗慢慢地拨转马头，准备回家。

“哦，把孩子给我！让她躺在我的怀里！我要让她暖和！”蕾蒙娜泣不成声地说。

亚历山德罗默默地把孩子抱给她。他从惊慌地叫出一声之后再没说过话。要是蕾蒙娜注意到他的话，就会顾不得为死去的女儿伤心了。亚历山德罗那张脸似乎变成了石头。

他们回到家里，蕾蒙娜把孩子放在床上，匆忙奔到房间一角，掀开鹿皮，把藏着的小耶稣像拿了出来。她泪流满面地将小耶稣像放回圣母的怀里，扑通跪下来，抽噎着祈求圣母的宽恕。亚历山德罗站在床脚边，双臂抱胸，眼睛死盯着孩子。他很快走出房间，依然一声不吭。不一会儿蕾蒙娜便听见锯木头的声音。她大声地哭了起来，眼泪刷刷地流得更快；亚历山德罗在给孩子做棺材了。她机械地站起来，像半疯瘫似的动作僵硬地给孩子穿上于净的白尸衣，然后将她放进摇篮，给她罩上那块漂亮的绣花圣坛罩。她一边招

于圣坛罩上的招痕，一边回想起当初坐在夫人的走廊里绣圣坛罩的情景；想起了金翅雀、朱顶雀的调鸣声；费利佩的音容笑貌；想起了亚历山德罗坐在台阶上，小提琴拉出神圣的乐曲。她就是那个坐在走廊里飞针走线绣着漂亮的圣坛罩的姑娘吗？这是一百年前的事了吧？那是不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那边那个正在钉棺材的亚历山德罗就是当年的亚历山德罗吗？那锤子敲得多响啊，越来越响！空气里充满声音，似乎耳朵都要被震聋了。蕾蒙娜双手按着太阳穴，瘫在了地上。一阵大慈大悲的昏厥使她暂时从悲痛中解脱出来。

她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是亚历山德罗把她从地上抱到了床上，没有打算弄醒她。他以为她也会死的；然而就连这个念头也没有触动他的冷漠。蕾蒙娜睁开眼睛，看着他，他没有说话。她闭上了眼睛。他没有动。不一会儿她又睁开眼睛。“我听见你在外面干活的声音了，”她说。

“嗯，”他答道。“做好了。”他指着摇篮旁边一只粗糙的小板箱。

“麦吉拉现在作好上山的准备好了吗？”他问。

“嗯，亚历山德罗，我准备好了，”她说。

“我们要永远隐居了，”他说。

“这没什么两样，”她答道。

现在，沙伯巴的女人们不知该怎样看待蕾蒙娜。她跟她们怎么也合不到一块，远不像她跟圣帕斯库拉的女人们那样同病相怜、休戚相关。她与哈尔一家的亲密关系成了一道沙伯巴人怎么也无法逾越的障碍。她们认为，一个真正的印第安人是绝不可能跟白人如此和睦相处的。因此她们都躲开她。但是现在她们都围着她，为她的女儿送葬。看着躺在小小的白棺材里的孩子的脸蛋，她们都潸然泪下。蕾蒙娜在棺材上盖了块白布，罩在上面的绣花圣坛罩飘落到了地上，皱成一团。“这个做母亲的怎么不哭呢？难道她也像那些白人一样没有心肝吗？”沙伯巴的母亲们窃窃私语；她们在她面前觉得很窘迫，不知该说什么。蕾蒙娜觉察到了，但没有精力跟她们说话。现在令人麻木的恐怖比悲伤更可怕地占据着蕾蒙娜的心。她冒犯了圣母；她犯了读神罪：短短一小时内圣母就惩罚了她，当着她的面夺走了她孩子的命。现在亚历山德罗要发疯了；蕾蒙娜时时有种幻觉，仿佛自己看见他发生着变化。圣母的下一个惩罚方式是什么呢？她会不会让亚历山德罗变成一个狂暴的疯子，最后把他们两个都害死呢？在蕾蒙娜看来，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很可能就是这样。葬礼结束后，他们回到孤零零的家里，看见那只空空的摇篮，蕾蒙娜再也支持不住了。

“哦，带我走吧，亚历山德罗！去哪里都成！不管什么地方！哪里都成，只要离开这里！”她哭着说。

“现在麦吉拉还怕不怕我跟她提起过的山上那个地方呢？”他说。

“不怕！”她认真地回答说。“不怕！我现在什么也不怕！只要能带我走！”

亚历山德罗的脸上掠过一丝狂喜的神色。“好，”他说。“我的麦吉拉，我们上山去；在那儿我们会安全的。”

亚历山德罗的一举一动中都流露出极度的不安，就像在圣帕斯库拉时一样。他不停地动着脑筋，筹划着搬家、开始新生活细节。他把计划逐项地跟蕾蒙娜商量。他们不能把两匹马都带走；那里草料肯定不足，他们也用不着两匹马。牛也必须舍弃。亚历山德罗打算杀了它，牛肉风干后，可以吃上很长一段时间。他希望能把马车卖掉；他想买几头羊；山羊和绵羊在她们要去的高山上能生活得很好。到底找到了安全的地方！哦，是的，非常安

全；不仅能避开白人——因为这山谷又小又荒芜，白人不会要它；也能避开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真傻，对圣哈辛托高山十分恐惧；他们相信山上住着魔鬼。任你出多少钱也别想雇一个沙伯巴的印第安人到亚历山德罗发现的那么高的山谷去。亚历山德罗可是把他们藏身之地的每一个优点都仔细看在眼里。“我第一次看见这地方的时候，麦吉拉——我相信是圣徒领我去的——我敢说，这是个藏身的地方。但那时我根本没想到我会需要这么一个地方，一个让我的麦吉拉得到安全的地方！安全！哦，我的麦琪儿！”他激情澎湃地搂住了她。

一个印第安人要想在圣哈辛托山谷里卖掉马和马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除非他把它们白白送掉。买主们只打算出四分之一的价钱买下亚历山德罗的马和马车，亚历山德罗费力地耐着性子跟他们讨价还价。他知道，要是卖主是个白人，他们是不敢叫出这个价钱的。蕾蒙娜觉得，马和马车是他们最贵重的财产，一旦出手，以后再也不可复得，那将给他们造成难以克服的不安。她好说歹说，总算说服了亚历山德罗对四匹马和马车都带到圣贝纳迪诺，让哈尔家用上一个备了货。

这对乔斯倒正合适，有了赶车的活儿，就可以让他经常在室外活动了；蕾蒙娜相信他会感谢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的。“他像我们一样喜欢马，亚历山德罗，”她说。“它们会得到很好的照料的；再说，如果我们不想在山里住下去了，我们下山时乔斯会把马和马车还给我们，或者替我们在圣贝纳迪诺卖掉。任何看见过贝尼托和巴巴在一起干活的人都不会不要它们的。”

“麦吉拉比野鸽子聪明！”亚历山德罗叫道，“她知道怎么办最好。我带上它们。”

当他准备动身时，他恳求蕾蒙娜跟他一起去；但蕾蒙娜一脸惧色，大声拒绝道，“不，我绝不再跨上那可咒的公路一步！我绝不再踏上那条路，除非是去死，就像我们抱着她去送死一样。”

蕾蒙娜也不想见到丽婶。丽婶的同情会使她受不了，尽管这同情里充满善意。“对她说我爱她，”她说，“但我现在任何人也不想见；明年如果能找到别的路，我们也许会下山。”

丽婶十分悲伤。她不理解蕾蒙娜的心情。蕾蒙娜不来看她，深深刺痛了她的心。

“我怎么也不相信她会这么做，”她说，“她这么做脑子肯定不正常！我想我们再也看不见她了，乔斯，我就有这个感觉。也许她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圣哈辛托山宛如一道雄伟的屏障，在圣贝纳迪诺山谷南面的地平线上忽隐忽现。从丽娜放织机的小屋门口望出去，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丽婶坐在织机前，一小时又一小时，有时一连七个小时地踩着沉重的踏板，来回甩动着梭子，怀着温柔的思念，凝视着那巍峨、熠亮的山顶。当落日余辉照射着它时，它就像着火似的熠熠生辉；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它就被这没在云层里。

“那儿看上去紧挨着天堂，乔斯，”丽婶会这么说。“自从我知道蕾蒙娜在那上面之后，每当抬头看见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乔斯。有时候，那里射出那么强的光，叫你的眼睛不能看着它；住在那样的地方，我看是活不长的，乔斯，你看呢？亚历山德罗说任何人都找不到他们。除了他以外，谁也没见到过那个地方。他是在一次打猎的时候发现那儿的。那儿有水，我

看最多也就有点水。看来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

那两匹马和一辆马车对乔斯来说真像是上帝的恩赐。他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些；他的身体也只能干干这个，而圣贝纳迪诺这方面的活儿多的是。但是目前他们没有力量置办合适的马车；照丽婶的想法，充其量只能在年底积攒到置办一辆马车的钱。他们几次努力想用他们那辆笨重的搬家马车跟人换一辆轻使马车，但始终没有换成。丽婶说，“有时候，想到乔斯这么倒霉，只能用印第安人的马和马车，我真要羞愧死了。但是如果乔斯能干下去，一直像现在这样挣钱，等亚历山德罗回来时，乔斯会付钱给他的。我知道乔斯是很公正的。哦，那两匹马呀，得让它们好好干两天活。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马；它们就像小猫似的，我知道它们被宠坏了。靠这边的那匹马，我知道蕾蒙娜把它看得比什么都贵重，她很小的时候这马就归她了。可怜的姑娘，看来她实在是山穷水尽了。”

亚历山德罗把杀牛的事儿一天一天往后拖。他实在下不了手，这头忠实的牛认识他，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就跑到他身边。自从孩子死后，他就把牛牵到离村子东北方三英里外的一个峡谷去放牧，那是一个美丽的郁郁葱葱的峡谷，株树环抱，溪水温湿。如果他们留在沙伯巴的话，他打算就在这儿造房子。但现在，亚历山德罗口想起那个美梦，只能对自己苦笑。已经有消息传到沙伯巴，说是建立了一个公司，专门负责圣哈辛托山谷的事宜；拉瓦罗兄弟俩把大块的土地卖给了这个公司。山谷里的白人牧场主都用栅栏把自己的土地围了起来；再也不能自由放牧了。沙伯巴人太穷，无法筑起几英里长的围栏；他们很快就不得不放弃畜牧业；接下来他们就会像坦墨库拉的印第安人一样被赶走。亏得亚历山德罗及时说服了蕾蒙娜搬到山上去。在山上，他们至少可以平静地生活、平静地死去。贫困的生活，孤独死亡；但他们可以相依为命。孩子死得及时，她免却了这一切苦难。要是她活着，等她长大成人，整个地区里都找不到印第安人藏身的地方了。

有一天早晨，亚历山德罗想着这些心思，进了峡谷。牛是非宰不可了。一切东西都已收拾好，就等着他去搬；尽管他们东西不多，但要从陡峭的山路搬到山上他们的新家去，没几天工夫不行；代替贝尼托和巴巴的印第安小马驮不了重东西。亚历山德罗在搬东西的时候，蕾蒙娜就晒牛肉，他们得靠这些肉维持几个月。然后他们就动身了。

中午他带着第一驮向下来，蕾蒙娜按照墨西哥人的方式将肉切成长条。亚历山德罗回去运剩下的肉。中午刚过，蕾蒙娜正在来回奔忙的时候，她看见一群骑马的人在村子那头挨家挨户地窜扰；他们每离开一户人家，那户人家的女人就激动地奔出来；最后有一个女人话一般朝蕾蒙娜跑来。“藏起来！藏起来！”那女人气喘吁吁地叫道；“把肉藏起来！是从山谷尾部来的梅里尔的人。他们丢了一头牛，他们说是我们偷的。他们发现了牛被杀死的地方，那里有血，他们说是我们杀的。哦，快把肉藏起来！他们把费尔南多所有的肉都拿走了。那些肉是他买来的；他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牛被杀的事情。”

“我不藏！”蕾蒙娜气呼呼地说。“这牛是我们自己的。亚历山德罗今天刚杀掉它。”

“他们不会相信你！”那女人焦虑地说。“他们会把肉全都抢走的。哦，藏起一点儿吧！”她抱过一块肉，扔到床底下，蕾蒙娜呆呆地站在一边。

没等她再开口，那些骑马人已经堵住了房门；领头的那个跳下马来，叫道：“天哪，剩下的在这儿。他们不是该死的贼才怪呢！瞧这个女人，正

在割肉呢！把它放下，嗯？你已经杀了我们的牛，我们不麻烦你再为我们晒肉干了：现在，把肉全部交出来，你——”他用一个肮脏的绰号称呼蕾蒙娜。

蕾蒙娜脸上没有半点血色。她的眼睛都瞪圆了，她举着刀走上前去。“你们这些白种狗，给我滚出去！”她说。“这肉是我们自己的；我丈夫今天早上才杀了这头牛。”

她的语气和举止震住了他们。他们共有六个人，都挤在屋子里。

“我说，梅里尔。”一个人说，“等一等；这印第安女人说她丈夫今天刚杀死这头牛。也许真是他们的。”

蕾蒙娜像闪电似地转向他，叫道，“你们以为我说谎，你们不全都是骗子吗？我告诉你们，这肉是我们的；这村子里没有一个印第安人会偷牛！”

一听这话，那些人爆发出一阵嘲笑声；就在这时，那个领头的人发现了刚才印第安女人把肉拖到床底下去的时候在地上留下的血印，他一下子跳到床前，掀去鹿皮，一声冷笑，指着藏在那里的肉说，“等你们像我一样了解印第安人的时候，你们也许就不会相信他们说的一切了！如果这肉真是他们自己的，干吗要藏在床底下呢？”他弯腰把肉拖了出来。“来帮一把，杰克！”

“你要敢动，我就杀了你！”蕾蒙娜气得发疯，大声叫道。她跳到那些人中间，手中的刀闪闪发光。

“啊哟！”杰克叫了一声，往后退去；“这个印第安女人发怒的时候真漂亮！我说，伙计们，给她留下点肉吧。这事不能怪她；当然，她总是相信她丈夫对她说的话。”

“杰克，你这个吃里爬外的家伙！”梅里尔一边把肉从床底下拖出来，一边嘟哝道。

“这是怎么回事？”门口一个低沉的声音说；蕾蒙娜一转身，看见了亚历山德罗，她欣喜地叫了起来。可是亚历山德罗脸上的表情那么冷漠、高傲，就连处于气愤、惊骇之中的蕾蒙娜对他也感到害怕起来。只见他的手搁在枪上。“这是怎么回事？”他又问了一遍。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这就是那个坦墨库拉人，”一个骑马人低声对梅里尔说。“要是早知道这是他的家，我才不领你上这儿来呢。你肯定找错人家了！”

梅里尔把他从床底下拖出来的肉放了下来，转身面对亚历山德罗的眼睛。他脸色很沉。尽管他已明白自己犯了个错误。他开口说话了。亚历山德罗打断了他。亚历山德罗说起西班牙语十分有力。他指着门外一匹印第安小马，马背上驮着剩下的一袋牛肉，他说：“那些是剩下的肉。我今天早上在峡谷里刚杀了那条牛，如果梅里尔先生愿意，我可以带他去那里看看。梅里尔先生的牛昨天在前面的柳树林里被杀了。”

“是吗！”骑马人异口同声地叫道，把他围起来。“你怎么知道的？是谁杀的？”

亚历山德罗没有回答。他正看着蕾蒙娜。蕾蒙娜像那个女人一样戴上了头巾，她们两个缩在墙角里，脸转了过去。蕾蒙娜不敢抬头；她肯定亚历山德罗会杀人。但是这种事情不足以激起亚历山德罗不思后果的怒火。看着这个自发成立的武装搜寻失物队的人们那种懊丧的样子，他甚至觉得有点儿好笑。关于丢失的牛的一切提问，他一概保持沉默。他不愿开口。最后，那些人见他死不开口，一个个恼羞成怒，肮里肮脏地骂了一通之后，骑马走了。亚历山德罗走到蕾蒙娜身边。她正在发抖，两只手冰凉。

“我们今晚就上山！”她气喘吁吁地说，“到我再也见不到白人的地方去！”

亚历山德罗的脸上机械地露出一丝喜色。蕾蒙娜到底跟他想到一块儿了。

“那里还没有房子，我不敢把麦吉拉一个人丢在那里，”他说；“我得来回好多趟，才能把东西全部搬走。”

“那儿总不像这儿这么危险，亚历山德罗，”蕾蒙娜说，她想起那个叫杰克的人傲慢地睨视她时的那副神情，止不住泪如泉涌。“哦！这儿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要不了几天了，麦琪儿。我去向费尔南多借一匹马，两匹马一起运；我们就能早点上山了。”

“那个人的牛是谁偷的？”蕾蒙娜说。“你为什么告诉他们？他们看上去像要杀掉你似的。”

“是住在山底下的墨西哥人，叫何塞·卡斯特罗。我正巧撞见他在杀牛。他说牛是他的；但从他说话时的神态，我一眼就看出他在说谎。可我干吗要告诉他们呢？他们认为只有印第安人会偷牛。我可以告诉他们，墨西哥人偷的东西更多。”

蕾蒙娜愤愤地说，“我告诉他们，这个村里的印第安人谁也不会偷牛。”

“这话不确实，麦吉拉，”亚历山德罗郁郁地说。“当他们饿到极点的时候，他们也会偷牛。他们丢失了许多牛，所以他们说，在可能的情况下偷一头牛不算什么大的罪过。他们说，去年春天，那个叫梅里尔的人给二十头牛打上了他的火印，他明明知道这些牛是沙伯巴人的！”

“他们为什么不向他要回呢？”蕾蒙娜叫道。

“今天难道麦吉拉还看不出，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吗？我们没有办法，麦吉拉，只有躲避；我们只能这么办！”

一种新的恐怖进入蕾蒙娜的生活之中；她不敢告诉亚历山德罗；她自己心里也无法把它形成话语。那个杰克的脸像鬼影子似的时时出现在她脑海里，每逢亚历山德罗不在家时，她总要找出这个或那个借口，让一个印第安女人陪着自己。她每天看见那个男人骑马经过她的门口。有一次他来到敞开的屋门前，朝里张望，客气地跟她说话，然后又骑马离开。蕾蒙娜的直觉没有错。杰克只是在等待时机。他打定主意，要在圣哈辛托山谷里安家，至少住上几年，他想让一个印第安女人跟他同居，为他管家。他的哥哥在圣伊莎贝尔就这样跟他访印第安女管家同居了三年；后来他卖掉了地产，离开了圣伊莎贝尔，他给了那个女人一百块钱，一所小房子，归她和她的孩子使用。她不仅心满意足，而且由于跟一个白人生活了这么几年，竟然自命不凡起来，对她的印第安亲戚和朋友摆起了架子。当一个印第安男人想娶她时，她不屑一顾地回答说，她绝不嫁给印第安人；她可以再嫁给一个白人，但是印第安人么——决不。谁也没有因为杰克的哥哥有这层关系就轻视他；这个地区盛行这种风气。如果杰克能把这个貌似天仙的印第安女人吸引到自己身边，跟他一起生活，哪怕日子再清苦一点，他也能自诩为幸运的人了，也会认为他为这个印第安女人做了件好事。这一切在他看来简单明了；有一天早晨，他看见蕾蒙娜在村子里踽踽独行，便赶上前去，和她并肩而行，并开口提起这件事，对于结果，他问了个小小的误会。他走近时，蕾蒙娜浑身哆嗦，加快了脚步，不敢看他；但愚蠢的他却大大地误解了这些举动。

“你跟你丈夫结婚了吗？”最后他说，“他让你住的地方太可怜了。要是你愿意跟我一起生活，你可以住进这个山谷最好的房子，像拉瓦罗家一样好，而且——”杰克没有把话说完。蕾蒙娜大叫了一声（这叫声他好多年没能忘记），从他身边跳开，似乎要跑，但又突然停了下来，面对着他，她的目光像标枪，呼吸急促。“畜生！”她说，啐了他一口；然后她转身奔进最近的一户人家，一下子瘫倒在地上，泪如雨下。班路上那个男人对她无礼。是啊，那户人家的女人说，相是个坏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蕾蒙娜没有告诉亚历山德罗他不敢告诉他；她相信他会杀死杰克。

杰夫很恼火，他把自己受到挫折以及气愤心情告诉了他的朋友梅里尔，梅里尔只是嘲笑他说：“你要是早来问我，我本可以让你找别的女人试试。她已结婚，对丈夫忠实得很。只要你看得上，这里女人多的是。她们是第一流的女管家，就像忠实的看家狗一样。你可以绝对相信她们，一个子儿也不会拿你。”

从这天起，蕾蒙娜片刻也没安宁，直到踏进高高的圣哈李托山上他们避难的山谷边缘。到了那儿，她四处打量，抬头仰望巍峨的、似乎刺破蓝天的山峰，低头俯视尘世，似乎那无垠的世界全都在她脚下伸展，——她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离天堂这么近，离尘世那么远，其实也就在山下面，她舒心地深深地吸了口气，叫道：“到底！到底，亚历山德罗！在这儿我们安全了！我们自由了！我们欢乐了！”

“麦吉拉还满意吧？”他问道。

“我简直高兴极了，亚历山德罗！”她叫道，这壮丽的景象感染了她。“我做梦也没想到是这样！”

这真是个神奇的山谷。好像是一座大山一劈为二，形成了这个山谷。它横亘在接近半山腰的地方，西端或西南端比东端要低好多英尺。两头都有密集的岩石和盘根错节的倒下的树环抱；岩石山峰成为南面的屏障，北面是山鼻子，或者叫山脊，几乎是垂直的，覆盖着茂密的松树。哪怕有人在山上游荡几年，也找不到这个山谷。东端有一股晶莹的泉水喷涌而出，与其说是在和山谷一样长的苔绿色河床里奔流，不如说是温湿流淌，最后消失在西端的岩石里，再也不出来了；亚历山德罗好多次顺势往下寻找，但找不到它的踪迹。夏天，他带着杰夫去打猎，好多次爬上山壁，又从里面下到谷底，看看那条小河是否还在流淌；使他欣喜的是，他发现七月里的小河阳一月里一样，这么说来，干旱也奈何不了它。这泉水是多大的救星啊！这水好像来自天堂，纯净、甜润。

过去不远，又有一座山脊，宽阔得宛如一块高地。上面是一片结着果子的栎树林；树下原是平滑的石头，过去好多代的印第安人在这儿碾砾子，石头都被碾碎，变成了坑坑洼洼。确实是好多代以前——现在活着的人中最年长的也记不得这件事——印第安人就冒险爬上过这高高的圣哈辛托山。人们认为爬到这个山顶必死无疑，爬上山坡已属愚蠢之极。

这是个使人兴奋的地方。它医治了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的创伤。甚至失去孩子的悲痛也得到抚慰。既然他们来到这离天不远的地方，孩子似乎也就没有去远。最初他们住在一个篷帐里；得等到把麦子和蔬菜种下才有时间造房子。亚历山德罗来到耕地边，惊喜地发现，这里的土地竟这样肥沃。山谷本身延伸进南面的岩石丛中，在那里形成一个个水湾和山凹；这是些多么可爱、隐蔽的四角啊。他真不忍心用犁划破这柔软的、鲜花遍地的草皮。该

种的东西都种上了，他立即伐树造房。这回不再是灰不溜秋的土砖房，而是用粗大的松树做墙，上面还留着 half 树皮，黄色与褐色相间，颜色很鲜艳，好像是心情愉快的人设计的。屋顶是用锐前草、丝兰梗盖的，铺了厚厚的两层，在房子正面朝外伸出好几英尺，形成一个凉亭似的门廊，下面靠粗糙的小组木于支撑着。蕾蒙娜又能坐在有鸟窝的草屋顶下了。亚历山德罗又搭了一个小羊舍，一个粗糙的马厩，这一来这个家就算齐全了！他们从来没有过这么美满的家。秋天来了，蕾蒙娜坐在阳光明媚的门廊下，用芳香四溢的柳树枝编起摇篮。在沙伯巴山谷里，她曾扑在第一只摇篮上倾洒过那么悲痛的泪水，他们在离开沙伯巴那个家的前夜把摇篮烧掉了。秋风乍起，她就着手编起第二只摇篮。四周的土地上点缀着干枯的野葡萄；成群的蜜蜂在葡萄上酿蜜，蕾蒙娜不得不时时站起来轰赶它们，边轰边说，“好蜜蜂儿，上别处为我们酿蜜吧；要是你们把葡萄汁都吸光了，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我们还靠它们过冬呢；”她说，想象之翼迅速地飞向了冬天。圣母肯定宽恕了她，又给了她怀抱婴儿的欢乐。噢，欢乐！不管多么贫困，不管多么危险，不管那蛮横、压迫能把他们怎么样，抱着自己的孩子总是一种欢乐。

孩子将在冬季到来之前出生。一个印第安老太婆，也就是他们在沙伯巴时的房东，特地上山来和蕾蒙娜一起生活。她现在已是无亲无友，她的女儿死了，她很高兴能像母亲一样和蕾蒙娜同住。她又愚蠢又衰弱，但是蕾蒙娜每每看着她，总觉得自己的生身母亲也许就是这个样子，漂泊、受苦，她不知道是怎样的苦，流落何方；在照料这个孤苦伶仃、无儿无女的老人时，她那思恋的、孝顺的心灵里感到难言的快慰。

孩子出生时，蕾蒙娜正和那老太婆留在山上。亚历山德罗到山谷里去了，两天后才能回家；但蕾蒙娜并不害怕。亚历山德罗日来后，她把孩子抱到他怀里，微微一笑，又像过去那样容光焕发，她说，“看，亲爱的！圣母宽恕了我；她又给了我们一个女儿！”

但亚历山德罗没有笑。他端详着孩子的脸，叹口气，说，“天哪，麦吉拉，她的眼睛像我，不像你！”

“我很高兴，”蕾蒙娜叫道。“我第一眼看见的时候就觉得高兴。”

他摇摇头。“眼睛像亚历山德罗，命运肯定好不了，”他说“它们总是看见悲哀；”他把孩子递回到蕾蒙娜的胸前，站在那儿郁郁地凝视着她。

“亲爱的亚历山德罗，”蕾蒙娜说，“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可是一种罪过。萨尔别德拉神父说，如果我们在十字架下叫苦，那更重的十字架就会压在我们身上。最倒霉的事情就会发生。”

“是啊，”他说。“这话不错。最倒霉的事情就会发生。”他脑袋低低地耷拉在胸前，走开了。

## 第二十四章

亚历山德罗的创伤难以真正治愈。他受的创伤太烧了。他整天暗暗地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为他的乡亲们毫无希望的未来、尤其是为蕾蒙娜很可能会受到的贫穷、苦难而伤神，他那颗多情的心也被消磨了，就像有暗

火在焚烧似的。说话，发牢骚，积极的抗争，这些也许能拯救他；但所有这些都是与他自我控制、沉默寡言、受压抑的本性格格不入的。慢慢地，非常缓慢地，蕾蒙娜说不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或哪一天起，她的骇人的担心变成了更加骇人的事实：他神经错乱了，在离开圣帕斯库拉的那个早晨，他就因为害怕这件事而大喊大叫，现在终于发生了。说来奇怪，也叫人可怜，现在这事真的发生了，他却并没有意识到。他只知道有时候他突然十分清醒，发现自己处于奇怪的、无法解释的境地里；记不清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病；他不知道在那一段段时间里他的举动是个疯子的举动；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施暴力，寻衅闹事，伤害人；没有任何破坏性的行为。在这一段段发病的时间里，他脑子里总是出现他最痛苦的生活经历的幻觉，他那副样子真叫人可怜。有时候他幻想美国人在追他，要不就是他们抢走了蕾蒙娜，他去追他们。遇到这种时候，他就会拼命地一连奔上几个小时，直到筋疲力尽、瘫倒在地，由于筋疲力尽而慢慢地真正清醒过来。有时候，他相信自己拥有大群的牛羊；只要看见牛栏羊舍，他就会进去，跟它们一起走，向路人说这些牛羊全是他的。有时他还想赶它们走，但别人骂了他以后，他就会慌里慌张地撒手作罢。有一回他突然发现自己在路上赶着一小群山羊，他不知道是谁的，也不知是从哪儿赶来的。他坐在路旁，把头埋在双手里。“我的记忆怎么啦？”他说“我肯定是发烧了！”就在他这么坐着的时候，那群羊自个儿转身慢悠悠地走近旁边一个羊栏，它们的主人正站在门槛上哈哈地笑着；亚历山德罗站起来时，那人好声好气地说，“你好啊，亚历山德罗！我看见你赶走了我的羊，不过我想你会赶回来的。”

山谷里人人都认识他，知道他的情况。虽然他有病，但大部分时间里还是个能干的人。他是这一带最好的剪毛手，最好的驯马师；尽管他随时都可能发病，一发病就到处乱跑，但大家还是争着雇他。他时常不在家，使蕾蒙娜非常伤心，不仅因为孤独，还因为她担心他的精神病随时都可能发作得更厉害，更危险。光担心不算，更让她难受的是，她必须把这担心深藏在心底里，她那聪明、可爱的天性告诉她，没有什么比让他知道他自己的真实病情更能置他于死地的了。他不止一次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跑回家，大声叫着，“美国人发现我们了，麦吉拉！他们跟来了！我甩掉了他！我从另一条路上来。”遇到这种时候，她就像哄小孩一样哄他，劝他躺下休息，等他醒来，奇怪自己怎么这么累时，她就会说，“你回家的时候气都喘不过来了，亲爱的。你千万别跑得这么快；一个人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太傻了。”

这些日子蕾蒙娜开始真心地思念起费利佩。她相信亚历山德罗能治好。一个高明的医生肯定能对他有办法。如果费利佩知道她现在处于怎样的困境，肯定会来帮助她的。

可是她怎样才能把费利佩叫来而又不让夫人知道呢？更何况她又怎样才能给费利佩写信而不让亚历山德罗知道信的内容呢？在这山上蕾蒙娜虽然自由自在，可她又像手脚都被锁住一样一筹莫展。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春天也悄然而逝。在这高山气候里，他们地里的麦子长得多好啊！每个角落里的野麦子长势也很旺盛。山羊欢跳、肥壮，它们的毛长得很长，像绸缎一样光亮；尽管还不到仲夏，绵羊可又到了该剪毛的时候了。春天下过一场场及时雨；小河都涨满了，两边开满稠密的鲜花，就像开在花坛里一样。

孩子已经出世了；一个温顺的小家伙，整天笑呵呵的，好像她的母亲

从来没有过忧愁似的。蕾蒙娜心想，“这一年我的伤心事不断，人们会以为这孩子吮吸的全是痛苦；但是圣母保护了她。”

如果祷告能达到这个目的，那肯定是蕾蒙娜的祷告起了作用；因为虔诚、真心、悔恨的蕾蒙娜日日夜夜地跪在圣母像前，拨弄着金念珠，几乎把那上面精致的雕饰都摩平了。

在沙伯巴村子里，仲夏将有一个喜庆的日子，圣贝纳迪诺的神父将到村子里去。这天他们要送孩子去受洗；蕾蒙娜也要在这天将给费利佩的信夹在给丽婶的信中寄出，再由丽婶替她从贝纳迪诺寄给费利佩。蕾蒙娜在考虑该怎么说，怎样送信的时候，有点儿内疚——自从跟亚历山德罗结婚以来，她那颗忠诚的、水晶般明亮的心里没有任何秘密隐瞒过亚历山德罗。但这件事全是为了他。等他病好了，会感谢她的。

这封信她颇多斟酌；她非常害怕信会被夫人看见，几乎使她无法落笔。她不止一次撕掉信笺，信中吐露的真情太神圣了，冷酷的人没资格看。转眼就到了节日的前一天，信终于写好了，蕾蒙娜将它藏在了安全的地方。孩子那件精致的网眼白袍也钩好了，并且洗净、熨平。节日庆典上没有一个孩子会像她的孩子包裹得那么好看；亚历山德罗最终也同意给孩子取名叫麦吉拉。他同意得很勉强，仅仅是为了让蕾蒙娜高兴，他才作了最后的让步；在这件事上，蕾蒙娜一反迁就亚历山德罗的常态，坚持要照自己的意愿办。

她一心想着要让受洗的印记盖在这个她如此喜爱的名字上；而且，“如果我死了，”她想，“亚历山德罗还有一个麦吉拉，他该多高兴啊！”

中午还没到，她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她坐在门廊里等亚历山德罗，他离家已有两天了，本来昨天晚上就该回家，做好去沙伯巴的准备。他没有准时回家，她忐忑不安。随着时间的流失，他迟迟未归，她的担心有增无已。直到日过中天一个多小时后，他才回来。他一路上马不停蹄地赶路，她还没看见他，就先听见路上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他干吗骑得这么快？”她想，跑上去迎他。他骑近了，她吃惊地发现，他骑的是一匹新马。

“怎么回事，亚历山德罗！”她叫道。“这匹马是谁的？”

他莫名其妙地看看她，又看看马。真的，这马不是他的！他拍着脑袋，拼命回忆着。

“那我的马在哪儿呢？”

“天哪！亚历山德罗，”蕾蒙娜叫道。“马上把马还回去。人家会说这是你份的。”

“可是我把我的小马囚在那儿的马厩里了，他说，‘他们应该知道我并不是有意偷马。我怎么会弄错的呢？我什么也想不起来，麦吉拉。肯定是我的病又犯了一次。’”

蕾蒙娜害怕得心都发凉了。她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带对偷马贼的处治多么厉害。

“哦。亲爱的，让我把马送回去吧！”她叫道。“让我把它送回去，他们会相信我。”

“麦吉拉！”亚历山德罗惊叫道，“你以为我会把你送进那个狼窟里去吗？我的野鸽子！我把我的马留在吉姆·法劳的马厩里了。昨天晚上我在那儿，洽谈秋天为他剪羊毛的事情。我最后知道的就是这件事。我想等休息一下后就把马送回去，我太困了。”

蕾蒙娜知道他现在脑子依然很糊涂，心想让他先睡上一个小时也许更

安全点，因此，尽管一种危险的感觉压抑着她，她还是同意了亚历山德罗的话。她从马厩里抱来新的干草，亲手给那匹马梳刷了一遍。那是一匹俊美、健壮的黑马；亚历山德罗肯定毫不怜恤地催它在陡峭的山路上奔跑，只见它两边都汗淋淋的，鼻孔上尽是白涎沫。蕾蒙娜两眼含泪，尽心尽力地服伺它，它觉察到她的善意，用鼻子擦着她的脸。“肯定因为它像贝尼托一样黑，亚历山德罗才搞错了，”她想。“哦，圣母啊，帮助我们把这匹马平安地送回去吧！”她说。

她走进屋子，亚历山德罗睡着了。蕾蒙娜瞥了一眼太阳。太阳已经西斜。亚历山德罗已不可能在天黑前赶到法劳家再赶回来。她正想叫醒他，突然传来上尉和其它狗的狂吠，立刻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一骨碌爬了起来，奔出去看是怎么回事。一眨眼的工夫——仅仅一眨眼的工夫，几乎一眨眼的工夫都没有——蕾蒙娜就跟了出去；但她刚跑到门口，就听见一声枪响，只见亚历山德罗倒在了地上，同时，只见一个暴徒似的人从马上跳下来，站在亚历山德罗的尸体前，又拔出手枪朝他的脑门上、脸颊上开了一枪、两枪。然后发出一连串的咒骂，在蕾蒙娜的眩晕的知觉里，每一声咒骂都如霹雳般响彻空间，那人骂骂咧咧地把那匹黑马从蕾蒙娜拴着它的柱子上解开，跳上他骑来的那匹马，带着黑马一溜烟地走了。他边走边对蕾蒙娜晃了晃拳头，蕾蒙娜跪在地上，吃力地要把亚历山德罗的头抬起来，要止住从那叫人恶心的伤口里流出来的血。“该死的印第安人，看你们还敢偷我们的马！”那人叫道，又恶狠狠地骂了几句，就不见了。

蕾蒙娜坐在亚历山德罗的尸体旁，双手拉着他的手，她显得异常的冷静，其实这比把内心的悲伤尽量地发泄出来更为可怕。亚历山德罗已无法复活了。第一颗子弹就是致命的，紧挨着心脏——那凶手枪法很准；后来用手枪打的两枪纯粹是出于放纵的兽性。

须臾，蕾蒙娜站了起来，走进屋子，拿出洁白的圣坛罩布，盖在那张有枪伤的脸上。这时她回想起，有一次在圣迭戈，一个方济各会的神父被印第安人杀死了，萨尔别德拉神父曾引用过胡尼佩罗神父的话说，“感谢上帝！现在一个殉难者的鲜血浇灌了这块土地！”

“一个殉难者的鲜血！”这句话好像在空中飘浮；要把那个凶手嘴中吐出的脏话从天空中驱除干净。“亚历山德罗！”她说，“去跟圣徒们同住吧；一个上帝保佑的殉难者；他们会听殉难者说的话。”他的手很温暖。她把它们搁在自己胸前，一次次地亲吻着。她在他身旁躺下，一只手搂着他，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亲爱的，我的亚历山德罗！”

哦，再跟麦吉拉说回话吧！我为什么不再伤心一些？我的亚历山德罗！他不是已经得到保佑了吗？我们很快就要跟他同住！这负担太沉了。他背不动！”接着，悲痛的浪潮压倒了她，她放声恸哭起来；但她仍然没有流泪。突然她跳了起来，紧张地打量四周。太阳早已下山了。她该上哪儿去找人帮忙呢？那个印第安老太婆跟着羊群走了，天黑前不会回来。不能老让亚历山德罗这么躺在地上呀。她该找谁去呢？到沙伯巴去是不可能的。

附近还有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子，卡惠拉村，圣哈辛托的一个高地。她曾到那儿去过一次。

现在她还能找到那条路吗？她一定得试试。比这更近的地方没有人帮她忙。

她把孩子抱在怀里，跪在亚历山德罗尸体旁，吻了吻他，轻轻地说，“再

见了，亲爱的。我不会去久。我去找朋友。”她快步跑走了，一直守在亚历山德罗身旁，伤心地低吠着的上尉一跃而起。跟着她跑去。“别来，上尉，”她说；把它牵回到亚历山德罗的尸体旁，她双手捧着它的头，看着它的眼睛，说，“上尉，在这儿看着。”它轻轻地叫了一声，舔着她的手，趴在了地上。它明白女主人的话，乖乖地服从她的吩咐；但是它的眼睛渴望地注视着她，直到她的身影在它眼前消失。

那条路崎岖不平，而且很难辨认。蕾蒙娜不止一次地停下来，在悬崖峭壁间犹疑。

荆棘刺破了她的衣服，脸上也划破了，鲜血淋漓；她的两条腿像灌了铅，步履艰难地往前挪着。峡谷里一片漆黑；她爬过了一个又一个尖坡，前面仍旧只见松树林和荒芜的旷野，她的心沉了下来。以前这条路似乎没有这么长。亚历山德罗曾陪她走过；那是一个阳光明媚、令人高兴的日子，他们时而在某个地方逗留一番，可是这条路似乎太短了。

她怀疑自己迷路了，顿时害怕起来。要是真的迷路了，那不到天亮她就得跟亚历山德罗去了；因为夜里圣哈辛托凶猛的野兽到处游窜。但是为了孩子，她决不能死。她着魔似地坚持着。最后，就在天黑得她只能看见前面几手之远时，就在她不仅仅由于奔跑、更由于害怕而气喘吁吁时，前面只有几杆路的地方，突然亮起了灯光。那就是卡惠拉村。

几分钟后她就进了村。

卡惠拉村，圣哈辛托山上一个贫困侵扰的小地方，一块狭窄的、荒芜贫瘠的土地上，坐落着一簇草棚和砖墙草顶房；这里的人很穷，但自傲，勇敢。他们是真正的山里人，凶猛，而且独立自主。

这些人中有亚历山德罗的好友，他被人杀害、他的妻子抱着孩子一路跑下山来请求帮助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迅速燃遍全村。人们激动地聚集在蕾蒙娜栖息的那户人家的房子四周。她半晕半醒地躺在一张床上。她刚喘着粗气讲完那可怕的故事，人就往前一冲，栽倒在地板上，晕了过去，幸亏有人及时抱走了她怀中的孩子，这才没有使她捧着。蕾蒙娜似乎并没把孩子放在心上；当孩子被抱到床上去时，蕾蒙娜没问起她，也没注意她。

一种大慈大悲的健忘症似乎迅即偷袭了她的神志。但她还是说出了几句足以使全村人群情激愤的话。这片激愤之情越来越高涨。四面八方的人纷纷上马——有些人要上山去把亚历山德罗的尸体运下来；有些人组织成一队立即要到吉姆·法劳家去，打死他：这是一些年轻人、亚历山德罗的朋友。上了年纪的村长急切地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暴力。

“死一个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死十个呢，孩子们？”他说。“你们愿意像他一样丢下妻儿老小吗？如果你们对那个人动了手，白人们就会把我们通通杀死。也许他们自己会处罚他。”

那群人中爆发出一阵嘲笑声。他们有生以来从没见过一个白人因为枪杀了一个印第安人而遭到处罚的。村长像他们一样知道这一点。一个朋友被杀了，他怎么还命令他们像女人似的呆望着呢？

“因为我老了，而你们还年轻。我看见过我们同白人的搏斗，但都失败了，”这聪明的老人说。“这件事我并不比你们好受。我的血管里在冒火；但我老了。我见得多了。

我不许你们去。”

女人们帮着他劝说他们，那些年轻人放弃了他们的打算。但是显得很

勉强，一个个郁郁不乐；到处都能听见有人在嘟哝：总会有这一天的。杀人的办法不止一个。法劳在山谷里露面的时候不长了。亚历山德罗的冤仇早晚得报。

法劳领着他失而复得的马，慢慢地从山上下来，心里在盘算着该怎么办。几年前，他杀死一个印第安人决不会比杀死一头牛或狼有更多的不安。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合众国政府设立了印第安人事务局，专门照料印第安人的事务，前一天，圣贝纳迪诺有几个人打死了一个印第安人，那个事务官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甚至还去逮捕了几个卖威士忌给印第安人的酒商。要是由他来接手处理亚历山德罗的案子，那就麻烦了。想来想去，法劳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立刻去找就近的治安推事投案自首，就说是自卫伤人，这样就能显示出自己的善心和公正。主意一定，他就骑马直奔在沙伯巴下去几英里的威尔斯法官家，声称自己“自卫伤人”，杀了一个印第安人，也许是墨西哥人，他说不准到底是什么人，那人偷了他的马。他胡诌了一通。他说他不认识那个人，也不认识那个地方；但他没有说明，既然不认识那人和那个地方，他怎么会直奔那儿呢。

他说：“我先顺着这条小路走了一段时间，但来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时，我走上了一条错路，找不到原来的路了。我想我的马肯定是被领上了不会留下脚印的硬草皮路，这样别人就找不到它了。我坚持往前走，跨过了小溪，很快又发现了原来的软草皮路。这儿我从没来过，非常荒芜。最后我来到了一道山脊上，从那儿我往下一看，看见了一个小牧场。我朝那户人家走去，就在我发现我的马被拴在一棵树，L时，狗叫了起来。听见狗叫声，一个印第安人——也许是墨西哥人，我说不准——走出屋子，手里握着一把大刀。我朝他喊道，‘这匹马是谁的？’他用西班牙语回答说，‘是我的。’‘你从哪里弄来的？’我问。他回答说，‘圣哈辛托。’我见他边说边挥舞着大刀朝我步步逼近，我就拎起枪，对他说，‘站住，要不我就开枪了！’他没站住，我就开了枪；他还没站住，于是我又开了枪；他没倒下，我就用枪托砸了他一下，把他砸倒了，然后又用手枪朝他开了两枪。”

法官在这件案子中的责任是很明确的。他把犯人送进国室，然后派人去请来六人陪审团，去检验那个据说是印第安人或墨西哥人的尸体。第二天一早，法劳领路，他们上了山。来到牧场时，尸体已被搬走；房门锁上了；除了亚历山德罗倒下的地方尚有几滴血迹外，前几天发生的那出悲剧已看不出丝毫痕迹。法劳一见这副情景，颇觉意外，心里一块石头不觉就落了地。但是，威尔斯法官并没有就此提出连夜打道回府，相反，他打算在离卡惠拉村几英里的一个牧场里过夜，这下可把法劳吓坏了，他说夜里卡惠拉人肯定会来杀死他的，他可怜巴巴地恳求法官和陪审团的人别离开他，好生保护他。

半夜里，威尔斯法官被卡惠拉村的村长和其他首领们的脚步声惊醒。他们听说法官和陪审团来了，就来领他们进村，那个被枪杀的人的尸体就停放在那里。法官责怪他们不该把尸体从现场搬开，现在已无法作尸体检验了，他们听后大为沮丧。

不过，威尔斯法官还是亲自跟他们进村去看尸体，并听蕾蒙娜详述凶杀的经过。然而，蕾蒙娜正发着高烧，神志昏迷，因此她也说不出什么来；她什么人都认不出，甚至当人们把她的孩子放在她怀里时，她也认不出来。她躺在床上，神情不安，辗转反侧，手里抓着念珠，嘴里不停地嘀咕着，不时地夹杂着几句祷告，哭叫着亚历山德罗和费利佩；唯一清醒的标志是紧紧

地抓着念珠，当人们试图把它拿走时，她就把它藏进胸脯里。

威尔斯法官是个老垦荒者了，向来不爱动感情，可这会儿，看着昏迷的蕾蒙娜，也止不住热泪盈眶。

法劳曾提出请求，要法官立即进行预审；但是法官访问了这个村子后，拒绝了他的请求，决定一个星期后，等蕾蒙娜清醒过来，可以做证人时，再行审讯。他尽可能地让村里的人们明白，蕾蒙娜能否出庭，对审讯至关重要。事情很明显，法劳的陈述从头到尾句句假话。亚历山德罗没有刀。他没有时间从门口走出好几步；蕾蒙娜从屋里奔到门口时听到的一连串咒骂和那两声枪响几乎是同时发出的。亚历山德罗不可能说很多话。

预审的日子到了。在这之前的日子里，法劳名义上是被关在囚室里，但他亲口保证准时出庭，因此照样能外出料理自己的事务。

威尔斯法官眼见审讯的日子已到，出庭的证人除了法劳本人外，别无他人，产生了一种既遗憾又宽慰的奇怪感觉。法劳是个尽人皆知的恶棍。打死亚历山德罗在他看来只是他一连串罪恶行径中的一件；法官为能把他押上审判席并将他绳之以法，心里很高兴。

但是圣哈辛托山谷与世隔绝，如此荒僻，还没建立像大多数文明的村落那样能为大众接受的法律准则；再说，一个白人要是流露出对印第安人的同情心，那就得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正义”这个词儿失去了它的意义，如果说在牵涉到印第安人的问题上，它曾经确实有过那么点儿意义的话。不管这个山谷与其他地方相隔多远，在这个问题上它是不应被遗忘的。总的说来，法官觉得宽慰，尽管有点儿内疚，就像自己是个从犯，或是出卖了朋友一样；因为他很了解亚历山德罗。然而，总的来说，当他被迫同意法劳的辩护律师提出的建议，“既然没有证人出庭，法劳当无罪释放”时，他内心还是觉得宽慰的。

他聊以自慰地想，即使把这个案子提交陪审团审判，结果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当然不错；因为，整个圣迭戈找不到一个陪审团会判一个杀死印第安人的白人有罪，如果除了这个印第安人的妻子，别无其他证人出庭的话。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感到多少宽慰。

亚历山德罗的脸庞时时出现在他脑海里，还有蕾蒙娜躺在卡惠拉村那个小草屋里，辗转反侧、呻吟不止的形象使他难以平静。他知道，她之所以不出庭，不是病体未愈，就是已经死了。如果她还活着，神志清楚的话，那些印第安人准会一路背着她到法庭来。

夏天，当她跟亚历山德罗住在沙伯巴的时候，法官曾见过她好几回，她那罕见的气质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孩子们都认识她、喜欢她；常到她家里去；他的妻子曾买过她的绣品。亚历山德罗也为他干过活；谁也没有威尔斯法官那么清楚，亚历山德罗如果神志清醒的话，绝不会偷别人的马的，就像白人不会偷马一样。法劳也知道这点；大家都知道这点。大家也都知道他有奇怪的游这病；当他发起这种半疯半癫的病时，他是不负责任的。法劳知道这点。对法劳的行为，只能这样解释：当他看见自己的马在这么难走的路上被拉上山去，弄得精疲力竭，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不由自主地开了枪。

“但如果对方不是印第安人，他就不会开枪！”法官沉思道。“要是他在朝任何白人开枪前，肯定会三思而行的。”

日复一日，这样的想法时时缠绕着法官，他甩也甩不开。一种不安的

感觉萦绕着他：他有愧于蕾蒙娜，如果蕾蒙娜死了，那就有愧于她留下的孩子。他也许有办法对被枪杀的、无法报仇的亚历山德罗赎罪。他甚至可以收养蕾蒙娜的孩子。这件事在山谷里肯定是不同凡响的。他越想，心里越平静，他决定一代有空就到卡惠拉村去看看能做什么。

但是命运注定陌生人不能向蕾蒙娜伸出援助之手。费利佩最终发现了她的踪迹。费利佩上路了。

## 第二十五章

忠心耿耿的卡门娜故意指错方向，害得寻找亚历山德罗的费利佩多走冤枉路，他直奔蒙特里而去。在那儿，他找到了几个印第安人，但没一个听说过亚历山德罗这个名字。

高蒙特里六英里有一个印第安人的小村落，在旧传教区附近圣卡罗斯河隐蔽的河边低地。

天主教神父劝他去那儿找找；他说，经常有些这样或那样的人到那儿躲避，在那儿住上几个月，然后又像来时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费利佩到那儿去找了，同样扑了个空。

他问遍了港口里所有的水手；所有的海员。谁也没听说过有印第安人搭过船；事实上，船长是不会让印第安人上船干活的，否则他会遇到麻烦。

“但这个印第安人是个难得的干活好手；他什么活都能干；他可以做船上的木工。”

“也许是吧，”船员们说，“然而，谁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教”他们全都弄不明白，这位英俊、悲伤的墨西哥绅士干吗这么急着要找这个印第安人。

费利佩在蒙特里浪费了一个星期。尽管他早已失去了希望，但还是不愿离开。他觉得他应该留下来，直到过去三年里驶出蒙特里的每一艘船都返回，让他彻底问个明白，他才能罢休。每当他听说有船进港了，他就急急忙忙跑到岸边，仔细打量下船的人。他那悲伤的容貌、迫切寻求的目光，所有的人都看熟了，甚至连小孩都知道，这位脸色苍白的先生是在找一个他找不到的人。女人们可怜他，温和地注视着他，心想，只有失去心上人的男人才会有这样的神情。费利佩没有把真情告诉别人，他只是打听，日复一日，向遇到的每一个人打听，打听一个叫亚历山德罗·阿西斯的人。

最后他终于离开了这个梦魇般的地方，又转向了南方。他顺着方济各会神父们常走的路走，加利福尼亚只有这条路能从一个传教区通往另一个传教区。费利佩听萨尔别德拉神父说过，邻近的每个传教区都有印第安人村庄，或依然住在那儿的人家。费利佩心想，凭着亚历山德罗的父亲与圣路易斯雷伊传教区这几十年的关系，这些村子的印第安人总有几个认识亚历山德罗的。他要翻遍每一块石头，找遍每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庄；问遍每一个印第安人。

他先到了圣胡安鲍蒂斯塔；然后到了索里达，圣安东尼奥，圣米格尔，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圣英内斯；最后到了圣巴巴拉。他路上花去了两个月。在上述的每一个地方，他都找到了印第安人，大多数是可怜的、饿得半死的

人。费利佩心里一阵阵疼痛，面对他们的惨状，他臊得满脸滚烫。那旧传教区建筑物的废墟惨不忍睹，而人所遭到的摧残更是令人发指。现在，费利佩终于明白，为什么萨尔别德拉神父心碎了，为什么他母亲对于侵占、掠夺这块曾经属于方济各会的地产的异教徒那么恨之入骨。他不明白教会为什么不向这些强盗们斗争，而是轻易地屈服。在每一个传教区，他都听人讲起一个悲壮的故事：神父们坚守在教区里，直到最后一刻，死在自己的岗位上。在索里达，一位上年纪的印第安人，一边哭泣着，一边带他去看了饿死的萨里亚神父的坟墓。“他把一切都给了我们，直到最后，”老人说。“他像我们一样，躺在地上的生皮条上；一天早上，在做完弥撒前，他向前摔倒在圣坛旁，死了。我们把他下葬时，他身上只剩下一把骨头了，一点肉也没有；他把吃的都给了我们，自己好久没吃东西了。”

费利佩每到一传教区都打听亚历山德罗的消息，但一无所得。这些北方的印第安人说，他们不认识南方的印第安人。南方部落的印第安人难得到北方来。他们彼此言语不通。费利佩越是打听，思索得越久，就越是怀疑亚历山德罗曾经到过蒙特里。在圣巴巴拉，他待了很久。修道院的修士们衷心地欢迎他。他们已听萨尔别德拉神父说过蕾蒙娜令人伤心的故事，他们像费利佩一样，为找不到她而发愁。他们说，萨尔别德拉为这件事一直伤心到临终；他天天为她祈祷，但他说，他心里没有把握让上帝听见他的祷告。

就在他临终前一天，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弗朗西斯神父，他信得过的一个年轻的巴西修士。

这件事对忧心忡忡的费利佩来说，似乎是个凶兆；他端着一颗更沉重的心上路了。

他相信蕾蒙娜死了，埋在了没人知道的、读神的地方，永远也不会被人发现；但是他不愿停止搜寻。他往南走去，已经开始碰见认识亚历山德罗的人了；而且还遇到了认识他父亲老巴勃罗的人。但是自从印第安人被赶出坦墨库拉之后，谁也不知道亚历山德罗现在什么地方；坦墨库拉的人现在在哪里，也没人知道。一个印第安人说，他们像“一群鸭子似的”散开了，“就像一群被枪声惊散的鸭子。你再也不会在一个地方看到所有这些鸭子了。这里，那里，圣迭戈的每个地方，到处都有坦墨库拉人。然而，在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有一个坦墨库拉人，先生最好去见他。他肯定认识亚历山德罗。他住在旧传教馆的一个房间里。神父让他住在那里，照看教堂和神父的房间，另外还向他收一点租金。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神父是个狠心人；他要刮尽穷人的最后一块钱。”

费利佩赶到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时已是深夜；但他不见到那个人无法入睡。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线索。他找到了那个人，他和他的妻子、孩子住在传教馆角上一个大房间里，房门朝着四方形传教馆的内院。房间又暗又湿，就像一个地窖；大壁炉里燃着一堆闷火；旁边堆着一些皮和碎布，上面躺着个女人，显然在生病。砖瓦地面陷了下去，脚踩在上面冰凉冰凉的。3 靠走廊的墙上千孔百疮，风儿直往里面钻通间里一件家具也没有。

“天哪！”费利佩心想，他跨进门去，“我们动会里的神父竟然连这么个破地方也要收房租！”

房间里没有灯光，只有壁炉里透出一点微弱的火光。“对不起，先生。我没有蜡烛，”那人迎上前来。“我妻子病了，我们很穷。”

“没关系，”费利佩说，他的手已摸着了钱包。“我只想问你几件事情。

别人对我说，你是从坦墨库拉来的。”

“是的、先生，”那人口气很倔地说——然而任何一个坦墨库拉人听见这几个字儿都要感到一阵心疼——“我是从坦墨库拉来。”

“我要找一个住在那儿的人，名叫亚历山德罗·阿闻斯。我想你认识他吧，”费利佩急切地说。

就在这时，闷火里有一块木头烧裂了，爆出一阵短暂的火花；瞬息即逝，紧跟着一切又归于黑暗。但这阵火光正巧照在费利佩的脸上，那人认出了费利佩，不由自主地大吃一惊，幸亏费利佩没有看见他的神情。“哈哈！”那人暗自思忖：“费利佩·莫雷诺先生，你要打听亚历山德罗·阿西斯的消息，可走错人家啦！”

这人是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曾在莫雷诺牧场里剪过羊毛；安东尼奥，他知道的情况甚至比卡门娜还要多，因为他知道莫雷诺家的漂亮小姐竟然爱上亚历山德罗，并且嫁给了他，这是一个何等样的奇迹；他还知道在她跟他出走的那个晚上，亚历山德罗从马厩里引出一匹漂亮的马儿让蕾蒙娜骑。亚历山德罗曾把这一切都告诉过他——巴巴，骜骜不驯、英俊威武的巴巴，黑得像没有星星的夜色，额上有一颗白星。圣徒啊！但是偷这么一匹额上有颗白星作记号的马，胆子也够大的了；怪不得事情过去都快三年了，费利佩先生还在找他。当然他想找的只是那匹马。哈：安东尼奥可要帮大忙喽！

“是啊，先生，我认识他，”他答道。

“你知道他眼下在哪儿吗？”

“不知道，先生。”

“一个女人告诉我说，他到蒙特里去了。我到那儿去找过他。”

“我也听说他到蒙特里去了。”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地方？”

“坦墨库拉。”

“就他一个人吗？”

“是的，先生。”

“你听说过他结婚了吗？”

“没有，先生。”

“坦墨库拉的大部分人现在什么地方？”

“就像这样，先生，”他痛苦地作了个手势，指着自己的妻子。“我们大多数都成了叫化子。这儿有几个，那儿有几个。有些到下加利福尼亚的格兰德上尉镇去了。”

费利佩令人生厌地东问西问，始终不得要领。他压根儿没想过这个印第安人在骗他。

最后，他叹了口气说，“我以为你能帮我找到亚历山德罗。我太失望了。”

“这我毫不怀疑，费利佩·莫雷诺先生，”安东尼奥心想。“对不起，先生，”他说。

费利佩把几块金币慷慨地塞进他手里，说，“这点儿钱你拿着吧。看见你这么穷我很难过。”这时，安东尼奥良心受到了震动。

他吞吞吐吐、声音粗哑地向费利佩道了谢，心里懊悔不迭。费利佩先生一向对他们很好。他们在他家里受到过热情的款待！向他撒谎太丢人了；但是亚历山德罗的事头等重要，这是不可回避的。于是费利佩第二次失去了

找到蕾蒙娜的机会。

在坦墨库拉，从哈瑟尔太太那里，费利佩第一次真正得到了亚历山德罗的消息，但起先这只是证实了费利佩的险的预感。亚历山德罗曾到过哈瑟尔太太家里；他一个人，步行；他要一路步行到圣帕斯库拉，那儿他能找到工作。

这位太太说出了真情，显然她是个好人。经过长时间搜肠刮肚的回忆，她终于想起了比较确切的日期，这正好证实了费利佩的担心，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他想，那是在蕾蒙娜出走后的一个星期，亚历山德罗这副模样，单身一人、步行，出现在哈瑟尔太太家里。她说，亚历山德罗非常穷困；他打算把小提琴卖掉，她把钱先垫上了；但他们没有把琴卖掉；琴还在他们手里。亚历山德罗死了，这点她毫不怀疑，就像不怀疑地自己活着一样；否则的话，他会回来还她钱的。亚历山德罗是绝无仅有的老实人。莫雷诺先生不这么认为？他是不是发现他向来如此？像亚历山德罗和他父亲那样的印第安人可不多啊。如果这样的人多一点，那对他们的人民就大有种益了。“我对你说，”她说，“如果像亚历山德罗这样的人多一点，光靠圣迭戈的司法行政长官就没法把他们赶出家门了。”

“但是他们怎样才能自救呢，哈瑟尔太太？”费利佩问道。“法律反对他们。我们谁也无法与法律作对。我本人也丢失了一半的地产。”

“嗯，不过说什么他们也不该不进行反抗就走呀！”她说。“‘要是亚历山德罗在那儿就好了！’人家都这么说。”

费利佩请求看看那把琴。“但是这把琴不是他的。他的琴我见过，”他叫道。

“对呀！”她说。“我说过这是他的吗？这是他父亲的。在他们被赶出家门的时候，一个印第安人拿来藏在我们这儿的。他们说，这把琴很古老，要是遇到识货的人，能卖好多钱呢。但是识货的人还没来。不过迟早会来的。我丝毫不担心我们会收不回这把琴钱。要是亚历山德罗还活着，他早就来了。”

费利佩看见哈瑟尔太太这么友好，突然决定把一切都如实告诉她。她乍一听，猛吃一惊，怎么也不敢相信。她坐在那儿沉思了好几分钟；然后她跳起来，叫道：“要是他真的带着那个姑娘，那一定藏在什么地方。印第安人不会躲躲藏藏；真要是藏的话，别的印第安人也都会知道。你向他们打听只会是浪费唾沫。他们到死也不会告诉你的。他们就像坟墓一样沉默。他们每一个人都崇拜亚历山德罗。你知道他们认为他会接替巴勃罗管辖他们，他们都为此而骄傲，因为他识文断字，比他们都见识得多。如果我是你的话，”她继续说，“我决不失望。我要到圣帕斯库拉去。看来那天晚上她一定跟他在一起，成在什么地方，而他则来我家拿钱。我知道当时我极力劝他留下来过夜，而他说他不能留下来。不过，我不知道他到这儿来的时候，她能藏在哪儿。”

哈瑟尔太太一辈子都没碰到过现在这样的难题。但是她的同情心，她对找到亚历山德罗的信心，使费利佩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如果我找到了他们，我要带他们回家，哈瑟尔太太，”他边说边骑上马；“我们走这条路，到这儿停下来看看你。”这几句话使他在去圣帕斯库拉的路上始终兴高采烈。

但他到了圣帕斯库拉后，不满一小时，就陷入了比以往更深的困惑和

失望之中。他发现村子里一片混乱，田地荒芜，许多房子都人去楼空，留下来的人也都在准备搬迁。

亚历山德罗的亲戚伊西德罗的家里住着一家白人，这个白人先买权买下了村里的大部分田地。伊西德罗发现已无力挽回局面，这个美国人已从土地局合法地拿到了地契，便学亚历山德罗的样，对这个白人说，要么他出钱买下伊西德罗的房子，要么伊西德罗自己把房子烧掉。那人买下了房子。就在费利佩赶到的一个星期前，伊西德罗带着全部的家当、牲畜，搬到梅萨格兰德去了。村里人对费利佩说，他也许能向费利佩说出更多的情况，但是就连伊西德罗也不知道亚历山德罗打算到哪儿去安家。他没告诉任何人。他们只知道他到北方去了。

到北方去！费利佩以为是他已找遍的那个北方。他听见这两个字儿不由得叹了口气。

先生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到他住过的房子里去看看。就在山脚边，山谷的南面；现在几个美国人住在那儿。亚历山德罗有一座好牧场，他种的麦子是山谷里最好的。美国人付钱买了下来，他们不知道付了多少钱；但亚历山德罗能得到钱总是够幸运的了。要是他们早听他的话就好了。他常常提醒他们，这件事早晚得发生。但现在太晚了，大多数印第安人的庄稼一个儿子也没得到。有一个人占取了村里所有的土地，他买下了伊西德罗的房子，因为那座房子是最好的；而其他的人则什么也得不到了。他们悲痛欲绝，灰心丧气。

费利佩非常同情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忧愁，“你们要到哪儿去呢？”他问了好几个人。

“谁知道啊，先生？”他们答道。“我们能到哪儿去呢？没有我们安身的地方。”

当他问到亚历山德罗的妻子的消息时，别人回答说她叫“麦吉拉”，这下子他更糊涂了。最后他问道，有没有人听到过蕾蒙娜这个名字。

“从来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是另外一个亚历山德罗，不是他要找的那一个？费利佩想起去找一找结婚登记。他们是否知道亚历山德罗在哪儿和他妻子结的婚？关于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既像是又不像是蕾蒙娜。

这个他们知道。他们在圣迭戈结的婚，是加斯帕拉神父主婚的。

困惑不解的费利佩抱着一线希望，催马赶往圣迭戈；倒霉透了，到了那儿，他碰见的不是加斯帕拉神父——如果是他的话，应该一说就明白的——而是一个年轻的爱尔兰神父，他刚刚担任加斯帕拉神父的助手。加斯帕拉神父到圣伊莎贝尔的山区里去了。但这位年轻的助手查查结婚登记还是同样胜任的。他很殷勤、和气，抱出那本破破烂烂的旧登记簿，费利佩看他翻动着本子，又紧张又害怕，气也越喘越快，突然，他看见了加斯帕拉神父潦草的笔迹写的那几个要命的字，“亚历山德罗·阿西斯和麦吉拉·法——”

费利佩一阵心疼，走开了。蕾蒙娜决不会冒名结婚的。那么，在蕾蒙娜离家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就和亚历山德罗·阿西斯结婚的这个女人是谁呢？是他心爱的印第安女人，抑或是早就订过亲的人？那么蕾蒙娜的坟墓在哪儿，在哪个孤独的、与世隔绝的地方呢？

现在费利佩终于相信她死了。再找下去已毫无用处。但是他回到家里后，仍然在不停地猜测。这天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便坐了下来，给从圣

迭戈到蒙特里的每一个神父写信，询问他们的结婚登记簿里有没有亚历山德罗·阿西斯和蕾蒙娜·奥特格纳这两个名字。

毕竟，叫亚历山德罗·阿西斯的人也许并不止一个。那些给成千上万个印第安人施洗礼的老神父们要想出那么多不重复的名字来是够伤脑筋的也许，除了老巴勃罗姓阿西斯外，还有别人也姓阿西斯，至于亚历山德罗么，到处都有十几个呢。

这最后一丝微弱的希望也落空了。除了加斯帕拉的登记簿里有个亚历山德罗·阿西斯外，其他的任何登记簿里都没有。

费利佩在离开圣帕斯库拉时，曾看见一个印第安男人和一个印第安女人，在一头满载的骡子旁行走。两个孩子，两个年幼的、路都走不动的孩子，骑在骡子背上，置身在那些包裹之间，只露出一半脸儿。那女人伤心地哭着。“又是被赶出家门的人。上帝帮助穷人吧！”费利佩暗自思忖；他掏出钱包，给了女人一块金币。她惊讶地抬起头来，好像这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谢谢！谢谢，先生！”她叫道；那个男人也走上前来。

“上帝报答你，先生！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先生知道哪儿有活干吗？”

费利佩真想说，“好吧，就上我的牧场来吧；那儿有你的活干！”要是在从前，他毫不犹豫就会这么说，因为这一男一女都有端庄的脸——年轻、健壮。但是现在莫雷诺家的财产每况愈下，就连现有雇工的薪水也难发了。

“不，兄弟，非常遗憾，我不知道，”他答道。“我的家离这儿很远。你们打算到哪里去？”

“圣哈辛托，”那男人说。“听别人说，那里的美国人还不多。我有个兄弟住在那儿。谢谢，先生；愿圣徒报答你！”

“圣哈辛托！”费利佩回到家后，这个地名一直萦绕在他脑海里。他知道，叫这个名字的那座高山在很远的地方。“胡安·卡，”有一天他说，“圣哈辛托有许多印第安人吗？”

“你是说山？”胡安·卡问。

“哎，我想是吧，是山，”费利佩说。“除了山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条山谷也叫圣哈辛托，”胡安答道。“圣哈辛托山谷美丽、宽阔，只是那条河不怎么样。一年里大部分时间是干涸的沙滩。但那儿的牧场很好。我知道山谷里有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子；圣路易斯雷伊的一些印第安人就是从那儿来的；山上有一个大村子；全国最野蛮的印第安人就住在那里，哦，他们可凶啦，先生。”

第二天早晨，费利佩赶往圣哈辛托。为什么没人提起过，为什么他自己不知道这些村子呢？也许还有一些村子他没听说过。在费利佩敏感的脑子里，希望破灭得快，产生得也快。在一个小时里、一分钟里，可以既看见他精神振奋又看见他灰心丧气。当他骑马走近圣贝纳迪诺睡意蒙蒙的小村路时，看见近处的地平线上，一座高耸的山峰，在南方天空的映衬下。随着落日余辉的变化，从青绿色变成鲜红色，又从鲜红色变成青绿色，他自言自语道，“她在那里！我找到她了！”

这座山感染了他，就像它总是感染丽娜一样，它给人以一种难以捉摸的、庄严的感觉，似乎有什么掩藏着的东西被它提示了出来。“前面是圣哈辛托山吗？”他用鞭子指着那座山问一个过路人。

“是的，先生，”那人答道。正说着，转角那儿跑来两匹黑马，那人急位跳到一边，差点被马踩到。他站稳了身子，嘀咕说，“这个田纳西来的家伙，

不把那两匹魔鬼似的黑马看好的话，早晚得撞倒人。”

费利佩朝那两匹马瞥了一眼，然后两脚一夹马肚，追了上去。“巴巴！天哪！”他激动得忘记了一切，大声呼叫起来，他拼命地催着马，边跑边叫，“前面的人停一停！

赶黑马的人停一停！”

乔斯听见四处都有人在叫他的名字，急忙勒住贝尼托和巴巴的缰绳，莫名其妙地四处张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没容他提出任何问题，费利佩赶了上来，径直骑到巴巴的马头前，飞身下马，拉住巴巴的缰绳，叫道，“巴巴！巴巴！”巴巴听得出他的声音，开始喷起响鼻，跃起后蹄倒竖起来。费利佩几乎要发疯了。在这一瞬间，他忘记了一切。

他们身边围上了一群人。圣贝纳迪诺的人们对乔斯这两匹马的来历一直心存芥蒂，难怪这会儿有个旁观者听了费利佩的大声叫喊，便面露疑色地看着乔斯，“这匹马你怎么弄来的？”

乔斯是个爱说笑的人，他从来没有着急的时候。能使他改变慢条斯理的说话方式的人还没有生下来，这种时候永远不会到来。在他回答提问之前，甚至还盘起了二郎腿，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费利佩；然后他用悦耳的声音说，“嘿，先生，——从你的肤色我敢肯定你是位先生，——要问这匹马，以及那一匹马，怎么会到我手里的，说来话长呐。它们不是我的，两匹都不是我的。”

乔斯的话费利佩听得稀里糊涂，就像当初他对蕾蒙娜说活一样，乔斯看在眼里，格格笑了起来。

“如果我说墨西哥话，也评你就能听懂了，”他说，然后他用流利的西班牙语把刚才的话简要地重复了一遍，又补充说：“它们是圣哈辛托一个印第安人的；至少那边一匹是他的；这儿一匹是他妻子的。听他们说，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这马就是她的了。

我从没见过这么看重马的人。”

没等乔斯说完，费利佩就跳进马车里，把自己那匹马的缰绳甩给人群里一个小孩，叫道，“骑着我的马跟上来，好吗？我得跟这个人说话。”

找到了！找到了——赞美圣徒——终于找到了！他怎样才能迅速向这个人说明一切呢？

他一只手搁在乔斯的膝盖上，叫道：“我没法向你解释；我没法告诉你。上帝保佑你！永远保佑你！肯定是圣徒带你到这儿来的！”

“哦，天哪！”乔斯心想：“又是那个念念不忘‘圣徒’的人！我不明白，先生，”他说，又说起田纳西方言。“是汤姆·沃姆西叫我来的；我今天下午要把他的行李运到他家里。”

“带我上你家里去，”费利佩说，仍然激动得发抖。“我们不能在这街上说话。我要听你告诉我关于他们的一切。我在找他们，找遍了加利福尼亚。”

乔斯脸色一亮。他肯定，这对那位温和和可爱的蕾蒙娜无疑是个佳音。“我就带你去，”他说；“但先得在汤姆家停一下。他在等我。”

人群失望地散去了；他们本以为可以看到一场活捉偷马贼的好戏，但他们受骗了。

“祝你好运，田纳西人！”“把那匹黑马交出来吧，乔斯！”散去的人群里有人这么说。

圣贝纳迪诺不太发生引起轰动的事情，因此遇到这么一个引人注意的

场合，人们自然不愿轻易放过。

乔斯拐了个弯，马车驶进他家所在的那条马路，他看见他母亲急急忙忙朝他们跑来，她的太阳帽歪戴在头上，眼镜向上推起，戴在头发上。

“怎么啦，妈妈！”他叫道。“出什么事啦？”

没等他说完，她看见了那两匹黑马，连忙取下太阳帽拼命挥舞着，叫道，“喂，乔斯，乔斯，听见没有！停下！我特意来追你！”

她喘着粗气不停地说着，她循声音有一半被辘辘的车轮噪声淹没了。显然她没看见坐在乔斯旁边的陌生人。“哦，乔斯，我听到了最可怕的消息！那个叫亚历山德罗的印第安人被人打死了；被害死了；我是说，被害死了；就是这么回事。山上下来一个印第安人，拿着一封给印第安人事务局的信。”

“天哪！亚历山德罗被打死了！”费利佩脱口叫道，那声音撕心裂肺。

乔斯不知所措地看看母亲，又看看费利佩；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几乎使他难以控制自己。“哦，天哪！”他气急地叫了一声，转向费利佩，“这是我妈妈，她真正喜欢他们两个。”又转向他母亲，“这位是她哥哥，他见到巴巴，认识了我，就在那边的马路上。

他正到处寻找他们。”

丽娜马上就明白了眼前的一切。她擦着泪汪汪的眼睛，哭泣道：“哦，我明白了，世界上真有他们所说的‘上帝’，肯定是上帝把你带来的。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她哥哥费利佩，对不对？她好多次向我提起你！哦，天哪！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她呢？我以为她死了！我想，看见他被人开枪打死，她肯定也不会活下去！他对我说，他们去的那个地方，任何人都上不去，我是说白人。哦，天哪！天哪！”

费利佩目瞪口呆、心惊胆颤地站在那里。他绝望地转向乔斯。“请说西班牙语，我听不懂你们的话。”

乔斯慢慢地从他母亲那激动的、前言不搭后语的叙述里弄清了事情的全部经过，翻译给费利佩听，费利佩大声呻吟道，“太迟了！太迟了！”他像丽姆一样认为，蕾蒙娜肯定经受不住亚历山德罗被人枪杀的沉重打击。“太迟了！太迟了！”他哭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进屋里。“她肯定当场就死了。”

“我看她没死，绝对没有死，”乔斯说；“她还有个孩子需要照料，决不会死！”

“你说得对，乔斯！”丽姆说，“我想你是对的。只要那个孩子还在她的怀里，任何事情都不会使她死去，就是野兽也别想害死她！她没有死，只要孩子活着，她就不会死。孩子是她的安慰。”

费利佩双手蒙脸坐在那里。他突然抬起头来，说，“那儿离这里多远？”

“山谷里面三十多英里，”乔斯说，“天知道他们住的那座山有多高。爹爹说，爬圣哈辛托山就像爬房子的墙壁一样。爹爹整个夏天都和亚历山德罗一起在那儿打猎。”

这些刚刚认识亚历山德罗的人说起他未竟那么熟悉，听到他的惨死，他们竟像朋友一样为他悲伤，这听起来多么奇怪，多么难以置信啊：费利佩觉得神思恍惚起来。他振作起精神。说，“我们一定得去。我们必须马上动身。你能让我把那两匹马带上吗？”

“行，我想你对它们更有权力，一乔斯用田纳西方言毫不犹豫地说，全然不顾自己；然后，他改用西班牙语说完了自己的诚意：两匹马听凭他使用。

“乔斯！他得带上我！”丽姆叫道。“那个姑娘遇到这样的难事，我待在

这儿不会安心的；如果她真的死了，还有那个孩子要人照料呀。不能让他一个人去。”

费利佩为有丽娜陪伴打心底里感激，他热情地表示了谢意，说得丽娜倒怪不好意思的。

“告诉他，乔斯，”她说，“我不习惯人家叫我夫人。你对他说，他妹妹叫我丽娜，我希望他也这么叫。我希望我们能合得来。我觉得我跟他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就像当初跟他妹妹一样。我承认，我喜欢墨西哥人胜过喜欢低贱的北佬——喜欢得多；但这个‘夫人’我可消受不了！告诉他，乔斯。我想墨西哥话里也有‘娜娜’这个词儿吧，是不是呀？也许别的语言里找不出这个词儿来：他该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如果他叫我丽娜，就像我听惯的那样，或叫哈尔太太，那我跟他一起去要自在得多；丽娜或哈尔太太，两个叫法都可以；但最好叫丽娜。”

乔斯有点担心，不知道他母亲是否还记得去圣哈辛托的路。她哈哈笑了起来。

“你尽管放心，”她说。“我敢打赌，我能顺着原路顺顺当当回到我们来的那个地方去。那条路的每个地方我都印在了脑子里，就像一条大路那么平坦。这点你们全都做不到。但我们现在要于什么呢，我们要去爬山，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方面我懂得不多。

但是办法总会有的，乔斯，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回上帝决不会对拯救蕾蒙娜设置障碍；我一点也不害怕。”

费利佩找不到比她再好的伴当了。虽说由于语言不通，难以交流思想，两人之间相对就比较沉默，但总的来说，这种不便并不像一开始看起来那么厉害。凭着共同的目的，一致的目标，他们相互很能理解，对于蕾蒙娜的感情，把他俩牢牢地连结在一起；这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比拟的。

他们在日落后才离开圣贝纳迪诺，但是一轮圆月把路途照得如同白昼。月光刚一泻下，丽娜就指着月亮爽快地说，“真走运！”

“是啊，”费利佩答道，其实他根本听不懂她的话，“真好。它能照着我们赶路。”

“他还说他听不懂英语！”丽娜想。

贝尼托和巴巴似乎知道它们此行的目的，跑得飞快。整整四十英里路程，它们一刻也没减过速。突然，丽娜指着右边一座房子（方圆几英里他们只看见这么一座房子）说：“我们得在那儿过夜。再过去的路我不认得了。我想主人已经睡觉了；不过他们会起床接橘我们。他们常常这么做。他们很忙碌，一刻也不停。我了解他们。他们对于和他们一样的人很友好。他们劳累得要死。度正他们马上就要起床了。他们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喂牲口，准备白天的工作。我们来这儿暂住的时候，常听说他们、看见他们。我第一次见到那房子的时候，还以为屋里有人生病，所以深更半夜就起了床；但后来我们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不过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我对孩子他爹说，‘孩子他爹，你可曾听说过天不亮就起来喂牲口的事？’也喂他们自己。不等天亮，他们就吃好了早饭，连碗碟都洗净了；另外还作好了祷告；他们是卫理公会教徒，虔诚得可怕。我常对孩子他爹说，他们非常信仰上帝；我不怀疑他们信仰上帝，但是他们不像崇拜工作那样崇拜上帝；没有那么崇拜。信仰和崇拜是两回事。你在田纳西肯定看不见这种事。我觉得上帝有时候就是睡觉的意思；我对上帝安排天亮的时间很满意。但是尽管我向你说了这么

些，梅里尔家可都是道道地地的好人！——天哪，我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丽婶暗自思忖，突然看见了费利佩脸上那莫名其妙的神色。“对于语言不通的人来说，相互间只能用‘是’或‘不是’来表示自己的意思；只要语言不通，彼此说的话大部分都没有什么用处。”

梅里尔一家人弄清了费利佩要上山到卡惠拉村去的目的地后，试图说服他不要骑自己的马去。他们说，如果他把那两匹马领上那条山路，尽管马的劲头很足，但也会死在路上的。那是一条崎岖的路。他们向他说明，那条路在峭壁间蜿蜒，时常出现急转弯，简直就是一条羊肠小道。丽婶被这情景吓得直打哆嗦，但她没有吭声。

“我得跟着他走，”她咬咬牙对自己说，“我现在不能退缩；不过如皋杰夫·哈尔一块来就好了。”

费利佩本人对他看见和听到的这条陡坡的情况也不高兴。当初筑这条路是为了从山上往下运木材的，令人心怵的陡坡有六英里长。过了六英里后，它就在山脊和峡谷之间蜿蜒，最后伸进一片大松树林的腹地，那里有一座锯木场。过了锯木场，它又延伸进更黑更密的树林里，往前十五英里，然后就是一片旷野、草地和绿草葱翠的小山丘，依然是在巍绕高山的北面或东面的山坡上。从这儿，又有一条陡峭的山路，比羊肠小道宽不了多少，往南向上延伸，通往卡惠拉村。从梅里尔家到那里，最短的路程也得艰苦地走上一天半。一个不认识路的陌生人如果没有向导引路，根本别想找到那个地方。最后他们商定，由梅里尔家的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带上两匹熟悉路途的骏马领他们上山。亏得这两匹马的帮助，这段令人生畏的路程他们走来竟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只是难为了巴巴，它被套上了笼头，跟在另一匹马的后面，觉得受到了屈辱，一开始又是喷鼻息又是旭厥于。

要不是想到他们去办的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眼前这情景真会使费利佩和丽婶赏心悦目。他们每爬上一个新的陡坡，朝南和朝西的视野就更开阔，最后，整个圣哈辛托山谷都展现在他们脚下。松树林蔚为壮观；挺立着的，犹如擎天巨柱；倒下的，那黄色圆盘也超过人头，这些树太粗了。许多的树皮上从头到脚都是窟窿，就像无数的枪眼似的。

每个窟窿里都巧妙地藏着一颗林子——啄木鸟的天然粮仓。

“瞧那儿！”眼尖的丽婶叫道，“有人说他们是不会说话的笨蛋。我注意到他们相互间丝毫不沉默；倒是我们碰到外国人就成了哑巴。我承认我跟这位一起来的墨西哥先生在一起时差点儿成了哑巴。”

“是啊！”山姆·梅里尔说。“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挖空脑袋才能让这些墨西哥人听懂我的意思；我这该死的舌头一点也不管用。但是现在他们的话我说起来十分流利；但是爸爸一点也不会说，他一个字也没学过；他还比我们早两年到这儿呢。”

这几十英里的路费利佩觉得像有几十里格。丽婶喋喋不休地跟小梅里尔闲聊，那拿腔拿调的声音使费利佩心烦。她多健谈啊！但是当他想到这个时，要不了多久，就会看见她暗暗地抹眼泪，他又会同情起她来。

coc1 一里格约为三英里。coc2

他们在林中空地的一个支离破碎的小屋里过了夜，一清早又上了路，午前赶到了卡惠拉村。他们的马车一进村，就看见村里人来回奔跑、一片忙乱。四匹马拉的舒舒服服的车子以前可从没进过他们村。亚历山德罗遇害引起的骚动丝毫没有平息；他们一个个提心吊胆，对每一件新发生的事儿都疑

虑重重。法劳被无罪释放的消息刚传到村里，全村人都气炸了，决意要报复，上了年纪的村长费了好大的劲才压住的怒火今天早上又爆发了。因此，当马车在村长家门前停下时，四周围了一群阴沉的脸上布满敌意的人。

丽婶的脸上搀杂着恐惧、挑衅、蔑视的神情，看着真让人好笑。“在我见到的所有低贱的、叫化子似的人中，”她悄悄地对梅里尔说，“我看这儿的人是最野蛮的了！如果他们动手的话，要不了一分钟就会把我们揍扁了！如果她不在这儿，我看我们就溜吧。”

“噢，他们挺友好的，”梅里尔笑道。“现在，他们都被那个印第安人被杀的事激怒了；所以他们脸上这么的。我看准是这么回事！吉姆·法劳做的事太卑鄙了，人家死了还朝人家头上开枪。我倒不是责怪他打死了那个人，一点也不；碰上我，如果有谁把我的好马拖到这种路上来，我也会开枪打死他的。这是我们牧场主唯一的法律。我们必须保护自己。但是人死了还往人家头上开枪，这太卑鄙了，但法劳是个性于暴躁的人，我想象得出，他看见自己的马的时候，一定发疯了，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

这番话说得丽婶半痴半呆。费利佩跳下了马车，跟老村长说了几句话后，匆匆地跟他进了屋子。费利佩显然忘了丽婶还在车上。瞧他走进屋去那样子，好像蕾蒙娜就在那里面似的。尽管丽婶气愤、发呆，但脑子里这个想法她还是清楚的；但即使眼看就能见到蕾蒙娜，她也没法管住自己的舌头，或延缓她对刚才听到的那番妙语的回答。她开口时，那些话儿似乎使她窒息。

“小伙子，一她说，“我不太了解你们的习惯。我听说你们很信仰宗教。我们不信，杰夫和我；我们没有那个习惯；但是如果我听到我的孩子——他跟你差不多大，身材也差不多，只是没有你这么魁梧——要是我听见他说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就巴不得让闪电电死他，我想他遭雷打也是活该，活该！”

丽婶还会对那个瞠目结舌的梅里尔说些什么，不得而知，因为这时老村长回到了门口，招呼她；她断然拒绝了山姆伸出来扶她的手，“蹭”地跳下车来，匆匆走进屋子。

她跨过门槛，费利佩转向她，满脸苦色，说，“过来，跟她说话。”他跪在一张破烂的地铺旁。那个衰竭的人形，就是蕾蒙娜吗；头发蓬乱，眼睛发光，双颊猩红，双手无目的地拨弄着一串金念珠，像个疯子似的。是啊，这就是蕾蒙娜；她已这样躺了十天了；人们用尽了他们简单的医疗手段，都没能使她恢复。

丽娜潸然泪下。“哦，天哪。要是身边有‘老人草’，我会带来给她退烧的！我相信我在离这儿不到一英里的地方看见地上长着这种草。”她没再朝蕾蒙娜看上一眼，扭头跑出门口，跳上马车，用三十年来最快的速度说。

“把车子顺我们来的路往山下赶一段。我要去采点药草来给她退烧。快点，快点！让你的马快跑。往回一英里不到的地方，我看见过那种药草，”她叫着，向外探出身子，急切地打量着每一寸光秃秃的地面。

“停下！就在这儿！”她叫道。不一会儿，她就采到了一大把柔软、闪光、灰色、羽毛似的药草，催着马车拼命往回赶。“这药草准能治好她，”她冲进屋子说；但是只见蕾蒙娜目光不定地在费利佩脸上转悠，丝毫没有认出他们的迹象，她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她嘴唇打着哆嗦，说，“她的病又厉害了，但是，‘绝不能说死！’这是我们的格言；任何事情，只要开始，永远不会太晚，谁也说不出这种时刻什么时候到来，直到它已过去，再不复返。”

她把冒着热气的苦味浓冽的药汁端到蕾蒙娜的鼻子前，以极大的耐心

一滴一滴地强行喂进那失去知觉的双层里，她为蕾蒙娜洗了手和头，她自己的双手被烫出了水泡。这是与死神的搏斗；但爱和生胜利了。人夜前蕾蒙娜安静地睡着了。

费利佩和丽婶坐在她身边，两个奇怪的但意气相投的看护，彼此从对方的忠诚中得到勇气。蕾蒙娜酣睡了整整一个晚上。费利佩守护着她，想起了自己的那次发烧，她怎样跪在他床前为他祈祷。他打量着房间。在土墙上的一个神龛里，有一张廉价的圣母像，前面一支蜡烛正好燃尽。十天来，村民们始终为亚历山德罗和蕾蒙娜点着蜡烛，这对在贫困中挣扎的人来说，可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啊。念珠从蕾蒙娜手里滑了下来；费利佩小心地接过来，走到圣母像前，跪下来，就像只有他一个人似的作起简单的祷告。站在门口的印第安人们也跪了下来，顿时响起一片嗡嗡的祈祷声。

丽婶轻蔑地朝跪着的人们看了一会儿。“哦，天哪！”她想，“这些可怜的异教徒，竟对着一张像片作祷告！”她的感觉突然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在为她祷告，我不能无动于衷呀；我也要祈祷，但对着像片我怎么也说不出话来！”丽婶跪了下来；这时她旁边一个印第安女人把一串念珠塞给她，丽娜没有拒绝，而是把它藏在外衣的语层里，直到作完祷告。这是丽娜永远难忘的一刻和一课。

## 第二十六章

村长的房子坐西朝东。天刚亮，阳光从敞开的房门射进来，蕾蒙娜就睁开了眼睛。

费利佩和丽婶都在她身旁。她惊慌地看了一眼，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们。

“哟，哟，醒啦！你还是闭上眼睛，再睡会儿吧，小乖乖，”丽婶镇静地说，把手搁在她的眼脸上，强迫她的眼睛闭上。“我们在这儿，费利佩和我，我们会留下来的。

你什么也别怕。睡吧，小乖乖。”

眼脸在丽婶的手指下颤抖，眼泪夺眶而出，慢慢地顺着脸颊往下淌。嘴唇打着哆嗦；她想说话，但发出的声音像蚊子叫，只听她无力地问道：“是费利佩。”

“是呀，亲爱的！我也在这儿，”费利佩低声说：“睡吧。我们不离开你！”

蕾蒙娜又安然睡去了，她终于活了过来。

“她睡得时间越长越好，”丽婶说，深深地叹了口气，像是呻吟。“我真怕看见她真正醒过来。这会比开头更糟；她得重新经受这一切！”

但是丽婶不知道，这几年痛苦生活的磨练，使黄菊地的心里积聚了何等刚毅的力量。

造就烈士的那种英雄纤维织成了她的柔韧、坚贞，再加上她罕见的信仰，使她变得坚不可摧，就像那些老一辈，“受到挫折的严峻考验，四处漂泊，一贫如洗，受尽折磨，摧残，在荒漠、群山、洞穴里漂泊、栖身。”

她第二次醒来时，脸色平静，几乎带着一丝恬淡的微笑，注视着费利

佩，轻轻地说，“你怎么找到我的，亲爱的费利佩？”与其说他听见了这句话，不如说是从她的嘴形上看明白了她的意思。她还没力气说话。他们把她的孩子抱给她，她又笑了，想要搂抱她，但是身体太弱了。她指着孩子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费利佩，轻轻地说，“亚历山德罗。”这话一出口，她的脸上就掠过一阵颤动，泪水滚了下来。

费利佩说不出话来。他无可奈何地瞥了一眼丽婶，丽婶立刻回答说：“哟，小乖乖，快别说话。这对你不利；费利佩和我，我们都盼望着你早点好起来，让你搬出这——丽婶停了下来。她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字眼。“如果你像我现在看见的这样乖乖地躺着，我保证你一个星期内就能走路；但是如果你老是说话，那我就说不出你什么时候能起来了。你闭上眼睛，小乖乖。一切都由我们来照料。”

蕾蒙娜无力地把感激、询问的目光转向费利佩。她说出了这句话：“和你一起？”

“是的，亲爱的，和我一起回家，”费利佩说，握住她的手。“我这段日子一直在找你。”

那张可爱的脸上露出焦虑的神情。费利佩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前他常看见这种神情。

他不敢贸然向她提起夫人过世的事情，怕惊着她，但是这总比继续让她焦虑要好。

“我现在是一个人了，亲爱的蕾蒙娜，”他轻轻地说。“只有你，我的妹妹，能照料我。我母亲在一年前过世了。”

蕾蒙娜睁大了眼睛，然后噙满同情的眼泪。“亲爱的费利佩！”她叹道；但她心里产生了勇气。费利佩的话像圣旨；又一种义务，又一项工作，在等着蕾蒙娜，她又要去忠心耿耿地服侍一个人。她不再是单单为了孩子而活着，而且要“照料费利佩”！蕾蒙娜不能死！青春，母爱，妹妹的感情和责任，站在生的一边——这场斗争胜利了，而且迅速地胜利了。

对单纯的卡惠拉人来说，这犹如一个奇迹；他们带着类似迷信的敬意看着丽婶那饱经风霜的脸。她用药草奇迹般地治好了蕾蒙娜，而他们也知道这种药草的功能，也曾一次又一次地给蕾蒙娜服用过，可就是没有用。丽婶肯定掌握着有奇效的咒语。他们一个劲地追问她，而她反复说明她只用了热水和“老人草”——这是她给那种野苦艾起的名字，可他们怎么也不信；她又向他们解释道，毫无疑问，这跟她拾授那些药草的方法有着重大关系，这话算是深深地打动了他们。

关于费利佩的消息不径而走。人们纷纷传说，卡惠拉村来了个富裕的墨西哥绅士，花钱像流水，日夜不停地让人骑马去拿他病中的妹妹需要的一切东西，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天地里，这个墨西哥人的出现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他带着四匹马，走遍加利福尼亚去寻找她。他要等她病好了后带她回到南方他的家里，然后，他就要去逮捕那个杀死她丈夫的人，把他吊死——对，吊死！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法律开脱了他，还有子弹。

如果绞索弄不到，这位富裕的先生会亲眼看着子弹射向他。吉姆，法劳毕竟心虚，他听见这些传说，吓得发抖。绞索他倒不怕，因为他了解圣迭戈县陪审团和法官的脾气，但是子弹，那就另当别论了，这些墨西哥人就像印第安人一样复仇心重。时间不能拖累他们，他们的记忆力强得惊人。法劳诅咒那天在荒僻的山上没能克制住自己的脾气；他的火气有多大，除了他没

别人知道——除了他和蕾蒙娜：就连蕾蒙娜也不完全知道。她知道亚历山德罗没有刀，走上前去时也没任何敌意，但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知道。只有他的手自己知道。他向法官和陪审团汇报的他与被害人之间的对话全是他捏造的，目的是为自己开脱罪名。事实上，亚历山德罗只说了六个字：“先生，容我解释；”甚至在第一颗子弹打碎了他的肺，血堵塞了他的喉咙之后，他还朝前跑了一二步，手向上举着，好像在表示歉意，在倒地死去前他还想挣扎着说话。尽管法劳那么无情，尽管他心里清楚杀死个印第安人没什么罪过，他也不愿意回想亚历山德罗倒地时为自己辩解的痛苦声音和脸色。他不愿回想这些，甚至在他听说这位富裕的墨西哥大奥子出现前他也不愿回想；现在，他发现这些记忆更使他郁郁不乐。恐惧大大地加深了他的后悔。使他深感惊奇的是，还有一件事明显地被大家疏忽了；至少没人提起过这件事；但是，如果他的案子再提交法庭审理，做一下仔细的查证，那这件事情就够他受的了。这件事就是，他确证亚历山德罗偷他马的唯一线索，就是那个可怜的半疯的人牵走了法劳的马后，把他自己那匹人人都知道的灰色小马牵在了那里。显然，一个偷马贼做出这样的事是令人奇怪的！

他不止一次地意识到，如果这件枪杀案再提交法庭的话，那么，就凭这件事情，再加上人人都知道亚历山德罗常常犯精神错乱的病，就足以判他有罪；每每想到这儿，他的前额都直冒冷汗。他虽说凶狠，但同样胆小；人类本性中这两个特点从来都是相依相存的，他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地过了几天后，突然下定决心离开这里，不说一辈子吧，至少也去躲个几年，等到这位大奥子走了再说。主意一定，他一分钟也没耽搁，说走就走了；亏得他没有耽搁时间，因为就在他溜走三天后的一个早晨，费利佩走进了威尔斯法官的办公室，询问吉姆·法劳枪杀印第安人亚历山德罗。阿西斯一案的预审情况。法官拿出备忘录，向费利佩念了审理记录，然后说，“如果法劳的证词属实，那么被害人的妻子蕾蒙娜的证词则是假的，”“无论如何，她的证词对任何陪审团都是无足轻重的，”费利佩一听这话，跳了起来，叫道，“你说的她是我母亲的养女，我的妹妹；上帝作证，先生，如果我找到那个家伙，我要像打死一条狗一样开枪打死他！然后我倒要看看圣迭戈陪审团会不会把我这个为民除害的人判处绞刑！费利佩会说到做到的。法劳总算聪明，事先逃走了。”

丽婶听说法劳逃走了，使戴起眼镜仔细打量给她送消息的人。他是小梅里尔。“逃走了，是吗？”她说。“哼，不管他逃到哪里，反正没有好下场。我知道你们这儿的人认为杀死一个印第安人不算犯罪，但我说是犯罪；在你们去世之前，你们都会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这件事上，就是另一件事上，总会认识的；你记住我的话，别忘了。现在这个可怜的凶手，这个法劳，逃走了，他只是个臭名昭著的卑鄙小人，但是上帝饶不了他。不过他逃走了也好，我是不同意用绞刑的。我不忍心。已经死了一个人，不能再死一个。我不愿看着人被吊死，不管他犯了什么罪，我也不愿看见人被枪打死，不管他犯了什么罪；这位费利佩先生，他是个手脚利落的人，只要他一找到法劳，随时都会像闪电一样迅速地开枪打死他；所以法劳逃走了倒也是件好事。但是我告诉你，他逃走也没什么大用！那个被他打死的印第安人会日日夜夜地跟着他，直到他死去，那是要不了多久的；他会在自己真的死去前就巴不得自己快死，我想他会会的。他会像我在田纳西认识的一个人一样。那时我还是个小姑娘，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我出生在东田纳西，那里到处都是葫芦；

那里有两座房子，中间隔着一道篱笆，篱笆上也长着葫芦；有一个小孩摘了个葫芦，两户人家的孩子们争了起来，孩子的母亲们出来干涉；她们打了起来；最后男人们出面，他们大打出手，3\$ 威尔拿出了屠刀，他举起刀来，咒骂克莱博恩，并挥刀砍死了他。人们把他送交法庭，但最后不知怎么又开脱了他。我不知他们怎么干的，只知道他们一点点往后拖延、拖延，最后就放掉了他；从此他生活在一种符咒之中，他无法忍受，看上去他从来没有安宁过；他来到我们家里，说，‘杰克，’——他们都叫我走多‘杰克’，或‘杰克大叔’，——‘杰克，’他说，‘我在这儿活不下去了。’‘为什么，’爹爹说，‘这里的法律开脱了你。’‘是的，’他说，‘但是上帝的法律没有宽恕我；克莱博恩缠着我。在一条窄得不能再窄的小路上，他整天跟我并肩而行；晚上又来跟我睡在一头，我的妻子倒睡在另一头；我受不了了！’这些话我听得清清楚楚，我只是个小孩，但我不会忘记。嗯，先生，他去了西部，经过这里到加利福尼亚，但他在那儿也待不下去，又回到了家里；那时我已是个大姑娘了，爹爹对他说——我听见的——‘嗯，克莱博恩跟着你吗？’‘是的，’他说，‘他跟着我。我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也甩不开他。他处处纠缠着我。’你瞧，这其实是他的良心在鞭答他。完全是这样。

至少，我想是这样。尽管有人说那是克莱博恩的鬼魂。这个可怜的法劳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他虽然活着，但他宁愿被吊死或枪予儿打死，或者不管什么方法，这样才能解脱他的痛苦。”

丽婶说得正儿八经，小梅里尔听得聚精会神。这些话深入到他本性中很久没被触动过的深度；换句话说，是潜伏在表面下很深的一个断面。西部拓荒者的性格常常是这种断面的一种奇特的堆积——他最初所受的训练和信仰，像矿藏一样，压在一连串难以言说的凶暴的经历下面。在那些最凶残的本性的表层下面，通常隐埋着——其形式还不十分固定——一个充满虔诚习俗、信仰、宗教影响的领域，关于这些，孩子知道，成年人也记得。在他成年以后的生活中，经过一场巨大的灾变或激烈的斗争，地表突然隆起，底下的一切又重见日光。他小时候学习过、此后再也没去想过的教义问答在他耳边响起，旧我与新我在他内心冲突，使他的感觉和语言陷入一片混乱和矛盾之中。丽婶的话就是这样使小梅里尔人迷。他几年前刚从最严格的新英格兰加尔文教的布道声中走出来。野蛮的拓荒生活像旋涡一样把他往底下拽；但他内心里还是一个新英格兰人。

“是这样，丽婶！”他叫道。“是这样！一个犯了罪的人不感到后悔的话，在这个世界里不会得到安宁，在另一个世界里也得不到安宁；但是，这是一桩偷马案，这事情就两样了。不管怎么说，打死偷马贼不算犯罪，人人都承认这点。一个偷马贼被人抓住理当被打死；即使在这儿，我告诉你，他也会被打死！”

丽婶脸上掠过一阵不耐烦的绝望神色。“我没耐心跟你讨论偷马的事，好像马比人还重要似的！但是就算是这样吧，这个印第安人，他有疯病。你们全都知道。那个法劳也知道。如果他是有意偷马，他难道会把自己的马留在那个马厩里，就像在告诉人家，这马是他偷的，而且他把偷来的马就拴在他家门前显眼的地方，人人都能看见，你可认为天下会有这样的偷马贼吗？”

“留下了他自己的马，有这回事？”梅里尔反问道。“一匹可怜的、瘦弱的老马，二十块钱都不值；而吉姆的马少说也值二百块。”

“这不是我们说的话题，”丽婶坚持道。“我不是说他要换马。我是说，他拿了马后，没有故意把它成起来。我们田纳西也有偷马队但我从没听说过偷马贼留下自己的名字让人来抓他，向人指明他走的路，并把份来的马拴在自家门口！关于这件事我看你和我都无需多说，再说下去准要吵架；”不管海里尔再说什么，关于亚历山德罗之死这件事丽婶再也不置一词。但是在另一个话题上，她又不知疲倦、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这就是关于卡惠拉人的善良和友好。在他们纯洁的友好情意面前，她对印第安人的最后一点偏见也荡然无存了。“在我有生之年，再也不听别人说一句他们的坏话，绝不，”她说。“这些可怜的人们，自己穷得叮当响，却硬是把仅有的东西全给了蕾蒙娜，我见过的白人没一个比得上他们的，我走过的地方最多了。而且他们不图回报；因为在费利佩到来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蕾蒙娜还有亲人，他们要照料她，直到她去世。他们说，只要他们还有一点东西，就要拿来照料这个病人。他们生来就是这样的人；我看，在这件事情上，以及在其他许多事情上，白人应该向他们学习。哦，现在我再也不说印第安人的坏话了，你别忘记！但我知道，这无济于事；除了亲眼看见，这个世界上没人会相信这些。我自己就是这样；尽管没人要我这么说，但我还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我所看见的一切！就是这样！”

蕾蒙娜和她的朋友们告别的这天，村里一片抑郁的气氛。善良的村民们由衷地祝贺她为她和她的孩子找到了这么好的保护人，他们深深地感受到费利佩和丽婶对他们的友好情意和感激之情，但他们同时感到失去了什么，——感到了一个空隙。他们与外界的鸿沟似乎重新划定了界线，他们的孤独感更深了，他们令人绝望的贫困状况愈发严重了。

蕾蒙娜，亚历山德罗的妻子，是他们的姐妹，——他们中的一员；所以，她应该享受到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但这一切就是一无所有，除了艰辛和受剥夺之外一无所有；但是她却被带走了，像个得救的人，被从这跟死亡差不多的境况中，从这比死亡更难受的生活中带走了。

蕾蒙娜跟他们道别时，止不住热泪滚滚。她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了那位年轻的母亲，在那许多肾子里是她喂养了蕾蒙娜的孩子，听说，哪怕让她自己更瘦小的孩子空肚子，她也不让蕾蒙娜的孩子饿着。“姐姐，你救了我的孩子，”她哭道；“你的大恩我难以报答；我一辈子为你祈祷。”

她没有询问费利佩有何安排。她像个孩子一样，毫无疑问地把自己交到了他的手里。

一股比她更强大的力量在指挥着她的行动，费利佩就是这股力量所操纵的工具。没有别的声音能引导她。她孩提时代就养成的顺从——这种纯朴的习惯，成为她日常生活中的特点，使她始终那么沉静、快活——在磨难中显得沉静，在日常的琐细家务中显得快活。

就是凭着这种从小养成的习惯，她在这些年遭受的一切苦难中始终保持着沉静，在她后期生活的重负之下依然那么镇定，如果不说快活的话；即使现在她也没有改掉这种习惯。

丽婶以她那简慢、幽默、讲究实际的本性所能感受到的最接近崇敬的心情注视着她。

“如果我跟那个姑娘住在一起的话，”她说，“只怕我也不得不相信圣徒了。看来她有超人的力量。她忍受痛苦的精神使我惭愧。有人会说她没有感觉；但我说她的感觉比大多数人都要多。我看得出来，她不是没有感觉的人。

我承认我绝不赞成她对着像片作祷告、拨动念珠等等这类事情；但是，如果就是这些事情才使她忍受了这一切苦难，我认为这里面就另有意义，是值得的了。我再也不说这种事情和印第安人的不是了。看起来这些天我脑子里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许不等这件事办完，我都要变成印第安人了！”

向丽婶告别是最让人难受的。蕾蒙娜依偎着她，像依偎着母亲一样。她不时地感觉到自己不如就留在她身边，不跟费和佩回去了；然后她又责备自己竟然产生这样的念头，这是一秒背叛，是忘恩负义。费利佩看出了她的心思，并不感到惊讶，“亲爱的姑娘，”他想，“这是她享受到的最大的母爱了。”他在圣贝纳迪诺逗留了一星期又一星期，总是借口说蕾蒙娜身体还没完全康复，经不住回家路上的劳顿，而实际上他唯一的意图就是不愿意把她从丽娜身边拉开，和丽婶在一起，蕾蒙娜觉得那么快乐。

丽婶正忙着为印第安人事务官的妻子织一块地毯。亚历山德罗被害的消息传来的那个可怕的早晨，她刚开了个头，才织了几英寸。织的是她喜爱的花样，她称之为“碰运气式”。没有固定的条纹或有规律的颜色变换，而是在单色的经线上来回织上一团团颜色随意交叉的纬线。颜色和花样的不断变化，意料不到的色彩和谐，使她喜出望外，也使她产生不无哲理的思索。

coc1 原文为“hit and miss”，意为“有时打中有时打不中”，其实可译为“自由式”，因牵涉到下文，故译为“碰运气式”。coc2

“嗯，”她说，“这花样叫作‘碰运气式’；但是‘碰上’的时候比‘碰不上’的时候要多。有时候，你费力算计，这些线也达不到你要求的效果；看上去要把这些线织在一起，得靠一种魔术；我觉得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全都是‘碰运气式’的；为将来而费力没有什么用；但是这些线随意织在一起会比你想象的要好；你有意算计着去织的话，非但绝对织不出你想象中的花样，而且非常难看，非常非常难看；我一辈子都没看见过‘碰运气式’的花样是难看的。任何要我织地毯的人，都事先想好了要什么花样的，经线该怎么织，纬线该怎么织，要是他们跑来看我织的话，都会非常失望。在他们看来，这决不会织出他们想要的花样，绝不会！我早就吸取了教训；我假装把他们说的样子画在纸上，每一条竖线之间的距离，每一个地方的颜色都画得清清楚楚，这样他们就放心了；否则他们就会说，我没照他们说的去织。我吃过了一次亏，在一条路上摔过两次的人是头号傻瓜。但是我，我每次都织‘碰运气式’的，先生，照织不误。”

毯子织好后，丽婶把它一卷，抱着它骑马亲自送到了事务官的家里。她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把送毯子作为借口，到他家去。她满脑子想着准备提的问题，准备告诉他的消息，她特地选好了这个时间，认准这时候他本人在家里。

“我想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按时把毯子送来，”她说；“我到圣哈辛托山上去了，那个印第安人就是在那儿被枪杀的。我和她的哥哥把他的遗孀和孩子带下山来，她的哥哥带她到他家去了。他很富裕。”

是的，这位事务官已经听说了这个；他在纳闷，这位遗孀为什么不来见他；他想听到她的陈述。

“嗯，我曾暗示过她，如果她来把一切都告诉你，你也许会为她做点什么的；但是她认为说了没用。那位法官说她的证词对任何陪审团都无足轻重；我正想问问你，这活是真的吗。”

“是的，律师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事务官说。“我要把那个凶手抓起来，

可他们说把这件案子提交法庭审理太傻了。这个女人的证词不足为信。”

“我发现，对于卖酒给印第安人的人你都有权处罚他们，”丽婶插话说；“是吗？上个月我还看见你手下的人和这儿的法院执行官逮捕了许多人；他们说这是你的职责；你要把每一个卖酒给印第安人的家伙送进地狱——这是他们的话。”

“是这样，”事务官说。“我是要这么办；我决心摧毁卖酒给印第安人的邪恶生意。”

当他们烂醉如泥的时候，不管为他们做什么都是没用的；这是一种罪孽和耻辱。”

“是啊，我同意你的话，”丽婶说。“这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如果你有权把卖酒给印第安人的家伙送进监狱，却又无权处罚开枪打死印第安人的家伙，这事情在我看来好像就有点奇怪了。”

“这正是我处在这个地位的麻烦，而婶，”他说。“我以为我对我的印第安人有权力，其实并没有。”

“你怎么会说‘你的印第安人’呢？”丽婶插话说。

事务官脸红了。他向来对丽婶是另眼看待的，但她直来直去的询问未免令人尴尬。

“我只是说他们在我管辖之下，”他说。“我丝毫没有他们属于我的意思。”

“嗯，我想是这样，”丽婶回答道，“一点也不超过我。他们过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就是这样，如果你能说那是生活的话。这两个星期来，我一直跟他们住在一起，现在我的视野开阔了。你的那位医生，他们所说的事务局医生，——他都于些什么？”

“为这个事务局的印第安人看病，”事务官立即回答。

“嗯，我是这么听说的，你以前就这么说过，亚历山德罗，那个印第安人，也就为了这个而遭杀害——就为了这个他才违心地在你这儿登了记。他是个高尚的人，而且有能力自己照顾自己；但是他被美国人从一个地方赶到又一个地方，直到潦倒、贫困；他请求你的医生去为他女儿看病，医生不肯；而且，医生还讥笑他。他们只好把小姑娘放在马背上，带她到这儿来，可是他们在路上走了不到一英里她就死了；这最大的悲痛使亚历山德罗发疯了。以前他从来没有发过游近症。我看这件事那个医生也有错。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绝不允许这样的医生留在我的事务局里。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我对蕾蒙娜说，我相信你不知道这件事，要不你准会把他打发走的。”

“不，而婶，”事务官说，“我不能这么做；上面只要求他为上门来的印第安人看病。”

“那么，要这个医生又有有什么用呢，”丽婶说；“好像这儿没那么多印第安人似的。”

“恐怕他薪水不低吧？”她顿了一顿，等他回答。没有回答。事务官觉得没必要向丽婶透露政府付给这位圣贝纳迪诺的医生多少薪水，这位医生只是偶尔为那些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印第安人开药方。

过了会儿，丽婶又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问你在这儿为印第安人做些什么。我跟他们住在一起、知道这儿有个人被打死了，我的心都乱了。你有没有权力给他们一些东西——食物之类？他们很穷，大多数人都很穷。”

“我有一点基金，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为他们买点吃的用的；”事务官答道，“只有很少一点儿，部里也拨了点钱买马车和耕犁；但是，要给每一个村子都买的话，这些钱是不够的；你知道，这些印第安人主要还得靠自己养活自己。”

“是这样，”丽婶说。“我看到的正是这样；所以我才急于知道政府派你来为他们干些什么。如果你不能让他们吃饱，你不能把抢劫他们、欺骗他们的人送进监狱，更不用说处死他们，如果你除了不让他们喝酒之外，什么也不能为他们做，嗯，恕我直言——”丽婶顿了一顿；她不愿讥笑事务官的无能，于是一转话锋，说，“恕我直言，我真不愿处在你这样的位子。”

“你尽可以这么说，丽婶，”事务官哈哈大笑，得意地说。“这是全地区最难弄的事务局，也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

“嗯，我承认这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丽婶不依不饶地说，“但我不知道难弄在什么地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除了你在这儿夸夸其谈，再也别别的可干的了。”她看上去满脸的疑惑。

“听着，丽婶！”他指着一堆本子和纸片，洋洋自得地说。“这些我都得看过，每月要写一份报告，每买一支铅笔都要送去一张发票。我告诉你，我以前从没这么努力工作过，薪水也比以前少。”

“那么以前你是很舒服的罗，”丽婶反驳道，平心静气而又话里带刺，“如果你连干这点活也感到累的话！”她告辞了，对印第安人事务局的性质和作用，她心里一点也不比来的时候更清楚。

在整个回家的路上，蕾蒙娜始终像在梦中。她怀抱着孩子；忠心耿耿的巴巴和贝尼托欢快地奔跑着，那马车就像在滑行似的；费利佩坐在她身旁——亲爱的费利佩——他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从前的光芒、流露出爱的神情，——到底出了什么怪事，竟使她觉得眼前这一切像是假的！蕾蒙娜不知道，但她的神经依然有点麻痹。在几乎置我们于死地的震颤之中，造化之神往往会送来大慈大悲的麻醉剂。有时候，在致命的打击下面本身就隐藏着第一疗法。蕾蒙娜很久之后才会真正意识到亚历山德罗死了。她最痛苦的时刻还没到来。

费利佩不知道、也不可能明白这点；看着蕾蒙娜一天天平静下来，跟她说话时，她总露出笑脸，他心里有一种奇妙的感激之情。她对他的每一种关心都表示感谢，这对他不啻是一种责备；可他知道善良温柔的蕾蒙娜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责备他。“感谢我！”他想，“我，如果我坚强的话，就可以使她免受这一切痛苦，可她还感谢我！”

费利佩永远不会宽恕自己——不，到死也不。他的一生都要献给她和她的孩子；可是他能献给她的东西多可怜哪！

离家门越来越近了，他发现她常瞒着他流泪。最后他对她说：“最最亲爱的蕾蒙娜，在我面前哭吧，别怕。我一点也不会惊慌。你最好让眼泪痛痛快快地流出来，我的妹妹。

眼泪能医治创伤。”

“我不这么认为，费利佩，”蕾蒙娜答道。“眼泪只能说明自私和软弱。眼泪就像我们受伤时的哭叫。要想始终把眼泪咽下肚去是不可能的；但我哭的时候总觉得很羞耻，总认为我有罪，因为我让人看见了我哭丧的样子。萨尔别德拉神父总是说，不管我们遇到怎样的痛苦，都要露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这是我们的责任。”

“人类的力量做不到这点！” 费利佩说。

“我不这么认为，” 蕾蒙娜答道。“如果这样的话，萨尔刘德拉神父就不会要求我们这么做了。难道你记不得了，费利佩，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什么样的笑容？早在他去世前好多好多年，他的心就碎了。他告诉我说，晚上，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做祷告时常常流泪，这是与上帝进行的大搏斗中流出的泪水；但是我们见到他时，只能见到他的笑脸。

当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荒野里沉思时，费利佩，好多事情都变得一目了然了。这些年在荒山野岭里，我一直在学习，就像有个老师在教我似的。有时候我甚至以为，萨尔别德拉神父的英灵就在我身边，把种种思想充实进我的脑子。我希望，等我的孩子长大后，我能把这些讲给她听。她会比我更快地领悟这些，因为她有亚历山德罗的灵魂；你从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我说的这一切亚历山德罗从小就牢记在心了。它们属于空气、天空、太阳，还有所有认识它们的树木。”

蕾蒙娜这样说起亚历山德罗，费利佩惊奇得哑口无言。他本人很怕提起亚历山德罗的名字，但蕾蒙娜说起他时就像他在自己身边似的。费利佩大惑不解。他这位可爱、悲伤、乐观的妹妹身上有许多地方令费利佩揣摸不透。

他们回到家里，朝思夜盼了好多天的仆人们全都迎候在院子里，老玛达和胡安·卡领头；只有两个人不在——玛加丽塔和卢易戈。他们几个月前结婚了，住在奥特加斯牧场，卢易戈当了那儿牧羊人的头，胡安·卡为此暗自好笑。

四周都是热情洋溢的脸，笑声和表示问候的欢叫声。在这一切的后面，是一颗颗深情的心儿伴着忧虑在颤动，人们都怕回家来的只是个伤心的人。他们已隐隐约约地知道了一些他们亲爱的小姐离开他们之后的遭遇；看来，她经历过这么多的悲伤，一定变得憔悴了，回到这个充满伤心往事的地方，对她来说似乎太可怕了。“夫人也死了，”当人们议论着这些事的时候，一个在屋外做粗活的仆人说，“这儿跟夫人在世时完全不一样了。”

“哼！”胡安·卡嘀咕道，比以往更显得高傲、专横，因为今年家里的一切都由他掌管。“哼！你就知道这个。我告诉你，夫人死得好！不然的话，我们别想再见到小姐回来，我告诉你，兄弟！至于我么，我宁愿听候费利佩先生和小姐吩咐，而不愿听夫人差遣，愿她灵魂安宁！她有她的好日子。现在该轮到他们了。”

这些可爱的、兴奋的仆人们看见蕾蒙娜——脸色苍白、但脸上依旧挂着往日的笑容——当他们看见她怀抱孩子前他们走过来时，他们狂呼起来，人人的眼睛都湿流流的。

蕾蒙娜一眼就看见了老马达，她把孩子朝她递过去，像以往那样温和、动情地说。

“我相信你会喜爱我的孩子的，马达！”

“小姐！小姐！上帝保佑你，小姐！”大家叫了起来；他们围住了孩子，抚摸她，夸赞她，你抱过来，我抱过去。

蕾蒙娜站着望了一会儿；然后她说，“把她抱给我，玛达。我要亲自抱她进屋；”她朝内屋走去。

“这儿走，亲爱的；这儿走，”费利佩叫道。“我吩咐人把萨尔别德拉神父的房间给你收拾好了，因为这屋子阳光充足，对孩子有好处！”

“谢谢你，好心的费利佩！”蕾蒙娜叫道，她的眼睛流露出更深的含义。

她知道他已预料到她回来后最怕一件事情：再次跨进她自己的房门。现在远没到她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也许她永远也不会进去了。费利佩多么温柔、多么聪明啊！

是的；费利佩现在又温柔又聪明，他日复一日地看着这个美丽的妇女，有时候，他凝视着她，只觉得她的面容变了，比结婚前更漂亮了，他的聪明还得把温柔控制多久呢？但是在蕾蒙娜的这种变化后面有一道将咒，将久久地包围她，使她不敢想爱人的事情，就像有无形的精灵筑成一座堡垒保护着她似的。她脸上透露着一种神圣的沉思的神情，哪怕最粗心的人也会感受到，有时甚至令人敬畏。丽姆也曾有过这个感觉，并以她那独特的幽默方式说过几句。但老马达说得更精辟。有一天，胡安·卡有点儿惊恐地小声对她说，“费利佩先生太可惜了，没能早几年跟小姐结婚，要是他今后想召她会怎么样呢？”她同样低声地回答说，伯我看哪，他一想动俄诚会想到圣徒凯瑟琳本人，虽然，如果真能这样的话书或区是件大好事。”

现在，夫人生前日思夜想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家里有了一个小孩，走廊里、花园里，到处都能见到她；这是个活泼、快乐天使般孩子。可是她的来历多么不同啊！她不是费利佩的孩子——夫人曾骄傲地想象过费利佩的孩子——而是蕾蒙娜的孩子。无亲无友、四处漂泊的蕾蒙娜，现在以这个家庭的女儿的身份体面、宁静地回来了——蕾蒙娜，亚历山德罗的遗孤。费利佩对这个孩子视若己出，爱之弥深。仅一开始起，这小东西就跟他亲近上了，除了她母亲外，她最亲近群就数她了。她在他怀里睡了几个小时。一只小手伸过他的黑胡子里，紧挨着他的嘴唇，没人看见时费利佩一次又一次地亲吻它。费利佩的心里除了蕾蒙娜本人就只有蕾蒙娜的孩子了；他把他认为不敢对孩子母亲流露的爱尽情地倾泻在孩子身上。月复一月，费利佩越来越清楚，蕾蒙娜生命之泉再也不在这个世界上；看她走路的样子总像有一个看不见影儿的人陪伴着她似的，尽管她常常平静地提到亚历山德罗，但这并没有骗过他。这并不意味着蕾蒙娜已不那么悲伤：这意味着她依然思念着亚历山德罗。

有一件事使费利佩心事重重：那笔秘密的财产。一种羞辱感使他日复一日地往后拖延着，下不了决心把这事告诉她。但是不让她知道，他怎么也不得安宁。他每拖延一个小时，就增添一分内疚的感觉，几乎就像他当初认为他母亲有愧于蕾蒙娜一样。他终于说了出来。但是没说几句就被蕾蒙娜打断了。“哦，是啊！”她说。“这些东西我知道；你母亲告诉过我。当我们日子实在难过的时候，我曾想过要是有几件珠宝就好了。但是那些珠宝全都送给教会了。奥特格纳夫人说过，如果我的婚事违背你母亲的意愿，就必须把那些东西送给教会。”

费利佩声音里带着羞愧回答说，“亲爱的蕾蒙娜，珠宝没有送给教会。你知道，萨尔别德拉神父已经死了；大概我母亲不知道如何处置它们。她在临去世前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但你为什么不把它们送给教会呢，亲爱的？”蕾蒙娜直截了当地问道。

“为什么？”费利佩叫道。“因为我认为这是你的，只属于你。除非我有确切的证明，证明你已经死了，而且没有留下孩子，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才会把它们送给教会。”

蕾蒙娜凝视着费利佩的脸。“你没读过奥特格纳夫人的信？”她说。

“不，我读过，”他答道，“一字一句地读过。”

“可那信上说，如果我的婚事违背了莫雷诺夫人的意愿，我一点东西也

得不到。”

费利佩呻吟了一声。是他母亲说谎了吗？“不，亲爱的，”他说，“信上不是这么说的。信上说，如果你的婚事不体面的话。”

蕾蒙娜沉思着。“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她说。“当时我太害怕了；但我想就是那么个意思。我的婚事没什么不体面的。你肯定认为，费利佩，我把它们留给我的孩子是诚实的吗？”

“完全诚实，”费利佩说。

“你认为萨尔别德拉神父会说我应该留下这些珠宝吗？”

“我肯定，亲爱的。”

“我会考虑的，费利佩。我不能草率决定。你母亲认为如果我嫁给了亚历山德罗，就没有权力继承这些珠宝。所以她才把它们给我看。在那之前，我一点儿不知道那件事。

我只拿了一件东西，我父亲的一块手帕。我很高兴拿到这块手帕；但是在离开圣帕斯库拉的路上丢失了。亚历山德罗往回骑了半天的路程，为我去找；但手帕被风吹走了。

我伤心极了。”

第二天，蕾蒙娜对费利佩说：“亲爱的费利佩，关于那些珠宝，我全想好了。我相信我的女儿有权获得它们。能不能立一张字据，由我签字，上面这样写：如果我女儿死了，珠宝全部献给教会，给萨尔别德拉神父在圣巴巴拉的修道院。我宁愿把珠宝送到那里。”

“行啊，亲爱的，”费利佩说；“那我们把它们放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等我到洛杉矶去的时候把它们带去。说来也怪，这么多年来竟没人来偷它们！”

就这样，根据一纸遗嘱，奥特格纳的珠宝第二次转手了，转到了我们所谓的神秘、必然、易变的未来手里，而我们还自欺欺人地幻想着我们能决定那个未来。

莫雷诺家里的生活风平浪静——表面上看来风平浪静。就当时的局势，再也看不到比莫雷诺家更安宁、更美妙的日常生活了：无忧无虑的欢乐、轻松的家务活，还有不紧不慢的工作节奏等等。夏天和冬天一样阳光明媚，但又有各自的欢乐。没有任何冲突和低俗，小蕾蒙娜，这个孩子几经磨破，奇怪地来到这个幸福的庇护所，她整天飞来飞去，东跑西颠，蹦蹦跳跳，笑口常开，从这个走廊到那个走廊，从这个园子到那个园子，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处处像在家里一样，处处受到热情的欢迎。她像她喜欢玩弄的花儿一样，不知道自己命运中的任何忧愁和灾难，有时候她母亲觉得她一生长下来就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保护她，把她同一切可能出现的忧伤分隔开来，让她无忧无虑地生活。

蕾蒙娜本人也已经没有了悲伤的痕迹；她脸上甚至焕发出更多的光彩。曾经有过一个阶段，在她刚回来的时候，她感到她第一次意识到失去了亲人；那时每一种景象、每一种声音、每一个地方似乎都要叫出来，学她哭喊亚历山德罗的名字和回忆亚历山德罗时的样子。但她像跟罪孽搏斗一样跟这种极度的悲伤搏斗，为了每天的责任，尤其是为了“快乐”这个职责，她不断地坚定自己的意志。她一次又一次地暗自复述萨尔别德拉神父的话，直到牢记在心；她像萨尔别德拉神父一样，夜晚长时间地祷告。

只有费利佩梦见到她的熬夜和搏斗。他知道这些；他还知道，当这些

结束之后，一种新的胜利之光就在蕾蒙娜的脸上焕发出来：但是前者并不使他沮丧，后者也不令他鼓舞。现在，费利佩已是一个比他年轻时要目光敏锐的恋人。他知道他还没有完全进入蕾蒙娜实际生活的那个世界；但是，她的每一个行为、每一句话、每一个目光都充分体现了他们彼此的周到、爱恋，体现出由他作伴她所感到的由衷的章援、愉快。既然是这样，那费利佩的一切不安也就不会使他不高兴了。

除了他迫切地希望赢得蕾蒙娜的心，娶她为妻外，还有别的原因令他不安。加利福尼亚的生活对他来说一年比一年难过了。美国人蜂拥而来的方式、目的和水准都使他觉得可憎。他们自吹自擂的成功，居住区的拥挤，安家、开拓的计划——这一切都使他讨厌、发怒。赚钱和挥霍的欲望，一个小时内赚进巨大财富，另一个小时内挥霍一空，在费利佩看来，这不是绅士所为，而是强盗和赌棍的行径。他厌恶他们。在这新政府统治下的生活他是越来越忍受不住了，他那遗传的天性和偏见，他的脾气，都在反抗。他发现他越来越孤单了。连西班牙语也越来越少说了。他开始向往墨西哥——他从没见过墨西哥，却像海外游子似的向往它。在那儿，他可以生活在和他一样的种族、地位，信念相同、职业相似的人们中间。每当他想到这个变化，立刻就想起蕾蒙娜。她愿意去吗？她会不会觉得离不开这块土地，这块她只知道受苦，别的什么也不知道的土地？

最后他向她提起这件事。蕾蒙娜的回答使他惊讶得话都说不出：“费利佩！赞美圣徒！我怎么也不敢对你说。我没想到你会愿意离开这儿。但这是我最美丽的梦想，我的蕾蒙娜应该生长在墨西哥。”

听着她的话，费利佩心头豁然一亮，马上就明白了，他任自己怎么早没想到这一点；她要把她女儿从种族束缚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尽管她曾经心甘情愿地、勇敢地忍受这副重担。

这个问题解决了。费利佩满心喜悦，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立即跟一些想买莫雷诺地产的美国大地主接洽。山谷里寸土值千金，他得到的卖价高得想都不敢想；足以实现他在墨西哥开始新生活的计划。自从这事情定了下来，行期也定下了之后，蕾蒙娜的脸上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表情。她的想象力之火点燃了。一个没有经历过的未来在召唤，为了她的女儿，她要去拥抱、征服这个未来。费利佩看见了她一的神色，感到了她的变化，第一次产生了希望。那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崭新的生活；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崭新的爱情呢？她不会始终对他的虔诚视而不见的；等她看见了，她会拒不报答吗？他想，他要非常耐心，长久地等待。既然他毫无希望地耐心等待了这么久，现在希望的曙光已经出现，他岂能不拿出更大的耐心来呢！但是恋人们心中一旦有了希望，耐心就不一定是份内之事了。自从那天费利佩暗自思忖：“她总有一天会属于我，”他就觉得越来越难克制自己，不把自己的爱恋之心向她倾诉出来。她那曾使他舒心的妹妹般的柔情，现在时常使他难以忍受；他的举动变得那么奇怪，温柔的蕾蒙娜深感不安，只怕自己什么地方得罪了他。

本来他打定主意，在到达他们的新家之前，无论如何不向她表白自己对她的深情和梦想。但是有一次他实在克制不住了，终于说了出来。

那是在蒙特里。上路前的一天，他们到船上去把路上的事情最后安排妥当，然后坐一条小船口岸边，一轮圆月清辉朗朗。蕾蒙娜坐在船梢，水中泛起的银光宛如在她身边漂浮，似乎给她戴上了无数的光环。费利佩凝视着

她，只觉得神志恍惚；这时，小船靠岸，蕾蒙娜上岸时把手搁在他的手里，说，“亲爱的费利佩，你真好！”这话她以前说过几百遍了。他狂热地握住她的手，叫道，“蕾蒙娜，我的宝贝！哦，你就不能爱我吗？”

月光亮如白昼。岸上只有他们两人。蕾蒙娜吃惊地注视着他，只注视了一秒钟；然后她都明白了。“费利佩！我的哥哥！”她叫道，像受惊似的把手抽了回来。

“不！我不是你的哥哥！”他叫道，“我不愿做你的哥哥！我宁愿死！”

“费利佩！”蕾蒙娜又叫了一声。这回她的声音使他清醒了。那声音里带着恐怖和痛苦。

“原谅我，亲爱的！”他惊叫道。“我再也不说这句话了。但我爱了你这么久——这么久！”

蕾蒙娜的脑袋耷拉到胸前，她的眼睛注视着发亮的沙子；浪潮在她脚边轻微地起伏，起伏，像人的叹息。营自卸的心头豁然开朗。在费利佩彻底坦露心扉的决定性时刻，她从新的角度看到了他过去的全部生活。自责使她窒息。“亲爱的费利佩，”她交叉着十指对他说，“我一直非常自私。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亲爱的，”费利佩说。“你怎么会知道呢？但我从来没有爱过别的人。我一直爱着你。你就不能学会爱我？很久以来我一直不想告诉你。但现在我说了出来；我再也憋不住了。”

蕾蒙娜挨近了他，依然十指交叉。“我一直爱着你，”她说。“我不爱其他人；但是，费利佩，”——她的声音低了下来，显得很庄重——“你不知道吗，费利佩，我的一半已经死了！死了！再也不会复活了！你不能让我做你的妻子，费利佩，我的一半已经死了！”

费利佩搂住了她。他高兴得忘乎所以了。“如果你认为你不能做我伪妻子，你就不会那么说了？”他叫道。“只要把你给我，亲爱的，我不在乎你说你自己死了还是活着！”

蕾蒙娜静静地倚在他的怀抱中。啊，亏得费利佩不知道，永远不知道亚历山德罗所知道的那个蕾蒙娜。这个温柔、忠心、知恩图报的蕾蒙娜，现在正急切地问着自己，把在她看来只是残枝败叶的生命献给他，是不是亏待了他；她不是用激情，而是用冷静的。

毫无私心的感情权衡他的话——哦，她与当初那个依偎在亚历山德罗胸前，叫着“把我带走！我宁死也不愿你把我扔下！”的蕾蒙娜多么两样啊！

蕾蒙娜说的是实话。她的一半已经死了。但是蕾蒙娜凭着一向可靠的直觉看到，即使在她爱着亚历山德罗的时候，费利佩也爱着她。费利佩救了她，救了她的孩子，她能拒绝给费利佩幸福吗？这些话都说出了口，他们还等什么呢？“我愿做你的妻子，亲爱的费利佩，”她说，声音庄重、缓慢，“只要你肯定这能使你幸福，只要你认为这么做正当。”

“正当！”费利佩惊叫道，喜讯来得这么快，他高兴得发疯了。“没有比这更正当的了！我的蕾蒙娜，我一定要好好地爱你，你会忘记你曾说过你的一半已经死了！”

蕾蒙娜脸上掠过一种奇怪的神情，使费利佩吃了一惊；那也许是一缕月光。它一掠而过。费利佩再也没有看见它。

墨西哥城里的人们依然熟记着莫雷诺将军的名字，费利佩发现他很快置身在朋友们中间。在他们到达后的一天，他和蕾蒙娜在大教堂里举行了婚

礼，老玛达和拄着拐杖的胡安·卡骄傲、快乐地跪在他们后面。他们那传奇般的生活经历不径而走，使他们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年轻美丽的莫雷诺夫人成为城里人们争相议论的话题；在所有的社交场合，她那温和端庄的仪态高雅不凡，费利佩看在眼里，自豪得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这真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崭新的生活。蕾蒙娜甚至怀疑起自己的身份。但是不朽的回忆像哨兵一样仁立在她的胸口。每当耳边响起鸽子互相叫唤的咕咕声，她的眼睛就要在天空中搜寻，她听见一个声音在说，“麦吉拉！”这是她那忠诚的、充满爱的心坎里对费利佩保守着的唯一的秘密。这确实是一颗忠诚的、充满爱的心，——忠诚、充满爱、清澈。像费利佩·莫雷诺先生这样有福气的丈夫绝无仅有。

儿子们和女儿们都跟着他姓。女儿们个个如花似玉；但是最漂亮的，据说最受父亲和母亲宠爱的，是最大的那个：她是费利佩先生唯一的继女，与她母亲同名；蕾蒙娜，印第安人亚历山德罗的女儿：蕾蒙娜。

